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12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群鼠

〔德国〕豪普特曼

(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陈恕林 章国锋 胡其鼎 译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群　　鼠

〔德国〕豪普特曼

(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陈恕林 章国锋 胡其鼎 译

漓江出版社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群　　鼠

[德国] 豪普特曼　著

陈恕林　韋国锋　胡其鼎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2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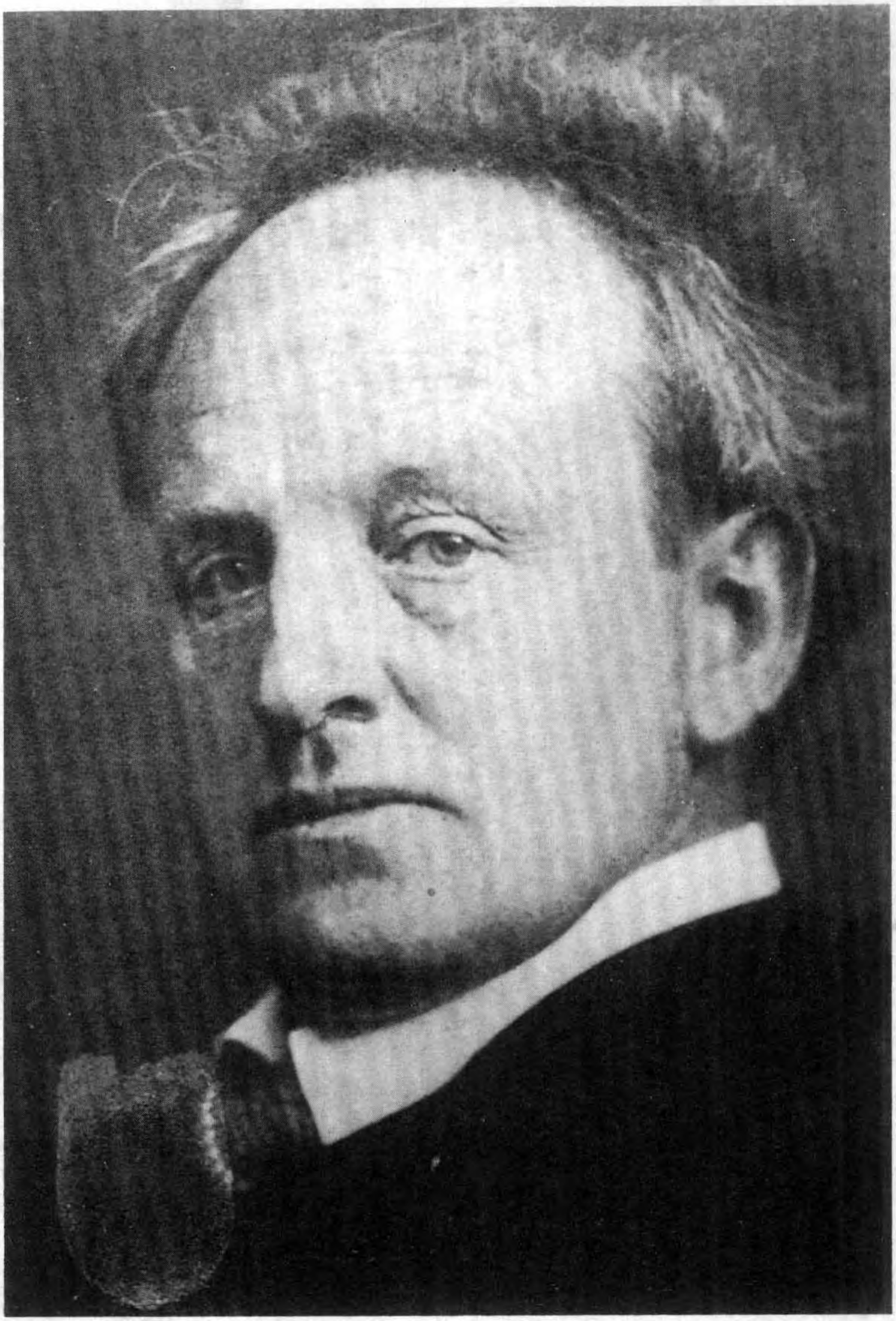
1997 年 12 月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平 1—4500
精 1—500　册

ISBN　7—5407—2176—6/I·1339

定价：平 16.00
精 2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德国〕盖哈特·豪普特曼(1862—1946)

(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一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九十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重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 50 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径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 1901 年开始颁发，到 1991 年止，中间有 7 年因战争未授奖，有 4 年每年授予 2 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 88 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 5 大洲 30 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 12 人，美国 9 人，英国 8 人，瑞典 7 人，德国 6 人，意大利 5 人，西班牙 5 人，俄苏 4 人，挪威、丹麦、波兰各 3 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 2 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 15 国各 1 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 2 位，而北欧却有 12 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憾（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辐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典皇家

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 1993 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九十卷，以后新增一位增出一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 21 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 年 12 月 26 日

瑞雪天于桂林

·译本前言·

从《日出之前》到《日落之前》

章国锋

他像一块岩石屹立在那里，任凭变幻不定的文学潮流从他身边匆匆流过。有人称他为自然主义戏剧家，也有人说他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有人把他归入新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的行列，或者甚至说他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所有这些说法似乎都有一定的根据，但又片面，难以概括他的全部创作。

在他长达六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近六十部戏剧、十几部小说，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散文和诗歌，其数量之丰在文学史上甚为罕见，但作品的质量却参差不齐，有的被誉为德国戏剧的“杰作”和“经典”，有些则未能引起任何反响，甚至无声无息地被人遗忘。

他虽然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并获得过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几十种文学奖，但也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论，遭到过许多人的非难与攻击。

他毕生孜孜不倦地用他的笔表现着时代的矛盾和冲突，揭露着社会的弊病与问题，并试图在一个非人的时代维护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可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

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政权的性质，开始时却往往暧昧不清。

然而，没有人能够否定他对德国戏剧乃至世界戏剧所作的巨大贡献。

盖哈特·豪普特曼，一种复杂的文学现象，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人物。

一

豪普特曼1862年生于上萨尔茨布隆一个旅店老板家庭，青年时代当过农场学徒，学过雕塑，在大学攻读过哲学和历史。然而，对这一切他似乎都没有才能和兴趣，因此不得不半途而废。他所真正向往的是当一名作家，把他丰富的想象和内心体验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早在1880年以前，这个内向而敏感的青年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尝试过诗歌、戏剧、小说等多种形式，但都未取得成功。直到1887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道口看守员蒂尔》公开发表，他当一名作家的梦想才如愿以偿。此后，他又写过不少小说和诗歌，但均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他的第一部戏剧《日出之前》才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声誉。

《日出之前》是在海克尔的遗传生物学以及欧洲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特别是易卜生和左拉的影响下创作的，因而自然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作者称它为“社会剧”，旨在探索环境和遗传因素对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问题。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戏剧通过社会改革家洛特同海伦娜——一个因酗酒和乱伦而遭人唾弃的破落富农的女儿——的爱

情悲剧，揭露了社会道德观念的虚伪，批判了小市民的自私和狭隘，展现了一幅病态、没落的社会画面。《日出之前》作为德国舞台上演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以崭新的题材和艺术手法有力地冲击了古典主义戏剧在德国的统治地位，打破了传统的审美习惯，因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1889 年该剧在柏林莱辛剧院的“自由舞台”首次公演时，出现了德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混乱场面。一些保守的观众大声喧哗，吹口哨，谩骂，使演出数次中断，演出后，许多评论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日出之前》是一出“下流的戏”，“宣扬了犯罪、疾病和堕落”，指责豪普特曼为“文学无政府主义者”、“罪犯的代言人”，、“下等酒馆的卖唱者”、“本世纪最不道德的剧作家”等等。但与此同时，此剧却受到许多不满现状、主张革新德国戏剧的评论家和观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著名作家冯塔纳在一封信中赞扬它“真实地描写了生活”，是一出“了不起的剧”，“写出了易卜生想写而未能写出的东西”。另一位批评家巴金斯基则认为，《日出之前》是“德国戏剧史上的转折点”，是“自歌德、席勒以来最成功的戏剧”。

应当说，这部戏剧引起的激烈争论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德国戏剧舞台完全被古典主义的戏剧所统治，剧院上演的剧目几乎都以“高贵”人物——王公大臣、英雄美人、富有的权势者——为主人公，表现的题材远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且风格浮华，矫揉造作。对于长期处于沉闷、保守状态的德国戏剧来说，《日出之前》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

如果说，《日出之前》以崭新的题材和风格震动了观众和批评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通过《和平节》(1890)和《孤独的人》(1891)的上演，自然主义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及其表现手法已逐渐为德国观众所适应，豪普特曼也得到了戏剧界的承认。1892 年《织工们》的首演便证明了这一点。

《织工们》是以发生在德国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创作的。1844年6月4日至6日，西里西亚地区彼得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等村庄的纺织工人，不堪包买商和工厂主的残酷盘剥举行了起义。他们捣毁了工厂主的住宅、厂房和机器，焚毁了票据和账簿，与地方军队展开战斗，牺牲十一人，重伤二十四人，但仍坚持斗争。最后普鲁士当局调来大批军队，起义才被镇压。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弗兰茨·梅林认为，这次起义是德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正面较量，表明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844年的这次织工起义曾激起过不少诗人的创作灵感，如著名诗人海涅便写过脍炙人口的诗集《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豪普特曼创作这部戏剧，无疑有他个人的原因。他的祖父早年曾当过织工，还在童年时代，豪普特曼就多次听他父亲讲述过祖父的经历和织工们的悲惨生活，印象十分深刻。因此，他在这个剧本的开头这样写道："……像剧中那些在织机旁辛勤操劳的人一样，祖父年轻时也是个穷织工。我的剧本正是脱胎于关于祖父的那些故事。无论它富有生命力还是陈腐不堪，它终归是'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可怜的人'所能奉献的最好的东西。"1888年，豪普特曼在瑞士漫游时，曾在苏黎世访问过一些织工家庭，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贫困处境有进一步了解，并产生了创作《织工们》的念头。为了写好这个剧本，他又阅读了有关这次起义的书籍和资料，如阿尔弗雷德·齐默尔曼的《西里西亚棉纺业的兴衰》和威廉·沃尔夫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贫困》等。

《织工们》虽以历史事件为题材，但作者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使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区别于过去的任何一部历史剧。

首先，此剧人物众多，总共超过四十个，但是没有一位传统

戏剧中的主人公。以往的戏剧，如歌德的《哀格蒙特》、席勒的《威廉·退尔》等，在描写人民起义或反抗斗争时，总是以某一个英雄人物为核心和主人公。而在《织工们》中，作者虽然对一些人物形象作了重点的艺术刻画，但并未突出个人的作用，而是把他们作为织工集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因此应当说，这部戏剧的主人公是一个集体，即织工的集体。

其次，在这部戏剧里，织工的战斗歌曲《血腥的审判》像一条红线贯穿全剧，起到作品主题的作用。这首歌既揭露了工厂主对织工的残酷压榨，描写了织工们的贫困，也表达了他们对资本家穷奢极侈的生活的强烈愤怒以及奋起反抗的决心。还在剧的开头（第一幕），工厂主德赖西格便威胁工人们不许在晚间到他家门口去唱这首“下流的歌曲”。第二幕，退伍士兵耶格尔已经将这首歌的歌词教给许多织工，对织工们的觉醒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这首歌所讲的道理“像圣经一样正确”。第三幕，织工们唱着这首歌与军队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而在最后一幕，织工们的歌声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四百人的大合唱”鼓舞着起义者向前来镇压的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此外，此剧以极其细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真实地再现了西里西亚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织工们的生活状况，剧中人物的语言全部是西里西亚方言，给人以真实、自然的感觉。

《织工们》上演后受到观众和批评界的高度赞扬，但也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恐慌。1892 年，柏林警察当局宣布禁止这部“煽动阶级仇恨”的戏继续上演。然而，一纸禁令并不能阻止《织工们》的广泛流传。1894 年，由于此剧相继在英、法等国上演，当局不得不取消对它的禁令。从此，《织工们》成为德国许多剧院经常上演的剧目。

1893 年春，豪普特曼的新作《海狸皮大衣》问世。这部戏剧

一反他以往剧作的题材与风格，以讽刺喜剧的形式写成。这部豪普特曼称之为“窃贼喜剧”的作品有两条主线：一条围绕沃尔夫大娘展开，写她运用自己的机警和智慧相继窃走为富不仁的财主克吕格尔的大量木柴和一件值钱的海狸皮大衣，并巧妙地骗过警察、密探，使事情不了了之；另一条线写刚愎自用而又愚蠢无能的警察局长韦尔哈恩如何小题大作，诬陷持社会民主党观点的作家弗莱舍尔。前一条线带有浓厚的喜剧幽默色彩，后一条线则充满辛辣的讽刺。这出戏与莱辛的《明娜·封·巴恩海姆》、克莱斯特的《破瓮记》一起，被戏剧史家称为“德国的三大喜剧”，在德国长演不衰。

然而，《海狸皮大衣》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并未取得成功，以致剧院经理不得不取消此后的演出。一些剧评家认为，《海狸皮大衣》是一部结构不完整的作品，缺少一个惩恶扬善的结尾，剧中的“窃贼”并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受到谴责，这与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相符的。过了几年，豪普特曼的创作意图才渐渐被人理解。1897 年，此剧重新在德国和奥地利一些大剧院上演，引起了强烈反响，上座率迅速提高。到 1902 年，德意志剧院已连续演出一百场。此后，它又三次被改编成电影。《海狸皮大衣》终于成为豪普特曼最受欢迎、演出场次最多的戏剧之一。

在传统喜剧，如莫里哀的《悭吝人》和《伪君子》、克莱斯特的《破瓮记》、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中，坏人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惩罚，这使得作品往往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豪普特曼的《海狸皮大衣》却与此不同，剧中的“窃贼”沃尔夫大娘并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受作者同情的人物。他赋予这个形象勤劳、能干、机智、幽默等品质，并通过她的口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你只要有钱，能坐上马车，就不会有人来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即使是抢了穷人的，也没人来过问！”在这出戏里，偷窃是沃尔夫大娘

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向社会的不公正抗议并进行报复的手段，因为那个社会是一个“强盗和骗子横行的场所”，“人要活下去，就要变聪明点”。应当说，她对十九世纪末威廉皇帝时代的德国社会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沃尔夫大娘被德国戏剧界称为“德国戏剧中最有性格、最富特色的人物”，成为人民大众喜爱的形象，是毫不奇怪的。

二

豪普特曼的前期作品尽管引起了激烈争论，招致了严厉的批评，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他在戏剧界的声誉，而且使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在德国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然而，豪普特曼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此后的十年里，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思想上，他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深深地困扰着他，使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首先，在家庭生活中，他与妻子玛丽·蒂内曼的关系日益恶化。虽然他一再努力试图弥合两人之间的裂痕，但最终不得不在1904年与她彻底决裂。此外，德国九十年代的现实也使他深感忧虑。在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推动下统一起来的德国，此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外推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残酷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下层人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豪普特曼对此十分不满，但又深感无能为力。一方面，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消极遁世的思想在他心中逐渐占了上风；另一方面，作为艺术家，他又感到有责任和义务去表现时代的问题，揭露社会的弊端。这种矛盾心情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中反映得极其明显。

1893年，随着《小汉娜升天记》问世，豪普特曼的戏剧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这一变化一方面有他个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在欧洲兴起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对他的影响。对于这种变化，人们反应不一。一些人指责他“抛弃了进步立场”，“陷入了消极的神秘主义”，另一些人则表示欢迎，认为他“终于认识到自然主义的有害倾向，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了”。从这一年到1906年，他连续写了好几部充满童话和幻想色彩的戏剧，如《小汉娜升天记》(1893)、《沉钟》(1896)、《可怜的海因里希》(1902)、《碧芭在跳舞》(1906)等。这些作品或取材于德国民间传说，或根据童话改编。剧评家大多认为，豪普特曼的这些作品体现了鲜明的新浪漫主义倾向。

《小汉娜升天记》的副标题是“梦幻剧”，描写生活在堕落和穷困环境中的小女孩汉娜·马特恩不堪忍受虐待和生活的折磨而投水自尽，在幻觉中仿佛升入天堂，受到天父、圣母和天使们亲切接待和爱抚而幸福地死去的故事。这部戏剧用诗体写成，首演后公众的褒贬不一。剧评家恩斯特·巴尔拉赫称它为“最纯粹、最奇妙、最真诚的德国诗歌”；著名作家福伊希特万格认为，“自德国宫廷抒情诗沉寂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热爱儿童、满怀激情、阳光般温暖、钟声般清澈的诗句”。然而，此剧却同时遭到另一些知名人物的严厉批评。梅林指责这出戏是“向剥削和压迫阶级谄媚的虚伪的神秘主义”，冯塔纳和弗赖塔克也认为它是一部“令人沮丧的拙劣作品”。在他们看来，此剧十分明显地流露出作者逃避现实、沉溺于基督教遁世思想的消极倾向。

《沉钟》与《小汉娜升天记》不同，1896年底在柏林德意志剧院上演后立即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部“德国童话剧”在一个月之内为剧院带来了六万马克的收入，后来又被译成法、英等文字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上演，同样取得了“童话般成功”，并多次

被改编成歌剧。

《沉钟》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铸钟匠海因利希为乡村教堂铸造了一口声音洪亮的大钟,但在运往教堂的途中不幸滚下山坡,沉入深深的湖底。海因利希也因此受伤而濒临死亡。美丽的水妖劳滕德莱救了他,并重新赋予他青春和力量。恢复了勇气和信心的海因利希爱上了水妖并重新开始工作,打算铸造一个更大、更神奇的杰作,胜过世界上所有的钟。然而,此时乡村牧师却带领村民们找到海因利希,指责他被妖魔迷住了眼睛,忘记了自己的家庭和职责。海因利希执迷不悟,拒绝回到村里。海因利希的妻子玛格达因此而投水自尽,手碰到水底的沉钟。沉钟发出洪亮的响声,使海因利希突然醒悟。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凡人,无法摆脱尘世的羁绊,完全献身于艺术。最后,他回到村里,在渴望和忧愁中郁闷而死。

《沉钟》明显地流露了豪普特曼这一时期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他渴望将全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获得艺术的自由,但又无法摆脱个人生活纠纷的困扰和对德国现状的忧虑;他的宗教信仰要求他逃避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但艺术家的责任感又召唤他投身于争取民主、维护人的生存权利和尊严的斗争,用他的笔表现那个时代的暗淡和人民的苦难。

豪普特曼这一时期的剧作在艺术上有以下特点:首先,所有作品都取材于宗教传说、童话和民间神话,因而带有浓重的神秘和梦幻色彩。剧中充满奇特的想象和神妙的意境,人间、天国和地府的景象相互交织,变幻不定,天使、上帝、妖魔、鬼怪频繁出现。这一切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画面,使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情调。

其次,作者比较注重结构的完整和表现形式的完美。这些剧作大多以诗体写成,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豪普特曼的前

期作品，如《织工们》和《海狸皮大衣》，常常由于结构的不完整和艺术上的粗糙，受到批评家的非难，但这一时期的戏剧则恰恰相反，虽然思想内容遭到尖锐的批评，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却获得相当高的评价。

此外，这些戏剧一反豪普特曼过去喜欢使用方言的习惯（他的早期作品使用的都是西里西亚和柏林等地的方言），均用规范的德语写成。

三

1906 年后，豪普特曼开始摆脱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影响，由家庭纠纷和宗教信仰引起的沮丧、消沉的情绪也基本得到克服。从 1907 年直到他逝世，他一共写了十八部戏剧、三部小说和一些诗歌、散文。他这一时期的剧作有的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有的根据《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歌德的某些作品的主题创作而成，也有的紧密结合德国现实，描写和揭露社会的矛盾与弊病。然而，这些作品大部分未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只有《群鼠》(1911)、《奥德修斯之弓》(1914)和《日落之前》(1932)取得了较大成功。某些批评家把豪普特曼后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群鼠》和《日落之前》划入现实主义范畴，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群鼠》是豪普特曼影响最大、最为出色的戏剧，也是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它两次被搬上银幕，并各有三次被改编成广播剧和电视剧，在国内外广为流传。通过发生在柏林一幢破旧公寓里的一场悲剧，这部戏剧真实地反映了本世纪初德国社会的状况，描写了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剧中的主人公约恩太太，丈夫长年在遥远的汉堡当泥瓦匠，她本人也为了生活替人打

扫卫生。在贫困和孤独中，她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下”了当女佣的波兰姑娘鲍丽娜刚刚出世的私生子，希望能给她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然而，强烈的母爱使鲍丽娜无法割舍自己的亲生儿子。当她试图要回孩子时，约恩太太指使自己的弟弟杀死了她。事情终于败露，约恩太太在绝望中被迫跳楼自杀。

《群鼠》1911 年初在柏林首演后，并未引起公众的特别注意，当年仅演出三十二场。然而，德国社会的发展很快证明了它的巨大现实意义。次年，它就在戏剧界和观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成为一些大剧院的保留剧目，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上演，为作者赢得了国际性声誉。1913 年，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剧评杂志《戏剧舞台》的创始人弗利德里希·雅各布森在一篇评论中写道：“我们最初为什么没有注意到《群鼠》？今天活着的人，除了豪普特曼，还有谁能以这样锐利的目光、这样的心、这样的勇气写出这样深刻的作品？老鼠的牙齿已经把德国这幢大厦的基础啃空了，而我们直到今天才理解，他所描绘的情景并非出自臆想，而是来自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的深刻认识。”

的确，在这部剧作中，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和极大的勇气对病人膏肓的德意志帝国的状况作了无情的诊断，揭示了它的腐朽本质。这个貌似强大的中欧帝国已经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对外，与欧洲各大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早已腐烂、动摇了。作者通过剧中人泥瓦匠约恩之口指出：“这儿的一切都已经腐烂，一切都被蛀虫蛀空，被老鼠啃光了！一切都在摇晃，每时每刻都可能彻底倒塌！”剧中，豪普特曼抨击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并通过哈森罗伊特这个形象尖锐地讽刺了为这种政策辩护的陈词滥调。这个俾斯麦的忠实崇拜者声称，“谁不拥护

俾斯麦，谁就没有一颗德意志人的心”，指责反对德国内外政策的人“正在毁掉新近才统一起来的伟大的德意志帝国”，“骗走了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泥瓦匠约恩的驳斥：“所有的工人都不喜欢俾斯麦！”“谁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前线当炮灰。”这些话反映了德国人民的心声。

《群鼠》还真实地描绘了柏林社会底层人民的凄凉处境，表达了对他们的深切同情。剧中描写的那幢破旧公寓的居民都是些失业者、妓女、木匠、生痨病的女裁缝、扫街妇、烟厂女工等。他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成天打架，吵嘴，叹气，挨饿，像牛马一样干活，可还是填不饱肚子”，除了生活的煎熬，还必须忍受密探的监视和警察的欺凌，他们的孩子由于饥饿和疾病，大多未成年便夭折。

作者通过几个“堕落”的女人——克诺伯太太、女佣鲍丽娜和施皮塔的姐姐（未出场）——的命运，揭露了社会道德的虚伪和神职人员的冷酷、凶狠。这些遭到社会迫害的被遗弃的女人，有的在绝望中自杀，有的沦为妓女，有的流落街头，找不到工作和住所。剧中神学院学生施皮塔愤怒地谴责了这个罪恶的社会对她们的摧残：“这些基督徒，这些上帝的牧羊人，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所谓的迷途的羔羊的！啊，上帝，你的训谕完全被颠倒了，你的教诲被篡改了，完全走向了反面！”“这些受到九十九个所谓正直的人谴责的可怜的堕落者和罪人，承受了罪恶的世界全部压力的被遗弃者及其控诉，应当活在我们心里！这些被欺凌、被践踏的女人所受到的屈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冷酷无情和虚伪的道德说教所无法掩盖的！”

《群鼠》在艺术上也是豪普特曼最成功的戏剧之一。这部作品结构严谨，情节由两条平行的线索构成，除了主线描写因争夺一个婴儿而发生的悲剧，还有一条次要的线索写大学生施皮塔

与落魄的演员哈森罗伊特的女儿瓦尔布尔迦的爱情纠葛，以及施皮塔与哈森罗伊特在戏剧观和对德国现状的看法上的分岐与争论。两条线索交替展开，前者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后者蕴含着讽刺和幽默的意味。作者把此剧称为“柏林的悲喜剧”是恰如其分的。

这部作品含有明显的象征成分，因而有人将它归入象征主义戏剧的行列。首先，作者将它定名为《群鼠》是意味深长的，目的在于暗示，统治阶级及其帮凶像一群大大小小的老鼠，不仅窃走了德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将他们推入苦难的深渊，而且摧毁了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基础，带来种种无法克服的社会弊病，使德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其次，剧中笼罩着一层令人窒息的阴沉、压抑的气氛，像噩梦一样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它所描绘的暗淡情景正是本世纪初整个病态的德国社会的缩影；而剧中那幢颓败的公寓建筑则象征着德意志帝国这栋表面上如此辉煌的大厦内部早已腐朽不堪，基础已经动摇，在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中必然彻底倒塌。

如果说，豪普特曼以《日出之前》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并且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声誉，那么，他所写的最后一部较为成功的戏剧则是《日落之前》。这两部剧作不仅标题遥相呼应，而且题材也完全相同，写的都是爱情和婚姻悲剧。然而，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日出之前》带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描写了环境和遗传因素如何决定人的命运，并毁灭了一对相爱的年轻人；而四十三年之后问世的《日落之前》则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戏剧，叙述了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与一个出身卑贱的年轻女子的不幸的爱情，揭露了社会道德观念的褊狭以及人的自私、贪婪和狠毒。

《日落之前》的故事情节是：年迈、富有的商业枢密顾问和出版家克劳森爱上了年轻的园丁姑娘茵肯，并准备同她结婚。但他

的儿子、女儿和女婿早已凯觎他的大笔财产，因而以维护道德为借口极力阻挠，破坏老人与茵肯的婚姻。当克劳森一气之下打算同茵肯移居瑞士时，他们又联合起来串通法院，宣布克劳森神经失常，剥夺了他的全部财产，并将他置于法院的医疗监护之下。失去了自由、财产和爱情的老人最后在愤怒与绝望之中服毒自杀。

戏剧史家认为，《日落之前》与豪普特曼个人婚姻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有密切联系，暗示他与第一个妻子玛丽·蒂内曼的决裂，以及与玛格蕾特·马沙尔克的爱情关系，剧中的主人公克劳森便是作者自己的影子。

《日落之前》于 1932 年 2 月 16 日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便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由于纳粹上台后对德国文化的摧残，此剧遭禁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部沉寂了十几年的戏剧才得以重新上演。

《日落之前》标志着一个伟大的戏剧家创作生涯的结束。在他逝世前，豪普特曼虽然又写了几部戏剧，但均未产生广泛影响，都无声无息地被后人遗忘。与此同时，这部戏剧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33 年希特勒上台几天后，豪普特曼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日落之前的感觉，这个剧本正是在这种感觉中写成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从此，精神将沉入茫茫黑夜。"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孤独与沉思	诗、散文	〔法〕普吕多姆(1839—1907)	1901	胡小跃
罗马风云	散文	〔德〕蒙森(1817—1903)	1902	王建、王炳钧等
挑战的手套	剧本、小说	〔挪威〕比昂松(1832—1910)	1903	裴显亚、常力
金　岛	诗、散文	〔法〕弗·米斯特拉尔(1830—1914)	1904	罗国林
伟大的牵线人	剧本	〔西〕埃切加赖(1832—1916)	1904	沈石岩等
你往何处去	小说	〔波兰〕显克维奇(1846—1916)	1905	林洪亮
青春诗	诗、散文	〔意〕卡尔杜齐(1835—1907)	1906	赵洋仲等
老虎！老虎！	小说	〔英〕吉卜林(1865—1936)	1907	文美惠等
精神生活漫笔	散文	〔德〕鲁·奥伊肯(1846—1926)	1908	多人
骑鹅历险记	小说	〔瑞典〕拉格洛夫(女,1858—1940)	1909	石琴娥等
特雷庇姑娘	小说	〔德〕保尔·海泽(1830—1914)	1910	杨武能
花的智慧	散文、剧本	〔比利时〕梅特林克(1862—1949)	1911	谭立德等
群　鼠	剧本、小说	〔德〕豪普特曼(1862—1946)	1912	章国锋、陈恕林
吉檀迦利·饥饿石头	诗、小说	〔印度〕泰戈尔(1861—1941)	1913	冰心、倪培耕等
约翰·克利斯朵夫	小说	〔法〕罗曼·罗兰(1866—1944)	1915	傅雷等
朝圣年代	诗、散文	〔瑞典〕海顿斯塔姆(1859—1940)	1916	李之义
磨坊血案	小说	〔丹麦〕吉勒鲁普(1857—1919)	1917	吴裕康
幸运儿彼尔	小说	〔丹麦〕彭托皮丹(1857—1943)	1917	周永铭、甄建国
奥林匹斯的春天	诗	〔瑞士〕施皮特勒(1845—1924)	1919	施　蛾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大地硕果·畜牧神	小说	〔挪威〕汉姆生(1859—1952)	1920	唐荫荪等
苔依丝	小说	〔法〕法朗士(1844—1924)	1921	吴岳渊
不吉利的姑娘	剧本	〔西〕贝纳文特(1866—1954)	1922	陈凯先、屠孟超
丽达与天鹅	诗	〔爱尔兰〕威廉·叶芝(1865—1939)	1923	裘小龙
福　地	小说	〔波兰〕莱蒙特(1868—1925)	1924	张振辉、杨德友
圣女贞德	剧本	〔英〕肖伯纳(1856—1950)	1925	申慧辉、杨宪益等
邪恶之路	小说	〔意〕黛莱达(女,1871—1930)	1926	黄文捷、肖天佑
创造进化论	散文	〔法〕亨利·柏格森(1859—1941)	1927	韦遨宇
新娘·主人·十字架	小说	〔挪威〕温塞特(女,1882—1949)	1928	朱碧恒
魔　山	小说	〔德〕托马斯·曼(1875—1955)	1929	杨武能等
巴比特	小说	〔美〕辛·路易斯(1885—1951)	1930	潘庆舲
荒原和爱情	诗、散文	〔瑞典〕卡尔费尔德(1864—1931)	1931	陈文荣
有产者	小说、剧本	〔英〕高尔斯华绥(1867—1933)	1932	周煦良、黄梅等
米佳的爱	小说、诗	〔俄〕伊·布宁(1870—1953)	1933	王庚年等
寻找自我	剧本、小说	〔意〕皮兰德娄(1867—1936)	1934	吕同六、刘庭儒等
天边外	剧本	〔美〕尤金·奥尼尔(1888—1953)	1936	荒芜、汪义群等
蒂博一家	小说	〔法〕马丹·杜伽尔(1881—1958)	1937	郑克鲁
大　地	小说	〔美〕赛珍珠(女,1892—1973)	1938	王逢振、韩邦凯等
少女西丽亚	小说	〔芬兰〕弗·西兰帕(1888—1964)	1939	黄道生、孙叔林等
漫长的旅行	小说	〔丹麦〕约·延森(1873—1950)	1944	林　桦
柔　情	诗	〔智利〕加·米斯特拉尔(女,1889—1957)	1945	陈光孚、赵振江
荒原狼	小说	〔瑞士〕赫尔曼·黑塞(1877—1962)	1946	李世隆等
田园交响曲	小说	〔法〕安德烈·纪德(1869—1951)	1947	罗新璋
四个四重奏	诗	〔英〕托·艾略特(1888—1965)	1948	裘小龙
我弥留之际	小说	〔美〕威廉·福克纳(1897—1962)	1949	李文俊等
哲学·数学·文学	散文	〔英〕伯·罗素(1872—1970)	1950	蓝仁哲等
大盗巴拉巴	小说	〔瑞典〕拉格奎斯特(1891—1974)	1951	沈东子
爱的荒漠	小说	〔法〕弗·莫里亚克(1885—1970)	1952	桂裕芳
不需要的战争	散文	〔英〕温·丘吉尔(1874—1965)	1953	薛鸿时等
老人与海	小说	〔美〕海明威(1899—1961)	1954	董衡巽、赵少伟等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渔家女	小说	〔冰岛〕拉克斯内斯(1902—　)	1955	张福生
悲哀的咏叹调	诗	〔西〕希梅内斯(1881—1958)	1956	赵振江等
局外人·鼠疫	小说、散文	〔法〕阿尔贝·加缪(1913—1960)	1957	郭宏安等
日瓦戈医生	小说	〔苏〕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1958	蓝英年、张秉衡
水与土	诗、散文	〔意〕夸西莫多(1901—1968)	1959	吕同六等
蓝色恋歌	诗	〔法〕圣·琼·佩斯(1887—1975)	1960	管筱明
桥·小姐	小说	〔南斯拉夫〕安德里奇(1892—1975)	1961	高　韧
人鼠之间	小说	〔美〕斯坦贝克(1902—1968)	1962	秦似、巫宁坤等
画眉鸟号	诗、散文	〔希腊〕塞菲里斯(1900—1971)	1963	李野光
苍　蝇	剧本、小说	〔法〕保尔·萨特(1905—1980)	1964	柳鸣九等
静静的顿河	小说	〔苏〕肖洛霍夫(1905—1984)	1965	力　冈
婚礼华盖	小说	〔以色列〕约·阿格农(1888—1970)	1966	徐新等
逃　亡	诗、散文	〔瑞典〕奈丽·萨克斯(女,1891—1970)	1966	孟蔚彦
玉米人	小说	〔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	1967	刘习良、笋季英
雪国·千鹤·古都	小说	〔日本〕川端康成(1899—1972)	1968	高慧勤
等待戈多	剧本、小说	〔爱尔兰〕萨·贝凯特(1906—1990)	1969	施咸荣
癌症楼	小说	〔苏〕索尔仁尼琴(1918—　)	1970	姜明河
情诗·哀诗·赞诗	诗、散文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	1971	赵德明等
女士及众生相	小说	〔德〕海因利希·伯尔(1917—1985)	1972	高年生
风暴眼	小说	〔澳〕帕·怀特(1912—1990)	1973	朱炯强等
露珠里的世界	诗、小说	〔瑞典〕哈里·马丁逊(1904—1978)	1974	斯文等
乌洛夫的故事	小说	〔瑞典〕埃·约翰逊(1900—1976)	1974	石琴娥等
生活之恶	诗、散文	〔意〕埃·蒙塔莱(1896—1981)	1975	吕同六、刘儒庭
赫索格	小说	〔美〕索尔·贝娄(1915—　)	1976	宋兆霖
天堂的影子	诗、散文	〔西〕阿莱克桑德雷(1898—　)	1977	赵振江等
魔术师·原野王	小说	〔美〕艾·巴·辛格(1904—1991)	1978	陆煜泰、臧葳
英雄挽歌	诗	〔希腊〕埃利蒂斯(1911—　)	1979	李野光
拆散的笔记簿	诗	〔波兰〕切·米沃什(1911—　)	1980	绿原
迷　惘	小说	〔美〕艾·卡内蒂(1905—　)	1981	钱文彩
霍乱时期的爱情	小说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1928—　)	1982	徐鹤林、魏民

书　　名	体裁	作　　者	获奖	译　　者
蝇王·金字塔	小说	〔英〕威廉·戈尔丁(1911—　)	1983	梁义华、周仪等
紫罗兰	诗	〔捷〕雅·塞弗尔特(1901—1986)	1984	星灿、劳白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	小说	〔法〕克劳德·西蒙(1913—　)	1985	林秀清
狮子和宝石	剧本、散文	〔尼日利亚〕索因卡(1934—　)	1986	邵殿生等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	诗、散文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　)	1987	王希苏、常晖
街　魂	小说	〔埃及〕纳·马哈福兹(1911—　)	1988	关称
为亡灵弹奏	小说	〔西〕卡·何·塞拉(1916—　)	1989	李德明、林一安等
太阳石	诗、散文	〔墨西哥〕奥·帕斯(1914—　)	1990	朱景冬等
七月的人民	小说	〔南非〕纳丁·戈迪默(女,1923—　)	1991	莫雅平等

* 1914、1918、1935、1940、1941、1942、1943 年因战争未授奖。

1904、1917、1966、1974 年各有 2 位作家获奖。

目　　录

·译本前言·

从《日出之前》到《日落之前》 …… **章国锋**

织工们 …… (1)
海狸皮大衣 …… (93)
群　鼠 …… (167)
道口看守员蒂尔 …… (275)
索阿纳的异教徒 …… (309)

·附　　录·

授奖词 …… (393)
受奖演说 …… (398)
豪普特曼自传 …… (400)
生平年表 …… (402)

织　工　们

（四十年代的戏剧）

（1892）

陈恕林　译

我将这个剧本献给我的父亲
罗伯特·豪普特曼

亲爱的父亲，我出于什么感情把这个剧本献给你，你是知道的，这里无须细说。祖父年轻时是个穷织工，像剧中所描写的那些坐在织机旁的人一样。我的剧本正是脱胎于你所讲述的关于祖父的故事，无论它富有生命力还是陈腐不堪，它终归是“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可怜的人”所能奉献的最好的东西。

你的　盖哈特

剧中人物

德赖西格 织布厂老板

德赖西格太太

普法伊弗尔 发货员

诺伊曼 会计

一学徒

约 翰 马车夫

一女仆

（以上为德赖西格的雇员）

魏因霍尔德 德赖西格家的家庭教师

基特尔豪斯 牧师

基特尔豪斯太太

海 德 警察局长

库 切 警察

韦尔策尔 酒店老板

韦尔策尔太太 酒店老板娘

安娜·韦尔策尔 酒店老板的女儿

维甘德 木匠

一推销员

一农民

一森林管理员

施密特 外科医生

霍尼希 收购破布的小贩

维蒂希 铁匠师傅

织　工　们

贝克尔

莫里茨·耶格尔

鲍默特老人

鲍默特大妈

奥古斯特　鲍默特夫妇的痴呆的儿子

贝尔塔　鲍默特夫妇的女儿，十五岁

埃　玛　鲍默特夫妇的长女

弗里茨　埃玛的儿子，四岁

安索格

海因里希大嫂

希尔泽老人

希尔泽大妈

戈特利布　希尔泽夫妇的儿子

路易丝　戈特利布的妻子

米尔兴　戈特利布的女儿，六岁

雷　曼

海贝尔

一男孩　八岁

印染工人

一大群织工

剧情发生于四十年代欧仑山区中的卡施巴赫以及欧仑山麓的彼得斯瓦尔道和朗根比劳。《织工之歌》按《奥地利有一座宫殿》的曲调歌唱。

第 一 幕

彼得斯瓦尔道村，德赖西格家中一间宽敞的粉刷成灰白色的房间。这是织工们交付织好的布匹的场所。左边是几扇没窗帘的窗，后墙有一扇玻璃门，右边有一扇同样的玻璃门，供男女织工和孩子们进进出出。各面墙边大都设有存放布匹的木架。沿右墙放置了一条长凳，已来到的织工把他们交的货放在凳上，并按先后次序把布匹送去检验。发货员普法伊弗尔站在一张放着织工交来检验的布匹的大桌子后面。他在验看时使用一把尺子和一个放大镜。他验过后，织工便把布匹放到秤上，由一个学徒称重量。这个学徒把已验收的货物放到木架上。发货员普法伊弗尔每次都把应付的工钱大声告诉坐在小桌旁的会计诺伊曼。

五月末的一天，天气闷热，时钟正敲响十二点。等候验布的织工多半像站在法庭上那样，焦急不安地等候着对他们生死攸关的判决。他们人人都有某种压抑感，都有接受施舍的人那种特有的心理：蒙受屈辱，意识到自己只能逆来顺受，从而养成了妄自菲薄的性格。此外，大家的脸上都流露出束手无策、苦苦思索的呆板神色。男织工们模样相似，都既像侏儒，又似教书先生。他们之中多数人胸部扁平，微微咳嗽，面容憔悴，沾满污垢，全都是在织机旁受苦

的穷人，由于坐得太多，连膝盖也伸不直了。乍一看，他们的妻子没有多少特征。她们心烦意乱，疲于奔命，劳累过度，而男人们则多少表现出一点尊严的样子。女工们衣衫褴褛，男工们的衣服也是缝缝补补的。年轻的姑娘们有时不乏魅力；蜡一样苍白的脸色，苗条柔弱的身材，忧郁的大眼睛，就是她们的特征。

诺伊曼 （数钱）总共十六个银币[①] 两芬尼。

织工妻甲 （三十岁，面容憔悴，用颤抖的手指把钱拿起来）谢谢您。

诺伊曼 （见她站着不走）哦，难道这一回又错了？

织工妻甲 （很激动，恳求地）我急需钱用，能不能预支几个钱呢？

诺伊曼 要说需要，我还需要几百个塔勒呢！（忙于付钱给另一个织工，简慢地）预支工资的事，由德赖西格先生本人决定。

织工妻甲 那么，我可以跟德赖西格先生本人谈谈吗？

普法伊弗尔 （从前是织工，他那织工的模样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吃得肥肥胖胖，穿得讲究，脸刮得光溜溜，还是个烟鬼。他粗暴地向这边叫嚷）要是连鸡毛蒜皮的事都得找德赖西格先生，天晓得他会有多忙！我们就是来管这些事的。（他量布，用放大镜查看）他妈的！好大的穿堂风！（把一条厚围巾围在脖子上）谁进来，请关上门！

学 徒 （大声对普法伊弗尔）真像跟木头人说话一样。

普法伊弗尔 就这样好了——称吧！（织工把布放在秤盘上）要是能比较熟悉自己这一行该多好！布上满是疙瘩……我不

---

① 当时德国通用的货币。十二芬尼合一个银币，三十个银币合一个塔勒。

用看啦。一个内行的织工不会忘了卷轴，谁知你迟卷了多久呢！

贝克尔 （从外面进来。他是一个体格强壮的青年织工，举止随便，简直有点放肆。在他进来时，普法伊弗尔、诺伊曼和学徒互相递了个眼色）可怕的贫困！一看到这情景就叫人浑身冒汗。

织工甲 （低声地）天气这样闷热，要下雨了。

鲍默特老人 （从右边玻璃门挤进来。可以看到那门外挤满了等候交货的织工们。这位老人一瘸一拐地走到前面，把布包放在长凳上，紧靠贝克尔的布包，然后在布包旁坐下，擦汗）到了这儿，该休息一下了。

贝克尔 休息胜过金钱。

鲍默特老人 不过钱也得要。你好，贝克尔！

贝克尔 你好，鲍默特伯伯！还得等，天晓得要等多久！

织工甲 一个职工等上一个钟头或是等上一天，这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反正织工总是任人摆布。

普法伊弗尔 后面的人别吵啦！连说话都听不清了。

贝克尔 （低声地）今天他又烦躁不安了。

普法伊弗尔 （对站在他面前的织工）你们得把布弄干净点儿，我不知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干活难道能这样马马虎虎吗？这里有手指长的疙瘩，还有稻草及各种各样的污垢。

雷　曼 这是因为缺少清除毛结的新镊子。

学　徒 （已称过布）分量也不足。

普法伊弗尔 这种织工，把棉纱发给他们，实在可惜。想当初，要是我织出这样的布来，我师傅决饶不了我。那时候，纺织业的情况跟现在大不一样，人人都必须熟悉自己的工作。可现在，这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了——雷曼，十个银币。

雷　曼　损耗的顶多只能算一磅！

普法伊弗尔　我没工夫，就这样吧。下一个。你送来的货怎样？

海贝尔　（把布放在桌子上。普法伊弗尔检查时，他凑过来，低声而急切地）请原谅，普法伊弗尔先生！请问，您可不可以赏脸帮帮忙，这次别扣我预支的钱？

普法伊弗尔　（一边量布和检查，一边嘲弄地）嘿！这也太不像话了。大概一半纬纱又缠在纱管上了吧？

海贝尔　（继续恳求）下星期一定把布织好。这个星期我在贵族老爷的领地上服了两天劳役，我老婆又病在床上……

普法伊弗尔　（把布匹交给称布的学徒）又是一件糟糕的活儿。（已在查看另一匹布）瞧这织边！这儿宽，那儿窄。纬线抽得这么紧，而经线却放得那么松。一寸布当中纬纱几乎不到七十根。其余的到哪儿去了？你就是这样糊弄人的吗？亏你织出这样的东西来！

海贝尔　（忍着眼泪，蒙受屈辱，无可奈何地站着。）

贝克尔　（低声对鲍默特）这个无赖想要人家自己掏腰包买棉线呢。

织工妻甲　（已从会计桌旁稍稍后退，不时用呆板的眼神求助地环视四周，此刻站在原地，鼓起勇气，又向会计哀求）你要是这次再不肯给我预支点钱，我也许很快就……我真不知会怎样，唉，天哪！天哪！

普法伊弗尔　（喊）你到底有完没完？让老天爷安静一会儿吧。你平时可不怎么敬畏老天爷啊。还不如管管你丈夫，让他别成天待在酒店里。我们不能预支工钱。每支出一分钱，我们都得作出说明。这可不是我们的钱。谁勤劳肯干，布织得好，并且干活时敬畏上帝，他就根本用不着预支工钱。行了，就这样吧。

诺伊曼 比劳的一个织工即使挣到四倍工钱，他也会挥霍掉四倍的钱，而且还会负债。

织工妻甲 （高声地，仿佛呼吁大家主持正义似的）我真没偷懒，可是现在体力不行，不能像以前那样干了。我有过两次小产。说到我男人，他只不过是个可怜虫。过去他为策尔劳的牧羊人干过活，挣不到什么钱，而且因为……怎么能强迫人家多干呢……我们确实尽了力。许多个星期以来，我都没合过眼。要是我身体不这样虚弱，日子也许还勉强过得去。先生，您可得体谅我的困难啊。（急切地、奉承地恳求）请您赏脸预支几个钱吧。

普法伊弗尔 （不予理睬）菲德勒，十一个银币。

织工妻甲 只借几个钱买面包。农民不肯再借钱给我了。我们家里有一大堆小孩……

诺伊曼 （低声地，带着一种滑稽的严肃神态，对学徒）织工的娃娃就是多，一年添一个，年年添，岁岁添。哎呀呀，哎呀呀。

学 徒 （搭茬儿）小王八蛋出生才六个星期就瞎了眼。（把曲调哼完）年年添，岁岁添，哎呀呀，哎呀呀。

雷 曼 （不动会计点给他的钱）每匹布向来都是付给我们十三个半银币嘛。

普法伊弗尔 （朝这边嚷）雷曼，要是你不满意，只要说一声就行。织工有的是——特别是像你这样的织工。分量够，工钱才能给足。

雷 曼 要说这布分量不足……

普法伊弗尔 要是你带来的布没毛病，工钱就会分文不少。

雷 曼 你说这次我交的布污点太多，根本不可能！

普法伊弗尔 （检查布）布织得好，日子才过得好。

海贝尔 （始终站在普法伊弗尔身旁，等候适当的时机，听了普

法伊弗尔的俏皮话，也笑了。此刻他靠拢过来，像头一次那样恳求）普法伊弗尔先生，请您发发善心，这次别扣我预支的那五个银币吧。我老婆从狂欢节以来一直病在床上。她什么都干不了。我还得付钱给一个帮我络纱的姑娘，所以……

普法伊弗尔 （吸着鼻烟）海贝尔，别以为我只办你一个人的事，别人也在等呢。

雷　曼 我领了纱回去，上机之后又取下来。既然带回去的是这样的纱，又怎么能交出比这更好的布呢？

普法伊弗尔 要是纱不合你的意，你就别再来领纱了。来我们这儿领活干的人有的是。

诺伊曼 （对雷曼）你不想要钱，是吗？

雷　曼 这点儿钱，我不满意。

诺伊曼 （不再理会雷曼）海贝尔，十个银币。扣除预支的五个银币，还剩五个银币。

海贝尔 （走近，看看钱，摇摇头，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然后慢慢地、笨手笨脚地把钱揣进口袋）噢，我的钱，我的钱！——（叹气）唉，这可怎么办呀！

鲍默特老人 （看着海贝尔的脸）是呀，弗兰茨，有时的确叫人叹气。

海贝尔 （吃力地）你看，我的一个女孩病在家，得买瓶药呢。

鲍默特老人 她怎么啦？

海贝尔 你瞧，这小家伙从小就多病。我根本不知道……嗯，这么对你说吧：她的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她血里有问题，弄得周身都是毛病。

鲍默特老人 到处都一样，人一穷，祸事就不断发生，无法应付。

海贝尔 你那块布里包的是什么？

鲍默特老人 我家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只好请人把我那条狗杀了。它饿得半死，身上没有多少肉。一条惹人爱的小狗。我不忍心亲手杀它，我狠不下心来。

普法伊弗尔 （查看了贝克尔的布，叫道）贝克尔，十三个半银币。

贝克尔 这是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施舍，不是工钱。

普法伊弗尔 办完事的都走开。不走开，我们这儿就转不开身了。

贝克尔 （对站在周围的人，并不压低嗓音）这只不过是一点少得可怜的酒钱。从清早干到深夜，天天弯腰弓背地伏在织机上，晚上累得汗流浃背，让灰尘呛得昏头昏脑，受苦受累干了十八天，可到头来只挣到十三个半银币！

普法伊弗尔 别在这儿发牢骚！

贝克尔 要封住我的嘴，办不到！

普法伊弗尔 （跳起来喊）那就等着瞧吧！（对着玻璃门朝办事处喊）德赖西格先生，德赖西格先生，您劳驾来一趟好吗？

德赖西格 （进来。刚满四十岁。身体肥胖，患哮喘病。板着面孔）普法伊弗尔，什么事？

普法伊弗尔 （恶狠狠地）贝克尔不肯住嘴，在这儿发牢骚。

德赖西格 （摆起架子，头一昂，目不转睛地凝视贝克尔，鼻翼抽搐了一下）哦，原来如此，是贝克尔！（对普法伊弗尔）就是这个人吗？（雇员们点头。）

贝克尔 （毫不示弱）是呀，是呀，德赖西格先生！（指指自己）就是这个人——（又指指德赖西格）就是这个人。

德赖西格 （恼怒地）这家伙怎敢如此放肆！

普法伊弗尔 这家伙日子过得太好啦。长期以来，他总是傲慢自大，不守规矩。他迟早会出岔子的。

贝克尔 （粗暴地）你这个贱骨头，闭上你的狗嘴！你母亲肯定是跟魔鬼乱舞跳出了岔子，才生出你这么个魔鬼儿子来。

德赖西格 （大发雷霆，狂叫）闭嘴！马上闭嘴，要不然……（颤抖着向前走了几步。）

贝克尔 （坚定地等他走近）我又不是聋子。我的听力好着呢！

德赖西格 （克制自己，用似乎是公事公办的冷静态度问）这小子不是也参加了吗？

普法伊弗尔 他是比劳的一个职工，不论哪里闹事，都有比劳的织工参加。

德赖西格 （气得发抖）我告诉你们，要是再发生昨天晚上那样的事，再有那样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红色酒鬼和愚昧无知的无赖从我家的房子旁边经过，并且唱那支下流的歌……

贝克尔 您指的大概是《血腥的审判》吧？

德赖西格 你知道我指的是哪支歌。我警告你们，我要是再听到那支歌，就要抓住你们的领头人，并且——我以名誉担保，决非开玩笑——把他交给检察官。如果我查出是谁炮制了那支该死的歌……

贝克尔 那是一支美妙的歌。

德赖西格 再不闭嘴，我就派人去叫警察，马上派人去，决不犹豫。你们这些青年人，我能够对付。就是比你们老练得多的人，我也制服过。

贝克尔 你这话我倒相信。照这么说，一个地道的工厂老板，一转眼就能把二三百名织工一口吞掉，连骨头都不剩几根。他有牛一样的胃，狼一样的牙，对他来说，吞掉二三百个织工算不了什么！

德赖西格 （对雇员们）以后别再把活儿分给这家伙干。

贝克尔 哦，对我来说，是饿死在织机旁还是饿死在大街上，全

无所谓。

德赖西格 滚出去，立刻滚出去！

贝克尔 （坚决地）我首先得拿到我的工钱！

德赖西格 诺伊曼，该给这小子多少钱？

诺伊曼 十二个银币五芬尼。

德赖西格 （急急忙忙地从会计手里抓过钱，扔在桌上，有几枚硬币滚到了地板上）这是你的钱，马上给我滚出去！

贝克尔 我首先得拿到我的工钱。

德赖西格 钱在这儿。要是你不马上滚出去……现在正好十二点……我的染匠[①] 就要出来吃午饭了……

贝克尔 我的工钱该放在我手里。该放在这儿。（他用右手的手指点点左手的手心。）

德赖西格 （对学徒）蒂尔格纳，把钱捡起来。

学 徒 （捡起钱，放到贝克尔手里。）

贝克尔 一切都得照章办事。

〔他从容不迫地把钱塞进一个旧钱包。

德赖西格 怎么？（见贝克尔不离开，不耐烦地）难道要我来赶么？

〔在拥挤的织工中间出现了骚动。有人发出一声呻吟，接着有人跌倒。大家的注意力转到新发生的事儿上。

德赖西格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众织工 有人跌倒了，是个瘦弱的小男孩。也许是病了？

德赖西格 嗯……什么？有人跌倒了？（他走过来。）

老织工 就躺在这里呢。

〔大家让开路。只见一个八岁的男孩躺在地上，就像死

---

① 德赖西格雇用的染匠都是身强力壮的大汉，他后来用这些人对付织工。

了似的。

德赖西格 谁认识这个小男孩?

老织工 他不是我们村的。

鲍默特老人 好像是海因里希的小孩。(更加仔细地看看)对啦,对啦!是海因里希的孩子古斯塔夫。

德赖西格 他家住哪儿?

鲍默特老人 住在卡施巴赫,在我们村上边,德赖西格先生。他父亲晚上外出演奏音乐,白天织布。他家有九个孩子,第十个又快出生啦。

众织工 这家人的生活非常苦——简直维持不下去了——九个孩子,可海因里希的女人连两件衬衣都拿不出来。

鲍默特老人 (用手摸摸男孩)喂,小家伙,你到底怎么啦?快醒醒吧!

德赖西格 你们帮帮忙,把他抱起来。让这样一个瘦弱的孩子跑这么远的路,岂有此理!普法伊弗尔,倒点水来!

织工妻 (扶他坐起来)小家伙,以后可别再干蠢事,糟踏自己了!

德赖西格 还是倒些白兰地来吧。普法伊弗尔,白兰地更好。

贝克尔 (已被大家忘掉,站着观看。他抓住门把手,嘲讽地高声喊)你们给他点东西吃,他就会醒过来啦!(下。)

德赖西格 那小子不会有好下场。诺伊曼,把他扶起来。慢一点,慢一点……就这样,就这样……把他送到我房里。你想要什么?

诺伊曼 德赖西格先生,他开口说话啦!他的嘴唇动了。

德赖西格 孩子,你想要什么?

男 孩 (低声说)我肚子饿!

德赖西格 (脸色变白)不知他说什么。

织工妻 我想,他是说……

德赖西格 我们会弄明白的。可别停下来。他可以在我房间的沙发上躺一会儿。我们得听听大夫说什么。

〔德赖西格、诺伊曼和织工妻送小男孩进办公室。织工中出现骚动，就像小学生们等教师离开教室后那样。有的伸伸胳膊动动腿，有的交头接耳，来回踏脚，几秒钟以后便高声交谈起来。

鲍默特老人 我认为贝克尔说得有道理。

许多织工 他的确说过那样的话——人饿得倒下来的事，已经不新鲜了——假如继续这样克扣工钱，冬天不知怎么才能熬过去——今年马铃薯收成非常糟——这里的情况也不例外，大家都得完蛋。

鲍默特老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像织工南特维奇那样，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勒死在织机旁。(对一个老织工)喏，吸一撮鼻烟吧，我刚从诺伊罗德回来，我妹夫在那里的一家烟厂干活。他给了我一点鼻烟。你这块布里包了什么好东西？

老织工 是一点碎大麦粒。磨坊老板乌布里希的车从我跟前开过。装大麦的口袋有个小小的裂口。不瞒你说，这对我正好是雪中送炭。

鲍默特老人 彼得斯瓦尔道有二十二家磨坊，可是磨出来的面粉，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没有份。

老织工 咱们可不能失去勇气。总有办法活下去的。

海贝尔 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只有祈求十四圣徒来救助我们，若是肚子仍然不饱，那就只好拿块石头塞到嘴里舔。是这样吗，鲍默特？

〔德赖西格、普法伊弗尔和会计员回来。

德赖西格 没什么要紧。那小孩已经完全清醒了。(激动地、气喘吁吁地来回走动)这真是件缺德事。那小孩真是太弱了。

怎么能……当父母的怎么这样胡涂，实在令人费解。让他背上两匹布，走几里路送来，真是不可思议！我要采取措施，以后再也不收孩子们送来的货了。（默默地来回走了一会儿）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到头来由谁负责呢？当然是我们老板呗。我们得对一切负责。要是有个穷小子冬天在雪地里睡着了，来路不明的蹩脚文人就会跑来，两天后，我们就会在各家报纸上读到骇人听闻的故事。打发孩子外出的父母绝对没有事，他们能有什么罪过呢？可是老板却别指望得到宽容，只能当替罪羊。织工总是受到奉承，而老板却总是遭到痛斥——说他是没有心肝的人，铁石心肠，阴险的家伙，什么狗记者都可以咬他一口。说什么老板过着灯红酒绿、骄奢淫逸的生活，却给穷困的织工们无法温饱的工钱。其实，老板也有他的忧虑，也有许多不眠之夜，要冒工人连做梦也想象不到的风险，有时为精打细算弄得晕头转向。他要仔细琢磨，深思熟虑，不断地进行所谓生死存亡的斗争，同别人竞争，没有一天不遇到烦恼，遭受损失——对所有这些，那些有礼貌的人却默不作声。大家难道不是依靠老板吗？你们有谁不是靠他吃饭，靠他养活呢？不，不！你们如果处在我的地位，很快就会感到厌烦。（稍稍镇静下来）那个家伙，那个小子，那个贝克尔，刚才在这儿是怎样表演的呢！现在他肯定会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我心肠多么狠毒啦，说我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解雇织工啦等等。真是这样吗？我的心肠真是这样狠毒吗？

众　人　不，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哼，我也觉得自己不是这样。那些流氓四处乱窜，唱下流歌曲诽谤我们当老板的。他们一边大谈饥饿，一边却一斤一斤地买劣质酒喝。他们应该到别的地方去走走，看看麻

布织工们的生活究竟如何。他们会向你们诉说他们的苦难。而你们，你们这些棉布织工，你们的境况其实并不坏。你们理应悄悄地感谢上帝才对。请问在场的勤劳能干的老织工们，一个省吃俭用的工人，在被雇用时日子到底过得去还是过不去？

众　人　过得去，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你们瞧，正是这样！像贝克尔这样的家伙自然过不去。我劝你们管管这些小子。要是我忍无可忍，我就洗手不干了。那样，我就要停业，到那时候，看你们到哪儿去谋生？看你们到哪里去找工作？在尊贵的贝克尔先生那里是肯定找不到的。

织工妻甲　（凑近德赖西路，卑躬屈膝地替他拂去衣服上的灰尘）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您身上蹭脏了。

德赖西格　生意很糟糕，你们自己也清楚。我非但不赚钱，反而要亏本。尽管如此，我还得照顾我的织工们总有活干，而我这样做是想得到你们的赏识。我有几万匹布存货，至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卖出去。我听说，附近一带有许许多多织工已经完全失业，因此……好啦，普法伊弗尔会把情况告诉你们的。事情就是这样！我说这番话是要你们了解我的一片好意……当然，我不能博施济众，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富有，但是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失业的人有机会多少挣到一点钱。我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这不仅是我的事情。我只好这么想，要是一个人天天能够挣到几片夹着黄油的面包吃，总比他活活饿死要好。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众　人　说得对，说得对，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我准备增雇二百名织工。条件如何，普法伊弗尔会告诉你们。（欲走。）

织工妻甲 （走过来挡住他的去路，慌忙、恳切地哀求）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请您发发善心，可不可以……我已经两次流产了。

德赖西格 （急急地）好，大嫂，你跟普法伊弗尔说吧。我有事，已经晚了。（撇下她。）

雷　曼 （同样拦住他的路，以受委屈和诉苦的口吻）德赖西格先生，真的，我不得不诉苦。普法伊弗尔先生不愿给我……我织的布，一匹总是换十二个半银币的……

德赖西格 （打断他的话）验货员在那里。你到他那儿去，他才是你要找的人。

海贝尔 （拦住德赖西格）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结结巴巴和慌乱地）我再三恳求您帮帮忙，不知行不行……不知道普法伊弗尔先生是否能……

德赖西格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海贝尔 我上次预支的钱，我想，因为我……

德赖西格 嗯，我真不明白你要说什么。

海贝尔 我的处境非常糟，因为……

德赖西格 这是普法伊弗尔管的事情，你去找他！我实在不能……你同普法伊弗尔商量吧。（躲进办公室。哀求的人们束手无策，面面相觑。大家唉声叹气，一个接一个地退回去。）

普法伊弗尔 （继续检查）喂，安娜，你带来的布怎么样？

鲍默特老人 普法伊弗尔先生，我们织的布，一匹给多少钱？

普法伊弗尔 每一匹十个银币。

鲍默特老人 太不像话了！

〔织工们中间出现了骚动，他们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第 二 幕

欧仑山区的卡施巴赫村，威廉·安索格家中的一间斗室。房间窄小，从破烂不堪的地板到熏黑的屋顶，还不到六尺高。里边坐着四个人：两个年轻的姑娘——埃玛和贝尔塔·鲍默特坐在织布机前；鲍默特大妈是个瘫痪的老太婆，坐在床沿儿的一张矮凳上，前面放着一架络纱车；她的痴呆的儿子奥古斯特坐在一张脚凳上，也在络纱。他大约二十岁，身躯和脑袋都很小，手足细长有如蜘蛛。淡淡的、玫瑰色的夕阳余晖，射进左边墙上两扇部分用纸糊着、部分用稻草塞住的小小窗口，照到姑娘们淡黄色的、松散的头发上，照到她们那裸露、瘦削的肩膀和细长、苍白的脖子上，照到粗布衬衣背部的褶痕上。衬衣连同一条极粗硬的亚麻布短裙，就是她们仅有的衣服。暖融融的阳光照到老太婆整个脸上、脖子上和胸脯上。那是一张瘦骨嶙峋、布满皱纹、毫无血色的脸；两眼深陷，被灰尘、烟雾和灯下的劳动弄得红红肿肿和泪汪汪的；脖子细长，患有甲状腺肿，一条条皱褶露了出来；干瘪的胸脯用褪色的破布裹着。阳光还照亮了一部分右边墙，墙边放着火炉、长凳和床架，墙上挂着多幅显然是用水彩颜料画的圣像。火炉的围栏上搭着要烘干的破旧衣服，炉后堆放着陈旧的破烂儿。炉旁长凳上放着几个旧罐子和炊具；马铃薯皮铺在纸上晾干。一束束棉纱和一

只只纱框挂在横梁上。几小筐纱管放在织布机旁。后墙上有一扇没有锁的矮门。门旁有一捆柳条靠墙放着。柳条旁边放着许多破旧的小筐。织布机的嘈杂声，络纱车有节奏的转动声，梭子迅速穿来穿去的啪嗒声，响彻了整个房间。纺纱车发出的低沉而均匀的嗡嗡声也掺杂其中。

鲍默特大妈 （见姑娘们停止织布和俯身察看布匹，便用一种悲叹的、有气无力的声调说）又打结了吧？

埃　玛 （年长的姑娘，二十二岁，正在接一根线头）这棉纱简直太糟糕了！

贝尔塔 （十五岁）是的，他们这次给的纱实在差劲。

埃　玛 爸爸九点钟出门，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回来呢？

鲍默特大妈 是呀，是呀。他到底待在哪儿呢？

贝尔塔 妈，你千万别担心！

鲍默特大妈 怎么能叫人不担心呢？

埃　玛 （继续织布。）

贝尔塔 埃玛，停一停！

埃　玛 什么事？

贝尔塔 我好像听见有人来。

埃　玛 大概是安索格回来了。

弗里茨 （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赤脚，穿着破旧的衣服，哭着进来）妈妈，我肚子饿。

埃　玛 等一下，弗里茨，稍等一下！外公就要回来了。他会带面包和代用咖啡[①] 回来。

弗里茨 可我肚子饿呀，妈妈！

---

① 焙烤过的大麦、黑麦等，都可以作为咖啡代用品。

埃　玛　好孩子，你听我说。外公马上就要回来，带好吃的面包回来，还有代用咖啡。等干完活，妈妈把土豆皮拿去给农夫，农夫就会给妈妈一罐脱脂牛奶，带回来给宝宝吃。

弗里茨　外公到哪儿去啦？

埃　玛　弗里茨，他去向工厂老板交布了。

弗里茨　到工厂老板那儿去啦？

埃　玛　是的，弗兰茨！到彼得斯瓦尔道，到德赖西格家去了。

弗里茨　外公在那里能拿到面包吗？

埃　玛　能，人家给他工钱，他就可以买面包。

弗里茨　老板给他好多钱吗？

埃　玛　（厉声地）孩子，别啰唆！（她和贝尔塔继续织布，但随即又停了下来。）

贝尔塔　奥古斯特，去问问安索格伯伯，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盏灯。

〔奥古斯特与弗里茨下。

鲍默特大妈　（面带一种近乎天真的孩子般的表情，几乎是哀泣地）孩子们，孩子们，爸爸到哪儿去了呢？

贝尔塔　大概是去看豪芬了吧。

鲍默特大妈　（哭泣）只要别进酒店就好！

埃　玛　妈，不会的！我爸爸决不是那种人。

鲍默特大妈　（忧虑重重，无法镇静下来）唉，你们说说，事情会怎样呢？假如……假如什么东西也没带回来呢？家里已经没有一把盐，没有一块面包了。另外，还需要一铲煤……

贝尔塔　妈，这样吧，现在有月光，我们带奥古斯特到树林里去捡点柴。

鲍默特大妈　得啦，当心猎人把你们抓走！

安索格　（老织工，身材魁梧，进房间得弯腰，然后把头和上身伸

进门。他的头发和胡须非常蓬乱)有什么事?

贝尔塔 请您点上灯!

安索格 (压低声音,好像当着病人的面说话似的)天还亮着呢。

鲍默特大妈 莫非让我们坐在黑暗里?

安索格 我不能不节省着点啊。(退回。)

贝尔塔 瞧,真是个吝啬鬼。

埃 玛 没法子,只好等他什么时候乐意了。

海因里希大嫂 (进来。她是个怀着孕的三十岁妇人。疲惫不堪的面容说明她十分焦虑不安)大家晚上好。

鲍默特大妈 怎么,海因里希大嫂,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闻?

海因里希大嫂 (一瘸一拐地走着)一块碎玻璃扎进了我的脚。

贝尔塔 过来,坐下吧。看我能不能把它取出来。

〔海因里希大嫂坐下,贝尔塔跪在她面前,动手从她脚掌里取碎玻璃片。

鲍默特大妈 家里人好吗,海因里希大嫂?

海因里希大嫂 (突然绝望地叫起来)简直没法活啦。(禁不住眼泪簌簌直流,默默地哭了起来。)

鲍默特大妈 海因里希大嫂,咱们这样的人,只有靠仁慈的上帝发慈悲,把咱们从这个世界上接走。

海因里希大嫂。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一边哭,一边高声诉说)我的孩子们饿得要命。(抽噎,哀泣)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人家想要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我只能东奔西跑,直到累倒躺下。我已经累得半死不活,可是景况并没有改变。九张饥饿的嘴巴要吃饭,可是我用什么东西来塞饱他们呢?昨晚,我弄到一块面包,还不够两个最小的孩子吃。个个都对我嚷道:妈妈,给我,妈妈,给我……我究竟该给谁呢?唉,真不好办!我现在还能走,情况就如此糟糕,要是我躺倒了,又

不知怎么样?雨水冲走了我们地里仅有的一点马铃薯,现在简直没有一点东西吃了。

贝尔塔 (取出碎玻璃片,洗伤口)得用一块布把伤口包起来。(对埃玛)找块布来!

鲍默特大妈 我们的家境并不比你们好,海因里希大嫂。

海因里希大嫂 你毕竟有两个姑娘,你丈夫又能干活,而我那口子上星期又病倒了,病得很厉害,把我吓得要死,不知怎么办才好。过去他犯病,一躺就是八天起不了床。

鲍默特大妈 我那个也不中用。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他的胸部和腰部都有毛病。我们同样两手空空,连一分钱也没有。要是他今天不带回几个钱来,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埃 玛 海因里希大嫂,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为了有点东西塞进肚,父亲不得不把阿明[①] 交给别人杀掉。

海因里希大嫂 你们能匀给我一把面粉吗?

鲍默特大妈 唉,海因里希大嫂,一把也没有,家里连一粒盐都没有了。

海因里希大嫂 唉,那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站起来,立着不动,苦思冥想)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办了!简直无法可想。(愤怒和惊恐不安地叫喊)要是能弄到猪食,我也会心满意足!可我总不能空手回家啊!真活不下去了。上帝饶恕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啦。

〔她一瘸一拐地迅速走出去,左脚只能用脚后跟着地。

鲍默特大妈 (在她后面告诫她)海因里希大嫂,海因里希大嫂,可别干蠢事啊!

---

① 小狗的名字。

贝尔塔 她不会寻短见的。你放心吧。

埃　玛 她总是这样诉苦。(又坐上织布机，织了几秒钟。)

奥古斯特 (拿着点燃的蜡烛给父亲照路，鲍默特老人提着一包棉纱蹒跚地随后走进来。)

鲍默特大妈 哎呀，孩子他爸，你在哪儿待了这么久？

鲍默特老人 行了，别责备人啦，先让我喘口气吧。最好看看是谁跟我一起来了。

莫里茨·耶格尔 (弯着腰进门。他是个强壮的预备役军人，中等身材，面色红润，轻骑兵帽子歪歪斜斜地戴在头上，穿着全套的军服和靴子，另外还穿了一件干净的无领衬衣。进门后作立正姿势并且行军礼。以雄壮有力的声调)晚上好，大妈！

鲍默特大妈 喔哟，你回来啦？你还没忘记我们呀？快来坐，过来，坐下吧。

埃　玛 (用裙子擦一擦木椅子，接着把椅子推给莫里茨)晚上好，莫里茨！你又想来看看穷人怎么样啦？

耶格尔 埃玛，连你也说这种话！我真不敢相信，听说你已经有了个小男孩，很快他就可以去当兵啦！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个小家伙的？

贝尔塔 (接过父亲带回来的少量食物，先把肉放到一口平底锅里，然后再把锅放到火炉上。奥古斯特生火)你大概认识织工芬格尔吧？

鲍默特大妈 我们跟他一起在这房子里住过。那时他想娶她，但他的肺病很严重。我再三警告这丫头。可是她肯听吗？如今她男人已经死了，被人忘了。看她怎么把小孩拉扯大！好吧，莫里茨，还是你来讲讲你的情况吧！

鲍默特老人 安静点，孩子他妈，他现在可走运了，说不定他会

笑话我们的。他带回来的衣服穿上就像个爵爷，还有一块银表，口袋里揣着十个塔勒的现金。

耶格尔 （大大咧咧地坐下，脸上露出得意而和蔼的微笑）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在士兵当中，我还算混得不坏。

鲍默特老人 他当过骑兵上尉的勤务兵。你听，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像个上等人。

耶格尔 说我文绉绉嘛，我已经习惯了，没法再改了。

鲍默特大妈 可不是嘛，你过去没什么出息，现在可阔起来了。从前，你的聪明才智用不上，不肯坐下来好好纺纱织布，老是跑出去，什么捉山雀啦，捕斑鸠啦，都是你高兴干的事。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耶格尔 你说得对，大妈。我不但捕斑鸠，还捉燕子呢。

埃 玛 我们老是对你说，燕子有毒。

耶格尔 这对于我无所谓。你们都好吗，鲍默特大妈？

鲍默特大妈 唉，这四年糟糕透啦。我得了风湿症，你看看我的手指吧。谁知道是在河边还是在别处得的这毛病！我动弹不得，没人知道我受了多大的罪啊。

鲍默特老人 现在她身体糟透了，她活不长了。

贝尔塔 我早上帮她穿衣服，晚上帮她脱衣服，像喂小孩一样喂她吃东西。

鲍默特大妈 （继续用哭泣的声调诉苦）我样样都得让人侍候。这比生病还痛苦。我是个累赘，只求上帝让我早早归天。唉，唉，上帝啊，我实在太倒霉啦。我根本不知道……人家心里可能想……打小时候起，我就习惯于干活了。自己的事情我总是自己料理，可现在倒好——（试图站起来，却只是白费力气）不行啦，不中用啦。我有个好丈夫，有好儿女，可是眼巴巴地看着这种情形！……我那两个丫头看起来像什么样

子呢？几乎没有一点血色，脸色白得像纸一样。她们总是守在织机旁干活，可是挣到的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她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一年到头，她们双脚不离踏板，可还是穿不上体面衣裳，没法出门见人，没法到教堂去做弥撒。她们已经是十五岁和二十岁的大姑娘了，样子却简直像个稻草人。

贝尔塔 （在火炉旁边）火炉又冒烟了。

鲍默特老人 喏，瞧这烟。别以为这儿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屋子很快就要塌啦。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倒下来。我们不得不吸煤烟，弄得大家都咳嗽，一个比一个咳得厉害。尽管我们喘不过气来，仿佛连肺都要咳出来，又有谁过问一下呢？

耶格尔 这是安索格的事，他应该把炉子修好。

贝尔塔 他关心的是我们早些搬走。他讨厌我们。

鲍默特大妈 他抱怨我们占了他太多的地方。

鲍默特老人 只要对他发一句牢骚，我们就得马上搬出去。快半年了，他没有收到我们的房租。

鲍默特大妈 他是个孤寡老人，待人总该和蔼些嘛！

鲍默特老人 孩子他妈，他也很穷。尽管他看上去不像个穷光蛋，他的日子也够艰难的。

鲍默特大妈 他毕竟有房子。

鲍默特老人 不，孩子他妈，别这么说。这幢房子，就连破砖碎瓦都不是他的。

耶格尔 （坐下，从一个衣袋里掏出一个配有漂亮缨子的短烟斗，从另一个衣袋里取出一瓶白兰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看到这一带乡亲的生活非常吃惊。就连城市里的狗都比你们生活得好。

鲍默特老人 （激动地）是吗，是这样吗？你也知道这个？一提起这儿的生活，有人就会说：只怪年景不好啊。

安索格 （一只手端着一个盛汤的瓦盆，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刚编完一半的篮子走上）莫里茨，你回来啦？欢迎，欢迎！

耶格尔 谢谢！安索格伯伯。

安索格 （把瓦盆放进炉内的烘烤室）嗬，好小子，你看起来简直像个伯爵嘛！

鲍默特老人 把你的好表拿出来让他看看。他带回一套新衣服，还有十个塔勒的现金呢。

安索格 （摇摇头）哦，真的吗？不会吧，不会吧。

埃 玛 （把马铃薯皮塞进一只小口袋）我要把这些马铃薯皮拿出去，也许能换来一罐脱脂牛奶。（下。）

耶格尔 （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还记得吧，你们过去常常吓唬我，总是说，等你当了兵，他们会给你一点厉害瞧。可是现在怎么样，我不是过得挺好吗？只有半年光景，我就有钱了。最要紧的是，你得卖力气。我替中士擦靴子，替他刷马，取啤酒，敏捷得像只黄鼠狼。我勤勤恳恳，总是把武器擦得亮亮的。进马厩去，我是头一个，集合时是头一个，训练时也是头一个上马；要是打起仗来，那就——前进，开步走！不管枪林弹雨，总是向前冲！我小心谨慎，心里常想，没办法，要当兵就得吃苦嘛。于是我打起精神，日子也还过得去。后来，中士在骑兵中队队前夸奖我，说我是个真正的骠骑兵。（沉默。他点燃烟斗。）

安索格 （摇摇头）这么说，你很走运喽？哦，哦，不会吧！（坐在地板上，柳条放在身边，把篮子夹在两腿之间继续编织。）

鲍默特老人 但愿你能把你的运气带给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喝你带来的酒吗？

耶格尔 当然可以，鲍默特伯伯。喝完这瓶再去打 。（把一枚硬币扔到桌子上。）

安索格 （惊讶得张大嘴笑起来）喔哟！真有这样的事情……炉子里烤着肉，还有白兰地酒——（拿起瓶子喝了一口）祝你健康，莫里茨！好，好极了！（酒瓶在众人间传来传去。）

鲍默特老人 总不能一年到头都见不到肉的影子，起码星期天有块烤肉吃才好！现在只能像四个星期前一样，等另一条狗跑来了，不过，这样的事一辈子难得碰上一次。

安索格 你叫人把阿明杀了吗？

鲍默特老人 不杀它我们就得饿死……

安索格 哦，哦，不会吧！

鲍默特大妈 那条狗会献殷勤，可惹人喜爱了！

耶格尔 你们还是那样爱吃烤狗肉吗？

鲍默特老人 哦，上帝，要是能够吃一顿就好了！

鲍默特大妈 有狗肉吃就算不错了。

鲍默特老人 你现在爱吃这种东西吗？你要是留在这里，莫里茨，你的口味很快就会变过来。

安索格 （用鼻子闻一闻）嗯，不错，味道很香，这可是一道美味呀。

鲍默特老人 （用鼻子闻闻）可以说，香极了！

安索格 告诉我们，外面世道怎么样，莫里茨，你见过世面。我们这些织工的处境能改变吗？

耶格尔 但愿能变一变。

安索格 不瞒你说，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简直是不死不活。我们苦苦煎熬、挣扎，到头来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早先坐在织布机旁干一天活，还能勉强糊口。可后来越来越糟。现在，只能靠编篮子勉强维持生

活。我干到半夜，一直干到上床睡觉的时候，才挣到一个银币零六芬尼。你受过教育，你说说，现在物价飞涨，靠这一点儿钱能活下去吗？三个塔勒的房屋税，一个塔勒的土地税，三个塔勒的房租。我一年只挣十四个塔勒。除去这些开支，还剩下七个塔勒。我得买柴米油盐，买衣服和鞋子，得请人缝缝补补，得维持一个临时住处，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开支——要是我不能按期交纳租金，那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鲍默特老人 得有人到柏林去，把我们的状况告诉国王。

耶格尔 压根儿没用，鲍默特伯伯。报纸在这方面已经报道得够多了。可那些富人总是颠倒黑白，掩盖事情的真相，他们狡猾得像魔鬼一样。

鲍默特老人 （摇摇头）真没想到柏林的人也这样坏！

安索格 你说说，莫里茨，这样下去怎么办？难道就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替穷人撑腰？要是我干活干得手上的皮都脱光还是交不上租金，借钱给我的人难道就可以抢走我的房子？他天天上门逼债，我真不知道事情到头来会怎么样。要是我被人撵出这所房子……（泪流满面）我生在这里，我的父亲在这里当了四十多年的织布工人。他常对我母亲说："孩子他妈，我要是有一天离开人世，你可得把房子保住啊。这幢房子是我辛辛苦苦盖起来的。为了每一颗钉子，我得干一通宵的活，为了买一根房梁，我得啃一年的干面包。"总得替别人想一想呀……

耶格尔 这帮家伙能把人家最后一口饭也抢走。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安索格 到了这个地步，我宁愿被他们抬出去，也不愿自己走出去，反正我也老了。死有什么可怕！我父亲也情愿死，但是他咽气的时候却有点害怕了。可我一上床睡到他身边，他又

安静下来了。记得当时我是个十三岁的孩子。我困得要命，躺在生病的父亲身边睡着了——我那时什么也不懂——等我醒来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冰冷了。

鲍默特大妈 （片刻之后）贝尔塔，把烘炉里的汤端给安索格。

贝尔塔 汤在这儿，您吃吧，安索格伯伯！

安索格 （边吃边流泪）唉，好的，好的！

〔鲍默特老人端起平底锅吃烤狗肉 。

鲍默特大妈 哎，孩子他爸，孩子他爸，难道你不能等一等，让贝尔塔把餐具拿来？

鲍默特老人 （咀嚼）上次吃圣餐还是两年前的事。后来，我把我那件节日穿的黑礼服卖掉，买了一块肉回来。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晚上，我一直没有吃过肉。

耶格尔 我们还有肉吃？都让工厂主们替我们吃光了。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谁要是不信，就到比劳和彼得施瓦尔道去看看。在那儿真叫人大开眼界：工厂老板的宫殿一座挨一座，有玻璃窗，有阁楼，有铁栏杆。那里没有任何艰难世道的感受，倒是有煎的、烤的、炒的，有华丽的马车，有家庭教师，天晓得还有别的什么。他们高兴得不知姓什么！由于富有和高傲，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蠢事。

安索格 早先，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工厂老板让织工分享福利。如今，他们把一切都独自吞掉挥霍了。我以为，原因是那些高贵的老爷既不信神，也不信鬼。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戒律与惩罚。只要可能，他们就偷走我们余下的一点点面包，削减我们的一丁点口粮。我们的不幸是这些人造成的。如果我们的老板都是好人，我们就不会有难熬的日子了。

耶格尔 大家请注意，我要给你们念点你们爱听的东西。（他从

口袋里掏出几张纸来)奥古斯特,快到乡长[1]家去再打一瓶酒来,你怎么老是哈哈大笑呢?

鲍默特大妈 我不清楚这个小伙子是怎么一回事,他总是乐呵呵的。不管怎样,他总是幸灾乐祸地大笑。好吧,快走,快走!

(奥古斯特拿着烧酒瓶下)老头子,现在你尝到什么是美味了,是不是?

鲍默特老人 (咀嚼着,吃喝之后激动起来)莫里茨,你是我们的人。你会读会写,懂得纺织这个行业的情况,你同情穷苦织工大众。你要把我们的事情抓起来。

耶格尔 我愿意照办。我很乐意给这里的残暴的工厂老板一点颜色看。我不爱生气,是个很随和的人,但要是发起火来,就一手抓住德赖西格,一手抓住迪特里希[2],让他们脑袋撞脑袋,撞得眼冒火花。——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团结一致,就可以同工厂主们展开斗争……我们不要国王的支持,也不要政府的支持……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这个要那个,别的不要。风声马上就会紧起来,他们看到我们有胆量,很快就会溜掉。我认识那些终日念经的宗教迷!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的坏东西。

鲍默特大妈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我心地不坏,可是我常说,富人也得吃点苦头。但要是事情真的那样……

耶格尔 我要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对于这种人,那是罪有应得。

贝尔塔 爸爸到哪里去了?(鲍默特老人已悄悄地溜出去了。)

鲍默特大妈 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贝尔塔 会不会是他的胃消化不了那块肉呢?

---

① 此人又是乡村小客栈的老板。

② 朗根比劳地方的工厂主,他头一个安装了机械化织布机。

鲍默特大妈 （非常激动地哭）你们瞧吧，你们瞧吧！他吃了根本不消化，连这一点点好吃的东西也要吐出来！

鲍默特老人 （回来，哭起来）不中用，真不中用啊！我很快就要完蛋了！好不容易才搞到一点好吃的东西，却又不能受用！

（他坐在炉边长凳上哭泣。）

耶格尔 （感情突然冲动起来，很偏激）可是，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些人，有些官僚，有些吃得肥肥胖胖的家伙，他们像天上的上帝那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他们竟然说，织工们的收入本来是够用的，只是他们太懒啦。

安索格 说这些话的根本不是人，是畜生。

耶格尔 别管它，他们要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和贝克尔对德赖西格进行了报复。我们临走前还唱了《血腥的审判》那首歌吧。

安索格 哦，天呀，天呀，是那首歌吗？

耶格尔 是的，是的，我这儿有这首歌。

安索格 我记得，它叫《德赖西格之歌》，是不是？

耶格尔 我先念给你们听听。

鲍默特大妈 这首歌到底是谁编的？

耶格尔 谁都搞不清，好吧，大家听听这首歌吧。（像小学生那样缓慢而吃力地念，读音不准，但明显带着强烈的感情。绝望、痛苦、愤怒、仇恨和渴望复仇之情完全显露出来。）

这儿有法院，
比王家法庭还糟糕，
人头先落地，
判决后公告。

这儿是刑讯室，
人们惨遭折磨，

唉声叹气千万声，
声声都是穷人悲惨的实证。

鲍默特老人 （深受歌词感动，醒悟过来了。多次想打断耶格尔朗诵，好不容易才忍住。他感情冲动，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半笑半哭、结结巴巴地对他的妻子）这儿是刑讯室。孩子他妈，编写歌词的人说的是事实。这你可以证明……怎么说的？“唉声叹气……唉声叹气千万声……”底下是怎么说的？

耶格尔 “声声都是穷人悲惨的实证。”

鲍默特老人 我们天天唉声叹气，日叹夜也叹，这你是知道的。

耶格尔 （安索格已停止编织篮子，内心深受震动，垂头丧气地坐在地板上。鲍默特大妈和贝尔塔不停地擦眼泪。他继续朗诵。）

德赖西格老板是刽子手，
手下奴才当走狗，
你们这些流氓，你们这些恶鬼，
敲诈勒索呈威风。

鲍默特老人 （气得浑身发抖，脚跺地板）对，他们就是恶鬼！

耶格尔 （朗读）

……你们是魔王，
你们侵吞了穷人的财富，
理应得到恶报。

安索格 对，对，他们理应得到恶报。

鲍默特老人 （磨拳擦掌，情绪激愤）“你们侵吞了穷人的财富——”

耶格尔 （朗读）

恳求哀告全无用，
诉苦悲叹也徒劳。

“要是你们不满意，
就去挨饿吧。”

鲍默特老人 怎么说的？“诉苦悲叹也徒劳”，字字……字字……都是天经地义，千真万确，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在这儿“恳求哀告全无用”！

安索格 对，对！那全是无用的。

耶格尔 （朗读）

想想我们穷人的
痛苦与艰难，
家里常常没有一口面包。
这难道不值得怜悯？
怜悯，那是多么美好的感情，
有谁不知你们的鬼主意：
想方设法剥掉穷人的衣和皮。

鲍默特老人 （跳起来，不由自主地大发雷霆）要剥掉我们的衣和皮。全都千真万确，他们包藏着祸心，就是要剥掉我们的衣和皮。我，罗伯特·鲍默特，卡施巴赫的织工师傅，站在这儿。谁站出来说说……我一辈子都是个老实正派的人，可是瞧瞧我！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把我弄成了怎样一个人？看看我，他们怎么长年累月折磨人！（他伸出胳膊来）这儿，你们摸摸，皮包骨！你们这些流氓，你们这些恶魔！（他极端愤怒，哭着倒在一把椅子上。）

安索格 （把篮子扔到墙角，站起来，气愤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是得变一变了，我说，现在就变。我们忍无可忍！无论如何，我们忍无可忍了！

第 三 幕

彼得斯瓦尔道村一家中型酒店的正厅，是一个大房间，天花板由一根木柱支撑着，木柱靠着一张桌子。柱子右边的后墙上有一道门；由这道门可以看见一间宽敞的房间，里边放着酒桶和酿酒器具。门右边的墙角处是卖酒的柜台——一个一人高的木柜台，内有放卖酒器具的格子。柜台后面是一个壁橱，内有一排排的烧酒瓶；柜台与放酒的壁橱之间有一小块地方是留给酒店老板的。卖酒的柜台前有一张铺着五光十色桌布的桌子。桌上有一盏漂亮的吊灯，四周围摆了好几把藤椅。离这儿不远的右边墙壁也有一扇门进入雅座，门上的匾额写着："小酒店"。右前方的一个老式的落地座钟正嘀嗒嘀嗒地响着。正门的左方，在后墙旁边有一张放着酒瓶和酒杯的桌子，再过去，墙角处有个大的瓷砖壁炉。右边的侧墙上开了三个小窗子。窗子下面是一条长椅，各小窗前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狭小的一面对着墙壁。较长的一面放有靠背长椅，那靠墙的狭小一面各放着一把木椅。这个大房间的墙壁全粉刷成蓝色，上面挂着广告、图画和彩色图片，下面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① 的肖像。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795～1861)，普鲁士国王。

酒店老板朔尔茨·韦尔策尔是个心地善良的汉子，年纪五十开外，在柜台后面把啤酒从一个酒桶灌进酒杯里。老板娘在壁炉旁边熨衣服。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服装清洁，还未满三十五岁。安娜·韦尔策尔是个十七岁的俊美女子，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衣着整洁，坐在铺了桌布的桌子后面绣花。她停下刺绣一会儿，抬头看看，又仔细听听，因为这时传来了学生们唱挽歌的歌声。木匠师傅维甘德，穿着工作服，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一杯巴伐利亚啤酒。可以看得出，他这个人懂得：人世间成功之道就是机智、速度和无所顾忌的行动。一个旅行推销员坐在那张靠着支柱的桌子旁边，正忙于啃德国牛排。此人中等身材，脑满肠肥，喜欢说笑，活泼而脸皮厚。他穿着入时。他的旅行物品——提包、样品箱、雨伞、外套和毛毯，放在他身旁的几把椅子上。

韦尔策尔 （给推销员送去一杯啤酒，在旁边对维甘德说）彼得斯瓦尔道今天真是乱糟糟的。

维甘德 （用尖锐的大嗓门）那是因为今天是向德赖西格家交货的日子。

老板娘 那里通常可没有这样吵闹。

维甘德 也许是因为老板又要雇两百名新织工吧。

老板娘 （仍熨着衣服）对，对，大概是这样。他要是想招两百人，准会有六百人来。这种人有的是。

维甘德 说得对，说得对，这种人是够多的。尽管他们日子过得不好，却永远死不绝。他们生育的孩子多于我们的需要。（片刻间，圣歌更加清晰可闻）今天还要举行葬礼。织工法比希死了。

韦尔策尔 他早就不中用了。一段时间以来，他到处乱跑，活像个魔鬼。

维甘德 韦尔策尔，说真的，那样小的棺材，简直小得出奇，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造过。那具死尸还不到九十磅重！

推销员 （啃着东西）我真不明白……不管你翻开哪一张报纸，都能读到有关织工苦难的最可怕的报道。你得到的印象是：仿佛这儿四分之三的人都已经饿死了。可是，你看看那葬礼吧。我刚才在村子里边，遇到铜管乐队、教师、学生、牧师，后面有一队人马跟着，够了，就好像是给中国皇帝送葬似的。当然，要是这些人腰包里还有钱……！（他举杯喝啤酒，放下杯子后，忽然轻浮地开玩笑）对吗，小姐，我说得对吗？

安 娜 （尴尬地微笑，又继续绣花。）

推销员 肯定，这是给爸爸做的一双拖鞋。

韦尔策尔 喔哟！我才不愿意把这样的东西穿在脚上呢。

推销员 您听我说！如果这双拖鞋是替我做的，我情愿交出我的一半财产来。

老板娘 这种事情，你什么也不懂。

维甘德 （轻轻咳了几声后，移动一下椅子，准备说话）这位先生看到那葬礼便大惊小怪，年轻的太太，您说说，这不就是小小的葬礼吗？

推销员 是呀，我也在想……这样花费的钱多得惊人。他们从哪儿弄来这笔钱呢？

维甘德 我的先生，请别见怪，这些穷苦的民众实在太傻。请允许我这么说，对死者应有的崇敬和应尽的义务，使他们有一种过分的想法。要是遇到父母去世，他们就大搞特搞迷信活动。那时儿女和近亲就会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凑起来，家里搞不到钱，就去向附近的财主借。他们因此背了一身债；他们

欠着牧师的债，欠着教堂司事的债，欠着所有参与办丧事的人的钱。还有吃喝之类需要花费的钱。孝敬父母，这无可非议，可是死者家属为此一辈子因债务拖累而烦恼，那就不值得赞赏了。

推销员 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牧师会说服他们别那样做嘛。

维甘德 对不起，我的先生，我赞成每个小乡村都有自己的教堂，都供养自己的牧师。这么盛大的葬礼，牧师当然有利可图。参加葬礼的人越多，礼金也就越多。谁要是了解这儿工人的情况，他准会说，牧师先生们决不会容忍无声无息的葬礼。

霍尼希 （上，他是一个罗圈腿小老头，是收购破布者，一条带子缠绕着肩膀和胸部）您好！来一杯烧酒。年轻的太太，您有什么破布吗？安娜小姐，车上有漂亮的辫绳、衬衫带、袜带，还有别致的别针、发夹、搭扣。几块破布，什么都可以换到。（变换声调）这些破布就可以换到一张漂亮的白纸，您的情人就可以在上面写信给您。

安 娜 谢谢您，不过我不喜欢情人。

老板娘 （把熨斗的铁心插入熨斗）不，她不是那种姑娘。她对结婚不感兴趣。

推销员 （跳起来，仿佛又惊又喜，走到已铺上桌布的桌子跟前，把手伸给安娜）这是明智的，小姐，您对此事的态度跟我一样。好吧，您把手伸给我作为保证吧！咱们俩保持独身。

安 娜 （满脸涨得通红，把手伸给他）您已经结婚了吧？

推销员 不，绝对没有的事！我只是装成已婚的样子。您这样想，是因为我戴戒指吧？啊，我把它戴在手指上，只是为了防止不正派女人来纠缠我这个有吸引力的人。但是我不怕您。（他把戒指塞进衣袋里）说真的，小姐，您从来就一点也不想

结婚吗？

安　娜　(摇摇头)唉，想结婚又怎么样！

老板娘　她会保持独身的，除非出现奇遇。

推销员　为什么不会出现呢？西里西亚的一个富翁，娶了他母亲的侍女。那个有钱的工厂老板德赖西格，讨了本地村长的女儿做老婆。小姐，她还没有您一半漂亮呢，可是她现在出门有华丽的马车，有穿号衣的仆人跟随。为什么不会呢？(他踱来踱去，伸展四肢)请给我来一杯咖啡。

〔安索格和鲍默特老人上，各人带一个包，默默无言和恭顺地坐到舞台左面最前头的桌子旁边，坐到霍尼希旁边。

韦尔策尔　欢迎！安索格伯伯，你又露面啦！

霍尼希　你不是从你那熏得黑黑的老窝里爬出来的吗？

安索格　(笨手笨脚地，显然难为情)我又去领了纱。

鲍默特老人　他愿意做一匹布十个银币的活。

安索格　我本来不想干，可是现在编篮子的活已经搞完了。

维甘德　那总比没事做好些。老板那样做，无非是为了你们有活干。我与德赖西格彼此很熟悉。八天前我在他那里拆双层窗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件事。只是出于怜悯，他才那样做。

安索格　哦，哦，也许吧。

韦尔策尔　(在织工们面前各放一杯烧酒)诸位都有酒了。喂，安索格，你说说，你多久没有刮胡子了？那边的那位先生想了解一下。

推销员　(向这边叫喊)嘿，老板，我可没有这样说呀。不过，这位织工师傅令人崇敬的外表的确引起了我的注意。身材如此魁梧，实在不多见啊！

安索格　(尴尬地搔搔头)哦，哦，也许吧！

推销员　这种人具有粗犷的力量，今天很少见了。我们虽然深受

文化熏陶……却仍然喜欢古朴粗犷。你瞧，多么浓密的眉毛！多么蓬乱的胡子！……

霍尼希 高贵的先生，让我告诉您吧，这些人无钱光顾理发店，更买不起一把剃刀。脸上长什么，随它长好了。他们顾不上修饰自己的外表了。

推销员 我的朋友，您可不要以为我……（悄悄地对老板）我可以请那个毛蓬蓬的毛人喝杯啤酒吗？

韦尔策尔 你可不要这样做。他不会接受的。他有他的怪脾气。

推销员 好吧，那我就不请了。小姐，您允许吗？（他在铺了桌布的桌子旁边坐下）不瞒您说，我进来之后，您的一头秀发使我非常眼馋，多么富有光泽，多么柔软，又多么浓密啊！（他仿佛心醉神迷地吻吻自己的手指尖）而这种颜色……仿佛成熟的麦子。您有这一头秀发，如果您到柏林去，准会全城轰动。我以我的名誉担保[①]，您有这一头秀发，可以进入王宫……（身体向后靠，观看她的头发）漂亮呀，确实漂亮！

维甘德 因为有一头秀发，她得了个美名。

推销员 她的美名到底叫什么？

安 娜 （暗自发笑）哦，您可不要听他瞎扯！

霍尼希 叫做栗色马，是不是？

韦尔策尔 别闹了！你们别把我这姑娘的思想搞糊涂了！她满脑袋傻念头，想入非非。今天想许配个伯爵，明天又想嫁个亲王。

老板娘 孩子他爹，你不要难为咱们的姑娘了！一个人想要发迹并非罪过。都像你这样想有什么好呢？那就不会有人发家致富了，那就彼此彼此，大家都一样了。要是德赖西格的祖

---

① 本书中凡下面加点的词句，原文均为拉丁文或法文。下同，不再一一加注。

父也像您这样想，他们今天大概依然是穷织工。可是人家现在却腰缠万贯，有大把大把的钱。托罗姆特拉老汉已不再是个穷织工，现在他有十二处地产，变成了高高在上的贵族了。

维甘德 韦尔策尔，凡事要怎么合适就怎么办。这一回你的老婆做得对，我可以保证。要是我像你那样想，我哪里会像今天这样，手下有七个伙计呢？

霍尼希 你懂得生财之道，大家都承认。织工还能四处乱跑的时候，你就为他们准备好了棺材。

维甘德 谁要想熟悉业务，适应业务的需求，就得注意行情。

霍尼希 不错，不错，你当然是注意行情的。在死神向一个织工招手的时候，你比医生知道得还清楚。

维甘德 （强作微笑，突然怒冲冲地）而织工中哪些是窝主，每个星期留下多少棉纱，你也比警察知道得更清楚。你要的是破布，可是如果破布中有棉纱，你决不会说不要的。

霍尼希 你是靠死人发财的。躺在刨花里的人越多，你越发财。看见孩子的坟墓林立，你就拍拍肚皮说："倒地死亡的娃娃多得像树上掉下的金龟子，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我又可以每星期多喝一斤酒了。"

维甘德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我总还不是个窝主吧。

霍尼希 你干的最丑恶的勾当，就是给富有的布场老板开花账，或是趁月亮碰巧暗淡无光的时候，从德赖西格的建筑工地上拿走几块木板。

维甘德 （背向着他）哦，你要跟谁说，随你便，但别跟我说。（突然又破口大骂）说谎精霍尼希！

霍尼希 棺材匠维甘德！

维甘德 （对在场的人）他可以对牲畜施以魔术。

霍尼希 我跟你说，你要提防，不然我要念咒语啦。（维甘德脸色变白。）

老板娘 （刚才出去了，现在给推销员端来咖啡）我替您把咖啡送到雅座去好吗？

推销员 不必，不必！（向安娜含情脉脉地瞟了一眼）我甘愿在这儿坐到死。

森林管理员和农民 （一起上场，后者手中拿着鞭子。两人同时开口说）早上好！

农 民 请拿两杯姜汁酒来。

韦尔策尔 欢迎您光顾！（他给他们斟酒。他们俩端起酒杯，互相碰碰杯子，饮完后把杯子放到柜台上。）

推销员 森林管理员先生，今天跑了很长一段路吧？

森林管理员 还行。我从施泰因赛弗思村来。

〔老织工甲乙上，坐到安索格、鲍默特和霍尼希身边。

推销员 对不起，请问您是在霍赫海姆伯爵家当森林管理员吗？

森林管理员 不，是在凯尔施伯爵家。

推销员 当然，当然，我想要说的正是在他家。这儿有许多伯爵、男爵和其他爵爷，实在弄不清。要有超人的记忆力才能记住他们。请问您为什么要随身带着斧子呢，森林管理员先生？

森林管理员 斧头是我从盗伐树木者手里缴获的。

鲍默特老人 瞧，我们的地主老爷对待几根木柴多么严肃认真啊！

推销员 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要是每个人都拿，当然不行……

鲍默特老人 如果您允许我说的话，哪里都有小贼和大贼；这儿有人大宗买卖盗来的木材，从中大发横财。可是一个穷织工……

老织工甲 （打断鲍默特的话）不许我们拿一根树枝，可地主老

爷却肆无忌惮地拿走我们的东西，甚至连我们身上的皮也剥去了，因为我们要缴纳保护费、纺纱费，还有种种用实物缴纳的租税，因为我们还得白白地替爵爷们跑差事，服劳役，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安索格 正是这样，布厂老板剩给我们的，又被贵族老爷从我们腰包里统统拿走了。

老织工乙 （已在旁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我对仁慈的老爷本人说过了。我说，请您原谅，伯爵老爷，今年我不能在您的庄园服那么多天的劳役了。为什么呢？请您原谅，洪水使我的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我那一点田地被它冲毁了。现在，如果我要活命，就得日日夜夜地干活。唉，多大的暴风雨呀！我站在那里，绞着双手，眼巴巴地看着肥土从山上冲下来，冲入房子里。还冲走了宝贵的种子呢！……我毫无办法，只有呼天喊地，大哭八天，哭得连街道也辨不清了……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重重的八十车土又推上山去。

农 民 （粗暴地）你们在这儿诉苦哭穷，叫得那么可怕。其实，老天爷的安排，我们大家都得忍受。你们现在的日子不太好，这不怪你们自己，又能怪谁呢？过去生意兴隆的时候，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们把挣得的钱乱花了，喝掉了。要是你们有点积蓄，准备好了应急需要的钱，就用不着盗窃棉纱和木柴了。

青年织工甲 （跟几个同伴站在过道里，向门内高声嚷道）农夫毕竟是农夫，尽管人家睡到九点钟才起床。

老织工甲 现在事情就是这样：农夫和爵爷，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一个织工想要房子，农夫就说："我租给你一间小房子住，你得付给我一笔房租，还得帮我割草收麦子，若不合意，你到别处去吧。"这个织工又到别家去试，得到的答复同第

一家一样。

鲍默特老人 （愤然）织工好比是一根骨头，所有的狗都围过来啃。

农　民 （非常恼火）哎，你们这些快要饿死的可怜虫，你们有什么用呢？你们会驾犁吗？你们能开出同样大小的犁沟吗？你们能把一捆捆的麦子甩上车去吗？你们什么也不会干，只会游手好闲，陪女人睡觉。你们都是些废物！

〔这时他已付了钱，正走出去。森林管理员乐呵呵地尾随着他。韦尔策尔、木匠和老板娘高声大笑，推销员也在笑。笑声止住后，周围鸦雀无声。

霍尼希 这样一个农夫，简直像一头蠢驴……还当我不知道这一带的穷苦情况呢。在这儿上面的几个村庄，看到的是怎样一片景象呀！四五个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唯一的一张草垫子上！

推销员 （以温和的训斥口吻）老兄，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关于山区的穷困情况，各人有各人的意见，要是您能念书看报的话……

霍尼希 哦，凡是报上登的东西，我全都读，跟您一样。我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人，我当然了解情况。一个人背着背包跑了四十年，对社会毕竟有所了解。富勒尔那里的情况到底怎样？孩子们跟农夫的鹅一块在粪堆里转来转去拣东西。那儿的人在家里的地板上赤条条地死去。他们饥不择食，连织布用的臭胶水也吞吃。饥饿夺去了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推销员 您既然识字，那您就必定知道，政府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且……

霍尼希 这一套我清楚。政府派来了一位官员，他事先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情况，比他亲眼看到的还清楚。这位先生来到村子

里，只在小溪流出去的地方，在一幢幢头等漂亮的房子那儿，稍稍转了转。他不想弄脏他那双漂亮的油光光的皮鞋。他想，大概各地都跟这里一样漂亮，于是他又坐上马车回家去了。然后他给柏林打报告，说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灾难。要是这位先生稍有点耐心，爬到上边那些村子去，跑到小溪的发源地去，越过小溪走到狭小的一边，即走到山坡上那些破破烂烂、又旧又黑、摇摇欲坠、不值得花费一根火柴烧毁的小屋和小茅棚那儿，那么，他向柏林报告的内容就不同了。政府派出的官员们不愿相信这儿有灾难，他们应该来找我，我会指给他们看，我会让他们睁开眼睛看看一些贫民窟。

〔外面传来《织工之歌》的歌声。

韦尔策尔　他们又唱起那首魔鬼之歌了。

维甘德　他们把整个村子都搞得乌烟瘴气的。

老板娘　好像要发生什么事似的。

〔耶格尔和贝克尔臂挽着臂，由一群年轻的织工领头，吵吵闹闹地来到，继而进入酒吧间。

耶格尔　骑兵连立定！坐下！（新来的分别坐到已有织工就座的各张桌子旁边，并且跟他们攀谈起来。）

霍尼希　（向贝克尔招呼）你说说，大群人马集结到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贝克尔　（意味深长地）也许要有事情发生。是这样吧，莫里茨？

霍尼希　有事发生？你们可别胡闹啊！

贝克尔　已经流血了，你想看看吗？

〔他撩起袖子，给他看赤裸的上臂那出血的防疫注射部位。坐在其他桌子旁边的许多年轻织工也做同样的动作。

贝克尔　我在施密特医生家里种了牛痘。

霍尼希　现在事情清楚了。有你们这一帮人在村里四处游行，难

怪处处都是闹哄哄的……

耶格尔 （装腔作势，炫耀地高声说）马上送两斤烧酒来，韦尔策尔！我付钱。你大概以为我没有这笔钱吧？那你可就错了！要是我们高兴的话，我们可以像一个旅行推销员一样，在这儿饮酒喝咖啡，直到明天早上。（年轻的织工们哄然大笑。）

推销员 （露出滑稽惊异的神态）您指的是鄙人吗？

〔酒店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女儿，还有木匠维甘德和推销员都咧嘴笑起来。

耶格尔 谁问就是指谁。

推销员 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年轻人？您的事业看来很顺利吧。

耶格尔 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是个服装推销员。我跟工厂主对半分红利。织工越挨饿，我吃得越肥胖。织工越贫困，我越富有。

贝克尔 你干得漂亮，莫里茨，敬你一杯！

韦尔策尔 （送来了威士忌酒。他在返回柜台时停住了脚步，又慢慢地转过身来，非常冷漠地对着织工们，沉静而又坚决地说）你们别打扰这位先生吧，他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

青年织工们 我们也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老板娘同推销员交谈了几句。现在她端起那杯没有喝完的咖啡，送到旁边的雅座去。推销员在织工们的哄堂大笑中尾随她前往。

青年织工们 （唱歌）

德赖西格老板是刽子手，
手下奴才当走狗……

韦尔策尔 嘘，嘘！这首歌，你们爱到哪里唱就到哪里唱，可是别在我的屋里唱。

老织工甲 他说得完全对，你们别唱啦。

贝克尔 （喊）但是我们一定要再次游行，经过德赖西格公馆门前，让他再听听我们的歌。

维甘德 你们别太放肆啦，免得闹出误会！（哄堂大笑声和表示不满的“哎、哎”声。）

维蒂希 （他是头发灰白的铁匠，没有戴帽子，穿着皮围裙和木鞋，周身污黑，像是刚从工场里来。他走进来，站在柜台前，等着喝一杯烈酒）你放心地让他们去吵闹吧。这些狗会汪汪叫，却不咬人。

老织工们[①] 维蒂希，维蒂希！

维蒂希 在这里。到底有什么事？

老织工们 维蒂希在那里——维蒂希，维蒂希！到这里来，维蒂希，到我们这里来坐吧！到我们这边来，维蒂希！

维蒂希 我看到了，我会坐到你们这些小子身边来的。

耶格尔 来，跟我们一块儿喝酒。

维蒂希 留着你的烧酒吧。我喝我自己付钱。（他端着他的酒杯坐到鲍默特和安索格身边，后者敲敲自己的肚皮）织工们吃的是什么样的菜呢？酸菜和虱子肉！

鲍默特老人 （心醉神迷地）要是他们不满现状，那怎么办呢？

维蒂希 （假装惊愕的样子，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织工）海内尔，你是说你自己吧？（纵情大笑）哦，哦，真是笑死人。老鲍默特居然想造反！裁缝也要跟着造反，往后，连咩咩叫的小羊、大老鼠和小老鼠也都要起来造反啦。我的天哪，我们可有戏看了！（他捧腹大笑。）

鲍默特老人 你可别这么说，维蒂希。我依然是我，跟从前一样。

---

① 接照上下文，这里似乎应是“青年织工们”。可能原文印刷有误。下同。

事情若能和平解决，那就更好。

维蒂希 事情会棘手，不会顺顺当当的。哪里有过和和平平解决问题的事呢？在法国，难道事情是和和平平地进行的吗？难道罗伯斯庇尔温柔地抚摩过富翁的手吗？决没有。事实是：所有的富人都被横扫清除了！统统都被送上吉约蒂纳断头台[①] 了！烧鹅决不会飞到你们的嘴里来[②]。

鲍默特老人 要是我能将就着过日子……

老织工甲 我们处于水深水热之中，维蒂希。

老织工乙 我们不想再回家去了。不管是劳碌奔波还是躺下睡觉，都同样挨饿。

老织工甲 呆在家里，就会完全丧失理智。

安索格 不管事情怎么样，现在我都无所谓了。

老织工们 （越来越激动）“我们处处不得安宁。”——“哪有心思去干活。”——“在我们的施特恩库恩策村上面，有个织工整天在一条河沟旁洗澡，一丝不挂，就像上帝造的裸体人一样。他被逼疯了。”

老织工丙 （站起来，酒意大发，开始说胡话，并威吓地扬起手指来）末日审判来到啦！你们不要跟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末日审判来到啦！万军之主……（一些织工笑起来。他被按倒坐下。）

韦尔策尔 他只要喝上一杯酒，马上就会撒酒疯。

老织工丙 （又跳起来）可是他们不信上帝，既不信地狱也不信天堂。他们嘲笑宗教……

老织工甲 那就这样算啦，够了！

---

① 一种处决机器，由吉约蒂纳发明。

② 德国谚语：烤鸽子决不会飞进人们的嘴里来。

贝克尔 你让他说他的吧，有些人可能把他的话铭记在心上呢。

众 人 （乱哄哄地）让他说吧！让他说吧！

老织工丙 （提高嗓门）上帝为苦难的人们伸张正义，说："地狱的门大开着，鬼门关的关口也大开着，要把一切欺压穷人、冤枉穷人的人吞下去。"（人声嘈杂。这位老织工突然像小学生似的朗诵起来。）

仔细想一想，
事情多奇怪：
他们竟然轻视麻布织工的劳动！

贝克尔 可我们是棉布织工。（哄堂大笑。）

霍尼希 麻布织工生活远比你们困难。他们像魔鬼似的在山间悄悄地行走。你们这儿的人总还有勇气发发牢骚呀。

维蒂希 你大概以为这儿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吧？织工们身上还存在的一点点坚毅果敢的精神，全都被老板扼杀了。

贝克尔 他确实说过："织工将来干活仍可以得到一片夹干酪的面包。"（人声嘈杂。）

织工们 谁说的？

贝克尔 德赖西格说的。

一青年织工 这个狗东西，该把他吊死。

耶格尔 维蒂希，你听我说，你老是大谈特谈法国革命，总是大吹大擂，现在，时机也许到了：每个人都可以表现一番，看他是个牛皮大王呢，还是个正直的人。

维蒂希 （勃然大怒）小伙子，你敢再说一句！你听见过枪弹嗖嗖的响声吗？你在敌人的国土上放过哨吗？

耶格尔 你不必生气。咱们是同志。我并没有恶意。

维蒂希 我可不在乎你的同志关系，你这个冒失鬼，傲慢自大的小子！

〔警察库切上。

数人的声音 嘘——嘘！警察！

〔嘘嘘声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完全安静下来。

库　切 （在全场鸦雀无声时，他在那根立在房间中央的支柱旁边坐下）请送一杯威士忌酒来。（全场又是一片沉静。）

维蒂希 你大概是来这里查看我们规矩不规矩吧，库切？

库　切 （没有注意听维蒂希的话）您好，维甘德师傅。

维甘德 （依然在柜台前的墙角里）多谢，库切。

库　切 生意好吗？

维甘德 谢谢您的关心。

贝克尔 警察局长派他来，因为担心我们把挣得的许多工钱拿来大吃大喝，把肚皮撑破了。

〔哄堂大笑。

耶格尔 我们大家刚刚吃了一顿烤猪肉，还吃了团子、酸泡菜，现在我们正喝香槟酒，韦尔策尔，是这样吧？（哄然大笑。）

韦尔策尔 今天太阳照到阴暗的角落啦。

库　切 即使你们喝了香槟酒，吃了烤肉，你们也根本不会满足的。我没有香槟酒喝，日子也还过得去。

贝克尔 （暗指库切的鼻子）他用烧酒和杜松子酒浇他那木炭一般红通通的黄瓜。难怪它又肥又大。（哄然大笑。）

维蒂希 像他这样一个警察的生活是挺艰苦的。一会儿得把一个饿得要死的叫化子关起来；一会儿又得哄骗漂亮的织工姑娘；一会儿又喝得酩酊大醉，痛打老婆一顿，打得她逃到邻居家求救；还得骑在马上四处溜达，躺在床上睡到九点钟——那可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库　切 你尽管胡扯吧！到时定会把一根绳子套到你的脖子上。人家早就知道你是个怎样的家伙啦。你那张能说会道、富有

煽动性的嘴巴大家早就熟悉了，连上头都知道啦。我知道，有个人长期光顾小酒店，喝得老婆孩子进了贫民收容所，自己也蹲了监狱，可他还是要煽动来煽动去，直到落得个可怕的下场。

维蒂希 （苦笑）谁也不知道将来如何。也许你说得对。（勃然大怒）要是事情到了那个地步，我也知道我应该感谢谁，谁在工厂老板们和地主老爷们面前说我的坏话，造遥中伤我，弄得我再也没有活干，并且还挑拨农民和磨坊主们反对我，弄得整个星期都没有一匹马来装蹄铁，没有一辆车来装修车轮。我知道，那是谁干的勾当。我有一次把这个无耻之徒从马上拖了下来，因为他用牛鞭狠揍一个偷吃了几个生梨的傻孩子。你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告诉你，要是你把我弄到监狱里去，那你就赶快写好遗嘱吧。倘若我听到什么风声，我就拿起随手可拿的东西，不管是一块马蹄铁还是一把铁锤，不管是一根轮辐还是一个水桶，我就要找你算账。我要把你从床上，从你老婆身边拖起来，揪出去，砸烂你的狗头，要是我不这样做，我就不姓维蒂希！（他跳起来，要向库切猛扑过去。）

织工们 （拦阻）维蒂希，维蒂希，冷静一点。

库　切 （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他的面色煞白。他一边说，一边往外溜。越靠近正门，他的胆子越大。他在门槛上说了最后几句话）你为什么要骂我？我并没有给你制造麻烦。我想同这里的织工们谈谈话，并没有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你与我毫不相干。可是我有话要向织工们转达：警察局长大人禁止唱那首歌——《德赖西格之歌》，或者叫做别的什么歌。要是不马上停止在大街小巷里继续唱，他就要安排你们坐牢，让你们有更多的时间休养休养。那时你们可以一边喝水啃面包，一

边唱，高兴唱多久就唱多久。（下。）

维蒂希 （在他背后怒吼）他根本无权禁止我们唱，哪怕我们吼得窗户震颤，连莱兴巴赫的人也听得见，哪怕我们唱得所有工厂老板的公馆都倒塌，所有长官头上的安全帽乱舞。这与别人无关，他们管不着。

贝克尔 （这当儿已站立起来，做唱歌的手势，开始同大家一起唱。）

这儿有法院，
比王家法庭还糟糕，
人头先落地，
判决后公告。

〔老板试图叫大家安静下来，但无人理睬。维甘德捂住耳朵跑开。在唱下面一节歌时，维蒂希和贝克尔做手势要大家离开，织工们于是都站起来，尾随着维蒂希和贝克尔出来。

这儿是刑讯室，
人们惨遭折磨，
唉声叹气千万声，
声声都是穷人悲惨的实证。

〔绝大部分织工在街上唱下一节歌，只有几个年轻小伙子仍在房里付钱。在唱最后一节歌的时候，房内只剩下韦尔策尔以及他的老婆、女儿，还有霍尼希和鲍默特老人。

你们这些流氓，你们这些恶鬼，
你们是魔王，
你们侵吞了穷人的财富，
理应得到恶报。

韦尔策尔 （冷静地收拾酒杯）这些人今天都动起肝火来了。

〔鲍默特老人要走。

霍尼希 鲍默特，你说说，他们要干什么呢？

鲍默特老人 他们要到德赖西格家去，要求他增加工钱。

韦尔策尔 你也参加这种疯狂行动吗？

鲍默特老人 你也清楚，韦尔策尔，事情不取决于我。有时候，青年人可能参加，而老年人却必须参加。

霍尼希 （站起来）要是此事前景不坏，那才怪呢！

韦尔策尔 这样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头子，大概完全丧失了理智吧？

霍尼希 各人有各人的渴望。

第 四 幕

彼得斯瓦尔道。棉布厂老板德赖西格的卧房。房内陈设豪华，颇有本世纪上半叶那种冷冰冰的风味。天花板、火炉和房门皆为白色，糊墙纸印有直纹的小花图案，色调灰暗清冷。配有红色套子的软垫椅子是用桃花心木制作的，装饰华丽，雕刻精致。橱柜和其他几把椅子也用同样木料制成。家具是这样摆放的：右边，在两扇挂着丝绒窗帘的窗子之间，放着写字台——一张前面有折板的橱柜。桌子正对面是一把沙发椅子，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有个保险柜，沙发前边有一张桌子、几把沙发椅和椅子，靠后墙有一个存放猎枪的柜子。后墙和其他三面墙上挂着镶嵌在金色框架里的拙劣画像。沙发上方挂一面镜子，镜子镶嵌在镀金的洛可可式的镜框里。左边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通走廊，后墙有一扇敞开的双扇门进入一间陈设同样豪华得令人不大舒适的客厅。两位女士——德赖西格太太和基特尔豪斯太太，正在客厅里观看画像。牧师基特尔豪斯正同大学毕业生、家庭教师魏因霍尔德交谈。

基特尔豪斯 （他是个和蔼可亲、个子矮小的人。他吸着烟，跟同

样吸着烟的大学毕业生一边愉快地交谈，一边步入前厅。在这里，他环视四周，发现没有人，便惊奇地摇摇头）魏因霍尔德先生，您年纪轻轻，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老年人也持有我不想说是相同的、但确实是近似的看法。无论如何是近似的看法。魏因霍尔德先生，青年是可爱的，青年有美好的理想。遗憾的是这些理想很短暂，犹如四月的阳光一样。等您到了我这把年纪再看看！一个人在布道台上向人们传道，一旦传了三十年，每年五十二次，节假日还不算，他就冷静下来了。魏因霍尔德先生，等您到了这个地步，您就想想我吧。

魏因霍尔德 （十九岁，脸色苍白，瘦高个子，蓄着一头柔滑细长的金发。他神不守舍，烦躁不安）牧师先生，我十分敬重您……我不明白……人们的禀性，当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魏因霍尔德先生，尽管您仍然是个很好动的人，（用责备的口吻）您正是这样的人，尽管您仍然如此激烈和顽固地同现存制度作斗争，可现在一切都平息下来了。不错，不错，我承认，我们确实有些教友，年纪虽已相当老，却仍玩弄年轻人的恶作剧。这个大讲酗酒的危害，建立节制饮酒协会；那个撰写读起来显然非常感人的呼吁书。可是有什么用呢？织工中间存在的贫困并没有减小。社会的安宁反而遭到破坏。不行，不行，这个时候我真的想说：喂，伙伴，只做鞋匠，别离开你的楦子[①]！管灵魂的人[②]，你可别去管起肚皮来！你只管宣讲《圣经》上的道理，其他一切事情，你留给那个为鸟儿准备了鸟窝和食料，不让田野上的百合花衰

① 德国谚语，意思是：干你的本行，别去干你不懂的事。
② 指牧师。

败的上帝去管吧。现在，我确实很想知道，我们和蔼可亲的老板忽然到哪里去了。

德赖西格太太 （与牧师太太一起走到前边。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三十岁，身强力壮。她的言谈举止跟她那高贵文雅的盛装打扮显然有点不协调）您说得完全对，牧师先生。威廉一向就是这样。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马上就溜掉，丢下我不管。过去，我也说过此事，可是说归说，一点也没用。

基特尔豪斯 我亲爱的仁慈的太太，他毕竟是个商人。

魏因霍尔德 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楼下发生了一点事情。

德赖西格 （上，生气、激动）喂，罗莎，咖啡端上来了吗？

德赖西格太太 （绷着脸）哎，你不是要外出吗？

德赖西格 （漫不经心地）哼，你懂什么！

基特尔豪斯 对不起！德赖西格先生，您碰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吗？

德赖西格 这种事情我天天都碰到，牧师先生。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怎么，罗莎，咖啡准备好了吧？

德赖西格太太 （快快不乐地走去，使劲地扯了几下那粗大的绣花的门铃拉索。）

德赖西格 魏因霍尔德先生，要是您刚才在场多好！那您就可以耳闻目睹，亲自经历一番啦。再说……您过来，咱们开始玩咱们的惠斯特牌[①] 吧！

基特尔豪斯 很好，很好，好极啦！把您一天的辛苦劳累抛到一边，跟我们玩玩吧！

德赖西格 （已走到窗前，拉开一幅窗帘，往窗外看看，不由自主地说）强盗！罗莎，你过来一下！（她过来）你看，是那个高个

---

① 一种类似桥牌的牌戏。

子、红头发的家伙吧！

基特尔豪斯 他就是那个所谓的“红色的贝克尔”。

德赖西格 就是前两天骂过你的那个人吗？你肯定还记得，约翰扶你上马车时，你跟我说了些什么话。

德赖西格太太 （撅着嘴，拉长声调）我不记得了。

德赖西格 现在别生我的气啦。我得知道是不是那个人。那么厚颜无耻，我简直受不了。倘若他就是那个人，我要他承担责任。（可以听见《织工之歌》的歌声）您听一听，您听一听！

基特尔豪斯 （怒不可遏）难道他们真的要这样没完没了地胡闹下去吗？真的，我要说，现在是警察干预的时候了。劳驾，让一让。（他走到窗前）魏因霍尔德先生，您瞧！不仅仅是青年人，也有大群的老织工跟着跑呢。有些人，多年来我一向认为他们敬畏上帝，值得敬重，可他们也跟着跑了，参加这场闻所未闻的胡闹。他们践踏上帝的戒律。也许您仍然愿意替这些人辩护吧？

魏因霍尔德 牧师先生，确实不愿意。牧师先生，这就是说，要打一个折扣。他们毕竟是些忍饥挨饿、愚昧无知的人。他们用自己懂得的方式来发泄不满。我根本不希望他们……

基特尔豪斯太太 （又矮又瘦，面容苍老，与其说像个老太太，倒不如说像个老处女）魏因霍尔德先生，魏因霍尔德先生！您怎么能这样呢！

德赖西格 魏因霍尔德先生，很抱歉……我不是把您请到我家来，让您给我上人道课的。我要求您只管我的孩子们的教育，别的事统统让给我，让给我一个人！您懂吗？

魏因霍尔德 （面呈死灰色，愣头愣脑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强作微笑，鞠躬，低声地）当然，我当然懂。我料到会这样。这也是我的希望。（下。）

德赖西格 （粗暴地）那就尽量快点，我们需要房间。

德赖西格太太 哎呀，威廉，威廉！

德赖西格 你做得对吗？人家为这首诽谤歌曲，为这样的暴乱行为和流氓行径辩护，难道你还要袒护他？

德赖西格太太 哎，威廉，他根本没有……

德赖西格 牧师先生，他辩护了还是没有辩护？

基特尔豪斯 德赖西格先生，他年纪轻，要原谅他。

基特尔豪斯夫人 我真不明白。这个年轻人出身于一个很有地位和名望的家庭。他的父亲当官四十年，从未犯过丝毫的错误。他在这儿找到了这样称心如意的职位，他母亲为此感到极其幸福，可是他却不大看重这点。

普法伊弗尔 （推开前厅的门，向里面叫嚷）德赖西格先生！德赖西格先生！他们逮住他啦。您快来。他们抓到了一个人。

德赖西格 （急速地）有人去找警察啦？

普法伊弗尔 警察局长先生正在上楼。

德赖西格 （在门口）您最恭顺的仆人，局长大人！您来了我很高兴。

基特尔豪斯 （向太太们做手势，示意退场为宜。于是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德赖西格太太退到了客厅里。）

德赖西格 （已怒火中烧，朝向刚刚进来的警察局长）局长大人，我终于让我的染匠们把带头闹事的人抓住了一个。我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他们狂妄自大，简直到了极点。事情实在令人气愤。我家里有客人，而这些流氓竟敢……我的妻子一露面，他们就侮辱她，我的孩子们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我敢说，他们还会殴打我的客人。我向您保证，要是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这帮家伙竟可以继续明目张胆地谩骂像我和我的家属这样正派的人而不受惩罚，那么……很抱歉，我

就不得不改变法制与文明的观念了。

警察局长 （约莫五十岁的男子，中等身材，肥胖，精力充沛，身着骑兵制服，佩带长刀和马刺）不，绝对不是这样，德赖西格先生！我听候您的吩咐。您尽管放心好了，我随时恭候您的吩咐。没有问题……您捉住了带头闹事的一个家伙，我很高兴。您终于对事情作出了正确的决断，这正合我的心意。这里有几个扰乱社会治安的害群之马，我早就对他们恨在心里了。

德赖西格 这几个未成熟的小伙子，很对，好逸恶劳的流氓，游手好闲的无赖，他们过着放荡的生活，天天呆在酒店里，把钱喝得精光，分文不剩。现在，我要制止这些职业诽谤者的恶劣行为，要彻底制止。我这样做是为了公众的福利，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

警察局长 这样做绝对必要！绝对必要，德赖西格先生。没有人会责怪您的。凡是我能做到的……

德赖西格 要用皮鞭来抽打这些流氓。

警察局长 非常对，十分正确。一定要杀一儆百。

库 切 （上，行礼。因为前厅的门开着，可以听到有人上楼的沉重脚步声）局长先生，我忠顺地向您报告：我们抓住了一个人。

德赖西格 警察局长先生，您想看看这个家伙吧？

警察局长 当然，当然。我们要就近看看他。德赖西格先生，请您保持冷静。我会使您满意的，不然我就不叫海德了。

德赖西格 这我还不能满意。一定要把他送交检察官。

耶格尔 （被五名染匠带进来，这些染匠刚放下工作，脸上、手上和衣服上都沾着颜料。被押送者斜戴着帽子，露出泰然自若、嬉笑自如的神态。他刚喝了白兰地酒，因此很兴奋）你们

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你们配当工人吗？你们竟想冒充是同志！我宁愿自己的手烂掉，也不干抓自己同志的勾当！

[根据警察局长的暗示，库切叫染匠们放开被抓来的人。耶格尔现在自由了，他满不在乎，但他四周的所有门户都有人把守着。

警察局长 （对耶格尔高声怒骂）把帽子脱下来，粗野的家伙！（耶格尔脱下帽子，但动作非常缓慢，脸上仍带着讽刺的微笑）你叫什么名字？

耶格尔 你对我干吗这样亲热[①]？

[这句话产生了影响，在场的人中间引起了骚动。

德赖西格 这太过分了！

警察局长 （脸色变了，想要大动肝火，但马上又抑制了自己的怒气）其他事情以后会水落石出的。现在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得不到回答，疯狂地）小子，你说，不然我就叫人抽你。

耶格尔 （兴冲冲的，对警察局长的怒斥丝毫没有反应，连睫毛也没动一下。他的目光越过在场者的头顶，盯住一个漂亮的女佣。这个女佣刚端来咖啡，意外地碰上这番情景，就张着嘴站住了）熨衣女工埃米莉[②]，现在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吗？你也看到了，我得设法离开这里。这里总要起风暴的，一夜之间，它会横扫一切。（姑娘凝视着耶格尔，她意识到他的话是对自己说的，顿时羞得脸通红，用手捂住眼睛跑出去，丢下的咖啡具乱七八糟地放在桌上。在场的人中间又一次出现骚动。）

---

① 此话指警察局长用“你”来称呼他。其实，这里用“你”并非亲热，而是蔑称。

② 她在受雇于德赖西格之前是个熨衣女工。

警察局长 （几乎手足无措，对德赖西格）我这么老了，但像他这样厚颜无耻我实在没……

耶格尔 （吐唾沫，以示鄙视。）

德赖西格 小子，你不是在畜栏里，明白吗？

警察局长 我的忍耐已到了最大限度。最后一次：你叫什么名字？

基特尔豪斯 （他从稍微敞开的客厅门后窥视和偷听了这个场面，为刚刚发生的事件激动得浑身发抖，忍不住出来干预）局长先生，他叫耶格尔。莫里茨……是吗？莫里茨·耶格尔。（对耶格尔）你还认得我吗？

耶格尔 您是基特尔豪斯牧师。

基特尔豪斯 不错，我是你的牧师，耶格尔！当你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时，我就把你接收进了教会。你从我手里领到了圣餐面包。你现在还记得吗？那时我费心尽力让你懂得《圣经》。难道这就是你的报答吗？

耶格尔 （板着脸，像个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我付过一塔勒钱。

基特尔豪斯 钱，钱……你也许认为你那一点儿可怜巴巴的钱就……我情愿你收回你的钱。纯属胡说八道！愿你做个正直诚实的基督教徒！想想你的誓愿吧。严守上帝的戒律，但愿你善良虔诚。钱，钱……

耶格尔 牧师先生，现在我是贵格会[①] 教徒，什么都不再信啦。

基特尔豪斯 什么贵格会教徒，别说啦！你要放聪明些。别再卖弄你不懂的字眼！贵格会教徒都是些虔诚的人，并不是像你这样的异教徒。贵格会教徒！什么贵格会教徒啊！

警察局长 牧师先生，请允许我……（站到牧师与耶格尔之间）

---

① 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又称教友派。

库切！把他的手捆起来！

〔外面传来粗野的叫嚷："耶格尔！把耶格尔放出来！"

德赖西格 （像其他在场的人一样，稍有惊恐不安，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警察局长 哦，这我明白。意思是要我们把这个流氓放出去。可我们不会给他们帮忙的。库切，明白吗？让他滚进监狱去。

库　切 （手里拿着绳，迟疑地）局长大人，恕我直言，这件事我们将会碰到麻烦。有一大群人在外面。局长先生，的确是一群爱胡闹的青年人。他们中间有贝克尔，有铁匠……

基特尔豪斯 请允许我说，为了不再引起反感，我们设法和平解决不是更为妥当吗，局长先生？也许耶格尔答应顺从地跟我们去，或者……

警察局长 您想到哪里去了？您想想我的责任！这样的事情我可不能答应。库切，快点！别犹豫！

耶格尔 （把双手并拢在一起，笑着伸出来）尽量绑紧点，再紧点。肯定不会长久的。

〔库切借助同伴们的帮助，把他绑起来了。

警察局长 快点，走吧！（对德赖西格）要是您放心不下，那么，您让六个染匠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可以把他夹在中间。我骑马先行，库切跟着。谁要反抗，就砍倒谁。

〔下面传来"喔喔喔、汪汪汪"的叫声。

警察局长 （对着窗户威吓地）你们这些无赖！我要让你们喔喔喔、汪汪汪地叫。走，快走！（他手执马刀，领先迈步走出去，其他人与耶格尔随后跟着。）

耶格尔 （一边离开，一边呼喊）德赖西格太太可以摆出骄傲的派头来，不管怎样，她从前可是像我们一样的人。过去，她为了三芬尼小费，给我父亲端过千百次烧酒。骑兵连，向左转，

走！（大笑而下。）

德赖西格 （片刻哑场之后，仿佛泰然自若）牧师先生，您怎样想呢？现在我们来玩我们的惠斯特牌好吗？我想，这对事情毫无妨碍。（他一边点燃一支雪茄烟，一边发出几声短促的笑声，点着香烟后，就高声大笑起来）现在我才觉得事情滑稽可笑。这个家伙！（发出神经质的笑声）这实在太滑稽可笑了，无法形容。起初吃饭时跟魏因霍尔德高声争吵，五分钟后他就告辞——溜得远远的了！随后就发生了这件事。现在，我们继续玩我们的惠斯特牌吧。

基特尔豪斯 好的，不过……（楼下传来吼叫声）好的。不过……这些人这么大吵大闹的。

德赖西格 干脆到另一个房间去吧。在那里我们可以不受任何干扰。

基特尔豪斯 （摇摇头）我真不明白这些人怎么这样激动。我赞成魏因霍尔德的看法，至少直到不久前我还是那样的看法，认为织工们都是些谦恭的、能容忍和易于支配的人。德赖西格先生，您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吗？

德赖西格 当然，他们过去都是有耐性和容易支配的。确实，他们早先都是些有教养和正派的人。只要人道主义梦想家们不插手，他们就是这样的良民。但长久以来，那些人道主义梦想家把他们的悲惨处境讲得一清二楚。你好好想一下，各种解救织工贫困的协会和委员会都成立了。织工们终于相信了他们的宣传，从而产生了异想天开的想法。最好有人来训斥他们，使他们头脑再清醒过来。现在，织工一旦被鼓动起来，就会牢骚满腹，没完没了地诉苦。这也不合他的意，那也不称他的心，什么东西都想要最高等级的。

［突然传来一阵人声混杂的响亮的“乌拉”欢呼声。

基特尔豪斯 由此看来，他们那一套人道主义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一夜间把羔羊变成豺狼。

德赖西格 啊，牧师先生，您冷静地想想，事情也许还有好的一面呢。这类事也许会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当局可能获得这样的信念：要使我们本国的工业不致完全破产，就不能再长期这样下去了，就得采取措施。

基特尔豪斯 是的，但是请问您，本国工业大衰退的原因在哪里呢？

德赖西格 外国用关税对我们实行封锁。在国外，我们失去了最好的市场。在国内，我们同样要作生死存亡的竞争，因为我们被抛弃了，完全被抛弃了。

普法伊弗尔 （摇摇晃晃地进来，上气不接下气，脸色苍白）德赖西格先生，德赖西格先生！

德赖西格 （已到客厅门口，准备进去，这时又转过身来，生气地）喂，普法伊弗尔，又发生了什么事？

普法伊弗尔 哎，没有什么……你们让我平静一下吧。

德赖西格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基特尔豪斯 您真把我们吓坏啦。您就尽管说吧。

普法伊弗尔 （仍然是六神无主地）你们让我平静一下吧。咳，这样的事情！从来没见过！嗯，警察局长本人……他们早晚要为此事吃苦头的。

德赖西格 活见鬼，您到底怕什么？有人被杀啦？

普法伊弗尔 （害怕得几乎哭起来，大声叫喊）他们释放了莫里茨·耶格尔，把警察局长揍了一顿后赶跑了，那个警察也挨了一顿打被赶跑了。没戴帽盔……马刀也断了……哎呀，哎呀！

德赖西格 普法伊弗尔，您大概有些神智不清吧。

基特尔豪斯 这显然是革命。

普法伊弗尔 （坐在一把椅子上，浑身发抖，啜泣着）德赖西格先生，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德赖西格先生，事情变得严重起来了！

德赖西格 那好，这样所有警察就可以……

普法伊弗尔 德赖西格先生，事情变得严重起来啦！

德赖西格 哎，闭上您的嘴，普法伊弗尔！该死的！

德赖西格太太 （与牧师夫人从客厅出来）哎，威廉，真是令人气愤。我们的美好晚会完全给糟蹋了。牧师太太情愿回家去。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德赖西格太太，也许今天真的最好是……

德赖西格太太 威廉，你总该好好管一管。

德赖西格 你去说说吧！你去吧！（在牧师跟前停住了，突然地）难道我是个恶霸吗？难道我是个暴君吗？

马车夫约翰 （上来）太太，我已经套好了马。魏因霍尔德已经把约尔格尔和小卡尔送上了马车。要是情况不妙，咱们马上离开。

德赖西格太太 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不妙的情况呢？

约 翰 我实在不清楚。我就是这么想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竟然把警察局长和警察一起撵走了。

普法伊弗尔 情况严重起来了，德赖西格先生！情况严重起来了！

德赖西格太太 （越来越恐惧不安）是啊，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些人想要干什么？约翰，他们总不会袭击我们吧？

约 翰 太太，在他们当中有几条野狗。

普法伊弗尔 情况严重起来了，十分严重！

德赖西格 住嘴，蠢驴！各道门户都堵住了吗？

基特尔豪斯 您给我帮个忙……您给我帮个忙……我决心……

您给我帮个忙……(对约翰)这些人到底要求什么?

约　翰　(尴尬地)这些流氓、蠢货,他们想要增加工钱。

基特尔豪斯　好,很好嘛!我要出去履行我的义务。我要跟这些人郑重其事地谈谈。

约　翰　牧师先生,牧师先生!您算了吧,在这里,任何谈话都白费力气。

基特尔豪斯　亲爱的德赖西格先生,我还想跟您说句话。我想请您安排几个人站在门后,待我一出门,就马上把门关上。

基特尔豪斯太太　哟,约瑟夫,你真的要那么做吗?

基特尔豪斯　真的,我想那么做。我想那么做。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别担心,上帝会保佑我的。

基特尔豪斯太太　(握握他的手,然后后退,揩去眼泪。)

基特尔豪斯　(这当儿,从楼下不断传来已经汇集的一大群人的低沉嘈杂声)我装作……我装作从容不迫地回家的样子。我倒想看看,我的牧师职责是否……这些人是否不再那么尊敬……我倒想看看……(他拿起帽子和手杖)好吧,前进,以上帝的名义。(下,由德赖西格、普法伊弗尔和约翰陪同。)

基特尔豪斯太太　亲爱的德赖西格太太,(嚎啕大哭,拥抱她)但愿他平安无事!

德赖西格太太　(仿佛心不在焉地)牧师太太,我根本不知道,我觉得……我根本不清楚我的心绪怎样。那样的事情万万不可能。事情要是那样……那简直是——好像富有就是罪恶似的。牧师太太,要是有人老早就把这些情况告诉我,我情愿留在我原先的卑微的社会阶层里。

基特尔豪斯太太　亲爱的德赖西格太太,各个社会阶层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失望和苦恼的事情。

德赖西格太太　当然,当然,我也这么想。要是我们比别人多几

个钱……唉，那可决不是偷来的呀。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正正当当挣来的。因此，人家攻击我们是万万不该的。生意萎缩，难道是我丈夫的过错吗？

〔楼下传来高声的吵闹声。这两个女人大惊失色地面面相觑，德赖西格闯了进来。

德赖西格 罗莎，披上点衣服，立刻上车，我马上跟着来！（他冲向保险箱，打开它，取出各种贵重物品。）

约 翰 （进来）一切都准备妥了！在后门被占领之前，要尽量快！

德赖西格太太 （在惊慌失措的恐惧中搂抱着马车夫的脖子）约翰，最亲爱的约翰！救救我们吧，最最亲爱的约翰！救救我的孩子们吧，啊呀，啊呀……

德赖西格 要理智一点！放开约翰吧！

约 翰 太太，太太！您别害怕。我们的马很棒。没有人赶得上它们。谁要是不躲开，就要被压死。（下。）

基特尔豪斯太太 （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地）可是我的丈夫呢？我的丈夫呢？德赖西格先生，我的丈夫呢？

德赖西格 牧师太太，牧师太太，他很健康。您放心好了，他真的很健康。

基特尔豪斯太太 他碰到了倒霉的事情，您不肯说，您不肯说。

德赖西格 您别操心，他们会后悔的。我很清楚，是谁插手了。如此闻所未闻的卑劣行径，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一帮教徒虐待自己的牧师，呸，见鬼去吧！他们无非是些疯狗，是变得疯狂的野兽。要把他们当作疯狗、野兽看待。（对他那站着发愣的妻子）走吧。（听见撞击住房大门的声音）难道你没有听见吗？这帮流氓已经疯了。（听见楼下砸碎玻璃的声音）这些无赖发狂了。毫无办法，咱们只好赶快溜走。（传来齐声呼

、喊:“发货员普法伊弗尔滚出来! 发货员普法伊弗尔滚出来!”)

德赖西格太太 普法伊弗尔,普法伊弗尔,他们要普法伊弗尔出去。

普法伊弗尔 (闯进来)德赖西格先生,已经有一些人站在后门了。楼房大门连三分钟也把守不住了。铁匠维蒂希像个疯子一样,用一个喂马的提桶撞大门。

〔从楼下传来的吵闹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发货员普法伊弗尔滚出来!”“发货员普法伊弗尔滚出来!”

德赖西格太太 (像被人追赶似的跑下。基特尔豪斯太太跟在她后面。)

普法伊弗尔 (侧耳细听,脸色顿时变了,他明白楼下喊什么,吓得魂飞魄散,精神失常,接着,他忽然痛哭、啜泣,忽然又乞求、哀诉,反复无常,乱七八糟。与此同时,他又傻里傻气地抚摩德赖西格,抚摩他的脸颊和臂膀,亲吻他的双手,最后像个快要淹死的人似的搂抱着他,使他无法脱身)唉,最亲爱、最善良、最仁慈的德赖西格先生,您别把我丢下,我总是忠心耿耿地替您效劳的;对待那些人,我总是很好的。按照规定,我没有多发他们工钱。您别丢下我不管,他们要杀我。要是他们发现我,他们会把我打死的。唉,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我的老婆、孩子……

德赖西格 (竭力要挣脱普法伊弗尔走出去,却枉费心机)小子,无论如何你得放开我! 事情会解决的,一切都会解决的。(与普法伊弗尔同下。)

〔室内有片刻无人。客厅的窗子发出丁丁当当的破碎声。一阵强烈的劈啪声响遍了整幢房子。接着是喧闹的“乌拉”声。沉静片刻后,可听见轻轻地小心翼翼地走上二楼的

脚步声。此外，还可听见干巴巴和怯生生的叫喊声："向左！""往上走！""嘘！""慢点！慢点！""不要推撞！""帮着叫！""继续干，你们这些无赖！""我们是来参加婚礼的！""你先进去！""不，你先进去！"

年轻的男女织工出现在过厅门口，不敢进来，彼此推让，企图让别人先进。片刻之后克服了胆怯心理，于是这些可怜、瘦削、部分是体弱多病、衣衫褴褛或满身补丁的年轻人，进了德赖西格的房间和客厅，先是好奇和胆怯地看各种东西，继而动手摸这摸那。姑娘们在享受坐沙发的舒适；有一班人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影子。个别人登上椅子观看画像，并把画像取下来。这当儿，仍有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穷人从前厅不断地拥进来。

一位老织工 （上来）不行，不行，你们得让我安静一下！他们在楼下已经动手砸东西了。真是疯狂！这样做不理智，没有意义，到头来没有好结果。谁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会跟着干。我要当心，决不参与这种罪恶的活动。

〔耶格尔，贝克尔，提着一个木桶的维蒂希，鲍默特老人和一群青老织工，像追赶什么似的冲进来，用沙哑的嗓子七嘴八舌地同时叫喊。

耶格尔 他到哪里去了？

贝克尔 暴君在哪里？

鲍默特老人 既然我们能啃草，他就能啃锯末！

维蒂希 要是我们抓到他，就把他吊死！

青年织工甲 我们抓住他的两条腿，把他从窗口扔出去，摔到石头上，他很快就会永远起不来。

青年织工乙 （上来）他已经远走高飞了。

众 人 到底是谁？

青年织工乙 德赖西格。

贝克尔 普法伊弗尔也逃跑啦?

众 人 去找普法伊弗尔! 去找普法伊弗尔!

鲍默特老人 去找,去找普法伊弗尔,告诉他,有个织工正等别人用饥饿来迫使他屈服呢。(哄然大笑。)

耶格尔 即使我们抓不到德赖西格这个畜生……也要把他搞穷。

鲍默特老人 叫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理应把他搞穷!

〔大家朝客厅冲去,企图砸东西。

贝克尔 (冲在前头,转过身来拦住其他人)住手,听我说! 这里完事了,这只是个开端。我们从这里出发到朗根比劳去,到迪特里希家里去。他有机械化的织布机。工厂是万恶之源!

安索格 (从前厅进来,走了几步停下,带着怀疑的目光环视四周,摇摇头,拍拍自己的额头说)我是谁? 织工安东·安索格。安索格,他们疯了吗? 我的脑袋像个陀螺在旋转,不是么,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安索格在哪里? (他又拍拍自己的额头)我从来不害怕。我不负任何责任。我神经不大正常。你们滚蛋吧,你们滚蛋吧! 你们这些造反派滚蛋吧。把头移开,把腿挪开,把手拿开! 你抢占我的房子,我就占你的房子。前进! 前进! (叫喊着走进客厅。在场的人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跟在他后面。)

第 五 幕

朗根比劳。希尔泽老人的织布斗室。左边有一扇小窗，窗前放着织布机。右边有一张床，一张桌子紧靠床边。右边墙角放着一个火炉，炉旁有一条长凳。希尔泽老人，他那同样年迈、双目失明、几乎耳聋的妻子，他的儿子戈特利布及其妻子路易丝，正围着桌子坐在小凳、床沿和长凳上做祈祷。一架纺车连同一些线轴放在桌子和织布机之间。各种各样陈旧的纺织用具在已经熏黑的屋梁上。一缕缕长棉纱垂挂下来。各种各样的破烂堆放在这个既狭窄又低矮的房间里，后墙有一扇门通向“住房”①。从这扇门对面的一扇敞开的门中可以看见另一间相似的织布斗室。“住房”用石头铺设地面，墙上灰泥已经剥落，有一个年久失修的木梯通到阁楼上。矮凳上放着一个洗涤用的水桶，可以看得见一部分；穷苦人家穿用的破旧衣服和家庭用具，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光线从左方射到房间里。

希尔泽老人 （一个蓄着胡子、骨骼健壮但由于年老、劳累和患病而成了腰弯背驼、憔悴不堪的老汉。他是个退役的老兵，

① 剧中带引号的住房，实际指住宅里的走廊，下同。

失去了一条臂膀。鼻子尖削，脸色惨白，身体颤抖，瘦得仿佛皮包骨似的，有一双深眶的、富有性格特征的、仿佛受伤的织工眼睛。他与儿子和媳妇站起来，然后做祈祷）仁慈的上帝，你今晚又大发善心宽恕我们，保佑我们安然无恙。我们无法对你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上帝啊，你是大慈大悲的天神，而我们都是可怜的、道德败坏的罪人，不配给你践踏。仁慈的天父啊，敬请你看在你的贵子——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份上，宽恕我们吧。耶稣的血和正义，就是我们的首饰和礼服。要是我们在你的严厉管教下，在你那净化灵魂的炉火烧得太热时有点胆怯，请别怪我们，请宽恕我们的过错吧。天父啊，请赐给我们耐心，让我们在历尽艰苦之后能分享你那永恒的幸福吧。阿门。

希尔泽大妈 （俯身，费力细听，流着泪）孩子他爸，你做的祈祷太好啦，你多多做吧。

〔路易丝走到水桶那里，戈特利布向对面的房间走去。

希尔泽老人 丫头到底在哪里？

路易丝 她去彼得斯瓦尔道，去德赖西格那里了。昨晚上她又络了几轴纱。

希尔泽老人 （高声地）孩子他妈，现在我给你搬过纺车去，好吗？

希尔泽大妈 搬过来吧，搬过来吧。

希尔泽老人 （把纺车放在她面前）我多想减轻一点你的负担，替你络一些纱啊。

希尔泽大妈 不必，不必，那样一来，我呆着没事干，又怎么打发时间呢？

希尔泽老人 那么，我替你擦擦手指，别让手指上的油腻把棉纱弄脏了。你听见了吗？（他用一块抹布替她擦手。）

路易丝 （在水桶那里）要说她手上有油腻，我们什么时候吃过油腻的东西呢？

希尔泽老人 我们没有黄油，就啃干面包——没有面包，就吃土豆——土豆也没有，就吃麸皮。

路易丝 （没有礼貌地）要是什么都吃光了，我们就像下面文格勒一家那样，查看一下屠宰病畜的人把死马埋在什么地方，然后再把它挖出来，靠死马活上几个星期。就这样做吧！好吗？

戈特利布 （从后室）你这个猛禽[①]，瞧你信口胡说些什么！

希尔泽老人 这种话亵渎神明，太放肆，你要多加小心！（走到织布机旁喊）戈特利布，你来帮我一下，有几根线得穿过去。

路易丝 （从水桶那里）戈特利布，你到爸爸那里去一下。

〔戈特利布上。老头子和他的儿子开始做那艰辛的穿线活：把一根根经纱穿过织布机的孔眼或机杼。他们刚刚动手干，霍尼希就在“住房”里出现了。

霍尼希 （在小房间门口）祝你们工作顺利！

希尔泽老人与儿子 霍尼希，谢谢！

希尔泽老人 你白天去跑生意，夜晚又要值班，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霍尼希 现今我哪儿还能睡觉？

路易丝 霍尼希，欢迎你来！

希尔泽老人 你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霍尼希 好消息，师傅。彼得斯瓦尔道的织工们起来造反，把工厂老板德赖西格和他全家都赶跑啦。

路易丝 （显然很激动）霍尼希一大早又在撒谎了。

---

① 猛禽喜食动物尸体。

霍尼希 这回没有，嫂子，这回没有。在我的车上有些漂亮的儿童围裙。我说的是实话，半句不假。他们把德赖西格撵走了。昨晚他到了赖兴巴赫城。可是那里的人因为害怕织工们，根本不愿收留他，所以他又逃到了施魏德尼茨①。

希尔泽老人 （小心翼翼地拿起经纱，送到孔眼旁边，儿子从另一边用一个铁丝钩穿过一个孔眼，把经纱钩过去）霍尼希，现在你可别再胡说啦！

霍尼希 我没有离开现场，没有，确实没有。几乎每个小孩都知道。

希尔泽老人 你说说，到底是我糊涂了呢，还是你昏头昏脑了？

霍尼希 我对你讲的千真万确。戈特利布，要是我没有在场——就像我在这儿亲眼看见你一样——那我就闭嘴不说了。他们捣毁了工厂老板的房子，从地窖到房顶，统统捣毁了。他们从顶楼的窗口把瓷器扔下来，让它们越过房顶滚下来。光是河沟里就不知浸泡了多少匹棉布！你可以相信，河水被棉布塞住了，漫到了岸上。他们从窗口倒下去许多靛蓝染料，使河水呈天蓝色，仿佛天蓝色的尘雾不断地乱飞似的。他们在那里破坏得很厉害。别以为他们光砸住宅、染坊和货栈里的东西……他们还毁坏了楼梯栏杆，撬起了地板，打碎了镜子，把沙发、沙发椅等等东西撕毁、捅穿、划破、扔掉、践踏、砍碎……该死的！你可以相信，比战争还糟糕。

希尔泽老人 本地的织工们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慢慢地不相信地摇摇头。同一幢住宅里的好奇的邻居们已聚集在门口。）

霍尼希 不是本地的织工是谁？我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

---

① 现为波兰的一个县城。

领着县长穿过房子。当时我跟许多人都说了话。他们像平常那样随和，不声不响地做他们的事情，做得很彻底。县长同许多人谈了话。这些人像平日那样谦恭，但并未因谈话而耽搁自己的工作。他们把一件件华丽的家具打得稀巴烂，就像卖力干活挣工钱似的。

希尔泽老人 你领着县长穿过房子？

霍尼希 可我一点也不害怕。他们都认识我。没有人对我怀有恶感。我跟大伙儿相处得很好。我霍尼希的确领着县长巡视来着。你们可以相信我，我心里还在为那种情景难过。我看出县长怪难受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默默地走，连一句话也没有说。看到那些可怜的忍饥挨饿的人起来报仇，我心里感到这事件非常庄严。

路易丝 （突然激动得浑身发抖，用围裙揩揩眼睛）他们干得完全对，必须这样！

众邻居 “吸血鬼这里也有的是。”“这儿对面就有一个。”“在他的马厩里有四匹马、六辆马车。他只管他的马吃得又肥又壮，却让他的织工们勒紧裤带！”

希尔泽老人 （仍然怀疑地）那边的事是怎么闹起来的呢？

霍尼希 谁知道呢？谁知道呢？这个这么说，那个那么讲。

希尔泽老人 到底他们是怎么说的？

霍尼希 据说，德赖西格说过：织工们要是肚子饿，他们可以啃草。详细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站在门口的众邻居骚动起来。他们现出愤怒的样子，辗转传述霍尼希的话。

希尔泽老人 霍尼希，你听我讲。看在我的份上，你可以对我说：希尔泽伯伯，明天你就会死。我以为，这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你也可以对我说：希尔泽伯伯，明天普鲁士国王来

拜访你。但是纺织工人，像我和我的儿子这样的人，竟会干那样的事情，我绝不相信，死也不相信。

米尔兴 （漂亮的小姑娘，六岁，披着一头长长的松散的淡黄色头发。手臂上挽着一个小篮子，跳跳蹦蹦地跑进来，递给母亲一把银匙）妈妈，你瞧我有什么东西！你要拿它去替我买件衣服！

路易丝 小丫头，你跑来干什么？（越来越兴奋和留心地）你拿了什么东西回来？瞧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你看看纱管是否还在篮子里？小丫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希尔泽老人 小丫头，这把勺子是哪里来的？

路易丝 可能是她捡到的。

霍尼希 这东西起码值两三个塔勒呢。

希尔泽老人 （非常生气）小丫头，滚！你给我马上滚出去。你是马上滚呢，还是等着挨我打？这把勺子，你是从哪里拿来的，就把它送回哪里去！滚！你想让我们大家都变成贼吗？疯丫头，我马上就把你赶出去——（他找东西打她。）

米尔兴 （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哭泣）爷爷，不要打我，勺子是我捡到的。络纱……络纱的孩子们都有这东西。

路易丝 （既害怕又紧张，非常激动地说）不错，你瞧，勺子是她捡来的。你在哪里捡到的？

米尔兴 （抽噎着）在彼得斯瓦尔道，德赖西格家门前捡到的。

希尔泽老人 这就更糟糕了。你立刻给我滚，不然我就要揍你啦。

希尔泽大妈 到底是怎么回事？

霍尼希 希尔泽伯伯，我告诉你吧。你让戈特利布穿上裤子，将这把勺子送到办公处去吧。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穿上裤子。

戈特利布 （穿裤子，热情地）是的，我到办公处去说："小孩不懂事，请别见怪。我现有已经把勺子送回来了。"小丫头，别再哭啦！

〔这个哭哭啼啼的孩子被母亲带到了后室，母亲把门关上，又独自回来了。

霍尼希 这把勺子能值三个塔勒。

戈特利布 路易丝，给我一块布包起来，免得磨损。没想到，没想到这是件贵重的东西。（他一面包匙子，一面泪水盈眶。）

路易丝 要是我们有这样一把银勺，就可以靠它生活好多个星期了。

希尔泽老人 赶快！越快越好！这样一桩倒霉的事情偏偏让我碰到。赶快将这把鬼勺子送出家门去。

〔戈特利布拿着勺子下。

霍尼希 现在我得走啦。

〔他走了，在"住房"里又交谈了一会儿，然后离开。

施密特 （外科医生，一个好动的胖墩墩的男子，面色红润，显得有点狡猾。他走进"住房"）你们早呀。咳，你们干的好事！当心！（用手指恐吓）你们真狡猾。（站在小房间门口，没有进去）希尔泽伯伯，早上好！（又对"住房"里的一个女人）你的风湿病怎么样啦？好些了吗？好，好。希尔泽伯伯，我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情况如何。大妈的病怎么样？

路易丝 大夫，她眼里的血管干缩，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施密特 这是由于灰尘太多和在烛光下织布引起的。彼得斯瓦尔道的人全都出动，到这边来，你们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吗？今天早上我乘我的马车外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发生，但不久我就听到了简直令人奇怪的事情。希尔泽，真他妈的，他们到底怎么啦？他们怒不可遏，简直像一群恶狼。他

们搞革命，造反，四处抢劫……米尔兴！米尔兴在哪里？（米尔兴的脸哭红了，被妈妈推进来）过来，米尔兴，你来摸摸我这燕尾服的燕尾。（米尔兴照样做了）那些姜汁糖是给你的。嗬，别一次都吃光，顽皮的小丫头！先唱支歌！“狐狸，你曾把……？狐狸，你曾把……鹅……等着瞧吧，你干了这样的坏事：辱骂了牧师宅院篱笆上的麻雀。这些麻雀去牧师那里告了你。”有谁听见过这样的事情呢？有一千五百人正在半路上！（远方传来钟声）听，他们在赖兴巴赫敲警钟哪！一千五百人。简直是世界末日。可怕！

希尔泽老人 他们当真要到比劳[①] 这边来吗？

施密特 当然，当然来，我乘车驶过，从一大群人当中驶过。我真巴不得下车立刻给他们每人一颗丸药吃。他们慢腾腾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他们不停地唱着歌，唱得简直让人倒胃口，实在令人作呕。我的弗里德里希坐在马车的御座上，像个老太婆似的颤抖。事后我们不得不马上买些相当烈性的酒来喝。我不想当工厂老板，即使马上可以乘坐有胶皮轮的车，我也不想当。（传来远方的歌声）你们听！仿佛人们在敲既陈旧又破烂的铁锅似的。弟兄们，要不了五分钟，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见到他们了。再见吧，弟兄们。别干蠢事，军队随后马上就赶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彼德斯瓦尔道人失去了理智。（近处响起了钟声）天呀，我们的钟也响起来啦，人们全发疯了。（上楼。）

戈特利布 （回来，气喘吁吁）我看见了他们，我看见了他们。（对“住房”里的一个女人）他们在那里，妈妈，他们在那里。（到门口）爸爸，他们在那里。他们手执支撑豆蔓的木棍、干草叉

---

① 即朗根比劳。

和锄头。他们已经在上面迪特里希家闹事了。我想，他们正在拿支付给他们的钱。唉！这里将会怎样呢？这么多人，从没见过这么多人！要是他们冲一下，啊，该死的，啊，该死的，那我们的工厂老板们就倒霉啦。

希尔泽老人 你干吗那样跑呢？那样跑你的旧病又会复发，你又要躺在床上，同病魔斗争啦！

戈特利布 （简直是兴高采烈地）我不得不跑掉，要不然他们就把我捉住啦。他们大伙儿都高声叫喊，叫我也参加。鲍默特伯伯也在场，他对我说："你也是个吃不饱的穷人，你也跟着来领取五个银币吧。"他甚至说："你把这事跟你的父亲说说……"他要我对您说，爸爸，您应该协助他们向敲骨吸髓的工厂老板们报仇。（情不自禁地）他说，现在时代变了。我们织工的状况将完全改善。我们大家都出把力，事情就能成功。现在，我们大家都希望星期天能吃上半斤肉，每逢节假日能吃上香肠和卷心菜。他对我说，这样一来，我们的景况就大不一样了。

希尔泽老人 （压住怒火）这种人还自称是你的教父呢！居然叫你参加这种不可饶恕的勾当！戈特利布，你不要参与这种事情。魔鬼已经插手了。他们干的是罪恶的勾当。

路易丝 （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激烈地）是呀，是呀，戈特利布，你躲到火炉后面，躲到火炉与墙壁之间的地方，手拿一把勺子，膝盖上放着一碟脱脂牛奶，身穿一件礼服大衣，然后做祈祷，那样你爸爸就称心如意啦——亏他还自称是个男子汉呢！

〔"住房"里的人们哈哈大笑。

希尔泽老人 （气得浑身颤抖，压制住怒气）你不是自称是贤惠的妻子吗？现在我得好好跟你谈谈。你自称是做母亲的，却

这样耍嘴皮？你想教育你的女儿，却唆使你的丈夫为非作歹，扰乱社会？

路易丝 （怒不可遏）靠您那假仁假义的说教……靠那套东西连孩子也养活不了。因此，四个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满身污垢，甚至连穿得干净一点也做不到。我是个母亲，这你知道，因此我才希望工厂老板们都进地狱，滚进鬼门关去。正因为我是做母亲的——我能养活这几个可怜虫吗？从一个孩子呱呱落地的一瞬起，直到死神怜悯他，把他带走，与其说我是活着，还不如说我一直是哭着。您什么都不管！您又祈祷又唱歌，而我却要为一丁点儿脱脂牛奶东奔西跑，跑得脚板鲜血直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抢救孩子，使他不进坟墓。孩子落得这样可悲的结局，到底犯了什么罪过？而对面迪特里希家里的人，他们有喝不尽的葡萄酒和牛奶，他们富得很。不行，不行啊，要是这里闹起来，十匹马也拉不住我。我还要说，要是他们冲迪特里希家，那我头一个冲进去。想要拦阻我的人，就要倒霉啦！我已经受够了，这是肯定的。

希尔泽老人 你成了个废物，无可救药！

路易丝 （大发雷霆）无可救药的是你们。你们是稻草人，是无赖，但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们是不敢啐唾沫的胆小鬼。你们这些脸色苍白的懦夫，听见小孩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竟吓得毛骨悚然，拔腿就跑。你们是挨了一顿揍还要连声道“多谢”的家伙。他们把你们血管里的血吸得干干的，以致你们连脸都红不起来了。你们该挨一顿鞭子，用鞭子把一点勇气打进你们的软骨头！（匆匆下。）

〔尴尬的间歇。

希尔泽大妈 孩子他爸，路易丝到底怎么啦？

希尔泽老人 孩子他妈，没什么。她会有什么事呢？

希尔泽大妈 孩子他爸，莫非是我的幻觉，还是钟真的在响？

希尔泽老人 孩子他妈，大概是出殡吧。

希尔泽大妈 我这条老命总是这样没完没了的。为什么我老是不死呢，孩子他爸？

〔哑场。

希尔泽老人 （放下工作，站立起来，严肃地）戈特利布！你老婆刚才对我横加指责。戈特利布，你看看这儿！（他袒露出胸脯）这里头有一个顶针般大小的东西。国王知道我的胳臂是在哪里丢掉的。这不是老鼠啃掉的。（他走来走去）还在根本没有人想你那老婆的时候，我就已经为祖国流了大量的鲜血。因此，她高兴怎样说就怎样说吧，随她便。我无所谓——害怕？我害怕？你说说，我到底有什么好害怕的？害怕那几个也许跟在造反派后面来的大兵？哎呀，天哪！那简直太不像话啦！不，不是这样，我虽然已经老朽，但如果有必要，我这副老骨头还会有大象般的力气。那时我还可以抵挡几把破烂的刺刀呢。局面糟糕又能怎么样呢？“下班休息”，是我求之不得的乐事，去见上帝，我确实用不着请。我宁愿今天去而不愿明天去。那太美啦！我们丢弃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总不能为这幢折磨我们的既陈旧又破烂的房子痛哭吧。把我们称为生活的一大堆令人惊恐不安的事情和敲诈勒索的勾当抛弃，正是我们最高兴不过的。不过，还有来世的事呢[①]。戈特利布，要是我们失去了那点指望[②]，我们就一切都完了。

---

① 指上帝的“末日审判”，到时候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② 指死后升天堂。

戈特利布 谁知道来世是怎样的？谁也没有看见过。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我跟你说吧，你可别怀疑我们穷人这唯一的一点安慰。四十多年来，我辛辛苦苦地坐在这里踩踏板，为的到底是什么？我眼睁睁地看着人家那边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把我的饥饿和忧愁变成金子，这为的又是什么？因为我怀有一线希望。不管忍受多大苦难，我都没有放弃这一希望。（指着窗外）你就在这个世界上接受命运安排吧，我却要去那个世界听候我的命运摆布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即使把我四马分尸，我也确信这一点。上帝已向我们作了预告：末日审判将要举行。不过，审判官不是我，我的审判官是报仇，上帝是这样说的。

喊叫声 （从窗外传来）织工们出来！

希尔泽老人 你们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上织布机）我可是留在家里不走。

戈特利布 （内心斗争了一会儿）不管怎样，我也干活[①]去。（下。传来数百人在近处唱《织工之歌》的歌声，听起来像是一阵沉闷而单调的悲叹。）

众邻居 “哎呀，我的天哪，他们像蚂蚁一般拥来啦。”“哪里来这么多的织工呢？”“别推，我也要看看。”“你看看前头那个瘦高个儿。”“喔哟，他们蜂拥而来了！”

霍尼希 （走到“住房”里的人群中间）现在有戏看啦，是不是？这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你们应该上去，到上边迪特里希家去。他们在那里又干起来了，干得很不错。现在他再也没有房子，再也没有工厂，再也没有酒窖，什么都没有啦！他们把酒瓶里的酒统统喝光……他们拿起酒瓶就喝，连瓶塞都来

① 指从事纺织工作。

不及拔。一、二、三，瓶颈打掉了，也不管碎玻璃会不会割破他们的嘴。有些人像受伤的猪似的四处奔跑，鲜血直流。现在，他们要把这儿的迪特里希也抓起来。（群众的歌声沉静下来了。）

众邻居 看样子他们一点也不凶恶。

霍尼希 那好，你们就等着瞧吧！现在他们正在细细观察，等候适当的时机呢。你们看，他们从四面八方打量着宫殿。你们看，那个矮墩墩的、手提喂马提桶的汉子，他就是彼得斯瓦尔道的铁匠，是个厉害的侏儒。挺厚的门，他一打就破，就像打一块薄饼一样，你们就相信好了。要是工厂老板落到他手里，那就完蛋了！

众邻居 “听，当啷一声响！”“是一块石头向窗子掷去了！”“迪特里希这老家伙吓得浑身直发抖。”“他挂出了一块牌子。”“他挂出了一块牌子吗？”“上面写着什么？”“你不能念吗？”“我不识字，没出息。”“喂，你念一下！”“你们大家会满意的，你们大家会满意的。”

霍尼希 他尽可以省点力气——那样做也帮不了他什么忙。这些织工兄弟有他们自己的怪脾气。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工厂。他们要捣毁机器，捣毁织布机。正是这些东西使手工织布工人破了产，就连瞎子也看出来了。这些好汉今天已经行动起来了，就是县长和警察局长都无法使他们冷静下来。更不必说一块牌子了。看见过他们干活的人，都料到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众邻居 “好家伙，好家伙，这么一大帮人呀！”“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急急忙忙地）“他们真的过桥到这边来啦！”（忧心忡忡地）“他们也许到我们这边来吧？”（极其惊异和恐慌地）“他们正是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正是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来把

织工们从家里叫出去!”

〔大家溜之大吉,“住房”里已空无一人。一群满身污垢和灰尘的起义者高喊着“织工们出来吧!”冲进了“住房”。烈酒和劳累使他们的脸涨得通红。他们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好像精疲力竭似的。他们分散到各个房间里。贝克尔和几个年轻织工手执棍棒走进希尔泽的房间。见到希尔泽,他们吃了一惊,稍稍冷静下来。

贝克尔 希尔泽伯伯,您不要干这样辛苦的活了。您把它让给高兴干的人去干吧。您别累坏了您的身体。您会受到关照的。

青年织工甲 您再也用不着勒紧裤带上床睡觉啦。

青年织工乙 织工就要有房子住,有衣服穿啦。

希尔泽老人 你们拿着棍棒和斧子来干什么?

贝克尔 我们要用这些东西打断迪特里希的脊梁,把它打成两段。

青年织工乙 我们要把烧得红通通的铁棍捅进工厂老板们的喉咙里,叫他们也尝一尝饥饿的滋味。

青年织工丙 希尔泽伯伯,您也参加吧! 对于他们,我们不能饶恕。

青年织工乙 谁都没有怜悯过我们,上帝没有,人也没有。现在我们自己起来争取权利!

鲍默特老人 (走进来,脚步已有点不稳,腋下挟着一只已宰好的公鸡。他伸出手臂)兄弟们——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兄弟们,来拥抱我吧! (哄然大笑。)

希尔泽老人 威廉,你成了什么样子啦?

鲍默特老人 古斯塔夫,是你?古斯塔夫,你这个饿鬼,来拥抱我吧。(内心激动。)

希尔泽老人 (叽里咕噜地)让我安静一下吧。

鲍默特老人 古斯塔夫，事情就是这样：人得走运。古斯塔夫，你看看我吧，我是怎么个样子呢？人得走运！我的样子像不像个伯爵呢？（拍拍自己的肚皮）你猜猜里面塞进了什么东西？我的肚子里塞进了贵人吃的东西。人得走运，一走运，就有烤兔吃，有香槟酒喝。我老实告诉你们吧：咱们想错了，吃了亏，咱们得自己伸手取食。

众　人 （不约而同地）咱们得自己伸手取食。乌拉！

鲍默特老人 只要我们吃了点好东西，立刻就感到自己精神抖擞，浑身是劲，气壮如牛。我们挥舞拳头，连我们也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拳头打向何方。真痛快！

耶格尔 （站在门口，拿着一把旧马刀）我们打了几个漂亮仗。

贝克尔 我们知道该怎么干了。一、二、三，冲进屋去。接着火速地干起来——乒乒乓乓！打得火花直冒，就像从烟囱里冒出来那样。

青年织工甲 咱们本应该放一把火。

青年织工乙 咱们到赖兴巴赫去，放火把有钱人的房子烧掉！

耶格尔 这正合他们的心意。那他们就可以得到一大笔火灾保险费啦。（哄然大笑。）

贝克尔 咱们从这里去弗赖堡，到特罗姆特拉家去。

耶格尔 咱们要把官老爷抓起来。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说咱们的一切苦难都是官僚造成的。

青年织工乙 咱们很快就要转到布列斯劳去。咱们的人马越来越多了。

鲍默特老人 （对希尔泽）古斯塔夫，你喝吧！

希尔泽老人 我从来不喝烧酒。

鲍默特老人 那是在旧社会，可今天我们已进入新社会了，古斯塔夫！

青年织工甲 圣诞节一年只有一次。(哄然大笑。)

希尔泽老人 (不耐烦地)你们这些流氓,你们在我这里想要干什么?

鲍默特老人 (稍微一惊,过分热情友好地)你瞧,我给你捎来了一只鸡,你可以炖汤给大嫂喝。

希尔泽老人 (一惊,尽力友好地)啊,那么,去跟你大嫂说说吧。

希尔泽大妈 (刚才把手放在耳旁,竭力听,此刻摆手谢绝)让我安静一下,我不想喝鸡汤。

希尔泽老人 孩子他妈,你说得对。我也不想喝,绝对不想喝。鲍默特,我想跟你说句话。要是老人像小孩那样胡说一通,把不该说的话都捅出去,魔鬼就会高兴得翻跟头。你们知道,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与你们,彼此毫无瓜葛。你们到我这里来,并非我的愿望。按照法规和公理,你们在我家里是不受欢迎的!

某 人 谁跟我们不和,就是跟我们作对。

耶格尔 (粗暴威吓地)你大错特错了。老滑头,你听着,我们不是盗贼。

某 人 我们只不过是肚子饿。

青年织工甲 我们只想活下去,此外别无要求。因此我们已割断了上吊的绳子。

耶格尔 说得完全对。(把拳头举到老头子的脸前)你敢再胡说一句,我就对准你的眉心给你一拳!

贝克尔 你们安静一点,你们安静一点,别打搅这位老人,让他安静一下。希尔泽伯伯,我们这样想:宁可死也不再过以前的日子。

希尔泽老人 我不是已经活了六十多年吗?

贝克尔 你说的话对我们是无意义的。现在非要变一变不可。

希尔泽老人 那要等到末日审判时。

贝克尔 他们不乐意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用武力来夺取。

希尔泽老人 用武力？（笑）那你们很快就要死在这里。他们会向你们证实，究竟谁有武力。等着瞧吧，小伙子！

耶格尔 你的意思或许是指他们有士兵？我们也当过兵嘛。几连人，我们对付得了。

希尔泽老人 用你的嘴巴对付，这我倒相信。即使你们打退两连，他们又开来十连。

众 人 （经过窗口）军队来啦，你们当心！（突然一片沉静。隐约听见笛声和鼓声。在寂静中忽然有一声短促的叫喊）哦，该死的，我去躺一下！（一阵哄笑。）

贝克尔 谁在这里说要逃跑？谁说的？

耶格尔 这里谁害怕几个戴破烂头盔的？我当过兵，我来指挥你们。我知道那一套诡计。

希尔泽老人 你们用什么东西射击呢？大概用棍棒吧，是不是？

青年织工甲 别理睬这老家伙，他的脑袋瓜儿不对头。

青年织工乙 他的头脑有点胡涂了。

戈特利布 （不声不响地来到起义者中间，一把揪住说话的人）你对长者竟敢如此无礼？

青年织工甲 别打扰我，我并没有说什么坏话。

希尔泽老人 （从中调解）戈特利布，你让他胡说吧，别碰他。他很快就会明白，今天谁胡涂——是我还是他。

贝克尔 戈特利布，你来不来？

希尔泽老人 他大概不干。

路易丝 （进屋，向里边叫喊）你们别为这些只会祈祷的伪善者耽误时间！到广场上去吧！到你们应该去的地方去吧！鲍默特伯伯，你们快来，尽量快！那少校在马上向大家讲话，叫

他们回家去。要是你们不快来，那就什么都完啦。

耶格尔 （往外走）你有个又漂亮又勇敢的丈夫。

路易丝 我的丈夫在哪儿？我根本没有丈夫！

〔“住房”里有几个人在唱歌：

从前有个矮子，

嗨，唷嗬嗨！

想要娶个魁梧的老婆。

嗨，唷嗬唷嗬，嗨！

维蒂希 （手里提着一个喂马提桶下楼，想要出去，在“住房”里停留了片刻）来吧！谁不愿当无赖，跟着来吧！乌拉！（他冲了出去。一队人马，其中有路易丝和耶格尔，一边高呼“乌拉”，一边跟着出去。）

贝克尔 祝您健康，希尔泽伯伯，再见。（欲走。）

希尔泽老人 再见？我想很难了。我活不过五年了。更早一点你又出不来。

贝克尔 （惊愕地站定）到底从哪儿出来，希尔泽伯伯？

希尔泽老人 从监狱里出来，要不然从哪儿出来？

贝克尔 （狂笑）这正合我的心愿，我早已盼望这一天了。希尔泽伯伯，那时我起码可以塞饱肚子。（下。）

鲍默特老人 （一直蹲在一条矮凳上呆头呆脑地冥思苦想，这时站起来）古斯塔夫，我真的有点儿迷迷糊糊，可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对于这件事，你有你的见解，我有我的看法。我以为贝克尔说得对，即使到头来给带上手铐或捆绑起来，那也没有什么可怕——坐牢总比在家里好啊。那里有人照顾你，用不着饿死。古斯塔夫，我本来也不想跟着干，但是一个人总得有机会出一会儿气呀。（慢慢地向门口走去）古斯塔夫，祝你健康。万一出了什么事，请为我祈祷，别忘啦！（下。）

〔起义者全都走了。“住房”里又渐渐地挤满了好奇的住户。希尔泽老人在他所织的布上打结。戈特利布从火炉后面拿起一把斧子，无意识地检查斧口。父子俩默默不语，心里很激动。一大群人的哼唱声和喧闹声从外边传进来。

希尔泽大妈 孩子他爸，楼板震动得很厉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哑场。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

戈特利布 什么事？

希尔泽老人 放下斧子！

戈特利布 谁来劈柴呢？（他把斧子靠在炉边。）

〔哑场。

希尔泽大妈 戈特利布，听你爸爸的话。

歌 声 （有一个人在窗前唱歌）

矮小男人留家中，

嗨，唷嗬嗨！

碗碟洗得多干净，

嘀嘀嘀，嗒嗒嗒。（人走过。）

戈特利布 （跳起来，朝着窗子挥舞拳头）狡猾的家伙，你别把我逼疯啦！

〔响起一排枪声。

希尔泽大妈 （吓了一跳）哎呀，大概又打雷了吧？

希尔泽老人 （不由自主地合起掌来）天上仁慈的上帝啊，请保佑可怜的织工们，保佑我的可怜的弟兄们！

〔出现短暂的哑场。

希尔泽老人 （自言自语地，内心震动）现在正在流血。

戈特利布 （在枪声响起的一瞬间跳了起来，手中紧握斧子，由

于内心激动脸色都变了，几乎无法控制自己）难道我们现在还要俯首帖耳？

一女织工 （从“住房”向房间里喊）希尔泽伯伯，希尔泽伯伯，离开窗子！刚才一发子弹飞进了我们楼上的窗户。（下。）

米尔兴 （把头伸进窗口，笑）爷爷，爷爷，他们用猎枪射击啦。有几个人倒下去了。有一个人老是转圈儿，另一个像一只被扯掉头的麻雀一样烦躁不安。哎呀，哎呀，喷出了那么多的鲜血！（下。）

一织工妻 他们杀害了几个人。

一老织工 （从“住房”里）你们注意啦，现在他们正在嘲笑军队。

另一织工 （惊惶失措地）你们看看那些女人，你们看看那些女人！她们撩起了裙子！她们对军队吐唾沫！

一织工妻 （向屋里叫）戈特利布，你看看你的老婆，她的胆子比你大。她在刺刀前面跳来跳去，就好像伴着音乐跳舞似的。

〔四个男人抬着一个伤员经过“住房”。寂静。可以清楚地听见有人说话：“是乌布里希的织工”。片刻后又听见那个声音：“他恐怕要安息了，他的耳朵中了一颗子弹。”接着听见男人们上木板楼梯的声音。屋外忽然大声高呼：“乌拉，乌拉！”

“住房”里的声音 “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石块呢？”“可现在士兵们溜掉了！”“从修筑公路的地方。”“再会啦，士兵们！”“铺路石块像下雨似的落下来！”

〔外边有恐惧的惊叫声和怒吼声传到走廊里。随着一声惊叫，“住房”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住房”里的声音 “他们又在上子弹。”“他们马上就要再射出一排子弹。”“希尔泽伯伯，离开窗口！”

戈特利布 （跑去拿斧子）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是疯狗？难道

我们应该吃枪弹而不该吃面包？（手中拿着斧子迟疑了一下，朝向父亲）难道我的女人该被杀害？决不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往外冲）注意，我就来！（下。）

希尔泽老人 戈特利布，戈特利布！

希尔泽大妈 戈特利布究竟去哪儿？

希尔泽老人 他见鬼去啦。

“住房”里的声音 希尔泽伯伯，离开窗口！

希尔泽老人 我不离开！即使你们都发疯了，我也不离开！（越来越心醉神迷地对老伴）天父把我安置在这里。是不是，孩子他妈？我们就坐在这里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吧，哪怕雪也燃烧起来！

〔他开始织布。这时响起了哒哒哒一阵枪声。希尔泽老人受了致命的重伤，直起身来，随即向前扑倒在织布机上。与此同时响起了响亮的“乌拉”声。迄今一直站在走廊里的人，一边高呼“乌拉”，一边冲了出去。那位老妇疑惑地反复说道：“孩子他爸，孩子他爸，你怎么啦？”持续不断的“乌拉”声渐渐远去。米尔兴突然急匆匆地跑进屋里。

米尔兴 爷爷，爷爷，他们把士兵们撵出村了。他们冲进了迪特里希的家，他们像在德赖西格家那样干起来了。爷爷？（女孩害怕了，注意到出了事，把一只手指放在嘴里，小心翼翼地走近死者）爷爷！

希尔泽大妈 孩子他爸，你倒是说一句话呀，你吓死我了！

【剧　终】

海狸皮大衣

（窃贼喜剧）

（1893）

胡其鼎　译

剧 中 人 物

封·韦尔哈恩 警察局长
克吕格尔 有年金收入者
弗莱舍尔 博士
菲利普 其子
莫特斯
莫特斯太太
沃尔夫太太 洗衣妇
尤利乌斯·沃尔夫 其夫
莱昂蒂纳 }其女
阿德尔海德 }
武尔科夫 船夫
格拉泽纳普 警察局文书
米特尔道夫 法警

地点： 柏林附近某地。
时间： 八十年代末七年军费预算之争时期①。

① 1874年，德国宰相俾斯麦提出预支常备军七年军费的议案，在帝国议会引起激烈争论，最后获得通过。

第 一 幕

狭小的厨房，四壁粉刷成蓝色，天花板低矮，左边一窗户；右边一扇做工粗糙的门，通往户外；后墙中央一道门，门扇已卸除。厨房左角是炉灶，灶上方墙头钉有木架，上搁炊具，右角放着木桨和船上用具；窗下一堆劈碎的木头，即所谓的劈柴。一张旧的厨房用的条案，好几个板凳，如此等等。由后墙正中的门框朝里望，可以见到第二间屋。屋里有一张垫高了的床，床罩清洁。床头墙上挂着廉价的照片，镶在更廉价的镜框里，还贴着彩色石印人像明信片等。一把软木椅子，椅背靠床。时值寒冬，明月高照。灶头白铁烛台上点着一支蜡烛。莱昂蒂纳·沃尔夫坐在灶旁一张小凳上，头枕着臂，伏在灶台上睡着了。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金发，漂亮，身穿女佣的工作服，蓝色印花布上衣外面系一条厚毛料罩裙。——静场数秒钟后，便听到有人想从外面开门的声音。可是里面插着钥匙。于是响起了敲门声。

沃尔夫太太 （看不见她，只听见她从门外喊的声音）阿德尔海德！阿德尔海德！（停顿片刻，随后又从户外另一边响起了敲窗的声音）你还不快开门！

莱昂蒂纳 （梦中自语）不，不，我不能让人虐待我！

沃尔夫太太 开门，丫头，要不我就爬窗户进来了。（她猛捶窗户。）

莱昂蒂纳 （睁眼醒来）啊，是你，妈妈！我这就来啦！（她把门打开。）

沃尔夫太太 （没把肩上扛的口袋放下就开口问）你回家来干吗？

莱昂蒂纳 （睡眼惺忪）晚安，妈妈！

沃尔夫太太 奇怪！你是怎么进来的？

莱昂蒂纳 嘿！钥匙不就在羊圈棚上吗？（间歇片刻。）

沃尔夫太太 丫头，你到底回家来干吗？

莱昂蒂纳 （撅嘴）难道我就不该回来看看你们吗？

沃尔夫太太 光是为这个，那感情好，巴不得你常来。我太喜欢了。（她把口袋从肩上撂下）也许你压根儿不知道，时间已经多晚了。快走吧，回你主人家去。

莱昂蒂纳 就是我现在回去，也有点太晚了。

沃尔夫太太 所以你要留神，明白吗？你再不快走，就要丢饭碗啦。

莱昂蒂纳 （哭哭啼啼不肯走）我再也不回那家人家去了，妈妈！

沃尔夫太太 （吃了一惊）你不回去……（讥讽地）哦，是这样，这才是新鲜事哩！

莱昂蒂纳 难道我就该让人家虐待个没完吗？

沃尔夫太太 （正忙着从口袋里把一只野鹿取出来）什么？在克吕格尔家他们虐待你？虐待这样可怜的孩子，不至于吧！别拿这种话来糊弄我！一个女人家顶得上一名龙骑兵……瞧什么？动手啊！抓住口袋下头！你大概不能装得更糊涂了吧？在我这里装蒜，可没你好的！在我这里学偷懒可不行！（两人把小公鹿挂在门柱上）好，现在我对你讲，这可是最后

一次……

莱昂蒂纳 我再也不去那家人家了。我宁愿去跳河，妈妈！

沃尔夫太太 去吧，只要你得不了感冒。

莱昂蒂纳 我去跳河！

沃尔夫太太 你事先可喊我一声，听见了吗？好让我来推你一把，免得你跳到旁边去。

莱昂蒂纳 （大叫大嚷）这么说，我就活该受罪，甚至到了晚上也还得搬木头，把两立方米的木头搬到屋里去？

沃尔夫太太 （故作吃惊的样子）这怎么可能！叫你往屋里搬木头？不，人家才不会哩！

莱昂蒂纳 ……就为了一年挣二十塔勒？为了这点钱，就该把我的手都冻坏了？甚至连土豆和青鱼都不给吃个饱！

沃尔夫太太 你别再往下说了，傻丫头。给你钥匙，去切块面包吃吧！吃饱了肚子就给我滚，听明白了吗？猪油在最高一格上。

莱昂蒂纳 （从抽屉里拿出一条大面包，切下一块）舒尔岑家的尤斯特一年挣四十塔勒，而且……

沃尔夫太太 你尽想些办不到的事！你不会在那一家呆到老的。你又不是一辈子雇给人家了。你就是要走，至少也得到四月一号。在这以前，你得呆在那里！——刚把圣诞节的赏钱塞进口袋里，你能拍拍屁股就走吗？现在不兴这一套！——我在这些人家出出进进，这不是让我挨骂吗！

莱昂蒂纳 不就是我身上穿的这点破烂衣裳吗？

沃尔夫太太 给你的现钱，你忘光啦？

莱昂蒂纳 不错，总共六马克！

沃尔夫太太 咦，钱总归是钱！你呀，将就点儿吧！

莱昂蒂纳 要是我能赚到更多的钱呢？

沃尔夫太太 凭你这张嘴！

莱昂蒂纳 不，用缝纫机。我到柏林去，给人缝大衣。施特肖恩家的埃米莉新年一过就去。

沃尔夫太太 你回来就为着同我讲这个贱货的事么！要是她落到我的掌心里，我非教训教训这小娼妇不可！你想高升，是这么回事吗？想同野小子整夜地胡逛？不行，丫头，我只要想到这一层，就想揍你，揍得你再也爬不起来——你爸爸回来了，现在你可要小心！

莱昂蒂纳 要是爸爸揍我，我就逃走；我已经找好了我可以呆的地方。

沃尔夫太太 别吭声了，给我喂羊去。今晚还没挤过羊奶呢，再给家兔抓把干草。

莱昂蒂纳 （正想赶紧往外走，恰好在门口遇上她父亲，赶紧说）晚上好！（从他身旁溜出。）

〔她父亲尤利乌斯·沃尔夫是个造船的木匠，个子很高，视力很差，动作迟钝，约四十三岁。他把肩上扛的两把长桨放在屋角，再默默地把造船的木工用具扔到一边。

沃尔夫太太 碰见船夫埃米尔了吗？（尤利乌斯哼了一声）你不会说话了？究竟碰见还是没碰见？喂，你转过身来好吗？

尤利乌斯 （暴躁地）有完没完！你再大点声嚷嚷！

沃尔夫太太 你胆子真够大的。你连门都忘关了！

尤利乌斯 （关上门）莱昂蒂纳又出什么事了？

沃尔夫太太 啥事也没有！——埃米尔船上装些什么？

尤利乌斯 还不又是砖瓦。他还能装什么？——这丫头又出什么事了？

沃尔夫太太 装了半船还是一船？

尤利乌斯 （暴怒）这该死的丫头又出什么事了？

沃尔夫太太 （比他还厉害）我想知道埃米尔装了些什么！装了半船还是一船？

尤利乌斯 你有完没完？装了一船。

沃尔夫太太 嘘，尤利安[①]！（她惊慌地把窗户插上。）

尤利乌斯 （惊慌地瞅着她，不再言语，几秒钟后，小声地）是里克斯村那个年轻的守林人。

沃尔夫太太 快，钻到床底下去，尤利安。（停顿片刻）你要不是蠢得这么出奇就好了。有点事就瞎嚷嚷。这种事你不懂。丫头的事就让我一个人去操心吧！这不是你份内的事。这是我份内的事。若是男孩子的事，那就该你去操心了。我决不会插手干预。各管各的事，各念各的经。

尤利乌斯 那就叫她别同我照面。

沃尔夫太太 你想把她揍得动弹不了怎么的，尤利安？你趁早别存这种念头！休想让我准你这么干！休想让我眼看着你把她揍个半死！咱们俩的福气兴许就在这个丫头身上哩！你要是有点灵性就悟到了。

尤利乌斯 她该在哪儿就得呆在哪儿。

沃尔夫太太 这不用你操心，尤利安。说不定你还能沾点光呢。有朝一日她住上了二层楼[②]，只要她还认咱们俩，咱们俩就欢天喜地啦！那个卫生委员怎么跟我说来着？“您女儿可是个美妞儿，登台演戏准叫座。”

尤利乌斯 她要能干就让她去干吧。

沃尔夫太太 你没有教养，尤利安。你身上连点教养的影子都没有。若不是我懂得这一套，尤利安，那两个丫头会变成什么

---

① 尤利乌斯的昵称。

② 当时城里房子的二楼租金最贵。

样子？是我把她们调理成有教养的，你得明白。眼下教养最要紧啦。一蹴而就可不成，得按部就班，一步步来。眼下先让她学一样差使，往后依我看就让她上柏林去。她现在上戏院还太年轻。

〔两人说话时，已有人多次敲门，这时，传来了阿德尔海德的声音。

阿德尔海德　妈！妈！开门哪！（沃尔夫太太开门。阿德尔海德进屋。她是一个瘦长的女学生，十四岁，娃娃脸，很漂亮。她的眼神却透露出少年的堕落）干吗不给我开门，妈？我的手脚都冻僵了。

沃尔夫太太　别尽说废话。把灶里的火点上，你不就暖和啦！你在哪儿呆了这么长时间？

阿德尔海德　我替爸爸取靴子去了。

沃尔夫太太　你又在那里呆了两个钟头。

阿德尔海德　我不是七点才走的吗？

沃尔夫太太　你是七点走的。现在十点半了，难道你不知道？你在那儿呆了两个半小时，还不算多？你先竖起耳朵听我说。你下次再到外头呆这么久，再到那个下流的鞋匠菲利茨那里去泡——那你可小心，会出乱子的。

阿德尔海德　难道我只能在家里圈着？

沃尔夫太太　住嘴，不许你再说！

阿德尔海德　就算我去了菲利茨那儿……

沃尔夫太太　你究竟想不想住嘴？你想给我介绍菲利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不？那个密探不该自吹自擂。他的行当不只是给人家修补破鞋。要是一个人蹲过两次监牢的话……

阿德尔海德　没这回事……纯粹是捏造的谎言。他跟我讲过，妈妈！

沃尔夫太太 全村人都知道，傻丫头！他是个拉皮条的老手。

阿德尔海德 他还到警察局长那里去过呢。

沃尔夫太太 自然啦！干密探的事。他是个告密的。

阿德尔海德 什么叫告密？

尤利乌斯 （已走进隔壁屋里，从那里说话）你要敢再讲一句……

〔阿德尔海德吓得脸色发白，立即一声不响地动手点灶里的火。

莱昂蒂纳进屋。

沃尔夫太太 （已剖开鹿膛，取出心、肝等，交给莱昂蒂纳）快，把这些洗干净！别出声，否则要挨打。（莱昂蒂纳战战兢兢地动手洗。姐妹俩交头接耳，低声说话。）

沃尔夫太太 喂，尤利安！你在里头干吗？你又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今天早上就说过，那块木板掉下来了。

尤利乌斯 什么木板？

沃尔夫太太 你不知道？羊圈后头那块，昨夜被风刮下来的。你快出来，去把木板钉上，听明白了吗？

尤利乌斯 明天清早干也不碍事啊！

沃尔夫太太 不行！你别打这种主意！拖拖拉拉的，我可不让你在家做出这种榜样来。（尤利乌斯骂骂咧咧地从里屋出来）锤子在那边！钉子在这儿！好了，去吧！

尤利乌斯 你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

沃尔夫太太 （在他后面喊道）要是武尔科夫来了，让他出多少钱？

尤利乌斯 嗯，十二马克，少了不成！（下。）

沃尔夫太太 （不屑一听的样子）才要十二马克！（停顿）动手吧，好让你爸爸待会儿吃饭。（停顿片刻。）

阿德尔海德 （看着鹿）这是什么，妈妈？

沃尔夫太太 鹳！（两个姑娘都笑了。）

阿德尔海德 鹳？鹳也有角？我知道了，这是鹿！

沃尔夫太太 你既然知道，干吗还要问我？

莱昂蒂纳 是爸爸用枪打死的吗，妈？

沃尔夫太太 你想跑出去满村嚷嚷，让人家都知道你爸爸打死了一只鹿，是不是？

阿德尔海德 我一定不往外讲，要不然，巡警会找上门来的。

莱昂蒂纳 巡警舒尔岑我可不怕，他有一回摸过我的脸。

沃尔夫太太 让他大胆来吧。我又没干坏事。要是一只鹿中了枪弹死在野地里，又没有人发现，那乌鸦也会把它吃了的。要么我们吃，要么乌鸦吃，它反正要被吃掉。（停顿）现在告诉我，是让你往屋里搬木头吗？

莱昂蒂纳 是的，在这大冷天里！两立方米的木柴！而且在人家已经累得像条狗似的时候！在晚上九点半让人去搬！

沃尔夫太太 木柴现在还堆在大街上吗？

莱昂蒂纳 在花园门前堆着。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沃尔夫太太 要是有人——有人把木柴偷走了呢？那明天早晨该怎么办呢？

莱昂蒂纳 反正我再也不上那家人家去了。

沃尔夫太太 柴是湿的还是干的？

莱昂蒂纳 是好极了的干柴。（一个接一个地打呵欠）妈，我真的累坏了。我得干那么多的话，非垮了不可。（她坐下，做出累过头的样子。）

沃尔夫太太 （沉默片刻）我的意思是今夜你就睡在我们这里。我已经有点改变主意了。明天早晨再说。

莱昂蒂纳 我已经瘦得不成样了，妈妈。我身上的衣服就像挂在

衣架上似的。

沃尔夫太太 你现在去睡吧，到里面阁楼上去睡，免得你爸爸见了又要叫骂着反对。这种事情他不懂。

阿德尔海德 爸爸说话总是那么没教养。

沃尔夫太太 他没有受过教育。要不是我把你们调理得有了教养，你们也同他一样。（手拿着灶上的一口锅，对莱昂蒂纳）过来，把东西放在这里头！（莱昂蒂纳把洗好的心、肝等放入锅内）好啦，睡觉去吧！

莱昂蒂纳 （向里屋走去，尚能见到她的身子）妈妈，莫特斯先生从克吕格尔家搬走了。

沃尔夫太太 大概是因为他没交房租吧？

莱昂蒂纳 克吕格尔先生说，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撵出去的。还说他是个满口谎言的老滑头，而且对克吕格尔先生总是那么傲慢。

沃尔夫太太 我要是克吕格尔先生，早就把他撵走了。

莱昂蒂纳 因为克吕格尔先生当过木匠，所以莫特斯先生一向瞧不起他。莫特斯先生同弗莱舍尔博士先生也吵过架。

沃尔夫太太 谁，谁同博士吵架？我倒想知道。那可是连苍蝇都不打的善心人呀！

莱昂蒂纳 弗莱舍尔家再也不让他去了。

沃尔夫太太 你要能上这家人家去就好了。

莱昂蒂纳 他们家对女佣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沃尔夫太太 他的兄弟在柏林，在剧院里当账房。

武尔科夫 （已经在外面敲了好几次门，现在用沙哑的声音喊道）劳驾开门让我进来好吗？

沃尔夫太太 当然了，干吗不让？不嫌寒伧，就请进来吧！

武尔科夫 （进屋，施普雷河上的船夫，六十来岁，走路伛偻，黄

灰色的络腮胡子，一副饱经风霜的面孔）祝您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沃尔夫太太 您又要来欺骗沃尔夫太太了。

武尔科夫 我可再也不敢了。

沃尔夫太太 除了欺骗，不会有别的事。

武尔科夫 您真会倒打一耙。

沃尔夫太太 还有点货！想要吗？——这里挂着呢。怎么样？挺大一块，是吗？

武尔科夫 尤利乌斯可得小心才好。凡是犯禁的事，他们现在都在追查。

沃尔夫太太 您给多少钱，这是正经事。说一大堆废话干什么！

武尔科夫 我告诉您，我从格吕诺来。我听到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向弗里茨·韦贝恩开了枪。他们赏了他一裤裆的枪子儿。

沃尔夫太太 谈正经事，您出多少钱？

武尔科夫 （用手摸死鹿）我船上已经有四只鹿了。

沃尔夫太太 加上这一只，您的船也沉不了。

武尔科夫 沉不了。沉了倒轻松了。要是我的船走不了，那该怎么办呢？我得带着这些货回到柏林去。今天，在施普雷河上行船就已经够呛了，要是夜里再一个劲儿结冰，明天清早我就走不了啦。我只好同我的船一起呆在冰上，这些货不就成了累赘！

沃尔夫太太 （佯装改变了主意）好，丫头，快去找一趟舒尔岑，说我问他好，请他到这里来，告诉他，你妈有东西想卖给他。

武尔科夫 我说过我不想买吗？

沃尔夫太太 谁买都一样，我无所谓。

武尔科夫 我想买。

沃尔夫太太 谁不想买，谁就把货撂下。

武尔科夫 我买这货！要多少钱？

沃尔夫太太 （用手抓住鹿）这只鹿有三十磅重。我老实告诉您，对，阿德尔海德，你刚才也在这儿！咱们俩好不容易才把它挂到那个钉子上去。

阿德尔海德 （其实她刚才不在）我还扭了一下手呢！

武尔科夫 给十三马克。我连十个芬尼都赚不到。

沃尔夫太太 （装作大吃一惊的样子，接着又摆出另一副姿态，似乎她已忘了武尔科夫站在她跟前，而现在才发现他并未离去）祝您一路平安！

武尔科夫 十三马克，再高的价钱我不能出。

沃尔夫太太 您算了吧！

武尔科夫 我不能再多给了。我对您直话直说。我肯出十三个马克，只是为了保持咱们的买卖关系。我要说瞎话，上帝惩罚我！这都是打心眼里掏出来的话。这宗买卖我赚不了多少钱。假使我出十四马克，我就得亏本，赔一个马克的钱。不过现在我也无所谓了。就让您看看我是怎样真心诚意吧！我出十四马克……

沃尔夫太太 算了吧！算了吧！到不了清早，这鹿准卖出去。

武尔科夫 可别让人看见它挂在这儿。出了事花钱也解决不了的。

沃尔夫太太 这只鹿我发现时已经死了。

武尔科夫 不错，死在圈套里，我敢这么说！

沃尔夫太太 别来这一套！要这样您自己也不会走运的！难道非让您把好处独吞了不成？人家拚了老命，险些断了气，在雪地里一呆几个钟头，在黑咕隆咚的夜里，冒多大风险就更别提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武尔科夫 我的船上已经有四只鹿了。要不然的话，我甚至会出十五马克。

沃尔夫太太 不行，武尔科夫，今天咱们俩的交易做不成了。您尽管上别人家去吧！我们费了好大劲才过了一个湖……真险哪！差一点掉进冰窟窿里去出不来。往前走不行，往后退也不成。命都不顾了，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白送的？

武尔科夫 是啊，难道我能靠它发什么大财吗？吃这口船上饭也是迫不得已啊！走私，更是件艰难的营生。若说您两口子进监牢的话，那我早就进去了。这份苦我已吃了差不多四十年。可我今天捞到了些什么呢？落得个浑身上下关节疼。我每天一早起床时，疼得就像条小狗似的乱叫。我想买件皮大衣，想了已经好多年了，所有的医生也都这样劝我，因为我这份罪受大了。我还是买不起，沃尔夫太太。直到今天，还是买不起，这话一点也不掺假。

阿德尔海德 （对母亲）您听莱昂蒂纳讲了吗？

武尔科夫 好，我出十六马克！

沃尔夫太太 不成，不成！十八马克！（对阿德尔海德）你说什么？

阿德尔海德 克吕格尔太太买了件皮大衣，差不多值五百马克。一件海狸皮大衣。

武尔科夫 海狸皮大衣？

沃尔夫太太 谁买的？

阿德尔海德 克吕格尔太太买的，是给克吕格尔先生的圣诞节礼物。

武尔科夫 这姑娘大概是在克吕格尔家干活吧？

阿德尔海德 不是我。是我姐姐。我可不到别人家里去干活。

武尔科夫 我要是能买这么件东西就好了。我早就在想办法搞到这么一件东西。我可以出六十塔勒。我付那么多医药费，

还不如去买一件海狸皮大衣呢。穿上它，是个享受哩！

沃尔夫太太 只要您去一趟克吕格尔家，武尔科夫，他也许会送您的。

武尔科夫 不行，说老实话不行。不过，我刚才讲了，这么一件东西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沃尔夫太太 是啊，这样的皮大衣我也想弄一件呢。

武尔科夫 怎么样？十六马克？

沃尔夫太太 十八马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尤利安说了，不到十八马克不卖。卖十六马克，我就没法向他交待。他要是拿定了主意——（尤利乌斯进屋）对，尤利乌斯，你不是说过要卖十八马克吗？

尤利乌斯 我说过什么？

沃尔夫太太 你怎么又糊涂了！你明明说过不能在十八马克以下嘛。少一个子儿就不许我卖这只鹿。

尤利乌斯 我说过吗？……噢，对了，这只鹿。对！不错！嗯！要价不算太高。

武尔科夫 （掏出钱来数）该敲定了。十七马克。怎么样，同意吗？

沃尔夫太太 您可真会要花招。您一进门，我就说了，您只要一跨进门槛，人家就要上当受骗。

武尔科夫 （把卷起来藏在身上的一只口袋抖搂开）请帮帮忙往里装吧！（沃尔夫太太帮他把鹿塞进口袋）若是您听到有这么件东西——我是说，譬如这么一件皮大衣。这么一件东西，六十、七十塔勒我都拿得出来，而且我也愿意花这笔钱。

沃尔夫太太 您别想歪了！……我们怎么去弄这么一件皮货呢？

一个男人声音 （从外面喊道）沃尔夫太太！沃尔夫太太！您睡下了吗？

沃尔夫太太 （同其余几个人同样吃了一惊，手忙脚乱，压低了

嗓门)赶快藏起来！藏到里屋去！(她把其余几个人都推到里屋去，并把大门锁上。)

男人声音 沃尔夫太太！沃尔夫太太！您睡下了吗？

〔沃尔夫太太把烛火吹灭。

男人声音 沃尔夫太太！沃尔夫太太！您睡下了吗？(声音渐远，一边唱着歌)朝霞，朝霞，映照着我早年夭亡之路……

莱昂蒂纳 没啥，妈妈，只不过是朝霞！

沃尔夫太太 (竖起耳朵听了片刻，轻轻把门打开，又听了片刻，随后放心地把门锁上，点燃烛火。接着让其余几个人回到厨房里来)是那个法警米特尔道夫。

武尔科夫 活见鬼，这路人您也认识！

沃尔夫太太 好吧，您可以走了，武尔科夫。

阿德尔海德 妈妈，米诺[①] 叫了好几声。

沃尔夫太太 走吧，走吧，武尔科夫。快一点！从后门穿过菜园子出去。尤利安会给你开门的。尤利安，快去开门！

武尔科夫 我已经讲过了，要是有那么一件东西，那么一件海狸皮……

沃尔夫太太 自然，您放心走吧！

武尔科夫 要是施普雷河没有全冻上，我在三四天之内就会从柏林回来。我的船照旧停在下边。

阿德尔海德 在大桥边上吗？

武尔科夫 我一向停船的地点。好，尤利乌斯，您在前头领路吧！(下。)

阿德尔海德 妈妈，米诺又在叫了。

沃尔夫太太 (站在灶边)让它叫吧！(远处传来拖得很长的叫唤

---

① 沃尔夫家的狗。

声："摆渡！")

阿德尔海德 有人要过施普雷河，妈妈。

沃尔夫太太 你去一趟，爸爸在下面河边上。(又传来一声："摆渡！")把桨给爸爸带去。叫他先让武尔科夫的船走出一段再渡人。

〔阿德尔海德带桨下。沃尔夫太太独自忙了一阵。阿德尔海德又回来了。

阿德尔海德 爸爸船上有桨。

沃尔夫太太 谁这么晚还过河？

阿德尔海德 妈，我看是那个该死的莫特斯。

沃尔夫太太 什么？是谁，丫头？

阿德尔海德 我想是莫特斯的声音。

沃尔夫太太 (慌乱地)快去，跑步！叫爸爸上来，让该死的莫特斯呆在对岸。我不让他到我屋里来满处闻啊嗅的。

〔阿德尔海德下。凡是能让人察觉刚才那宗野鹿买卖的东西，沃尔夫太太都藏了起来，或是打扫干净了。她给锅盖上盖。阿德尔海德回来了。

阿德尔海德 妈妈，我去得太晚了。我已经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了。

沃尔夫太太 究竟是谁？

阿德尔海德 没错，是莫特斯。

〔莫特斯夫妇相继出现在门口。两人都是中等身材。女的是三十岁左右的机灵少妇，服装平常但整洁。男的穿一件绿色打猎外套，脸色健康，其貌不扬，左眼上扎着一条黑色绷带。

莫特斯太太 (往屋里招呼)鼻子都冻青了，沃尔夫大娘！

沃尔夫太太 你们俩干吗夜里出来散步？白天有的是功夫嘛。

莫特斯 这里暖和极了——谁白天有时间?

沃尔夫太太 还不是您!

莫特斯 难道我也靠吃利息过日子?

沃尔夫太太 我可不知道您靠什么过日子。

莫特斯太太 哟,您可别这样话里带刺儿,沃尔夫大娘。我们是想来问问还欠多少账。

沃尔夫太太 您问过我不止一次了。

莫特斯太太 是啊,我们再问一次,有什么不好呢?我们终究是要还账的。

沃尔夫太太 (惊讶地)您要还账?

莫特斯太太 一定的。当然要还!

莫特斯 你看沃尔夫大娘听了挺惊讶。您大概以为我们会赖账吧!

沃尔夫太太 怪事,我才不这么想呢。您真要还账就好!咱们马上能算清。总共十一马克三十芬尼。

莫特斯太太 对了,对了,沃尔夫大娘,我们挣钱了。这里的人都要睁大眼睛瞧我们了!

莫特斯 屋里有烤兔肉的气味。

沃尔夫太太 也许是烤猫肉!这倒有可能!

莫特斯 让我们马上检查一下!(他动手掀锅盖。)

沃尔夫太太 (拦住他)不许掀人家的锅!

莫特斯太太 (怀疑地观察)沃尔夫大娘,我们捡到了一件东西。

沃尔夫太太 我没丢过东西。

莫特斯太太 在这儿,您仔细瞧瞧吧!(她拿出两个铁丝圈套。)

沃尔夫太太 (镇静自若)大概是圈套吧?

莫特斯太太 就在附近捡到的。离您的园子不到二十米远。

沃尔夫太太 瞧瞧,这里偷猎贼真胆大呀!

莫特斯太太 只要您留神，沃尔夫太太，您准能抓住偷猎贼。

沃尔夫太太 这类事情同我毫不相干！

莫特斯 我要是遇上这样的家伙，先给他几个耳光，然后不讲一点情面，扭住他就去告发。

莫特斯太太 沃尔夫太太，您有新鲜鸡蛋吗？

沃尔夫太太 现在，在这大冷天？新鲜鸡蛋可是非常稀罕的。

莫特斯 （向刚进门的尤利乌斯）守林人赛德尔又抓到了一个偷猎贼。明天押送到莫阿比特去。这家伙可真是胆大包天，我不得不承认。我要是没有这个不幸[①]，现在就可以当护林总管。我要让那些狗东西吃足苦头！

沃尔夫太太 有人已经吃过苦头了！

莫特斯 谁害怕谁就吃苦头。我可不怕！我已经告发过好几个了。（用锐利的目光交替地盯着沃尔夫太太和她的丈夫）我还等着另外几个呢；他们也会落到我的手心里。下圈套的人别抱侥幸心理，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可是十拿九稳的。

莫特斯太太 您大概烤好面包了吧，沃尔夫太太？面包房的面包我们已经吃腻了。

沃尔夫太太 我想，您二位是来清账的。

莫特斯太太 我告诉您，星期六还账，沃尔夫大娘。我丈夫已经当上《森林与田猎事务报》的编辑了。

沃尔夫太太 好，我已经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莫特斯太太 我告诉您，沃尔夫太太。我们已经从克吕格尔家搬走了。

沃尔夫太太 对，你们俩是不得不搬走的。

---

① 指他是独眼。

莫特斯太太 我们不得不搬？先生，你听听！（她强作笑声）沃尔夫太太说，我们不得不从克吕格尔家搬走！

莫特斯 （气得涨红了脸）现在给您讲讲，我为什么从那里搬走。那个人是个放高利贷的，专会诈骗。

沃尔夫太太 这我不知道。我说不了什么。

莫特斯 我一直等着抓到凭据。在我面前，他得小心点儿。他和他的心腹朋友弗莱舍尔博士。这家伙更得留点神。如果我愿意，只要一句话，他就得去尝铁窗滋味。（他一开始讲话就往后退，讲到最后一句，已退至门外。下。）

沃尔夫太太 这几个男人大概又吵架了吧？

莫特斯太太 （显出很亲密的样子）可不能同我丈夫开玩笑。如果他想干点什么的话，他是非干到底不可的。他同警察局长先生关系也非常好——鸡蛋和面包的事怎么样？

沃尔夫太太 （讨厌地）我正好还有五个鸡蛋，一块面包。（莫特斯太太把鸡蛋和半个面包放进她的提篮里）您满意了吗？

莫特斯太太 当然，当然。鸡蛋新鲜吗？

沃尔夫太太 同我家母鸡下的一样新鲜。

莫特斯太太 （匆忙去追她的丈夫）好，晚安！星期六还钱！（下。）

沃尔夫太太 好，好，这样就好！（关门，低声）快给我滚蛋！无论到哪一家，除了借债没别的。（走到锅前）我们吃什么，同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家里的锅才是。去睡吧，丫头。

阿德尔海德 晚安，妈妈。（吻了她一下。）

沃尔夫太太 怎么不亲你爸爸一下，祝他晚安？

阿德尔海德 晚安，爸爸。（吻他，他哼了一声，阿德尔海德下。）

沃尔夫太太 这也得天天提醒。（停顿。）

尤利乌斯 干吗把鸡蛋都给人？

沃尔夫太太 难道要我同这个家伙结仇才好?你同他做仇敌吧，尤利安。我告诉你，这可是个危险人物。他除了监视别人以外，不干别的。来，坐下！吃！叉子在这儿。这些事你懂得太少。你就多留心自己的事吧！你把圈套随手扔在园子后头！是你干的吗?

尤利乌斯 （恼怒）你有完没完?

沃尔夫太太 该死的莫特斯马上就发现了。就在这房子附近，你明白吗?往后别再下圈套了。被人家发现了，就会说是我们下的。

尤利乌斯 你别再唠叨了！（两人吃饭。）

沃尔夫太太 木柴快用完了，尤利安。

尤利乌斯 又要我偷偷到森林里去一趟吗?

沃尔夫太太 最好去一趟，咱们马上动身。

尤利乌斯 我已经累得动不得了，谁愿去谁去，我不管！

沃尔夫太太 你们男人总是说大话，真要办事，却啥也办不成。我办起事来，要比你们强三倍！把你们统统都算上！要是你今天压根儿不想再出去，那也没办法，尤利安，明天一定得去。你爬树的铁钩还好使吗?

尤利乌斯 我借给马赫诺夫·卡尔了。

沃尔夫太太 （停顿片刻）你要是不这么胆小就好了！那咱们马上就能搞到几立方米的木头!而且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也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

尤利乌斯 让我太太平平地吃顿饭好不好！

沃尔夫太太 （拍了他脑袋一下）别老是这样垂头丧气。我要开恩啦，注意！（取出一瓶烧酒并拿在手里显示）瞧这儿，这是我给你捎来的。马上摆出一副亲切的面孔给我看看吧！（给她丈夫满满斟上一杯。）

尤利乌斯 （喝酒，然后说）喝点……在这大冷天能喝点可真是太棒了！

沃尔夫太太 嗯，看到了吧！我是不是尽为你操心？

尤利乌斯 太好了，太棒了！（他又倒了一杯喝下肚去。）

沃尔夫太太 （停顿片刻，劈木柴，隔一会儿去拿一口东西吃）那个武尔科夫，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他老是装出一副倒霉的样子。

尤利乌斯 干他这种买卖的人，是该嘴紧点。

沃尔夫太太 你听到那件海狸皮大衣的事了吗？

尤利乌斯 我没听全。

沃尔夫太太 （强作随和地）丫头说，克吕格尔太太送给克吕格尔先生一件皮大衣。

尤利乌斯 这种人家当然买得起……

沃尔夫太太 不错，可是武尔科夫也想买……你不是也听见了！要是能弄到这样一件皮货，他立即给六十塔勒。

尤利乌斯 让他自己去造这份孽吧。

沃尔夫太太 （稍停片刻，给她丈夫斟酒）再喝一杯！

尤利乌斯 没完……没了……统统……喝光……

〔沃尔夫太太取出一个八开账本，翻阅。

尤利乌斯 从七月到现在，我们存了多少钱？

沃尔夫太太 按期存了三十塔勒。

尤利乌斯 总共，总共还差多少？

沃尔夫太太 还差七十塔勒。老是这样下去，家里发不了财。最好一下子弄到五六十塔勒，一下子存进去。这样，就可以把那块地皮买下来了。随后又可以弄到一两百，或许可以盖几间漂亮的房子。现在，我们没法接待夏天来避暑的客人。避暑的客人是财神爷，这是正经话。

尤利乌斯 没完没了——总共——

沃尔夫太太 （果断地）你这个人性子太慢，尤利安。要不然，这块地皮早就买下来了，是不是？要是现在再把它卖出去，咱们可以捞回加倍的钱。我的脾气同你完全不一样。你只要有我这种性子……

尤利乌斯 我可是一直在干活——有什么用啊！

沃尔夫太太 你干这么点活就想发财？

尤利乌斯 我又不会去偷。除非我想自投罗网。

沃尔夫太太 你天生就笨，只好笨一辈子。谁讲要去偷啦？谁不敢冒险，就弄不到钱。你要是发了财，尤利安，坐上了马车，谁都不会问你，钱是从哪儿来的。即使拿了穷人家的，人家也不会过问。如果我们现在——当真跑到克吕格尔家去，把那堆两立方米的木柴装到雪橇上，弄回来堆到我们的棚子里，我看，这家人也不至于马上变穷。

尤利乌斯 木柴？这又是怎么回事——木柴？

沃尔夫太太 你简直什么都不关心。你的女儿快要被人家虐待死了。让她往屋里搬木柴，在晚上十点钟，所以她才从那儿跑回来。可是你什么都不管。还想揍这孩子，把她撵回那家人家去！

尤利乌斯 果然是这样！——我要管！这种事我能想得到……

沃尔夫太太 他们干这种缺德事，非得惩罚一下不可。我是说，谁要揍了我，我非揍谁不可——

尤利乌斯 他们打丫头啦？

沃尔夫太太 要不然她会跑吗，尤利安？算了，算了，真拿你没办法。木柴现在还堆在外面街上呢。依我说，咱们这就去，你们虐待了我的孩子，我就拿你们的木柴——这样，你恐怕又会给我看尴尬面孔了。

尤利乌斯 我不会容忍的……我有我的主意。我可不是吃干饭的。我不许再发生虐待……打人的事。

沃尔夫太太 别光说，把你的绳子拿出来。倒不如让人家看看你是有办法的。有个把钟头就办完了。然后咱们上床睡觉，事情全妥了。明天你也用不着再到树林里去。咱们有的是木柴了，还用不了那么多呢！

尤利乌斯 就是暴露了，我也不在乎。

沃尔夫太太 本来嘛！小心别把丫头弄醒。

米特尔道夫 （从外面）沃尔夫太太，沃尔夫太太，您还没睡吗？

沃尔夫太太 没睡，米特尔道夫，您请进！（开门。）

米特尔道夫 （进门，身穿旧制服和大衣。他的脸有点像靡非斯特[①]，由于嗜酒而鼻子发红。他举止温和，几乎有点羞怯，说话慢而拖沓，毫无表情）晚上好，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您大概是想说夜安吧。

米特尔道夫 我已经来过一次了。起先我好像看到屋里有亮光，后来一下子就黑了。也没人答理我。这回我看得清清楚楚，屋里点着灯，就又来了。

沃尔夫太太 您给我捎什么来了，米特尔道夫？

米特尔道夫 （坐下，沉思片刻）我是为这个来的：局长太太有话。

沃尔夫太太 叫我去洗衣服，是不是？

米特尔道夫 （若有所思地把眉毛往上一挤）是的！

沃尔夫太太 什么时候？

米特尔道夫 明天——明天早晨。

沃尔夫太太 您怎么夜里十二点才告诉我？

---

① 歌德所著《浮士德》中的魔鬼。

米特尔道夫 明天是局长太太家洗衣服的日子。

沃尔夫太太 几天前就应当告诉我。

米特尔道夫 是应当这样。可您别嚷嚷。我又忘了。我脑子里事情太多，这种事太容易忘。

沃尔夫太太 好，米特尔道夫，我去。咱们彼此向来挺不错的。您家里十一个孩子已经够呛了，是不是？还能让您为这事去受气嘛！

米特尔道夫 明天要是您不来，沃尔夫大娘，明天早晨我就要倒霉了。

沃尔夫太太 我一定去，您放心。来，您喝一杯！正是需要它的时候。（她给他倒了一杯格罗格酒）我正好还有点热水①。我们今天还得出远门。到特雷普托去买肥鹅。白天没时间。我们这种人家，不能不这样。穷嘛，白天黑夜都得受罪。有钱人早就躺在床上了。

米特尔道夫 通知我了，您知道吗？局长已经预先通知要辞退我了。因为我对人们太不警觉。

沃尔夫太太 难道警察就该像看家狗一样？

米特尔道夫 我最不愿回家；因为我一回去，马上就要吵架。一听到责备的话，我简直没法子还嘴。

沃尔夫太太 您就把耳朵捂住！

米特尔道夫 要不把人愁死，就只有到酒店去坐一会儿。可是连酒店都不让去。根本就不让去！今天我又去酒店坐了一会儿，丢开一切烦恼，喝了一小盅。

沃尔夫太太 一个娘儿们，您还怕她什么？她骂人，您就还口，她打人，您就还手。对了，您过这儿来一下，您比我个儿高。您

---

① 格罗格酒是一种烧酒，饮时加热水和糖。

把这绳套给我拿下来。你，尤利安，你去准备雪橇。（尤利乌斯下。）这种事老是要我盯在你屁股后头说。（米特尔道夫从高处一块钉在墙头的木板上把拉雪橇的绳和套具取了下来。）你去准备一个大雪橇。您把那个套也给取下来吧。

尤利乌斯 （从外面）我瞧不见。

沃尔夫太太 什么？

尤利乌斯 （站在门口）雪橇我一个人弄不出来。上下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灯，弄不了。

沃尔夫太太 你又没辙了。（她匆忙围好围脖，系好头巾）等着，我来帮你的忙。灯笼在那儿，米特尔道夫！（米特尔道夫费劲地把灯笼拿下来，交给沃尔夫太太）好，多谢！（把蜡烛插进灯笼里）插好蜡烛，我们就可以走了。我现在来帮你把雪橇拉出来。（她打着灯笼走在前头。米特尔道夫跟在她后面。到了门口，她回过身来，把灯笼交给米特尔道夫）您给我们照着亮！

米特尔道夫 （打着灯笼唱起歌，下）朝霞，朝霞……

第 二 幕

警察局长封·韦尔哈恩的办公室：宽敞，家具不多，四壁粉刷成白色，后墙有三扇窗。左墙有门。靠右墙是一张长办公桌，桌上放着书籍、公文等；桌后是局长的坐椅。靠中间的窗户旁边是文书的桌椅。右前侧为一个木柜，上面是书，局长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便可取到。几个公文架挡住了左墙。台口六把椅子，由左墙起摆成一排。如果上面有人坐，从台下只能见其后背。——晴朗的冬日上午。文书格拉泽纳普正坐在他的桌旁潦草地书写。他清瘦，鼻子上架着眼镜。封·韦尔哈恩局长夹着一公文夹快步进屋。韦尔哈恩四十岁，戴一单片眼镜。一副乡下容克地主的派头。他穿的是制服，上身是黑礼服，纽扣个个紧扣，穿一双高统靴，裤腿掖在靴子里。他用近乎假嗓子的腔调说话，努力像军人似的把话说得很简要。

韦尔哈恩 （像一个工作负担过重的人那样随口说道）早安！

格拉泽纳普 （起立）最忠实的仆人向局长先生请安。

韦尔哈恩 有事吗，格拉泽纳普？

格拉泽纳普 （站着翻文件）有事报告，局长先生——第一……

对！旅店老板菲比希。他申请，局长先生，批准他下星期天

举行音乐舞会。

韦尔哈恩 不就是那个……您再说一遍……菲比希吗？那个最近把礼堂借给……？

格拉泽纳普 借给自由党人。回禀男爵先生！

韦尔哈恩 就是这个人？

格拉泽纳普 是的，男爵先生！

韦尔哈恩 对这个人我们要卡紧点！

〔法警米特尔道夫进屋。

米特尔道夫 最忠实的仆人向男爵先生请安！

韦尔哈恩 您听着：永远记住——办公事时，我是局长。

米特尔道夫 是。遵命。男——我是说，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最后一次，请您注意：我是男爵，但这是次要的，至少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对格拉泽纳普）请吧，我继续听下去。那个作家莫特斯来过吗？

格拉泽纳普 来过，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他真的来过？我特别想知道。他大概还要来吧？

格拉泽纳普 大约十一点半他再到这里来。

韦尔哈恩 他大概同您讲了点事情吧，格拉泽纳普？

格拉泽纳普 他来谈弗莱舍尔博士的事。

韦尔哈恩 您告诉我，格拉泽纳普，您认识弗莱舍尔博士吗？

格拉泽纳普 我只知道，他住在克吕格尔的住宅里。

韦尔哈恩 此人在此地多久了？

格拉泽纳普 我是米迦勒节[①] 才来的。

韦尔哈恩 对，您是同我一起来的，我在这儿已经呆了差不多四个月。

---

① 米迦勒节在九月二十九日，是欧洲一些国家每年的四大结账日之一。

格拉泽纳普 （瞥了米特尔道夫一眼）我想，这个人在此地有两年了。

韦尔哈恩 （对米特尔道夫）您自然什么情况也不了解。

米特尔道夫 报告——他是去年米迦勒节来的。

韦尔哈恩 什么？此人是那时来此地的？

米特尔道夫 报告——从柏林来，男……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您对此人大概比较了解吧！

米特尔道夫 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兄弟是剧院的管账先生。

韦尔哈恩 我没问他的兄弟。此人什么职业？干什么？什么人？

米特尔道夫 这个我说不准。只知道他有病，大家都这么说。他大概有糖尿病。

韦尔哈恩 他有什么病关我屁事。他若是高兴的话，冒糖汗也行——他是什么人？

格拉泽纳普 （耸了耸肩）他自称是盐居学者。

韦尔哈恩 闲！闲！不是盐——闲居学者。

格拉泽纳普 订书匠胡克那里有他的书。他每星期总有书让胡克装订。

韦尔哈恩 我想看看，这个人读些什么。

格拉泽纳普 邮差说，他订二十份报纸。其中也有民主党的。

韦尔哈恩 您不妨传胡克来见我。

格拉泽纳普 马上？

韦尔哈恩 顺便的时候。明后天都可以。让他带些书来。（对米特尔道夫）看来您整天睡大觉——要不，就是拿了人家的好雪茄抽吧？

米特尔道夫 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行啦，您别再说了。我一直在观察手下的人。对这种事，我的前任太放任自流了。现在，这种情况只好慢慢加以

改变——一名警察，无论受谁款待，都是耻辱。说这些对您自然又是对牛弹琴。（对格拉泽纳普）莫特斯没讲什么具体的事吗？

格拉泽纳普 具体的事他没讲。他说，局长先生已经知道……

韦尔哈恩 我只知道一般的情况。我早就注意此人了。我指的自然是那位费莱舍尔博士。莫特斯先生仅仅向我证实了一点，那就是我对此人的看法完全正确。可是，莫特斯的名声又怎样呢？（格拉泽纳普和米特尔道夫互相瞥了一眼。格拉泽纳普耸了耸肩）到处伸手借钱，对不对？

格拉泽纳普 他说，他有一笔退休金。

韦尔哈恩 退休金？

格拉泽纳普 他的一只眼睛中过枪弹。

韦尔哈恩 那也就是一笔伤兵抚恤金，一笔抵偿痛苦的钱。

格拉泽纳普 请原谅，局长先生。我看，这个人的痛苦倒不止这些。只不过还没有人见到他有什么钱。

韦尔哈恩 （被逗乐了）还有别的要紧事吗？

格拉泽纳普 只是一些小事情，局长先生。一件呈报解职的事情——

韦尔哈恩 行啦，行啦。有人说，弗莱舍尔经常胡说八道，您听说了吗？

格拉泽纳普 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

韦尔哈恩 这是人家背地里告诉我的。他对各种各样的高级人士都有违法的议论。这些以后都会弄清楚。现在我们要办公事了。对，米特尔道夫，您还有事吗？

米特尔道夫 昨天夜里发生了一件盗窃案。

韦尔哈恩 盗窃？什么地方？

米特尔道夫 在克吕格尔的住宅里。

韦尔哈恩 偷走了什么东西?

米特尔道夫 木柴。

韦尔哈恩 在昨天夜里,还是什么时候?

米特尔道夫 昨天夜里。

韦尔哈恩 您听谁说的?

米特尔道夫 我听……

韦尔哈恩 讲啊,听谁说的?

米特尔道夫 我听……我听弗莱舍尔先生讲的。

韦尔哈恩 原来如此! 您和此人聊天……

米特尔道夫 克吕格尔先生本人也讲了。

韦尔哈恩 这家伙简直是个告状迷。他每星期给我写三封信。不是有人欺骗他,就是有人拆了他的篱笆,再就是有人挪动了他的界石。麻烦事一件接一件,真是没完没了。

莫特斯 (进屋。说话时几乎不停地神经质地笑)忠实的仆人参见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您到底来了。您来了,我很高兴。您大概能马上告诉我:克吕格尔家被偷了,是吗?

莫特斯 我不再住在克吕格尔家了。

韦尔哈恩 没听别人说起吗,莫特斯先生?

莫特斯 我听说了,但是不确切。我刚才经过他家,他们两人正在雪地里找痕迹。

韦尔哈恩 是吗?弗莱舍尔博士也帮他找——这么说,他们的交情相当深,是吗?

莫特斯 心心相印,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不错,凡与弗莱舍尔有关的事——我最感兴趣。请坐! 我不妨对您说,我有半夜没合眼。这件事弄得我睡不安稳。您给我写了一封信,使我非常激动。自然啦,敝人天性

如此。换了我的前任，他照旧能高枕无忧。敝人已经下定决心，这么说吧，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在此地的使命是检查和清扫。由于我的前任姑息养奸，各种垃圾不是已经在此地堆积成山了吗！牛鬼蛇神，政治上的亡命之徒，敌视帝国和王室的分子。应当给这些家伙一点颜色看看。——那么，莫特斯先生，您是作家吗？

莫特斯 是的，撰写森林与田猎事务方面的文章。

韦尔哈恩 那么，您是给《森林与田猎事务报》写文章喽？附带问一句：您能赖以糊口吗？

莫特斯 若是像我这样受人器重的话，能，男爵先生。感谢上帝，我有一笔不坏的收入。

韦尔哈恩 那么，您是一位林业专家喽？

莫特斯 我上过大学，局长先生。我在埃伯斯瓦尔德学习过。临毕业前不久，我遭遇了不幸……

韦尔哈恩 对，对，您扎着一条绷带。

莫特斯 我在打猎时伤了一只眼睛，男爵先生。一粒霰弹打中了我的右眼，是谁打的，可惜没查出来。就这样，我不得不放弃了我的前程。

韦尔哈恩 那么，您并没有退休金喽？

莫特斯 没有。反正到处混口饭吃，也熬过来了。我现在已经小有名气了。

韦尔哈恩 哦。您是否认识我内弟？

莫特斯 护林总管封·瓦克斯曼先生？当然认识。我同他多次通信，此外，我们还是社团同人：在猎犬训练社。

韦尔哈恩 （略微舒了一口气）好！这么说，您同他认识？听到这一点，我颇感宽慰。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彼此也可以信任了。现在，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了，莫特斯先生。您写信告诉

我，说您有机会从旁观察弗莱舍尔博士。把您知道的讲一讲吧。

莫特斯 （咳嗽）我……我在差不多一年前搬进了克吕格尔的住宅，当时，我完全没有料到，同什么样的人混到一起去了。

韦尔哈恩 克吕格尔和弗莱舍尔您以前都不认识吗？

莫特斯 不认识。后来住在一个楼里，也是见面点点头，我总不能完全回避呀。

韦尔哈恩 到这家去的都是些什么人？

莫特斯 （做了一个明显的手势）唉！

韦尔哈恩 我明白。

莫特斯 三教九流，民主党。

韦尔哈恩 定期聚会吗？

莫特斯 据我所知，是每星期四。

韦尔哈恩 我们要注意那个地方。您现在不再同他们来往了？

莫特斯 后来实在不行了，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您感到厌恶？

莫特斯 厌恶透了。

韦尔哈恩 不法的言论，放肆地讥讽高级人士，这一切您最后都没法听下去了，对吗？

莫特斯 我呆下去，是因为我考虑，也许有朝一日会有点用处。

韦尔哈恩 但您最后还是把房子退了，是吗？

莫特斯 是的，我搬走了，男爵先生。

韦尔哈恩 末了您决定……

莫特斯 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韦尔哈恩 ……报告当局。我认为，您干了一件非常值得称赞的事。那么，他讲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以后再查证记录吧——有关一位大人物，一位君临我们之上的、人人敬畏的人

物。

莫特斯 他肯定说过，男爵先生。

韦尔哈恩 万一需要的话，您能宣誓作证吗？

莫特斯 如有必要，我将宣誓作证。

韦尔哈恩 您也必须宣誓作证。

莫特斯 是，男爵先生。

韦尔哈恩 尽管如此，最好我们还是再找到一个证人。

莫特斯 我是得去找一找，男爵先生。只是这个人到处塞钱给人家，所以……

韦尔哈恩 不好，您等等，克吕格尔已经来了。我想先把这个人的事解决了。无论如何，我非常感激您如此大力支持我们。如今要办点事，就需要有人这样出力。

克吕格尔 （激动地匆匆闯进来）活见鬼！活见鬼！您好，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对莫特斯）抱歉，请您稍等片刻。（高傲地讯问克吕格尔）您有何贵干？

〔克吕格尔大约七十岁，小矮个，有点耳背。他走路稍显驼背，左肩膀略微向下歪斜，但除此之外，他还是非常有精神的，说话时激烈地打着手势。他戴一顶皮帽子，走进办公室后，脱下帽子拿在手中。他身穿一件棕色冬大衣，脖子上围一条厚羊毛围巾。

克吕格尔 （满腔怒火一下子发泄出来）我被偷了，局长先生。（他气喘吁吁，一边用手帕拭去额头的汗，并按耳背的人的习惯凝视着局长的嘴。）

韦尔哈恩 被偷了，嗯？

克吕格尔 （被惹火了）是的，被偷了。我被偷了。有人偷了我两立方米木头。

韦尔哈恩 （微笑着环顾在场的人，不当一回事）近来此地这种事情可是一件也没有发生过。

克吕格尔 （把手放在耳朵旁拢音）什么？一件也没有发生过？真是天晓得！难道我是来这里取闹的？

韦尔哈恩 您可别出言不逊。对了，您贵姓？

克吕格尔 （一愣）问我姓名？

韦尔哈恩 不错，您贵姓？

克吕格尔 难道您还不知道我的姓名？我想，我们已经有幸见过面了。

韦尔哈恩 很遗憾。本人已记不得了。何况，我们是否见过面，在此也没多大关系。

克吕格尔 （无可奈何地）我叫克吕格尔。

韦尔哈恩 大概是个收利息的？

克吕格尔 （又急又气，用讽刺口吻）对。收利息的，房产主！

韦尔哈恩 我请您证明一下您的合法身份。

克吕格尔 什么……证明身份？我叫克吕格尔。用不着这么麻烦嘛。我从三十年代起就住在这里。街上哪个孩子都认识我。

韦尔哈恩 您在这儿住了多久，同我毫不相干。在此，我只是要确定您的身份。您认识这位先生吗，莫特斯先生？（莫特斯半抬起身子，面孔铁板）原来如此，我明白了。请您坐下。那么，格拉泽纳普，您呢？

格拉泽纳普 是！遵命！这是本地的克吕格尔先生，有年金收入。

韦尔哈恩 好。您的木头被偷了？

克吕格尔 对。两立方米圆松木。

韦尔哈恩 您的木头是放在货棚里吗？

克吕格尔 （又发急）这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货棚是一件要特别

提出申诉的事。

韦尔哈恩 （以讥讽的样子对其他人微微一笑，不在乎地）是另外一件事？

克吕格尔 您说什么？

韦尔哈恩 没说什么。您就只管往下说吧！看来木头没放在货棚里？

克吕格尔 木头堆在花园里。就是说，堆在花园前面。

韦尔哈恩 换句话说，木头堆在街上，是不是？

克吕格尔 堆在花园前面我的空地上。

韦尔哈恩 不用说，谁都可以去拿喽？

克吕格尔 这正是那个女佣的过错。我让她晚上把木头搬进屋里去。

韦尔哈恩 她忘记搬了？

克吕格尔 她不干。我坚持要她干，最后，她从我家跑了。所以，我要控告她的父母。我要求他们赔偿全部损失。

韦尔哈恩 这事悉听尊便，但是恐怕没有什么用。您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吗？

克吕格尔 没有。这里的人都是些惯偷。

韦尔哈恩 对不起，请您不要一概而论。您得给我拿出点证据来才是。

克吕格尔 我不能随随便便说某个人偷东西。

韦尔哈恩 除您之外，谁还住在您的房子里？

克吕格尔 弗莱舍尔博士。

韦尔哈恩 （马上低头沉思）弗莱舍尔博士？弗莱舍尔博士？此人是——是怎样一个人？

克吕格尔 是个博学的人。一个学问渊博的人，没错。

韦尔哈恩 你们二位彼此间关系非常密切吗？

克吕格尔 我同谁关系密切，是我个人的事。我以为，这同这件案子根本无关。

韦尔哈恩 这样怎能让人调查出什么名堂来呢？您总得给我点暗示才行。

克吕格尔 让我？真是天晓得！让我给点暗示？我有两立方米的木头被偷了。我来这里就是为报案……

韦尔哈恩 您想必有过猜测吧！这木头总得有人偷啊！

克吕格尔 什么……？是的……不过，我没把握。

韦尔哈恩 不过，老兄……

克吕格尔 什么……？我是克吕格尔先生。

韦尔哈恩 （显然觉得厌烦了，把话引入正题）哼！好吧，格拉泽纳普，请您记录。——那个女佣是怎么回事，克吕格尔先生？她是从您家里跑了吗？

克吕格尔 是的，没错——回她父母家去了！

韦尔哈恩 她父母在此地吗？

克吕格尔 什么地？

韦尔哈恩 女佣的父母是否在此地？

格拉泽纳普 那女佣是洗衣妇沃尔夫太太的女儿。

韦尔哈恩 是今天在我们这儿洗衣服的沃尔夫太太吗，格拉泽纳普？

格拉泽纳普 是，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摇头）奇怪透顶！她可是一个勤快、正直的女人。（对克吕格尔）是这样吗？是沃尔夫家的女儿吗？

克吕格尔 是洗衣妇沃尔夫的女儿。

韦尔哈恩 那姑娘回来了吗？

克吕格尔 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

韦尔哈恩 那我们就把沃尔夫太太叫来吧。喂，米特尔道夫！您

大概困极了吧？好吧，您从院子里过去喊一声。叫沃尔夫太太马上来见我。克吕格尔先生，您请坐吧！

克吕格尔 （坐下，叹气）啊，天晓得，天晓得，我真命苦啊！

韦尔哈恩 （小声对莫特斯和格拉泽纳普）我真想知道个究竟。是有点不对头的地方。不过，我很器重沃尔夫太太。这个女人干起活来能顶四个男的。我的太太说，要是沃尔夫太太不来，她就得找两个女的来洗衣服。再说，她这人没有什么坏念头。

莫特斯 她想让女儿去歌剧院……

韦尔哈恩 噢，是这样！可能有点想入非非。可这并不是人品有问题。您身上挂的是什么呀，莫特斯先生？

莫特斯 铁丝圈套。我要把它交给护林人赛德尔。

韦尔哈恩 什么！您把这东西给我看看。（他拿过一个，仔细看）野兽钻了进去，就会被慢慢卡死。

〔沃尔夫太太跟在米特尔道夫身后走进屋来。她还在擦刚才洗衣服弄湿的手。

沃尔夫太太 （毫不拘束，爽朗，偷偷瞥了一眼铁丝圈套）是您叫我到这里来吗？什么事？什么事把沃尔夫大娘也牵扯进去了？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太太，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沃尔夫太太 哪位先生？（用手指指克吕格尔）这一位？这是克吕格尔先生。这位我有点认识，不是吗？早晨好，克吕格尔先生。

韦尔哈恩 您女儿是在克吕格尔先生家帮佣吗？

沃尔夫太太 谁？我女儿？没错！是莱昂蒂纳。（对克吕格尔）不过，她已经从您家里跑了。

克吕格尔 （大怒）对，不错！

韦尔哈恩 （打断他）您等等再说。

沃尔夫太太 你们一起在这里究竟搞什么名堂？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太太，您听我说！您女儿应该马上回去干活。

沃尔夫太太 不去，我们现在把她留在家里了。

韦尔哈恩 这件事不像您所想的那么简单。克吕格尔先生在必要时有权请警察局帮忙。到那时，我们就得把您女儿押送回他家去！

沃尔夫太太 我丈夫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决计不再放她走了。要是我丈夫拿定了主意……你们男人都是这样暴跳如雷，性急得吓人。

韦尔哈恩 别谈这些了，沃尔夫太太。您女儿从哪天起呆在家里的？

沃尔夫太太 从昨天晚上。

韦尔哈恩 好。从昨天晚上。人家要她把木头搬到货棚里去，她不干。

沃尔夫太太 会这样吗？不干？这丫头叫她干什么，她是不会拒绝的。要是这样的话，我非揍她不可！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太太说的话，您可听见了。

沃尔夫太太 这丫头一向很听话。要是她拒绝帮我搭一把手……

克吕格尔 她拒绝往屋里搬木头。

沃尔夫太太 对，往屋里搬木头，在夜里十点半钟，谁能狠心要求一个孩子干这种事……

韦尔哈恩 重要的是，沃尔夫太太，木头放在外面，夜里被人偷走了。现在……

克吕格尔 （再也忍不住了）您赔我木头，沃尔夫太太。

韦尔哈恩 事情还没弄明白呢，您别急。

克吕格尔　您赔我钱。

沃尔夫太太　咦，这倒不赖！真是新鲜事！是我偷了您的木头不是？

韦尔哈恩　好啦，您先让这个男人平静下来。

沃尔夫太太　不成！要是克吕格尔先生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让人赔他的木头钱，是为了这种事，告诉您，趁早别在我身上打如意算盘！我待人一向和和气气的。没有人能对我发什么怨言。不过，要是非逼人翻脸不可，那也不碍事！我今天也得把肚子里的话倒一倒了。我做事尽自己的责任，这就够了。村里没人能在背后议论我什么。想踩到我的脖子上来，那可不成。

韦尔哈恩　您别发火，沃尔夫太太。您完全没有必要发火。您别激动，静一静。我们又不是不了解您。您勤快，品行端正，这一点没人否认。对这一点，您能说什么呢？

克吕格尔　没话可说的是这个女人。

沃尔夫太太　大家听听，这叫什么话？莫名其妙。难道那丫头不是我的女儿？难道我就不该说话吗？您想把沃尔夫大娘当傻瓜，那可是瞧错人了。我在谁面前讲话都理直气壮，就是对局长先生也一样。在您面前，我更不会理亏，您瞧着吧。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太太，您这样激动，我可以理解。不过，如果您想把事情办好，我劝您别这样急躁。

沃尔夫太太　我给大家干活。洗衣裳洗了十年啦。彼此间向来关系不坏。现在您来了这么一手。好，我再也不登您的门了，您瞧着吧。

克吕格尔　您用不着登我的门。会洗衣服的女人有的是。

沃尔夫太太　您院子里的蔬菜和水果，也让别人去卖吧。

克吕格尔　我会卖出去的，这没啥了不起——您只需拿根棍子，

把您女儿给我赶回来，就成了。

沃尔夫太太 我不能让人虐待我女儿。

克吕格尔 谁虐待您女儿啦？我倒要问个明白。

沃尔夫太太 （对韦尔哈恩）那丫头瘦成皮包骨了。

克吕格尔 她本来就不该整夜去跳舞嘛。

沃尔夫太太 她像块石头似的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韦尔哈恩 （目光越过沃尔夫太太投向克吕格尔）您的木头是从哪里买来的？

沃尔夫太太 对了，这件事还要多长时间？

韦尔哈恩 有什么事，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去洗衣服。我要是在这儿把时间耽误了，今天可就洗不完了。

韦尔哈恩 这里可不管这个，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您太太可管这个。我怎么跟她说呢？局长先生，请您自己跟她说去吧！

韦尔哈恩 再待一分钟。沃尔夫太太，您刚才说，这村里的人您都熟识。您看，偷东西的人会是谁？谁可能偷这些木头？

沃尔夫太太 这我可说不上，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您连一点可疑的形迹都没有察觉？

沃尔夫太太 昨天夜里我压根儿没在家。我到特雷普托买鹅去了。

韦尔哈恩 什么时候去的？

沃尔夫太太 刚过十点。我们走的时候，米特尔道夫也在场。

韦尔哈恩 您没遇上拉木头的车子吗？

沃尔夫太太 没有，我不知道。

韦尔哈恩 怎么样，米特尔道夫，您也没发现什么吗？

米特尔道夫 （回想了片刻）我没遇上什么可疑的事。

韦尔哈恩　当然了，您不说我也知道。（对克吕格尔）您的木头是从哪儿买来的？

克吕格尔　我倒要问问，您想知道这个干什么？

韦尔哈恩　我干吗要知道？我看，这个您倒不必打听。

克吕格尔　自然是从林业管理局买来的。

韦尔哈恩　不见得是那么自然吧？比方说，还有木柴铺呢。又比如，我就是去桑德贝格买木柴。您为什么不从商人那儿买呢？再说，从店铺买还便宜呢。

克吕格尔　（不耐烦地）我没太多时间，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这是什么话，时间？您没时间？是您上我这里来的，还是我去找您的？是我让您花工夫奉陪我呢？还是您让我花时间奉陪您呢？

克吕格尔　这是您的公务，您呆在这儿就是干这种公务的。

韦尔哈恩　也许我成了给您擦皮鞋的，是不是？

克吕格尔　莫非是我偷了人家的银匙子不成？请别用这种下级军官的口吻对我说话！

韦尔哈恩　放肆……不许您乱嚷！

克吕格尔　是您在嚷，先生！

韦尔哈恩　您是个半聋，我不能不大声嚷。

克吕格尔　您一向大声嚷嚷，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您都对他们大叫大嚷。

韦尔哈恩　我没对任何人嚷过，您给我住口！

克吕格尔　您在这儿装腔作势，弄得整个村子不得安宁。

韦尔哈恩　还会大变样的，您等着瞧吧。我会让您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克吕格尔　这种话吓唬不了我。您是外强中干，没别的。您只会装腔作势，不会别的。您简直以为自己是国王……

韦尔哈恩 在此地敝人就是国王！

克吕格尔 （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算了吧，我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您不过是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您先得学学怎么当局长。

韦尔哈恩 先生，要是您不马上住嘴……

克吕格尔 那您就叫人把我抓起来？我劝您收起这一套吧。这对您是危险的。

韦尔哈恩 危险？您？（对莫特斯）您听见了吗？您尽可以去给您那一伙子人煽风点火，搞阴谋诡计，我是不会被您赶下台的。

克吕格尔 天晓得！我煽动人反对您？我简直没把您这个人当回事。您要是再不改弦易辙，瞧着吧，您就会干出许多坏事来，使您彻底垮台。

韦尔哈恩 （对莫特斯）莫特斯先生，您就原谅他年老糊涂吧。

克吕格尔 我请求听取我呈报案情并记录在案。

韦尔哈恩 （翻他的文件堆）请您递一份状子来吧，我眼下没空。

〔克吕格尔吃惊地望着他，猛地转身，不辞而别。

韦尔哈恩 （窘迫地呆了片刻）这家伙为这点屁大的事到这里来胡闹！——哼！（对沃尔夫太太）您走吧，洗衣服去吧！——我对您说，莫特斯先生，这份差事真不容易干哪！若不是了解自己肩负的职责，有时真叫人心灰意冷。总而言之，必须勇于坚持。我们奋斗，究竟为了什么？归根到底，是为了本民族的最高利益！

第 三 幕

清晨八点左右在沃尔夫太太家。灶上煮着冲咖啡的水。沃尔夫太太坐在一条长凳上，数着放在一把椅子上的钱。尤利乌斯进门，提着一只宰好的小兔子。

尤利乌斯 你把钱统统给我收起来！

沃尔夫太太 （一门心思数钱。粗声粗气地）去，走开！（沉默。）

［尤利乌斯把兔子扔在一个板凳上，拿不定主意地抓抓这个，拿拿那个，末了开始擦一只靴子。远处传来打猎的号角声。

尤利乌斯 （侧耳静听，惧怕不安地）你还不把钱藏起来！

沃尔夫太太 你别打扰我，尤利安。让那该死的莫特斯吹号去罢。他在树林里，不会想到的。

尤利乌斯 你真想让人把我们关进普勒岑湖的监牢里去？

沃尔夫太太 别胡说八道。丫头来了！

阿德尔海德 （走出来，刚起床）早安，妈妈。

沃尔夫太太 睡醒了？

阿德尔海德 你们夜里大概出过门吧？

沃尔夫太太 你大概是做了一场梦，快去吧！把木柴拿进来。快点！（阿德尔海德拿着一个橙子向门口走去）你从哪儿弄来

的？

阿德尔海德 商人舍贝尔那儿。（下。）

沃尔夫太太 你不该拿这家伙送的东西！——过来，尤利安！仔细听着！我这儿只有五十九个塔勒。武尔科夫老是来这么一手。他说过给六十塔勒，结果少给一塔勒，又受了他的骗。我把钱都放在一个口袋里。你听着！你拿把锄，到羊圈后头去掘个洞，就在木槽底下，那里干燥；可以把口袋放在那里，你明白了吗？再拿块石板，给我压在上头。快着点，别磨蹭。

尤利乌斯 我还以为你要把钱付给菲舍尔呢。

沃尔夫太太 我对你讲的，你究竟干不干？别再胡扯了，懂吗？

尤利乌斯 你可别把我惹火了，否则你会倒霉。我不同意把钱放在家里。

沃尔夫太太 依你说，放到哪儿去？

尤利乌斯 你拿了钱，送到菲舍尔那里去。你不是说过我们要把钱一下子付清吗？

沃尔夫太太 你可真是愚蠢到家了。你要是没有我啊，早就完蛋了。

尤利乌斯 你再大点声嚷嚷。

沃尔夫太太 你这么蠢，我不嚷行吗？你要是不讲这种蠢话，我才不会嚷呢。要是现在把钱拿到菲舍尔那里去，你想想，我们会出什么事？

尤利乌斯 我早就说了！出要命的事！我蹲了大牢，还能有什么好处！

沃尔夫太太 那你就有时间安安静静地呆着了。

尤利乌斯 你的嗓门还能再大吗？

沃尔夫太太 我不会为这个缘故再去买一张嘴巴的。你大吵大闹……我简直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你

就留神你自己吧，别替我操心。你把钥匙扔进施普雷河去了没有？

尤利乌斯 我什么时候到河边去过？

沃尔夫太太 你还来得及去跑一趟。难道要他们在你身上搜出一把钥匙来吗？（尤利乌斯要走）等等，尤利安！把钥匙给我！

尤利乌斯 你要它干什么？

沃尔夫太太 （接过钥匙）同你没关系，这是我的事情。（她把钥匙藏在自己身上，把咖啡豆放到咖啡磨里磨起来）到羊圈去吧，干完了回来喝咖啡。

尤利乌斯 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么回事就好了。

〔尤利乌斯下。阿德尔海德进屋，用围裙兜了满满一兜木柴回来。

沃尔夫太太 这木柴是从哪儿拿来的？

阿德尔海德 从新的木柴堆里。

沃尔夫太太 不许你从新木柴堆里拿。

阿德尔海德 （把木柴丢在灶前地上）妈，拿点没关系。

沃尔夫太太 你懂个屁！你在转什么念头？黄毛丫头，别多嘴！

阿德尔海德 我知道这是从哪儿来的。

沃尔夫太太 你说什么，丫头？

阿德尔海德 我说这木柴。

沃尔夫太太 别瞎说。这是从拍卖行里买来的。

阿德尔海德 （把橙子当球玩）对，对，真要是买来的就好了。这是偷来的。

沃尔夫太太 什么？

阿德尔海德 偷来的。这是克吕格尔的木柴，妈妈。是莱昂蒂纳告诉我的。

沃尔夫太太 （打了她的后脑勺一记）这就是给你的回答。我们

不是贼。走，做你的功课去。写得干净点，我告诉你。我待一会儿要来检查。

阿德尔海德 （走进屋里）我想，我可以溜冰去了。

沃尔夫太太 还有坚信礼课[①]，难道你忘得一干二净了？

阿德尔海德 那是星期二的课。

沃尔夫太太 明天就是星期二。快给我念你的《圣经》格言去。待一会儿我就来听你读。

阿德尔海德 （可以听见她在隔壁屋里大声打呵欠，随后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谁没有勺，就用手指抓着吃。

〔尤利乌斯又回来。

沃尔夫太太 尤利安，你干好啦？

尤利乌斯 你要不满意，自己干去。

沃尔夫太太 准没错儿！你干的活一向是最棒的。（她给他和自己各倒上满满一杯咖啡，放在一把木椅上，还拿来了面包和黄油）来吧，喝咖啡！

尤利乌斯 （坐下，切面包）只要武尔科夫走了就好。

沃尔夫太太 现在河里正在解冻。

尤利乌斯 解冻解冻，老说这个干吗？

沃尔夫太太 就是结了点冰，他也不会因此呆着不走。眼下他的船早在运河里驶出老远了。

尤利乌斯 要是他还停在桥边呢？

沃尔夫太太 他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跟我毫不相干。

尤利乌斯 武尔科夫迟早要坏事，你只管相信我的话，懂吗？

沃尔夫太太 那是他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尤利乌斯 那时我们也要跟着倒霉。要是他们从武尔科夫那里

---

① 给施坚信礼前的青少年上的宗教课。

搜出那件皮大衣来的话。

沃尔夫太太 什么皮大衣？

尤利乌斯 咦，克吕格尔的皮大衣。

沃尔夫太太 你别胡扯，懂吗？人家的事情，你讲干吗？小心惹祸。

尤利乌斯 什么人家的事情？完全同我有关系。

沃尔夫太太 同你有狗屁关系！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简直不是个男人，真是个老娘儿们。这里有钱，拿着出去吧！到菲比根喝杯烧酒去；或者随你便，去过个快快活活的礼拜天。（有人敲门）进来！谁愿进来就请进吧！

〔弗莱舍尔博士领着他五岁的男孩进屋。弗莱舍尔二十七岁，身穿耶格尔式服装①，头发乌黑，大胡子，同样乌黑，两眼深陷，声音很温和。他时刻都在照管自己的孩子，细心得令人感动。

沃尔夫太太 （高兴地喊着）啊呀，菲利普上我们家来了！太好了，真给我赏脸哪。（她搂住孩子，给他脱外衣）来吧，把外衣脱了。屋里暖和，冻不着。

弗莱舍尔 （担忧地）沃尔夫太太，有过堂风。我觉得有过堂风。

沃尔夫太太 哪儿有这么娇嫩！有点风对孩子没害处。

弗莱舍尔 不行，不行，别脱了。您哪里知道，这孩子刚刚病好。活动一下，小菲利普，不停地活动！（菲利普一扭肩膀表示不愿意，同时大声尖叫）不行，小菲利普，听着，不活动你会生病的。只要慢慢地来回走走就行。

菲利普 （不听话）我不乐意。

---

① 德国医生耶格尔（1882～1917）提倡服装改革而设计的“保健标准服”。

沃尔夫太太 你别难为他了。

弗莱舍尔 早安，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早安，博士先生，您又来看望我们啦？

弗莱舍尔 早安，沃尔夫先生。

尤利乌斯 祝您早上好，弗莱舍尔先生。

沃尔夫太太 欢迎您。请坐！

弗莱舍尔 我们不准备待很久。

沃尔夫太太 一大清早就有贵客临门，今天准是个好日子。（跪在孩子面前）我的孩子，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是吗？

菲利普 （兴奋地）我去过动物园了，我见到了鹳，它们用金黄色的嘴互相咬。

沃尔夫太太 不，不可能，你骗我。（搂住男孩的脖子，一下又一下地亲吻）嗬，小子，我要把你吞下去。弗莱舍尔先生，这孩子我留下了。这是我的孩子。对，你是我的孩子。你母亲在家干什么呀？

菲利普 她身体很好，还让我问您好，请您明天早晨上我家来洗衣裳。

沃尔夫太太 你们瞧，真行。好孩子。他已经会办事了。（对弗莱舍尔）您不想坐一会儿吗？

弗莱舍尔 孩子缠着我，想坐一次船。能行吗？

沃尔夫太太 当然行！施普雷河解冻了。丫头可以为您划出去玩一趟。

弗莱舍尔 这孩子非要我带他去乘船不可。他老想着这事。

阿德尔海德 （站在里屋门口，向菲利普招手）来，菲利普，我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菲利普发出尖叫，表示不愿去。

弗莱舍尔 小菲利普，听着，别淘气！

阿德尔海德 瞧这橙子，多好啊！

〔菲利普笑逐颜开，向阿德尔海德走近几步。

弗莱舍尔 行，去吧，但不许乱要东西！

阿德尔海德 来，来，咱们一块儿吃橙子。

〔阿德尔海德向孩子走近几步，拉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把橙子举到他眼前，两人高兴地走进里屋去了。

沃尔夫太太 （望着孩子的背影）别走，小子，别离开我眼前，我爱瞧着你。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瞧见这么个小子……（她撩起裙角抹鼻涕）我就觉得，我好像非得痛哭一场似的。

弗莱舍尔 您不曾有过这么个男孩吗？

沃尔夫太太 自然有过。不过有什么用呢？谁也没法再让他活过来——您瞧，就是这样的命。（停顿。）

弗莱舍尔 对孩子非得十二分小心不可。

沃尔夫太太 再加小心也没用。劫数难逃。（停顿。摇头）您同莫特斯先生之间出了什么事啊？

弗莱舍尔 我？没事。我能同他有什么事？

沃尔夫太太 我只是这么讲讲。

弗莱舍尔 您女儿现在多大岁数了？

沃尔夫太太 到复活节她就要出学校门了。怎么样，您要她吗，弗莱舍尔先生？我愿意让她到您家里去干活。

弗莱舍尔 为什么不行？这主意不坏。

沃尔夫太太 您等于找了个棒小伙子。虽然她还年轻，我可以这么对您说，干起活来，她同谁都敢赛一赛。您也知道，她有时候调皮，有时候干些让人讨厌的事。不过她不笨。她有天才。

弗莱舍尔 这不奇怪，完全可能。

沃尔夫太太 您只需教她念一遍——一首诗，或者随便什么东西，我敢这么对您说，博士先生，您会惊讶的。如果您再有朋

友从柏林来，您可以把她叫去试试。您家里总有各式各样的诗人登门拜访。她脸皮可厚啦，当场就念。她念起来可美哩！（改变话题）不过，我现在想给您提个忠告，您可别不爱听。

弗莱舍尔 别人的忠告，我从来不会听了不高兴的。

沃尔夫太太 第一，您别再拿那么多东西去送人！没有人会感谢您的。您得到的报答只是忘恩负义。

弗莱舍尔 我送人的东西并不多，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是这样，我知道了。还有，您别再多说话。您一说话，人家听了只会大惊小怪。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是一个民主党。您说话时可得多加小心才是。

弗莱舍尔 这话我该怎么理解呢，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一个人脑子里爱想什么就想什么，这不要紧。可是，一讲出来，就得格外小心。有人坐了牢，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弗莱舍尔 （脸色变白）好啦，您别信口说这些荒唐话，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不，不，我说这话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在一个人面前你得多留神。

弗莱舍尔 您说的是哪个人？

沃尔夫太太 我方才已经提到的那个人。

弗莱舍尔 难道是莫特斯？

沃尔夫太太 我不指名道姓。您想必是同这个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弗莱舍尔 我不再同他来往了。

沃尔夫太太 果真如此，您瞧，我已经料到了。

弗莱舍尔 没有人说我这样做不对，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我也没有说您不对。

弗莱舍尔 难道同一个骗子……同一个臭名远扬的骗子来往，反倒更好吗？

沃尔夫太太 确实是个骗子，这您可说对了。

弗莱舍尔 他现在搬到卖糕点的德赖埃尔家去住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早晚会明白她的处境。她所有的东西，很快就会不再属于她。同这样一个家伙……一个真正的囚犯打交道……

沃尔夫太太 他有时就露出这样的话来……

弗莱舍尔 是吗？是说我吗？我很想听听。

沃尔夫太太 我想，听他的口气，您一定说过什么坏话，关于某位高级人物或者别的什么事。

弗莱舍尔 哦！具体的话您不知道吗？

沃尔夫太太 他经常同韦尔哈恩呆在一起。您知道是什么事吗？我想告诉您一点事。您到德赖埃尔大娘那里去一趟。这个老太婆已经觉出危险来了。他到她那儿去先说些好听的话，现在，他们快把她吃穷了。

弗莱舍尔 这种事简直荒唐透顶！

沃尔夫太太 您去找一趟德赖埃尔太太，反正没坏处。她给我讲过一件事……那个人曾想引诱她当假证人。到了那里，这家伙干的全部勾当您就明白了。

弗莱舍尔 我可以去一趟，这没什么。可是，我仍然觉得这件事没啥了不起。这个家伙要能……那才见鬼呢！让他来吧！——喂，菲利普，菲利普！你在哪儿？我们现在要走了。

阿德尔海德 我们正在看非常好看的画片。

弗莱舍尔 对那件事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沃尔夫太太 什么事？

弗莱舍尔 您还一点没听说吗？

沃尔夫太太 （不安）没有。真的没有。（不耐烦地）走吧，尤利安，

准时回来吃午饭。(对弗莱舍尔)我们今天宰了一只兔子。尤利安,你还没收拾完?

尤利乌斯 让我找一找我的帽子。

沃尔夫太太 我可看不惯拖拖拉拉,今天不干明天干。我这儿,什么事情都得说办就办,痛痛快快。

弗莱舍尔 昨天夜里克吕格尔家……

沃尔夫太太 您别说了!您别在我面前提这个人的名字!我可恨透他了。这个人太伤我的心了。过去我们两家是那种关系,而他却当着众人的面诽谤我。(对尤利乌斯)喂,你是走还是不走?

尤利乌斯 你急什么,我马上就走。我祝您天天早上都过得好,弗莱舍尔先生!

弗莱舍尔 早晨好,沃尔夫先生。(尤利乌斯下。)

沃尔夫太太 您刚才说——

弗莱舍尔 对,他的木头被人偷了以后,他大概同您吵过一次架吧?从那以后,他早就后悔了。

沃尔夫太太 什么,这个人还能后悔!

弗莱舍尔 您听我讲,沃尔夫大娘。上回那件事以后,他早就后悔了。他更加器重您了。最好您和他两家重新和好。

沃尔夫太太 我们本来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嘛。可是,他立刻闹到警察局去——现在和好,不行!

弗莱舍尔 这老俩口确实倒霉,八天前木头被人偷了,今天皮大衣又……

沃尔夫太太 快把这件重大新闻讲出来听听!

弗莱舍尔 他们又撬门进了他家。

沃尔夫太太 被偷了?您别瞎说八道。

弗莱舍尔 偷走的是一件崭新的皮大衣哩!

沃尔夫太太 了不得，这么说，我得赶快搬家。这里当真来了一帮盗贼！总有一天他的命都难保哩！要命！要命！这么一帮家伙！简直不敢相信！

弗莱舍尔 现在您可以想象，他家里被闹成什么样子了。

沃尔夫太太 这真难怪他们。

弗莱舍尔 而且偷走的是一件相当贵重的大衣，我看是貂皮的。

沃尔夫太太 是不是很像海狸皮，弗莱舍尔先生？

弗莱舍尔 可不是吗，他们还真的当成是海狸皮的。这老俩口得意极了——告诉您，我暗地里直好笑。这种事情说穿了，总是很可笑的。

沃尔夫太太 您真是没有同情心。对这样的事，我可笑不出来，弗莱舍尔先生。

弗莱舍尔 难道您以为我不同情别人？

沃尔夫太太 那是些什么样的人呀？真叫人难以想象。损人利己——这怎么行，宁可干活干得累死也不能这样呀！

弗莱舍尔 您能不能在周围多少打听着点？我看，这件皮大衣还没弄出此地去。

沃尔夫太太 难道您没发现谁有嫌疑吗？

弗莱舍尔 有一个洗衣妇在克吕格尔家洗过东西……

沃尔夫太太 是米勒太太吗？

弗莱舍尔 她家里人口很多吗？

沃尔夫太太 这个女人家里人口是不少，不过，偷……不会的。小偷小摸，倒是有的！

弗莱舍尔 克吕格尔自然已经把她撵走了。

沃尔夫太太 非得查个水落石出不可，这可了不得！真是闹鬼了。我要是警察局长，早就破案了。他这个人太蠢……简直蠢得啃都啃不动。我从我的鸡眼里看到的比他从他的玻璃

眼① 里看到的还多，您可以相信我这话。

弗莱舍尔 我看差不离。

沃尔夫太太 我敢对您说，要是有必要，我可以把椅子从他屁股底下偷走。

弗莱舍尔 （已经站起身来，笑着向里屋喊道）来吧，菲利普，来吧，我们现在得走了。再见，沃尔夫大娘。

沃尔夫太太 穿上衣服，阿德尔海德。你替弗莱舍尔先生到河上划船玩一会儿去。

阿德尔海德 （出来，一手系着脖子底下最末一个扣子，一手领着菲利普）我已经穿好了。（对菲利普）你过来，我抱你。

弗莱舍尔 （操心地帮他穿外衣）穿严实了。他太容易得病。河上会有风的。

阿德尔海德 我先走，准备船去。

沃尔夫太太 您的身体现在怎样了？

弗莱舍尔 自从我来乡下这儿以后身体好多了。

阿德尔海德 （在门口，回头喊）妈妈，克吕格尔先生来了。

沃尔夫太太 谁来了？

阿德尔海德 克吕格尔先生。

沃尔夫太太 不可能的事！

弗莱舍尔 他说了早上要到您这儿来。（下。）

沃尔夫太太 （朝那堆木柴溜了一眼，果断地动手把它弄走）来，丫头，帮忙把木柴弄走。

阿德尔海德 干吗弄走，妈妈？噢，因为克吕格尔先生的缘故。

沃尔夫太太 还能有什么别的缘故，傻丫头！你见过我们家乱成这个样子吗？礼拜天早上就这个样子行吗？克吕格尔先生

---

① 指眼镜。

见了会怎么说我们呢?(克吕格尔进门,很热情,沃尔夫太太冲着他喊)克吕格尔先生,您别往四下瞧。我们家乱七八糟,没收拾好。

克吕格尔 (马上接过去说)早安!早安!没关系。您整个星期都出去工作,到了礼拜天,哪能什么都收拾好呢?您是个有条有理的主妇。您是位可尊敬的主妇,沃尔夫太太。咱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我想,咱们把它忘光了吧!

沃尔夫太太 (激动得不时用裙角擦眼睛)我从来都对您没意见。我一向愿意在您家里干活。可是,因为那天您一下子变得那么厉害,所以我也一下子发起火来。这真叫人后悔。

克吕格尔 您回来吧!到我们家来洗衣服吧!您女儿,莱昂蒂纳在哪儿?

沃尔夫太太 她给邮政局长送甘蓝去了。

克吕格尔 您让这个女孩子回我们家来吧。不是给二十塔勒,给她三十塔勒。除了这一次,我们一直对她都很满意。让我们宽恕一切,忘掉一切吧!(他向沃尔夫太太伸过手去,她同他握手。)

沃尔夫太太 这一切本来都可以免掉。这丫头真是个蠢货。我们长辈一直都是关系不错的。

克吕格尔 事情就这么了结了。(舒了一口气)我至少在这件事上可以宽心了。现在,您只管说吧。说说我遇到的事情。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沃尔夫太太 唉,您知道,不……我没什么可说的。

克吕格尔 现在咱们这儿来了这位封·韦尔哈恩先生,折磨正直的市民,施诡计,找麻烦,好管闲事,没有一处不把鼻子伸过去闻。

沃尔夫太太 该他管的事,他反倒不管。

克吕格尔 我现在要到他那里去报案。我决不罢休，这件事非查出来不可。

沃尔夫太太 这件事您非管不可，克吕格尔先生。

克吕格尔 即使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我也得干。我一定要把我的皮大衣找回来，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这地方是得好好查一下，这样才能住得安稳，太太平平过日子。要不然的话，会把人家头上的屋顶也给偷了呢！

克吕格尔 您想想，真不得了！两个星期之内，我被人偷了两回！两立方米的圆木柴，同您那儿的一模一样。（他拿起一根木柴捏在手里）就是这么好、这么贵的木柴，沃尔夫太太。

沃尔夫太太 可不是吗，真能把人气得脸发绿。这里藏着怎样的一帮盗贼啊……呸，真见鬼！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唉！让我太太平平吧！

克吕格尔 （愤怒地手执木柴在空中挥舞）就是要我花一千塔勒，我也要把那些贼找出来。那些家伙逃脱不了坐牢的惩罚。

沃尔夫太太 那您就功德无量啦！上帝有眼！

第 四 幕

在警察局办公室。格拉泽纳普坐在他的位子上。沃尔夫太太和阿德尔海德正在等候局长。阿德尔海德怀抱一块亚麻布包成的小包裹。

沃尔夫太太 他今天又晚来这么久。

格拉泽纳普 (一边抄写)耐心点！耐心点！

沃尔夫太太 要是今天又这么晚来，他又没时间办我们的事了。

格拉泽纳普 上帝啊！你们这点小事算个啥！我们可有完全不同的事情要办。

沃尔夫太太 你们是该办点好事了。

格拉泽纳普 这叫什么话！这里不准这么讲话！

沃尔夫太太 您的架子只管再摆得大点。这丫头是克吕格尔派来的。

格拉泽纳普 又是皮大衣的事，对吗？

沃尔夫太太 不错！

格拉泽纳普 这老东西又来找事了。他又要折腾一通了，这个老不死的罗圈腿告状迷！

沃尔夫太太 你们只会发牢骚；我看，你们倒不如想点办法把案子破了。

米特尔道夫 （出现在门口）格拉泽纳普，叫您过去一趟。局长先生要问您点事。

格拉泽纳普 我的工作又被打断了。（扔下钢笔走出去。）

沃尔夫太太 早晨好，米特尔道夫。

米特尔道夫 早晨好！

沃尔夫太太 局长在那儿怎么呆这么久？

米特尔道夫 他正在满篇满篇地写公文，沃尔夫大娘。我告诉您，是重要的事情。（用信赖的口气）告诉您，事情已经有苗头了。什么事情，我还不知道。不过反正有什么事，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只要您注意，您就会耳闻目睹的。要震一震，到了要震一震的时候啦，沃尔夫大娘，那——就得震一震啦。我已经说过，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反正是新鲜事。新鲜事就是了。什么新鲜事，我可不知道。一定会出点什么事。再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个地方得整个清扫一下。我觉得现在不再那么干净了。那位已故的局长同现在这一位相比，简直是废物一个。我还能告诉您许多事情。我眼下没工夫。男爵少了我不成。（离去，到门口又转过身来说）要震一震，沃尔夫大娘，这一点您可以相信我。（下。）

沃尔夫太太 要是在这件事上抓不到什么呢？（停顿。）

阿德尔海德 我到时候该说些什么呀？我已经全忘了。

沃尔夫太太 方才你对克吕格尔先生是怎么说的？

阿德尔海德 对了，这个包裹是我捡到的。

沃尔夫太太 除此以外你用不着再说别的。你只要壮着胆子，一口咬定是捡来的。你平常嘴并不笨嘛。

武尔科夫 （进屋）早晨好！

沃尔夫太太 （望着武尔科夫发愣，一时说不出话来，随后开口说）真要命，武尔科夫，您糊涂了不成？您来这里干吗？

武尔科夫 我老婆生了个孩子。

沃尔夫太太 男的女的?

武尔科夫 是个丫头。所以我不得不到局里来登记。

沃尔夫太太 我以为您早就去运河了。

武尔科夫 我本来也这样打算的,沃尔夫太太。要是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早走了。我确实马上就要开船了。可是到了水闸那儿,船没法再走了。我只好等施普雷河解冻。船停在那儿两天两夜,最后再加上我老婆这事。呼天抢天也没用,我只好返航。

沃尔夫太太 您又把船停在桥边了吗?

武尔科夫 总是在那个老地方。我还能停在哪儿呢?

沃尔夫太太 别再跟我废话了。

武尔科夫 但愿他们没起疑心。

沃尔夫太太 (对阿德尔海德)去,到铺子里买十芬尼线团。

阿德尔海德 我回家路上再买吧。

沃尔夫太太 你快走,别废话!

阿德尔海德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下。)

沃尔夫太太 (怒气冲冲地)您当真停在水闸边吗?

武尔科夫 整整呆了两天。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沃尔夫太太 您昏了头。好大的胆子——大白天穿上了皮大衣。

武尔科夫 我?穿了吗?

沃尔夫太太 没错,穿了。在大白天。您要让这地方的人全都知道,您有一件多好的皮大衣。

武尔科夫 那是在荒野地里啊!

沃尔夫太太 离我们家一刻钟的路程。我女儿看见您坐在那儿。她给弗莱舍尔博士划船,弗莱舍尔一见,顿时起了疑心。

武尔科夫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不能怪我。(听见有人走过来的

声音。）

沃尔夫太太 嘘！您现在可得小心，武尔科夫！

格拉泽纳普 （匆匆忙忙走进来，学着局长走路的样子，打着官腔问武尔科夫）您有何贵干？

韦尔哈恩 （还在门外）你有什么事，姑娘？你是来找我的吗？好吧，进去吧！（韦尔哈恩让阿德尔海德先进屋，自己跟在后面）我今天没太多的工夫。啊，是这样，你是小沃尔夫吧？好，坐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阿德尔海德 这个包裹……

韦尔哈恩 你先等等……（对武尔科夫）您有什么事？

武尔科夫 我来报告生了个孩子。

韦尔哈恩 那么是出生登记罗！登记册，格拉泽纳普！这就是说，我先得把这件事办了。（对沃尔夫太太）您女儿有什么事啊？是不是克吕格尔又打了她耳光？

沃尔夫太太 不是，他大概还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韦尔哈恩 那是什么事呢？

沃尔夫太太 是这个包裹的事……

韦尔哈恩 （对格拉泽纳普）莫特斯始终没来吗？

格拉泽纳普 到现在还没来。

韦尔哈恩 我真不明白！那么，姑娘，你有什么事？

格拉泽纳普 同被盗走的那件皮大衣有关，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是这么回事。我今天不办这事。谁有三头六臂，一下子能把什么事情都给办了？（对沃尔夫太太）让她明天来向我报告吧！

沃尔夫太太 她已经来找过您好几回了。

韦尔哈恩 那就让她明天再来试一次吧！

沃尔夫太太 克吕格尔先生让她赶紧报告。

韦尔哈恩 这关克吕格尔什么事?

沃尔夫太太 这丫头拿了包裹到他家里去过。

韦尔哈恩 什么破烂东西? 给我瞧瞧。

沃尔夫太太 同皮大衣的事有关。克吕格尔先生也这么认为。

韦尔哈恩 破布里裹的是什么?

沃尔夫太太 是克吕格尔先生的一件绿背心。

韦尔哈恩 是你找到的吗?

阿德尔海德 是我找到的,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你在哪儿发现的?

阿德尔海德 是我同我妈一起去火车站的路上捡到的。我走着走着就……

韦尔哈恩 不必再说了。(对沃尔夫太太)您先把包裹保存一下。我们明天再来处理这事。

沃尔夫太太 要是我,那好说……

韦尔哈恩 谁不好说?

沃尔夫太太 克吕格尔先生在屁股后头追得可紧呢。

韦尔哈恩 克吕格尔先生,克吕格尔先生,我可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个人专门给我找麻烦。这种事急了是办不成的。他已经出了悬赏,局里的公报也给他登了。

格拉泽纳普 这个人老是嫌我们出力不够。

韦尔哈恩 这是什么话? 出力不够? 我们听取了他的报告。他怀疑他的洗衣妇,我们已经搜了她的家。他还要怎么样? 这个人也该太平点了。好吧,我说过了,明天再办。

沃尔夫太太 我们无所谓,再来一趟就是了。

韦尔哈恩 这就对了,明天早上见。

沃尔夫太太 再见!

阿德尔海德 (行屈膝礼)再见!

〔沃尔夫太太和阿德尔海德下。

韦尔哈恩 （翻文件，对格拉泽纳普）我想知道，那儿结果怎样了。莫特斯先生现在也在找证人。他说，德赖埃尔太太，那个糕点铺的老太婆，在弗莱舍尔讲那句大不敬的话时正好站在旁边。德赖埃尔太太多大年岁了？请告诉我。

格拉泽纳普 将近七十了，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有点跌跌撞撞了，是吗？

格拉泽纳普 人家都这么说。不过，她脑筋还相当清楚。

韦尔哈恩 我可以对您讲，格拉泽纳普，要能把这件事相当彻底地查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让这些家伙明白，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皇帝寿辰那天，谁没出席？自然是弗莱舍尔。我认准了此人是首恶。尽管他装出一副憨头憨脑的样子！谁都能认出他们的真面目，这些披着羊皮的狼。看起来好像连只苍蝇腿都扯不断，但是，时机一到，这帮畜生准会把这一大片地方搅得个天翻地覆。现在就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立足之地！

莫特斯 （到来）忠诚的仆人参见局长！

韦尔哈恩 噢，事情怎么样啦？

莫特斯 德赖埃尔太太十一点左右来这里。

韦尔哈恩 这件事情多少会引起震动，会引起一阵大叫大嚷。这个韦尔哈恩，什么事他都干涉。感谢上帝，幸亏我已经胸有成竹。我到此地当局长，不是为了图个人安逸。派我到此地，不是让我来开玩笑的。有人心想，这么个局长，只不过是个级别高点的法警罢了。若是这样，他们可以另派个人到这里来嘛！可是，任命我的先生们，自然十分了解他们任命的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了解我的全部严肃而认真的见解。我把我的职务看做是神圣的使命。我已经拟好了给检察厅的报

告。只要我今天中午把它送出去，后天逮捕令就下来了。

莫特斯 这样一来，人家可要对我群起而攻之了。

韦尔哈恩 您知道，我的叔父是内廷侍从官。我会向他提到您的。天哪，该死！弗莱舍尔来了！这家伙要来干什么？难道他已经觉察到有点不妙了不成？（敲门声，嚷道）进来！

弗莱舍尔 （进门，脸色苍白，异常激动）早安！（没人答理）我要报案，这同最近发生的偷窃案有关。

韦尔哈恩 （用警察审视人的目光）您是约瑟夫·弗莱舍尔博士吗？

弗莱舍尔 完全正确。我的姓名是约瑟夫·弗莱舍尔。

韦尔哈恩 您要向我报案吗？

弗莱舍尔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将这样做。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有可能把偷皮大衣的贼找出来。

韦尔哈恩 （敲桌子，存心作出一副吃惊的面孔环顾在场的人，惹得他们笑了起来，复又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您发现什么重要情况了？

韦莱舍尔 这就是说，您从一开始就不重视我的报告，那我宁可……

韦尔哈恩 （赶紧接上一句，态度高傲）您宁可怎么样？

弗莱舍尔 我宁可保持沉默。

韦尔哈恩 （作出不理解的样子无言地回头看看莫特斯，又变一副脸，随口而出）我的时间还有旁的事占着。请您简要地谈一下。

弗莱舍尔 我的时间同样也有别的事情占着。只不过我认为有义务……

韦尔哈恩 （插话）您认为有义务。好。您知道什么，现在就请说吧。

弗莱舍尔 （克制自己）我昨天去划船。船是沃尔夫太太家的。她的女儿坐在前面划船。

韦尔哈恩 这也同那件事绝对有关吗？

弗莱舍尔 对，当然有关——我认为是这样。

韦尔哈恩 （不耐烦地捶捶桌子）好，好，讲下去吧。

弗莱舍尔 我们划到靠近水闸的地方。有一条在施普雷河上航行的小船停泊在那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里冰块堆聚。那条船显然被困住了。

韦尔哈恩 哦。是这样。这些我们并不太感兴趣。那条船同那件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弗莱舍尔 （极力克制住自己）我不得不说，这种态度……我到这里来完全是自愿的，是自愿为当局效劳……

格拉泽纳普 （放肆地）局长先生没时间。您说话简单点。三言两语讲完得啦！

韦尔哈恩 （厉声）我要听事情本身！您想干什么？

弗莱舍尔 （克制自己）我想破这个案。为了克吕格尔老先生的利益，我……

韦尔哈恩 （打哈欠，不感兴趣地）光线耀眼，请把百叶窗关上。

弗莱舍尔 那条船上坐着一个老船夫，显然是那条船的船主。

韦尔哈恩 （姿态如前，打哈欠）对，显而易见。

弗莱舍尔 这个人坐在船上，身穿一件皮大衣，从远处看，我认为是海狸皮。

韦尔哈恩 （姿态如前）要是我，也许会认为是鼬鼠皮呢。

弗莱舍尔 我划近，尽可能靠近，并且看得相当清楚。那是个很穷很脏的船夫，而皮大衣看来完全不合他的身材。那是一件崭新的……

韦尔哈恩 （显然打起了精神）我听着，我听着——说吧！还有

呢？还有什么？

弗莱舍尔 还有什么？没啦！

韦尔哈恩 （显然活跃起来）您可是来向我报告的。您得讲点重要的情况才是。

弗莱舍尔 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

韦尔哈恩 您给我们讲了一则故事，一个船夫，身穿一件皮大衣。船夫，船夫也有穿皮大衣的。这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闻。

弗莱舍尔 这件事，您怎么想都可以。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转身而去。）

韦尔哈恩 诸位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吗？这个人简直愚蠢透顶。一个船夫穿一件皮大衣。这个人也许突然疯了不成？我自己也有一件海狸皮大衣。照他这么说，我岂不早就是贼了？岂有此理！混账透顶！怎么又是这件事？今天简直不得安宁。（对站在门口的米特尔道夫）从现在起，您别放任何人进来！莫特斯先生，劳您驾，请到我住处去吧！那儿没人打扰，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办事。这个克吕格尔，来了一趟又一趟，简直不计其数了。他像是得了跳舞病。要是这头老蠢驴再来找我麻烦，我就让他从门洞里滚出去。

〔克吕格尔在弗莱舍尔和沃尔夫太太陪同下，在敞开的房门口出现。

米特尔道夫 （对克吕格尔）克吕格尔先生，局长先生不会客。

克吕格尔 什么？不会客！我可不管这一套。（对其余二人）往里走，往里走。我倒要瞧瞧。

〔克吕格尔打头，三人一起入内。

韦尔哈恩 我请大家安静点。诸位都看见了，我在这儿还有事情要办。

克吕格尔 您静心办吧，我们可以等候。随后您再来办我们的事。

韦尔哈恩 （对莫特斯）那么，您就请到我住处去吧，如果见到德赖埃尔太太，请您告诉她，我想让她也去我住处谈一谈。您自己也看到了，这儿是不行的。

克吕格尔 （指着弗莱舍尔）这位先生也知道一些有关德赖埃尔太太的事情，甚至可以给您看件书面的东西。

莫特斯 忠实的仆人在此告辞了。（下。）

克吕格尔 这个人不走不行！

韦尔哈恩 我请您别说这种话。

克吕格尔 这话我再讲一遍：这个人是个骗子！

韦尔哈恩 （仿佛没听见，转头向武尔科夫）来吧，什么事？我先办您的事。户口本，格拉泽纳普！——您先等等。我先把这件麻烦事处理了。（对克吕格尔）我先解决您的事。

克吕格尔 对，我也迫切请求您解决这件事。

韦尔哈恩 “迫切”二字，完全用不着。您有什么请求吗？

克吕格尔 没有请求。我没有任何请求。我是来要求我的正当权利的。

韦尔哈恩 什么正当权利？

克吕格尔 我的正当权利，局长先生。这权利就是我作为一个被偷窃的失主，应该得到地方当局的帮助，找回被窃走的财物。

韦尔哈恩 难道有谁拒绝帮助您吗？

克吕格尔 没有，没有拒绝，也不可能拒绝。不过，尽管这样，我可没见到有什么行动！事情毫无进展。

韦尔哈恩 您以为，这件事易如反掌吗？

克吕格尔 我什么都不以为，局长先生。要不然，我就不到这里

来了。而且，我还有了一定的证据：您就是不办我的事。

韦尔哈恩 我本来可以不让您再讲下去。本局长没有义务听这类话。不过，您只管讲下去吧！

克吕格尔 不让我讲下去，这可办不到。我是普鲁士公民，有这种权利。如果您不让我在这儿讲话，我自有别的地方可以去讲。您就是不给我办事。

韦尔哈恩 （显然心平气和地）那么，请您讲讲有什么根据吧！

克吕格尔 （指着沃尔夫太太和她的女儿）她，这位太太找过您了。她的女儿捡到一件东西。她虽说是个穷女人，却不怕上这儿来，局长先生。您已经拒绝过一次，现在她又来了……

沃尔夫太太 局长先生实在没有工夫。

韦尔哈恩 请讲下去吧！

克吕格尔 我本来就没讲完，早着呢！您对这位太太讲了些什么？您只是告诉她，现在没时间办这件事。您压根儿就没听她女儿谈情况。您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对于整个案件，您更是一无所知。

韦尔哈恩 我请您注意，别太过分。

克吕格尔 我不过分，我非常克制自己。我克制得太过分了，局长先生。我这个人太过于心平气和了。要不然的话，对眼下的情况我真不知会说些什么难听话呢。这叫什么调查？这位先生，弗莱舍尔先生，也来找过您，同您谈他亲眼见到的情况。一个船夫，身穿一件皮大衣……

韦尔哈恩 （抬起手来）嘘，您等等！（对武尔科夫）您不是个船夫吗？

武尔科夫 我吃船上饭已经三十年了。

韦尔哈恩 您大概害怕了吧？抖得这么厉害。

武尔科夫 我确实受了点惊吓。

韦尔哈恩 施普雷河上的船夫现在也常穿皮大衣吗?

武尔科夫 不少人有自己的皮大衣,从来如此。

韦尔哈恩 那位先生见到一个船夫,身穿皮大衣,站在船头上。

武尔科夫 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局长先生。许多船夫有上好的皮大衣。我自己就有一件。

韦尔哈恩 您听听,连这个人都有一件皮大衣。

弗莱舍尔 但不是海狸皮的。

韦尔哈恩 您肯定没有看真切。

克吕格尔 什么?这个人有一件海狸皮大衣?

武尔科夫 我可以告诉您,那儿许多人有极好的海狸皮大衣。为什么不会有?有的是富余钱。

韦尔哈恩 (自以为胜利而内心得意非凡,但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是这样。(轻浮地)讲吧,克吕格尔先生,请您往下讲吧!这叫做节外生枝。我只是要您明白,这种"亲眼见到的情况"有什么价值。您听见了,这个人自己就有一件皮大衣。(复又激烈地)我们在梦里也不会因此而灵机一动,说他偷了皮大衣。要是那样的话,真是荒唐透顶了。

克吕格尔 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韦尔哈恩 看来我得再大点声。正因为我在这里讲话,所以我也想告诉您点事。不是以我当官的身份,而是以像您一样的普通人身份,克吕格尔先生。一个一向受人尊敬的公民,不应过于轻信,不应根据别人的证据……

克吕格尔 是说我的朋友,同我来往的人吗?

韦尔哈恩 不错,您的朋友。

克吕格尔 那您就注意您本人吧!像莫特斯这样的人,您同他交往,他可是被我赶出去的。

弗莱舍尔 在您住处等您的那个人,我曾经对他下过逐客令。

克吕格尔 他曾经骗了我，不交房租。

沃尔夫太太 在这个地方，没被他当面或背地骗过的人可没几个。他骗人家的伯姆[①]、马克、塔勒和金币。

克吕格尔 这个人有他一套刮地皮的办法。

弗莱舍尔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个人已经够格送检察厅了。（他把纸放到桌上）请您费心读一遍。

克吕格尔 这张字据是德赖埃尔太太亲笔画押的。那个人企图引诱她发伪誓。

弗莱舍尔 要她揭发我。

克吕格尔 （握住弗莱舍尔的手）这是一个正派人，可是那个无赖要坑害他。而您，反倒同那个人勾结在一起。

韦尔哈恩 （对克吕格尔、弗莱舍尔以及格拉泽纳普说）我的忍耐已经到头了。您同这个人有什么交道，同我无关，我也不当回事。（对弗莱舍尔）请您把这张废纸拿走！

克吕格尔 （交替向沃尔夫太太和格拉泽纳普说）那个是局长先生的朋友。这个是他的保护人，一个牢靠的保护人。我们还不如说，一个挎着手枪的保护人。

弗莱舍尔 （对米特尔道夫）我不欠任何人的账。我干什么，不干什么，是我个人的事。我同谁来往，是我的事情。我想些什么，写些什么，是我的事情。

格拉泽纳普 别嚷了，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了。局长先生，要不要我去叫个宪兵来？我马上跑步去。米特尔道夫！……

韦尔哈恩 请安静！（众人都不作声。对弗莱舍尔）请您把这张废纸拿走！

弗莱舍尔 （把纸拿走）我要把这份字据交给检察厅。

---

① 前西里西亚辅币名，与银格罗申相当，合三十分之一塔勒。

韦尔哈恩 随您便。(他站起身来,从柜子里取出沃尔夫太太交来的包裹)现在来了结这件事吧!(对沃尔夫太太)这东西您是从哪儿捡到的?

沃尔夫太太 我从来没捡到过,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那么是谁?

沃尔夫太太 我的小女儿。

韦尔哈恩 为什么您不把她带来?

沃尔夫太太 她方才还在这儿,局长先生。我可以马上把她叫来。

韦尔哈恩 那样就太耽误事了。那姑娘什么也没告诉您吗?

克吕格尔 她说,是去车站的路上捡的。

韦尔哈恩 那个贼也许跑到柏林去了。那我们就难找了。

克吕格尔 我根本不相信,局长先生。弗莱舍尔先生的见解完全正确。扔掉这个包裹吧,这是故意迷惑我们。

沃尔夫太太 不错!这完全有可能。

韦尔哈恩 沃尔夫太太,您平常可不是这么傻。常常是这里偷了东西,弄到柏林那边去卖。皮大衣早就在柏林卖掉了,可我们这里还不知道已经被偷了呢。

沃尔夫太太 不,局长先生,我的脑子可没这么灵。我同您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要是那个贼现在已到了柏林,我倒想知道,他干吗要丢下这么个包裹呢?

韦尔哈恩 丢下这么个东西,不见得就是故意的。

沃尔夫太太 您只要瞧瞧这个包裹就明白了,妙极了,什么都包在里头,背心,钥匙,这纸张……

克吕格尔 我相信那个贼还在此地。

沃尔夫太太 (增强克吕格尔的这种看法)是这么回事,克吕格尔先生。

克吕格尔 （坚定地）我敢肯定。

韦尔哈恩 很抱歉，我不这么看。我有长期的经验……

克吕格尔 什么？长期的经验？哼！

韦尔哈恩 当然。根据这种长期的经验，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不值得考虑的。

沃尔夫太太 好，好，可别说错话呀，局长先生。

克吕格尔 （联系到弗莱舍尔的见证）他看见了一个船夫……

韦尔哈恩 咳！您可别再提这件事了。要不然，我就得天天去搜别人的家，派二十个宪兵和警察，挨家挨户去搜查。

沃尔夫太太 那您就马上从我家开始搜吧，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是啊，这么一来，岂不是很可笑吗？不行，不行，先生们，这种办法行不通。这么干是干不出任何名堂来的。您必须让我自己作主。我已经有我的怀疑对象了，暂时还要观察一下。这里有那么几个不明不白的人物，我早就盯着他们了。他们一清早乘车到柏林去，背上扛着很重的东西，晚上回来，却空着身子。

克吕格尔 卖菜的妇女都是这样背着她们的菜出去的。

韦尔哈恩 不只是卖菜的妇女，克吕格尔先生。您的皮大衣可能也是这样弄出去的。

沃尔夫太太 这倒是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

韦尔哈恩 （对武尔科夫）好吧。怎么样？您要报户口？

武尔科夫 生了一个小丫头，局长先生。

韦尔哈恩 我将尽力去办。

克吕格尔 我的皮大衣要是找不回来，局长先生，我是不会罢休的。

韦尔哈恩 好吧，能办到的，都会办到。沃尔夫太太也可以到处打听着点。

沃尔夫太太 这种事情我可不在行。要是这案子破不了呢，不会的，不会的，那就不得安宁了！

克吕格尔 您的话很对，沃尔夫太太，完全正确。（对韦尔哈恩）我请您仔细看看这个包裹。纸条上有字迹，可以引出点线索来。后天早上，局长先生，我还要来问有没有结果。再见！（下。）

弗莱舍尔 再见！（下。）

韦尔哈恩 （对武尔科夫）您多大年纪啦？再见！再见！——这两个家伙真是莫名其妙！（对武尔科夫）您叫什么名字？

武尔科夫 奥古斯特·菲利普·武尔科夫。

韦尔哈恩 （对米特尔道夫）您到我的住处去一趟。作家莫特斯在那儿等着我呢。您告诉他，很抱歉，今天早上我有别的事情。

米特尔道夫 不让他再等了吗？

韦尔哈恩 （粗暴地）别等了！别等了！（米特尔道夫下。）

韦尔哈恩 （对沃尔夫太太）您认识作家莫特斯吗？

沃尔夫太太 这件事，您知道，我倒不如不说为好。我不会讲多少好话给您听的。

韦尔哈恩 （挖苦地）关于弗莱舍尔，好话就多了。

沃尔夫太太 这个人确确实实不是个坏人。

韦尔哈恩 您大概是有意加小心，不背后说人吧？

沃尔夫太太 不，您知道，我这张嘴可是封不住的。我一向有啥说啥，直来直去，局长先生。要不是我的嘴快，我早就发迹了。

韦尔哈恩 在我这儿，心直口快并没有让您吃过亏。

沃尔夫太太 在您这儿，没有，局长先生。您容得别人讲实话。在您面前用不着拐弯抹角。

韦尔哈恩 好！您就直说吧！弗莱舍尔是个规矩人。

沃尔夫太太 是规矩人，不错，是规矩人。

韦尔哈恩 好，您可记着您今天的话！

沃尔夫太太 您也记着我的话！

韦尔哈恩 好吧，走着瞧。（他伸了伸懒腰，站起来，走几步活动活动两腿。对武尔科夫）这就是我们此地勤劳的洗衣妇。她认为，所有的人都像她一样。（对沃尔夫太太）可惜世界上的情形并不是这样。您是从外表看人。我们当官的眼光就深一点。（他走了几步，随后在她面前站住，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如果我说，沃尔夫太太是个规矩人，这话可是一点也不假，那么，我可以同样肯定地对您说：您的弗莱舍尔博士，我们方才谈论的这个人，是个危险透顶的家伙！

沃尔夫太太 （不知所措地摇头）这我可不知道……

【剧　终】

群　　鼠

（柏林的悲喜剧）

（1911）

章国锋　译

剧中人物

哈森罗伊特　前剧院经理

哈森罗伊特太太

瓦尔布尔迦　他们的女儿

施皮塔牧师

艾里希·施皮塔　其子，神学院学生

阿丽丝·吕特布什　女演员

纳塔奈尔·叶特尔　宫廷演员

凯弗尔施坦、**克格尔博士**　哈森罗伊特的学生

约　恩　泥瓦匠

约恩太太

布鲁诺·梅歇尔克　约恩太太的弟弟

鲍丽娜·皮帕卡尔卡　波兰女仆

西多妮·克诺伯太太

塞尔玛　她的女儿

克瓦夸罗　二房东

基尔巴克太太

希尔克　警察

两个婴儿

第 一 幕

柏林附近一栋废弃了的骑兵营房，顶楼上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屋子正中的天花板下吊着一盏点燃的灯，灯下是一张圆桌。后墙正中一条笔直的过道通向钉着铁条的房门，门上挂着一只简陋的门铃，外人进入房间先得拉响此铃。左墙有一扇门通往里间，右墙边竖着一架梯子通向阁楼。

观众可以看到，在阁楼和里外两间屋放满了前剧团经理哈罗·哈森罗伊特收藏的各种戏剧服装和道具。

在暗淡的灯光下，人们会以为这儿是古代宫殿的武器储藏室、古董收藏室或一家出租面具的店铺。

过道和外面房间两边的架子上陈列着头盔和胸甲，站立着硬纸糊成的全副武装的士兵。通往阁楼的梯子旁边守卫着两个身穿盔甲的武士。梯子顶部的阁楼入口处盖着一块常见的活动盖板。

屋子前半部左边靠墙的一张斜面高桌上放着墨水瓶、鹅毛笔和旧账簿，圆桌旁的高脚凳和几把高靠背椅说明这是一间办公用的房间。圆桌上摆着一只水瓶和几个玻璃杯。斜面桌上方挂着几幅照片，这是哈森罗伊特扮演卡尔·莫

尔[1] 和其他角色的剧照。

一个巨大的月桂花环套在一个硬纸糊成的武士脖子上，花环的缎带下端用金字写着："献给天才的哈森罗伊特经理！满怀谢意的团员"。另外几条红色的缎带仅有上款："献给天才的卡尔·莫尔"，"赠给无可比拟的、令人难忘的卡尔·莫尔"，等等。整间屋子几乎都被用来存放服装和道具，墙边所有的空地方挂满了各个世纪的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剧装，此外还有瑞典马靴以及西班牙和德国的长剑。

左边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书"图书室"。

房间里凌乱不堪，到处堆放着旧书、武器、高脚杯、酒瓶以及其他杂物。时间为五月末的一个星期天。

年约三十五岁的约恩太太和年轻的女仆皮帕卡尔卡坐在圆桌边。前者上身撑在桌子上，正使劲劝说着女仆装束的皮帕卡尔卡。后者身穿外套，戴着帽子，僵直地坐着，手执雨伞在地板上划来划去。她那漂亮的脸蛋上满是泪痕，从体形上看她已经怀孕，并且即将临产。

约恩太太 嗯，说得对，我也这么说来着，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那么，我这就去施拉赫腾湖或者哈伦湖，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找到他。

〔她擦了擦眼泪，准备站起身来。

约恩太太 （按住她的肩膀，阻止她站起来）鲍丽娜，看在上帝的份上，可别这样做，千万别干蠢事，这会闹出笑话来的，花了钱还得不到结果。你这是何苦呢，挺着大肚子还要去找那坏小子？

---

① 卡尔·莫尔，席勒剧作《强盗》中的主人公。

皮帕卡尔卡 那就让我的东家今天白等我吧，我一头扎进护城河里淹死算了。

约恩太太 鲍丽娜，可别这样，可别这样，鲍丽娜！叫我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再听我说一句……只要一会儿，听听我给你出的主意！上次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标准钟面前碰见你那会儿，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当时对你说什么来着？我说，小傻瓜，可得当心你的钱哪，别让他骗走了！这种事好多女孩子都碰到过，成千上万的姑娘吃过哑巴亏！我还说……我还说什么来着？我说，来吧，让我帮帮你。

皮帕卡尔卡 像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也没法回家了。妈妈一眼就会看出来，爸爸准得抓住我的头发把我赶出来。说到钱，我只剩下了缝在外套里子里的两块金币，那个坏良心的流氓把我的钱全偷走了，没给我剩下一分钱。

约恩太太 姑娘，你当初要是多长个心眼就好了……听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对你，对我，对我男人保尔都有好处。他是个泥瓦匠，非常想要一个孩子。我们的小阿达尔贝特得痢疾死了。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你用不着为他担忧。这样，你就可以去找你的心肝宝贝，可以再去做工，回到你父母家里。这种事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会知道。

皮帕卡尔卡 我不想活了，还不如跳进护城河死了干净！（她站起身来）我要写张纸条揣在口袋里：是你这个该诅咒的坏种逼得鲍丽娜跳河的！我还要在纸上写出他的名字：乐师阿洛依斯·特奥菲尔。让他晓得，让他的良心永远不得安宁。

约恩太太 等一下。姑娘，我这就给你开门！（装作送皮帕卡尔卡出去。两个女人还没走到过道，布鲁诺·梅歇尔克便探头探脑地从左边门悄悄溜出来，并在桌边站定。布鲁诺·梅歇

尔克身材不高，脖子短粗，宽肩膀，额头又窄又低，头发像刷子一样竖着，小小的圆脑袋，相貌凶残，变形的左鼻翼上有一块伤疤。这个大约十九岁的汉子背稍微有点驼，有两只笨拙的大手，长长的胳膊筋肉突起，小小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光。他手里正摆弄着一只老鼠笼。布鲁诺像招呼一条狗一样向他姐姐吹了一声口哨。）

约恩太太 我马上就回来，布鲁诺。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布鲁诺 （似乎专心地摆弄着老鼠笼）我想，我应该在这儿安几个老鼠笼。

约恩太太 笼子里放了肥肉吗？（对皮帕卡尔卡）他是我弟弟，你不用害怕，姑娘！

布鲁诺 （仍然摆弄着老鼠笼）我看见威廉皇帝了，我今天参观卫兵检阅来着。

约恩太太 （朝向被布鲁诺的相貌吓坏了的皮帕卡尔卡）这是我弟弟，你别走。（对布鲁诺）喂，瞧你这副德行！这姑娘看见你就害怕。

布鲁诺 （如前，头也不抬地）真他妈的丧气，我又不是鬼！

约恩太太 快滚到一边装你的老鼠笼去吧！

布鲁诺 （如前，慢慢走到桌边）好吧。干他妈的这营生真得饿死，还不如卖火柴挣得多呢！

皮帕卡尔卡 我走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怒气冲冲地对布鲁诺）你到底走不走，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布鲁诺 （弓起身子）别发火，叶特[①]，我这就走。（顺从地走进隔壁房间。约恩太太使劲关上门。）

---

① 约恩太太的名字叫汉娜叶特，叶特是昵称。

皮帕卡尔卡 他这副样子真可怕，晚上见了准得吓死。

约恩太太 我的天，瞧我把布鲁诺赶到哪儿去了。他要是听见咱们的谈话可就糟了！

皮帕卡尔卡 再见，我不喜欢这地方。你要是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就到克洛伊茨喷泉旁的长凳上去说吧，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鲍丽娜，我吃了多少苦才把布鲁诺拉扯大。当然，你的孩子会比他幸运二十倍。只要你答应，鲍丽娜，他一生下来我就养活他。我以我去世父母的名义起誓——每一年的忌日我都要到吕德斯多夫去，在他们的墓前点上蜡烛，谁也别想阻拦我——以我去世父母的名义起誓，小家伙一生下来，就会过上好日子，没有一位王子和公主会过得像他那样好。

皮帕卡尔卡 我走了，用我最后的一点钱买几瓶硫酸。谁碰见我就活该谁倒霉！我要洒到那勾引他的小娘儿们脸上，泼到他脸上，烧坏他那张漂亮的小白脸！ 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我要烧焦他的胡子，烧瞎他的眼睛，只要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谁碰见我就活该谁倒霉！他欺骗了我，毁了我这一辈子，还抢走了我的钱，败坏了我的名誉！ 这条该诅咒的狗，勾引了我，又一脚把我踢开，骗了我，让我受这份罪！他要是碰见我就该他倒霉！ 我要让他变成瞎子，烧坏他的鼻子，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约恩太太 真的，鲍丽娜，以我的生命发誓，只要那小家伙一生下来，从那一刻起，他就会得到一切，就会像富贵人家那样……我怎么说呢？就会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相信我，说声“是”！我把一切都想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鲍丽娜。无论是医生、警察还是你的东家都不会知道这事，而你还可以拿到一百二十三马克，这是我为哈森罗伊特经理打

扫房间积攒下来的工钱。

皮帕卡尔卡 我宁愿一生下来就把他掐死也不愿卖掉他！

约恩太太 谁让你卖掉他啦，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从去年十月到现在我一直担惊受怕，吃了多少苦头！未婚夫抛弃了我，房东太太把我赶了出来，我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我作了什么孽，所有的人都咒骂我，嘲笑我，讨厌我？

约恩太太 依我看，这是因为那个贼坯子还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

〔未等二人发觉，布鲁诺又从左边门里溜了出来，手里仍摆弄着老鼠笼。

布鲁诺 （阴阳怪气，然而又似乎不是故意地）灯！

皮帕卡尔卡 我害怕这个人，快放我走！

约恩太太 （怒声呵斥布鲁诺）还不快滚到你该去的地方去！我说过我会叫你的。

布鲁诺 （无动于衷地）嘿，真见鬼，我只不过说了一个“灯”字。

约恩太太 你疯了不成？“灯”是什么意思？

布鲁诺 你没听见有人在外面用钥匙开门吗？

约恩太太 （吓了一跳，侧耳静听，并拉住准备走的皮帕卡尔卡）嘘！真的有人来了！别走，再等一会儿！

〔布鲁诺继续摆弄老鼠笼，两个女人紧张地倾听。

约恩太太 （小声地、害怕地对布鲁诺）我怎么什么也没听见？

布鲁诺 你这干瘪的老蜘蛛，得再长两只耳朵才能听见！

约恩太太 三个月来，经理还是头一次礼拜天上这儿来。

布鲁诺 那戏子要是来了，我就给他套上笼头。

约恩太太 （生气地）别胡说！

布鲁诺 （讪讪地对皮帕卡尔卡）小姐，你信不信，八月份在舒曼

马戏团，我每天得赶着驴上场表演三次？干这种事我可从来没害怕过。

皮帕卡尔卡 （似乎到现在才发觉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地方，吃惊地）圣母玛利亚，我在什么地方？

约恩太太 这会儿谁会到这儿来呢？

布鲁诺 肯定不是经理，他走起路来像个木桩，脚步不会这么轻。

约恩太太 姑娘，你还是先躲一躲，听话，先上楼去呆一会儿吧。不然，叫人看见可就糟了。

〔皮帕卡尔卡在惊慌之中不得不听从。她爬上梯子，掀开盖板。约恩太太走到门边，准备在紧急情况下挡住门。皮帕卡尔卡消失在阁楼里，屋里只剩下约恩太太和布鲁诺。

布鲁诺 出了什么事，好心的姐姐？

约恩太太 这跟你屁也不相干，懂吗！

布鲁诺 我是看你吓成这个样子，赶紧把那小妞藏起来才问的。这本来关我屁事。

约恩太太 那你就别瞎打听！

布鲁诺 谢谢，我这就走。

约恩太太 混小子，你知道我干吗叫你来吗？

布鲁诺 （油腔滑调地）干吗发这么大的火，叶特，我惹你了吗？你今天是怎么了？我得去找我的宝贝儿，我困了。昨天晚上我只在动物园的草堆里打了个盹儿，后来又到煤市广场去溜达了一会儿。（把裤子口袋翻过来）这会儿，我得去找点儿吃的。

约恩太太 呆在这儿不许动！你要是再像一条狗那样闲逛，就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布鲁诺，你开始走上邪路了。

布鲁诺 我讨厌世界上的一切，怎么样？谁让我是个穷鬼来着？

难道我应该像乞丐那样去讨饭？（掏出一只肮脏的钱包）这里头连他妈的一个小钱也没有。还有什么话快说，不然就让我走。

约恩太太 还有什么话？你在问谁呢？瞧瞧你那德行，还有什么用？除了靠你姐姐养活，屁用都没有。我连自己都顾不过来，还得可怜你这二流子和小偷。

布鲁诺 我知道你有时候连自己都顾不过来。

约恩太太 你五六岁就开始干坏事了。那时候父亲就对我说，你这一辈子大概不会有什么出息，让我别再为你操心。我那规规矩矩的男人……这样的好人你打着灯笼也难找。

布鲁诺 行啦，行啦，这我都知道！见鬼，这一切难道都是我的错？打我一生下来，就没人喜欢我，没人瞧得起我，这能怪我吗？好啦，看样子你这儿用不着我捉老鼠了。继续干你那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约恩太太 （对着布鲁诺的鼻子晃了晃拳头）要是你敢走露一点儿风声，我就打断你的腿，要你的命！

布鲁诺 别害怕，我不会说出去的。（爬上梯子）就当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这总行了吧。

［他掀开盖板消失在阁楼里。约恩太太赶紧捻灭灯，摸黑走到图书室的门边，溜进图书室，半掩上门。

从大门那边传来钥匙插进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接着是开门的声音。过道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同时传来柏林大街上的喧闹、小孩的哭声以及院子里一只八音盒演奏的声音。

瓦尔布尔迦·哈森罗伊特忐忑不安地走进来。她还不到十六岁，长得很漂亮，一副天真的样子，手里拿着阳伞，穿一件浅色连衣裙。

瓦尔布尔迦 （愣了一会儿神，侧耳静听，然后胆怯地）爸爸！这

儿有人吗？爸爸，爸爸！（紧张地听听有没有动静，然后又说）这儿怎么有煤油味？（摸到一盒火柴，划着一根想点灯，却被滚烫的灯罩烫了一下）哎哟！烫死我了，谁在这儿？（尖叫着要跑开。）

［约恩太太出现在她面前。

约恩太太 哟，瓦尔布尔迦小姐，别大喊大叫，请您安静一点，是我在这儿。

瓦尔布尔迦 天哪，你差点把我吓死，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怕什么呀，小姐？您星期天上这儿来干吗？

瓦尔布尔迦 （一只手捂住胸口）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您怎么啦，瓦尔布尔迦小姐，您怕谁呀？您大概听您父亲讲过，我每天都得在这上头同这些箱子柜子什么的打交道，抹灰擦土，倒腾这些老古董。过三四个星期，等到我把这一千二百件或是一千八百件破烂玩意儿收拾完一遍，就得再从头开始。

瓦尔布尔迦 我刚才吓了一跳，那灯罩把我的手给烫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灯刚才还亮着，半分钟前我才把它吹熄。（揭起灯罩）我就不怕烫，我的手粗。（点着灯）瞧，这下子又亮了，我又把它点着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简直不明白。

瓦尔布尔迦 您看上去真像个幽灵，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像什么？

瓦尔布尔迦 是这么回事，刚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黑洞洞的……这发霉的、阴森森的屋子，就好像看见许多幽灵似的。

约恩太太 好了，小幽灵，您上这儿来干吗？您是一个人还是同

别人一起来的？您爸爸还来不来？

瓦尔布尔迦 不，爸爸今天到波茨坦拜会一个大人物去了。

约恩太太 那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瓦尔布尔迦 我吗？我只不过来溜达溜达。

约恩太太 是这样。我说，您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在这间堆破烂的屋子里可晒不到太阳。

瓦尔布尔迦 您也应该去晒晒太阳，您看上去脸色发灰。

约恩太太 哼，太阳只是为上等人准备的！我得每天在这儿吃灰——快走吧，我的小姐，我得开始干活了！我生来就是这个命，离开灰呀土呀就没法活。（咳嗽。）

瓦尔布尔迦 （怯生生地）您别告诉我爸爸，说我上这儿来过。

约恩太太 我吗？我又不是没事干。

瓦尔布尔迦 （似乎漫不经心地）要是施皮塔先生问起……

约恩太太 谁？

瓦尔布尔迦 就是在我们家里当家庭教师的那位先生……

约恩太太 嗯，怎么样？

瓦尔布尔迦 您能不能告诉他，我到这儿来过，可一会儿又走了？

约恩太太 那么，就是说，我可以告诉施皮塔先生，您上这儿来过，但不能告诉您爸爸？

瓦尔布尔迦 （脱口而出）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告诉他，亲爱的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哼，您要小心，可得留神哪！有些像您一样出身好人家的女孩子就进了龙骑兵大街的班房，甚至在巴尔尼姆大街的监狱里毁了一辈子。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您不是说——不是以为，我和施皮塔先生的关系有些越轨或者不成体统吧？

约恩太太 （惊慌地）别出声！有人在用钥匙开门！

瓦尔布尔迦 快把灯吹灭！

［约恩太太飞快地把灯吹熄。

瓦尔布尔迦 是爸爸！

约恩太太 小姐，快到阁楼上去！

［两人顺着梯子爬上阁楼，紧接着将盖板锁上。

前剧院经理哈罗·哈森罗伊特和宫廷演员纳塔奈尔·叶特尔从大门走进过道。哈森罗伊特中等身材，脸刮得光光的，约模五十岁，走路时步子迈得很大，显出旺盛的精力。他的脸部线条高贵，眼里射出果敢的光芒，行为举止不受任何拘束，这说明他有火一样的性格。他身穿一件浅色外套，里面是燕尾服，脚穿一双漆皮鞋，高礼帽推到脑后。从敞开的外套可以看到他胸前挂着几枚勋章。叶特尔身穿白色的法兰绒上衣，外罩一件薄外套，左手拿着一顶草帽和一根精美的手杖，脚穿一双黄色皮鞋。他看上去五十多岁，脸也刮得很干净。

哈森罗伊特 （高声叫道）约恩，约恩太太！瞧，这就是我的宝藏，亲爱的叶特尔！尘世繁华转瞬即逝！我在这儿保存了我演戏一辈子留下来的宝贝，已经作过了必要的整理：破铜烂铁，旧衣烂衫！约恩，约恩！她刚才还在这儿，灯罩还烫手呢。（划着一根火柴点上灯）天已经亮了，让世界毁灭吧！好了，现在你可以在灯光下好好看看我这蛀虫、老鼠和跳蚤的天堂啦。

纳塔奈尔·叶特尔 您大概已经收到我写的明信片了，亲爱的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约恩太太！我得看看她是不是在阁楼上。（灵活地爬上梯子，摇了摇盖板）锁了！钥匙当然是在这蠢猪的裙子

口袋里。(用拳头生气地捶打着盖板)约恩,约恩!

纳塔奈尔·叶特尔 (有些不耐烦地)经理,难道离了约恩太太就不行吗?

哈森罗伊特 什么?你以为我会穿着燕尾服,带着勋章,亲自为你从这三百只柜子和箱子里翻找你巡回演出需要的破布吗?我可是刚刚受到亲王接见来着!

纳塔奈尔·叶特尔 对不起,我可不是穿上破布去巡回演出!

哈森罗伊特 见鬼,那你就光着身子去演出吧!我才不在乎呢,这碍着我屁事!别忘了你在跟谁说话!并不是宫廷戏子叶特尔——管你是谁呢——吹一声口哨,哈罗·哈森罗伊特就会俯首帖耳地听你摆布!难道就因为一个小丑需要一顶破帽子或两只旧靴子,我这个堂堂的绅士就得牺牲星期天下午宝贵的时间,像一条狗那样在破烂堆里爬来爬去,闻遍每一个角落吗?不,朋友,那你可找错人了!

纳塔奈尔·叶特尔 (平静地)您能不能告诉我,经理,是谁惹您发这么大的火?

哈森罗伊特 你这混蛋,一个钟头前我还受到一位亲王的款待来着,在此以后,正因为如此!就因为你,我才坐上一辆该死的马车,急急忙忙赶回这该死的地方……假如你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好意,那就快滚!

纳塔奈尔·叶特尔 您约好让我四点钟来,却让我在这阴森的房子里,在这条臭烘烘的走廊上,在一帮孩子的戏弄下足足等了一个钟头!我耐心地等,对您没发一句怨言,而您现在却来劲了,拿我当出气筒!

哈森罗伊特 混蛋……

纳塔奈尔·叶特尔 您见鬼去吧,我可不吃您这一套!您当我的小丑都不配,只配到大街上去翻跟头!

[他怒气冲冲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了。

哈森罗伊特 （愣住了，爆发出一阵狂笑，对着叶特尔的背影喊）别丢人现眼了，我又不是出租面具的！（传来门锁撞上的声音。哈森罗伊特掏出怀表）这头该死的猪！讨厌的蠢驴！感谢上帝，这该死的东西终于走了！（他把怀表装进口袋，紧接着又掏出来，侧着耳朵听外面的响动，然后不耐烦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猛地站住，对着高礼帽里的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会儿，细心地梳了梳头发，又走到圆桌旁，打开桌上放着的几封信，嘴里哼着）

啊，斯特拉斯堡，啊，斯特拉斯堡，
你这美丽的城市。

（他重又看了看怀表。突然，他头顶上的门铃响了）一分钟也不差！女人在这种事情上总是很准时的！（匆忙地去开门。观众可以听见他高兴地大声问候某个人。不久，他那洪亮的声音便被一个女人银铃般的笑声盖过了。过了一会儿，他陪着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年轻女人——阿丽丝·吕特布什——重新出现了）阿丽丝，小阿丽丝！过来，到灯这边来！我得好好看看，你可还是我当帝国直辖区剧院经理那会儿的那个小阿丽丝！小宝贝儿，我那时看着你长大，看着你学走路，还教你说话！你总是把“头儿”说成“砣儿”，哈哈哈！你还记得吧？

阿丽丝·吕特布什 瞧你说的，经理，你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吧？

哈森罗伊特 （揭去她的面纱）小宝贝儿，你越来越漂亮了！

阿丽丝·吕特布什 （脸色绯红，高兴地）你也根本没见老，还是从前那样子。可是，这楼上太黑了，有点叫人害怕。哈罗，你能不能打开窗子？这儿的空气都快发霉了。

哈森罗伊特 庇里科克坐在庇里科克山顶上！

托姆斯饿了七年整，
只把老鼠和耗子吞。

说真的，我这几年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亲爱的阿丽丝，虽然我没给你写过一封信，但我会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

阿丽丝·吕特布什 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可你一封也不回，这可不怎么好。

哈森罗伊特 干吗要回信呢？哈哈哈！连我自己都想不出办法，给一个小姑娘写信又有什么用？嘿！从虚无中产生的还是虚无。蛀虫和尘土，尘土和蛀虫，哈哈哈，这就是我在西部边境为德国文化拼命工作的结果！

阿丽丝·吕特布什 你没把这些服装和道具留给库尔茨经理？

哈森罗伊特 “啊，斯特拉斯堡，啊，斯特拉斯堡，你这美丽的城市。”不，小宝贝儿，我没把这些东西留在斯特拉斯堡。那个饭馆跑堂的，酒吧间的小丑，下等舞厅里端盘子的家伙，接替我的位置以后不想要这堆破烂！那个该死的白痴，不可救药的笨蛋！哼，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全带走了。可是，为此我却把我演戏辛辛苦苦挣来的四万马克，还有我那好太太从娘家带来的五万马克全赔进去了！真见鬼！不过，这些玩艺儿能保存下来，对我也是一个安慰。瞧，哈哈哈，瞧这一帮凶神！（摸了摸几个硬纸糊成的全副武装的武士）你还认识它们吗？

阿丽丝·吕特布什 我当然认识我的老搭档。

哈森罗伊特 嘿，这些可怕的家伙，还有那上面吊着的、挂着的，地上摆着的、放着的，终于被捡破烂的老哈森罗伊特保存下来了，经过这几年的折腾仍然完好无损！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高兴的事儿吧。我从报上看到，陛下要请你到柏林来演

出呢！

阿丽丝·吕特布什 可我并不怎么在乎，我情愿在你手下演戏。你得答应我，要是你再组织剧团，就……我马上就中止同别人签的合同！（哈森罗伊特放声大笑）我在一个地方剧院干了三年，受了整整三年罪。我不喜欢柏林，更不想进宫廷戏班子，在那儿日子更不好过，演的尽是些倒胃口的戏。你知道，我乐意在你这儿演戏，我喜欢这些道具。

〔她走到武士旁，摆出同样的姿势。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那就来吧，忠心耿耿的小武士！

〔他张开双臂。阿丽丝扑到他怀里，两人长时间地接吻。

阿丽丝·吕特布什 哈罗，现在告诉我，你太太好吗？

哈森罗伊特 苔莱泽很好，尽管她整天愁眉苦脸，却越来越胖了。宝贝儿，小宝贝儿，你真香！（把她拉到怀里）你知道你是多么危险吗？

阿丽丝·吕特布什 你是说我有点儿冒傻气吧？要是那样，我可的确有点儿危险。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

阿丽丝·吕特布什 在这个可怕的地方，爬上三层楼梯，躲在这发霉的屋子里和你约会，这对我们俩不是都有点危险吗？另外，在楼梯上我差一点儿碰上纳塔奈尔·叶特尔。谢天谢地，幸亏我赶快藏到一个角落里，才没让他看见！要是这位宫廷戏子发现我到这儿来看你，也许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哈森罗伊特 我大概把日期写错了。这家伙一口咬定是我约他今天下午到这儿来的。哈哈哈！

阿丽丝·吕特布什 我隔着六级楼梯看见他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好像刚刚吵过架。还有那帮讨厌的孩子，我上楼梯时就在我身边窜来窜去，嘴里还大喊大叫。那帮小畜生，还不到

桌子高，就满嘴脏话。

哈森罗伊特 （大笑，变得严肃）嗯，你瞧，我已经习惯这种环境了。在这坟墓一样的旧房子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地跑来跑去，成天打架，吵嘴，叹气，挨饿，像牛马一样干活，可还是填不饱肚子。还有的人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在这儿什么人都有，流氓、小偷、骗子、强盗，多得没法数。而你的老经理哈森罗伊特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哈哈哈，就像柏林人常说的那样，同他们盖一条被子，哈哈哈！小宝贝儿，我现在的日子很艰难哪！

阿丽丝·吕特布什 你知道我在动物园车站下火车时碰见谁了？碰见了施塔特哈尔特公爵！我上了那老色鬼的马车，跟他乱七八糟地胡扯了一通。后来你猜怎么着？我们在一条林阴道上突然遇见了陛下。他骑着马，背后跟着一大群随从。我想，这下可糟了！老公爵也吓得要死。不过，陛下只举起一个手指头做出警告的姿势。注意，往下就精彩了！陛下冷不防问我，要是哈森罗伊特重新当上经理，我还想不想回斯特拉斯堡去演戏。我听了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

哈森罗伊特 （脱下外套扔在一边，露出胸前的一排勋章）你大概不知道宫廷里吃早饭是多么排场吧？可我见识过！我今天在波茨坦刚刚跟鲁勃莱希特亲王一起吃过早餐！不错，也许你的朋友又会时来运转！

阿丽丝·吕特布什 亲爱的，你简直像一位大人物，像一位将军！

哈森罗伊特 怎么样，你大概还没见过这些勋章吧！还记得我们演克莱尔欣和哀格蒙特[①]时的情景吗？我们应当痛饮一杯！

---

① 歌德的戏剧《哀格蒙特》中的男女主人公。

（两人重又拥抱）及时行乐！来一杯香槟，天真的小宝贝儿，你的老经理、老相好和老朋友已经好久不喝酒了！（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一瓶酒）这酒还不赖！（拔出瓶塞。门铃响）嘘，见鬼！是哪个该死的混蛋星期天下午敢到这儿来拉铃？（铃声更响了）小宝贝儿，快到图书室去躲一躲！（铃声重又响起，阿丽丝急忙走进图书室）活见鬼，这家伙疯了！（向门口走去）我这就来开门，你要是等不及，那就滚蛋！（传来他开门的声音）什么，你说什么？"是我，瓦尔布尔迦小姐"？我可不是瓦尔布尔迦小姐，我不是那小姑娘，我是她爸爸！啊，是您，施皮塔先生！我是她爸爸，是她爸爸！您有什么事？（哈森罗伊特和艾里希·施皮塔，一个戴眼镜、相貌端正、脸部线条分明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一起出现在过道里。施皮塔是神学院学生，身穿黑色长袍，背有点弯，由于长期不见阳光和营养不良，脸色苍白，身体瘦弱）您想在这个阴暗的仓库里给我女儿上课吗？

施皮塔　我坐马车经过这儿时似乎看见瓦尔布尔迦小姐进了这幢房子的大门。

哈森罗伊特　您大概眼花了，亲爱的施皮塔。我女儿同她母亲这会儿正在英国教堂里，我想，正在做祈祷。

施皮塔　假如我打扰了您，那就请您原谅。我冒昧地上楼来，是为了来陪陪她，然后再送她回家。我想，在这个老鼠出没的地方，她会感到害怕的。

哈森罗伊特　好啦，好啦，可她不在这儿，亲爱的施皮塔，我很遗憾。我自己也是偶尔上这儿来的，为了写几封信，当然，还有别的急事需要处理。您还有什么事吗，我的好施皮塔？

［施皮塔擦着眼镜，显得有点窘。

施皮塔　刚一到这漆黑的地方，真有点不习惯。

哈森罗伊特 您是不是想要您的工钱?可惜,我上街时口袋里从来不多带钱。请您耐心点,等我回家后再付给您。

施皮塔 这事您不用着急,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既然您这样说,那就好。不过,我现在忙得很,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利用这次偶然的机会占用您一点宝贵的时间。只要一分钟,经理先生。我可不可以提一个简短的问题?

哈森罗伊特 (掏出怀表,望着表说)那就一分钟,我看着表,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我想,提问和回答加起来都用不了一分钟。

哈森罗伊特 那就快说!

施皮塔 您看我有没有演戏的才能?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您疯了吗?请原谅,未来的牧师先生,我有点失礼了。古人虽然说过,自然跳跃并非坏事,可您的跳跃太不自然了,叫我摸不着头脑。咱们还是别谈这事吧!我相信,一提起它,咱们即使讨论三四个星期,甚至三四年,也得不出结果。您是学神学的,亲爱的,出身在一个牧师家庭,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您有关系有门路,前程也有保障嘛!

施皮塔 啊,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经过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作出的决定,经理先生!当然,我还没对任何人透露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秘密。我幸运地结识了您一家人,从那一刻起我就感到,我找到了真正的生活目的。

哈森罗伊特 (极不耐烦地)我很荣幸,我和我的家庭真太荣幸了!(把手放在施皮塔的肩膀上)不过我求求您,咱们还是以后再谈吧,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

施皮塔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反正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哈森罗伊特 是谁引出您的怪念头的，未来的牧师先生？我一直很器重您，甚至羡慕您那平静的牧师家庭。可是，在这样一个大城市异想天开地要当什么演员，这可太过分了！这种事并不是人人都干得了的，对您来说更是如此！年轻人，您知道当戏子是什么滋味吗？总而言之，我要是您父亲，就会把您关起来，直到您完全放弃这种愚蠢透顶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好了，再见吧，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我认为，不管是关起来还是别的什么暴力手段，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

哈森罗伊特 可是年轻人，您当不了演员！您那副样子，您的眼镜，尤其是您又尖又哑的嗓子，根本不适合当演员！

施皮塔 既然生活中有我这样的丑八怪，那么在舞台上为什么就不应该有呢？我认为，一副动听的嗓子，加上席勒——歌德——魏玛式的矫揉造作，不仅不值得提倡，而且是极其有害的。问题是，您愿不愿意收我这个丑八怪学生。

哈森罗伊特 （匆忙穿上外套）不！首先，我的学校就是一个席勒——歌德——魏玛式的矫揉造作的学校；其次，我没法向您的父亲交待；第三，咱们之间的争吵已经够多了。每次上完课，吃过晚饭，咱们都要吵一回。再这样下去咱们也许会打起来的。就这样吧，施皮塔，我还要去赶马车。

施皮塔 我已经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了，我给他写了一封十二页的长信，向他逐条说明了我的理由……

哈森罗伊特 那位老先生一定会乐得蹦起来！年轻人，快走吧，不然我就要发疯了！

［他使劲拽着施皮塔离开了房间。观众可以听见门锁响

的声音。房间里静悄悄的，从外面传来柏林大街上嘈杂的声音。阁楼的盖板掀开了，瓦尔布尔迦急急忙忙从梯子上下来，背后跟着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压低声音，使劲地）您怎么啦？不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吗！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我差点喊出声来，我几乎忍不住要喊了！上帝呀，我简直受不了！

约恩太太 那就往嘴里塞块手绢，小姐！到底出了什么事？瞧您这副样子！

瓦尔布尔迦 （牙齿碰击着，竭力压制着恐惧）我差点……差点吓死过去，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是什么把您吓成了这个样子？

瓦尔布尔迦 您没看见那个可怕的人吗？

约恩太太 他有什么可怕？他不过是我弟弟，偶尔帮我打扫一下这里的卫生。

瓦尔布尔迦 还有那姑娘，坐在角落里背对着我，一直在小声哭泣。

约恩太太 您母亲生您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么！

瓦尔布尔迦 爸爸要是再回来，那我就完了。

约恩太太 那就赶快离开，别再磨蹭了！（送惊恐万分的瓦尔布尔迦出去，又转身回到屋里）谢天谢地，这小丫头什么也没发觉！

〔她拿起拔掉塞子的酒瓶，又拿起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然后爬上梯子，在阁楼里消失了。哈森罗伊特紧接着回到屋子里。

哈森罗伊特 （刚走到门边便唱道）“啊，圣母特烈莎，降临人世吧！”（喊）阿丽丝！（仍然站在门边）出来吧，帮我用这根铁条

把门顶牢！阿丽丝！（走到圆桌边）看谁还敢再来打搅我们！喂，小精灵，你藏在什么地方？阿丽丝！（注意到酒瓶，拿起来举到空中）怎么？已经空了一半？见鬼！（从图书室传来华丽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声）哈哈哈！我的天，她已经有点醉了！

第 二 幕

同一栋房子的三楼，约恩太太的家，天花板上面便是哈森罗伊特经理贮存道具的房间。这是一间宽敞的、天花板很高的、漆成灰色的房间，看得出来以前曾是一间营房。房间的后墙上，一扇双开的门通向走廊，门上安了一只可以从外面拉响的铃。门右边，一道一人多高的木板墙一直伸向舞台前部，并在离舞台前沿两米处绕个直角与右边的墙连接。隔开的这块地方显然是卧室，木板墙里露出几个柜子的顶部。

从门外进来，左边是一只蒙着漆布的沙发，沙发背靠着木板墙，墙上点缀着几幅照片：穿着军服的泥瓦匠约恩，约恩和约恩太太的结婚照，如此等等。沙发前面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上面铺了一块褪了色的桌布。从外面进来，必须经过沙发和桌子才能到达卧室门。卧室门上挂着一块花布作为门帘。

木板房前面靠舞台的地方放着一只收拾得很整洁的碗橱，墙边是炉子。这一小块地方当然是厨房了。

房间左面的墙上有两扇窗户，靠近舞台前沿的那扇窗户边安了一块刨得很光滑的木板，权当写字台，台上放着纸卷（施工图）、描图纸、折尺、圆规和角尺等物。离观众较远的那扇窗下有一块踏板，踏板上是一张桌子和一张小椅子，桌

上放着几只玻璃杯。两扇窗都没有窗帘，但下半部用花布遮着。除此之外，房里的陈设还有一张旧的藤躺椅和几把木椅子。

整个房间虽然家具很少并极其简陋，却给人以干净、整齐和井井有条的感觉，这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常常可以见到。

五月末的一天，下午大约五点钟。温暖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房里。泥瓦匠约恩，一个四十来岁、满脸胡子、相貌善良的男子，正惬意地站在那张代替写字台的木板前看着施工图并不时记录着什么。约恩太太坐在另一扇窗前的椅子上做针线活。她看上去面色苍白，好像刚刚经历过一件大事，但是有一种十分满意的神情，只不过眼里不时流露出不安和担心的光。她身边有一辆崭新的、漂亮的婴儿车，车里睡着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

约　恩　（谦卑地）孩子他妈，我把窗子打开一条缝，抽一袋烟怎么样？

约恩太太　你又想抽烟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约　恩　我并不是一定要抽，只不过说说而已。好了，我再嚼一块烟草总行吧。

［他拿出一块烟，满意地嚼着。

约恩太太　（过了好一会儿）喂，你不是要到户口登记处去吗？

约　恩　那儿的人对我说，我还得再去一次，详细说明这孩子出生的地点和时辰。

约恩太太　（嘴里衔着针）你当时干吗不说清楚呢？

约　恩　我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

约恩太太　你怎么不知道？

约　恩　我当时又不在家。

约恩太太 哼，你家在柏林，可整年都呆在阿尔托那，每个月顶多回家一次，当然不会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约 恩 领班的活儿最忙，我不呆在那儿行吗？另外，我到那儿去干活，是因为那儿钱挣得多。

约恩太太 可我在信里告诉过你，我们家添了个小家伙。

约 恩 这我知道，我也是对户口登记处的人这么说来着！我说，孩子当然是生在我们家里。可他说，怎么能说是当然呢！我又说，难道他生在屋顶上的老鼠窝里不成？我很生气，因为他胡说什么也许不是生在我们家里。他也火了，对我大喊大叫道："你怎么能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我说："我是靠干活糊口的，不是靠口气吃饭的，户籍官先生！"接着，他就让我详细说明日期和时辰……

约恩太太 我不是详详细细给你写在一张纸条上了吗，保尔？

约 恩 我一生起气来就把什么都忘了。我相信，假如他当时问我："你是泥瓦匠保尔·约恩吗？"我恐怕也会回答不知道。反正那时我有点晕晕乎乎，我刚刚同弗里茨一起喝了一杯，后来又碰到舒伯特和屠夫卡尔，他们说我应该请客，因为我当上了父亲。喝过酒他们仍不罢休，还在户口登记处的大门外等着。我当时想，他们爱等多久就等多久吧！所以当那家伙问我，我老婆是在哪幢房子里生下这孩子的，我就说不清了，只好哈哈大笑。

约恩太太 不管你喝酒没喝酒，保尔，你都是那副德行！

约 恩 连你也这样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老太婆还能生下孩子，这就够使我高兴得晕晕乎乎了。

约恩太太 你还是赶快到户口登记处去吧，告诉他们，你的孩子是你老婆五月二十五号在自己家里生下的。

约 恩 不是五月二十六号吗？我告诉他们是五月二十六号来

着！难怪他们看出我有点没把握？如果真是那样，那倒也罢了。不然你就自己去。

约恩太太 我吗？还是算了吧，二十六号就二十六号！（门开了，塞尔玛·克诺伯推着一辆破旧的婴儿车走进来。与约恩太太那辆婴儿车相比，它简直太寒酸了，车里躺着一个用破布裹着的婴儿）不，不，塞尔玛，你把一个生病的孩子弄到我家来，以前没什么，现在可不行！

塞尔玛 他咳嗽得很厉害，我妈妈抽烟抽得太凶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对你说过，塞尔玛，你随时都可以到这儿来取牛奶和面包什么的，可这小可怜虫最好还是呆在他妈妈身边！我的小阿达尔贝特要是传染上痨病可不是玩的！

塞尔玛 （带着哭腔）妈妈昨天和今天都没回家。这孩子吵得我晚上没法睡觉，整夜哭个不停。我困死了，真想从窗口跳下去，要不就把小赫尔弗哥特丢在大街上逃走，逃到连警察也找不到的地方去。

约　恩 （望着生病的孩子）看上去好像好一些了。孩子他妈，我看还是行行好吧！

约恩太太 （坚决地，把塞尔玛和婴儿车推出门）快走吧，别待在这儿！这可不行，保尔，谁要是自己有了孩子，就顾不上别人的孩子了。天晓得克诺伯那该死的女人跑到哪儿去了。塞尔玛是另一回事，你可以随时上这儿来，甚至可以在这儿睡一会觉。

［塞尔玛推着婴儿车下。约恩太太立即插上门。

约　恩 你以前不是经常照顾这小家伙吗？

约恩太太 你懂个屁！小阿达尔贝特要是传染上什么病怎么办？

约　恩 这倒也是。不过，还是别叫他阿达尔贝特行不行？用一个刚生下八天就死了的孩子名字称呼他可不大好。我总觉

得有点不吉利。

〔有人敲门，约恩准备去开门。

约恩太太 你要干什么？

约 恩 外面有人敲门。

约恩太太 （赶紧用钥匙锁上门）我简直晕头转向了，所有人都往这儿跑！（侧耳静听，然后又大声喊）我才不开门哪，你有什么事？

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是哈森罗伊特太太！

约恩太太 （意外地）啊，我的天！（打开门）您别见怪，经理太太！我不知道是您！

〔哈森罗伊特太太，一个五十多岁、患气喘病的胖女人，走进屋，后面跟着瓦尔布尔迦。她的衣着不像第一幕中那样华丽，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裹。

哈森罗伊特太太 您好，约恩太太！尽管这楼梯很难爬，我还是想来看看……想来看看你们家发生的大喜事。

约恩太太 感谢上帝，我现在的日子好过多了，经理太太。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大概是您丈夫吧，约恩太太？应该说……凭良心说，您太太在您不在家的日子里可从来没抱怨过，总是……总是在楼上我丈夫的道具储藏室里高高兴兴地干活。

约 恩 的确是这样，她实在太高兴了，经理太太。

哈森罗伊特太太 假如您经常……能更经常回家来……回家来看看，您太太会更高兴的。

约恩太太 我有一个吃苦耐劳的好男人，经理太太。因为保尔在外面干活，我也不想老在家呆着。保尔的弟弟十二岁就进了初级军官学校……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孩子，生活就简直没有意思。他产生了希奇古怪的念头，想到汉堡去挣大钱，甚至还想去美国。

约　恩　那只不过是一时的想法而已。

约恩太太　您瞧，我们这些小人物……像我们这种人，只有苦苦煎熬才能勉强过得去，可是……（摸了摸约恩的头发）我们也有欢喜和忧愁。您瞧，他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约　恩　三年前我们也有一个孩子，可是刚生下来八天就死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事我丈夫……我丈夫已经……已经告诉过我了。你们当时很悲伤。你们知道，我丈夫对谁……对谁心眼都那么好。对邻居，对给他干活的人……更是这样，不论他们遇到好事……还是坏事……他都像自己的事……那样关心。

约恩太太　（拍了拍约恩的肩膀）我还记得他抱着小棺材坐在车上的样子，甚至不让掘墓人碰那棺材。

约　恩　（擦去眼里的泪水）的确是那样，我当时不准任何人碰一下它。

哈森罗伊特太太　你们简直想象不到……想象不到，今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我们突然喝了点酒！三年来，我们一直只喝水和咖啡……这是我们唯一的饮料！我丈夫——您知道，他到阿尔萨斯去了十一二天，今天刚刚回来……我丈夫说，让我们为好心的约恩太太干一杯，因为——他用他那动听的嗓子喊道——因为她向我们证明，上帝……上帝对一颗母亲之心的祈求并不是无动于衷的！我们为您干了一杯！瞧，我还受我丈夫的……特别委托，给您带来了……带来了一个索氏牛奶过滤器。瓦尔布尔迦，把纸包打开！

〔哈森罗伊特经理推开虚掩着的门径直走进屋。他戴着高礼帽和手套，身穿双排扣的浅色外套，手里拿着一根银柄的西班牙手杖，总的说来，是一身稍显陈旧的工作装束。一进门，他便急促地、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哈森罗伊特 （擦着额头上的汗）好热啊！柏林太热了，先生们！而彼得堡又发生了霍乱！您向我的学生施皮塔和凯弗尔施坦抱怨您的孩子老是胖不起来，约恩太太。说到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堕落的迹象，大多数母亲不能养活或不愿养活她们的孩子。您曾经有一个男孩得痢疾死了，约恩太太。毫无办法，我们必须正视现实！为了使您不至于再碰上坏运气，不让那帮大娘大婶们好心的忠告——它们对婴儿大多是极其危险的——牵着鼻子走，我太太按照我的吩咐给您送来了这个煮牛奶的器具。我正是用它养活了我那一群孩子，其中包括瓦尔布尔迦……嘿，这不是约恩先生吗！好极了，皇帝需要士兵！而您却需要一个传宗接代的，约恩先生！热烈祝贺您！

［他使劲同约恩握手。

哈森罗伊特太太 （站在婴儿车旁）他生下来……生下来有多重？

约恩太太 刚好八磅零十克。

哈森罗伊特 （兴高采烈、大声而响亮地）哈哈哈！上等产品！八磅零十克德意志人的肉！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眼睛，这鼻子，和他父亲一模一样！小家伙的确……的确长得非常像您，约恩先生。

哈森罗伊特 您大概会让他加入基督教会吧？

约恩太太 （幸福而得意地）他是在教区礼拜堂的洗礼石上正儿八经地接受牧师的洗礼的。

哈森罗伊特 好极了！他的教名是什么？

约恩太太 那当然还得好好商量一下，就像所有的男人起教名那样。我觉得布鲁诺这名字就不错，可他不同意。

哈森罗伊特 布鲁诺这名字的确不坏。

约　恩　布鲁诺这名字当然不坏，我也想不出更好的了。

约恩太太　可你说什么来着，你说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十二岁，也叫布鲁诺。当然，他有时不学好，可那都是别人把他带坏的，他本人并不坏！你总是不相信！

约　恩　（脸红脖子粗地）你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难道我的孩子应该起一个无赖的名字？他是个地道的无赖！我对他简直没办法……而且他还受到警察监视。

哈森罗伊特　（大笑）我的天，那您就给小家伙起另一个无赖的名字吧！

约　恩　愿上帝保佑我，我为他操过心，给他在机械厂找了份活儿，可结果怎么样？只有生气和耻辱！愿上帝保佑我，他别来碰我的孩子！（握紧拳头）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

约恩太太　你放心，保尔，布鲁诺不会上这儿来的，我可以向你担保。可我弟弟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

约　恩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叫我回来？

约恩太太　像你这样胆小的男人回来又有什么用？

哈森罗伊特　您崇拜俾斯麦吗，约恩？

约　恩　（搔了搔头）我自己也说不清，可跟我一起干活的泥瓦匠都不喜欢俾斯麦。

哈森罗伊特　那就是你们的胸膛里没有一颗德意志人的心！而我却给在皇家海军服役的大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奥托！你们可以相信，（指着车里的婴儿）这新的一代人会懂得他们为维护德国的统一，为了这伟大的英雄业绩应该做些什么。（拿起瓦尔布尔迦从包裹里取出的煮奶金属锅，举到空中）嗯，这煮奶器的用法很简单：这个锅，还有这些瓶子——先在每个瓶子里倒三分之一的牛奶，然后再加三分之二的水，把瓶子放到灌满开水的锅里，让锅里的水保持在沸点上。这

样，一个半钟头后，瓶子里的牛奶就没有细菌了。化学家把这叫做消毒。

约 恩 我们工头的老婆给她的双胞胎喝的牛奶也是经过消——消——消毒的。

[有人敲门。哈森罗伊特的学生，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博士，两个二十至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走进屋里。

哈森罗伊特 （看到了他的学生）耐心点，先生们，我马上就来！我现在正在传授关于婴儿喂养和护理的知识呢。

凯弗尔施坦 （大头，长鼻子，没有胡子，脸色苍白，表情严肃，嘴角边带着恶作剧的神态。用一种做作的庄严声调说）我们是东方三国王①。

哈森罗伊特 （仍然举着煮奶器）你们是什么？

凯弗尔施坦 （如前）我们来祝贺孩子的诞生。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如果你们是东方的三个国王，先生们，那么还缺少一位。那第三位呢？

凯弗尔施坦 第三位是我们戏剧表演界的新同学，神学院学生艾里希·施皮塔，由于发生了一件社会心理方面的偶然事件，他不得不在布鲁门大街和瓦尔纳剧院街的拐角上耽搁一会儿。

克格尔博士 我们却赶快溜走了。

哈森罗伊特 您瞧，在您家上空升起了一颗新星，约恩太太。你们说，咱们那个好心的江湖医生施皮塔又在大庭广众之下医治社会创伤啦？哈哈哈！依然故我！对别人，他可真有一副热心肠。

凯弗尔施坦 那儿挤满了人，而他似乎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位女

---

① 耶稣降生时，东方的三个国王看见天上升起了新星，便前来祝贺。

朋友。

哈森罗伊特 依我浅薄之见，年轻的施皮塔先生更适合于当护士或者当救世军。不过，他却一定要当演员。

哈森罗伊特太太 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施皮塔先生想当演员？

哈森罗伊特 请允许我告诉你，太太，他已经把他的打算对我说了——亲爱的凯弗尔施坦，你要是带来了麝香和没药，那就快拿出来吧！你知道，你老师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一会儿我还要给我那些渴望文艺女神乳汁的学生们输送精神营养呢！过一会儿……

凯弗尔施坦 （拍打着一个存折）我把这件东西，一个绝对可靠的银行存折，放在我们这位小泥瓦匠的漂亮的婴儿车旁，祝愿他将来至少能当上政府的建筑部长。

约 恩 （将几只玻璃杯摆在桌上，又取出一瓶酒，拔掉塞子）嗯，这次我得打开这瓶但泽名酒。

哈森罗伊特 您瞧，越是富有的人得到的就越多，约恩太太。

约 恩 （倒酒）不能说泥瓦匠约恩不关心他的孩子，先生们！当然，我只能算关心他的人之一，先生们！（除了哈森罗伊特太太和瓦尔布尔迦，所有的人都拿起酒杯）干杯！孩子他妈，咱们也得碰杯！

［大家碰杯，饮酒。

哈森罗伊特 （以责难的口吻）太太，你也应该同我们一起喝一杯。

约 恩 （收拾完桌上的杯、瓶）我不想再到汉堡去了，让工头找一个顶替我的人吧。为了这事，我和他已经吵了三天。现在我得走了，公司里叫我六点钟去一趟。如果工头不同意，那也就只好对不起了，我总不能永远撂下我的家庭不管。我有一个同行……只要我一句话，就可以在新的国会大厦工地

上找到活儿干。我为这个工头干了十二年，也该换换地方了。

哈森罗伊特 （拍拍约恩的肩膀）对极了！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泥瓦匠先生。我们的家庭生活不是几个钱、几句好话就能换来的。

〔神学院学生艾里希·施皮塔上。他的帽子沾满污垢，外衣也弄脏了，没戴领结。他显得很激动，脸色苍白，用手帕擦着手。

施皮塔 请原谅，我可以在您这儿洗一洗吗，约恩太太？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看在上帝的份上，您这是怎么啦，我的好施皮塔？

施皮塔 我只不过是送一位太太回了家，经理先生，其他并没有什么。

哈森罗伊特 （跟众人一起对施皮塔的话大笑一阵之后）嘿，你们听听！他还补充了一句：其他并没有什么。您就这样向大家报告吗？

施皮塔 （愕然地）为什么不呢？那是一位穿着体面的太太，在这幢房子的楼梯上我经常遇见他，她在街上摔了一交。

哈森罗伊特 啊，瞧您说的，讲详细点好不好，亲爱的施皮塔。看起来，那位女士把您的衣服弄脏了，手也弄伤了。

施皮塔 啊，不。这大概是那些流氓干的。那位太太晕过去了，一名警察想把她扶起来，可他笨手笨脚的，那位太太又摔倒在马路上，一辆公共马车差一点从她身上轧过去。我实在看不下去，尽管我承认，在大街上做好事并不是有身份的人的义务。

〔约恩太太将婴儿车推进木板隔开的小屋，然后端着一盆水走出来，将盆放在椅子上。〕

哈森罗伊特 也许那位女士从事的是一种受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国际性赚钱行当？

施皮塔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不管她是干什么的呢。值得一提的是那匹拉车的马，经理先生，为了不至于踩着那个躺在地上的女人，它的左蹄在空中停留了五六分钟，甚至八分钟之久。（施皮塔的话又引起一阵哄笑）你们在笑！依我看，那匹马的行为丝毫也不可笑。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向它欢呼鼓掌，有的甚至跑进面包店拿来面包圈喂它。

约恩太太 依我看，那匹马应该狠狠地踩她！（约恩太太的话又引起一阵哄笑）克诺伯那臭娘儿们，应当把她捆在宪兵广场上示众，应该用皮鞭抽她，使劲地抽，打得她皮开肉绽！

施皮塔 我不认为中世纪的野蛮会完全销声匿迹，不久前这样的事还发生过。1837 年在柏林的监狱广场，人们就曾经把一个叫梅耶尔的寡妇从下到上撕成了两半。（取下眼镜上的碎镜片）我得马上去配一副眼镜。

约　恩 （对施皮塔）请原谅，您是不是把那打扮入时的女人送到过道对面的那间房子去了？我太太刚才说得对，她不是别人，正是克诺伯！这女人远近闻名，自己呆在下流的地方不算，还把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送进火坑。她成天在外面喝酒鬼混，却撂下自己的孩子不管，而且，一喝醉酒就打孩子。

哈森罗伊特 （打起精神，沉思地）好了，先生们，我们已经耽搁了一刻钟，现在该上课去了。我的时间有限，今天的课得准时结束。太太，咱们走吧！再见，先生们！

［哈森罗伊特挽住他太太的胳膊走下，后面跟着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博士。约恩也拿起他的宽边帽。］

约　恩 （对约恩太太）我也该去找工头了。

［约恩下。

施皮塔 您能不能借一条领带给我?

约恩太太 让我找找，看保尔的抽屉里有没有。(拉开桌子的抽屉，大惊失色)耶稣啊!(从抽屉里拿出一绺用彩线束着的婴儿头发)这儿有一束头发!这是我死去的孩子，小阿达尔贝特躺在棺材里时他爸爸剪下来的。(脸上突然掠过一丝深深的悲哀，但随即又变得开朗了)嗯，还是把它放在婴儿车上吧!(拿着那束头发，以一种奇特的快乐神情一面向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示意，一面向木板房走去。婴儿车有三分之二从木板房露出来。她把头发放在婴儿的枕头边)过来，快过来!(神秘地向两个年轻人招手。那两人走到婴儿车旁。)瞧这头发，不是和小宝宝的头发……和他的头发一模一样吗?

施皮塔 不错，连颜色都一模一样!

约恩太太 这样就好，这样就好，我不要更多了!(推着婴儿车消失在木板房里。)

瓦尔布尔迦 艾里希，你不觉得约恩太太的行为有点奇怪么?

施皮塔 (拿起瓦尔布尔迦的手，羞怯而热烈地吻着)我不知道，不知道!或许我有点心不在焉，反正我看一切东西都觉得暗淡无光，这也许是心情不好的缘故。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瓦尔布尔迦 当然。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上我家来。

施皮塔 原谅我，瓦尔布尔迦。我不能来。

瓦尔布尔迦 为什么不能来?

施皮塔 因为我的心碎了。

瓦尔布尔迦 你想当演员，这是真的吗? 你想改行?

施皮塔 我最终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取决于上帝! 不过，我决不当牧师，不当乡村牧师!

瓦尔布尔迦 听着，我找人算过命了。

施皮塔 荒唐，瓦尔布尔迦，你不该这样做。

瓦尔布尔迦 我向你发誓，艾里希，一点都不荒唐。算命的女人对我说，我有一个秘密的未婚夫，是个演员。当然，我嘲笑了她一番。紧接着，妈妈就告诉我你想当演员！

施皮塔 真的吗？

瓦尔布尔迦 真的！算命的女人还对我说，由于一个人的来访，我们会经历许多磨难。

施皮塔 我父亲马上要到柏林来，瓦尔布尔迦。这位老先生会给我们增加许多麻烦，这倒是真的。父亲还不知道我们的事，不过即使没有口袋里这几封信，我内心也早已和他闹翻了，这些信就是他对我的忏悔的回答。

瓦尔布尔迦 的确有一颗凶险、嫉妒、恶毒的星笼罩着我们的约会。我过去非常崇拜我爸爸，但从那个星期天起，我一见到他就脸红。不管我多么努力克制自己，我都无法问心无愧地正视他的眼睛。

施皮塔 你和你爸爸也有裂痕吗？

瓦尔布尔迦 啊，假如光是那样就还好了！我曾经为爸爸而自豪，可现在一想到你可能会知道那件事，我就浑身发抖。你可能会瞧不起我们。

施皮塔 我？我会瞧不起你们？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好姑娘。不过，我这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有一个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在一个贵族家庭当家庭教师。有一天终于出事了……当她跑回父母家，想在那儿得到庇护时，我那虔诚信奉基督教的父亲却把她赶出了大门。他当时大概想：即使是耶稣基督也会这样做！从此以后，我姐姐就渐渐堕落了。过一阵子，咱们可以到席尔德霍恩去，看看那儿的所谓自杀者的小公

墓。我姐姐最后便埋葬在那里。

瓦尔布尔迦 （拥抱施皮塔）可怜的艾里希！这事你可从来没向我透露过一个字。

施皮塔 现在就不同了，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我还要同爸爸谈这件事，即使和他闹翻也不在乎。每次我看到一个可怜的穷人遭到践踏，或者一个流氓欺侮一个妓女，我都会十分激动，不能克制自己。每逢这种时候，你总是感到奇怪。有时，我还会产生幻觉，觉得在大白天看到了鬼，看到了我死去的亲姐姐。

〔鲍丽娜·皮帕卡尔卡上。她的衣着与第一幕中完全一样，脸色似乎更加苍白，但显得更漂亮了。

皮帕卡尔卡 早上好！

约恩太太 （在木板房里）谁来了？

皮帕卡尔卡 我是鲍丽娜，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鲍丽娜？我不认得什么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我是鲍丽娜·皮帕卡尔卡，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谁？——啊，请你等一下，鲍丽娜！

瓦尔布尔迦 再见，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从木板房走出，仔细地拉好门帘）再见！我和这姑娘有点事要说，你们上街去逛逛吧！（施皮塔和瓦尔布尔迦匆忙下。约恩太太锁上门）原来是你呀，鲍丽娜。有什么事吗？

皮帕卡尔卡 有什么事？我心急火燎地赶来，再也没法等了。我得看看怎么样了。

约恩太太 看什么？什么怎么样，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有点心虚）看看他身体好不好，长得怎么样。

约恩太太 谁身体好不好，长得怎么样？

皮帕卡尔卡 你应该什么都知道呀！

约恩太太 我应该知道什么？

皮帕卡尔卡 孩子是不是平安无事。

约恩太太 哪个孩子？什么平安无事？你说清楚！你满嘴胡说些什么！

皮帕卡尔卡 如果我把事情的真相全都说出来，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哪件事情？

皮帕卡尔卡 我的孩子……

约恩太太 （使劲打了她一个耳光）你再胡说一句，我就打烂你的嘴，叫你觉得你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

皮帕卡尔卡 （向门跑去，使劲摇晃上了锁的门）打人啦！救命，救命！我受不了啦！（大哭）开门！约恩太太打人了！

约恩太太 （态度完全变了，搂住鲍丽娜，不让她走）鲍丽娜，看在上帝的份上，鲍丽娜！我鬼迷了心窍！好了，我给你赔不是行不行？你还要我怎么样？鲍丽娜，我向你下跪，鲍丽娜，鲍丽娜，我向你赔罪好不好？

皮帕卡尔卡 你为什么打我？我这就去警察局，告你打人。我要去告你，去警察局！

约恩太太 （把脸伸过去）你也打我一个耳光吧！这样就好了，你也可以出一口气。

皮帕卡尔卡 我这就去警察局……

约恩太太 这样你就报了仇。我说，姑娘，这样你就不吃亏了！你为什么不打？姑娘，快打呀！

皮帕卡尔卡 打你一个嘴巴有什么用。

约恩太太 （自己打自己的脸）瞧，我的脸也肿了。姑娘，打呀，别客气！来吧，把你的气都发出来。打完了……鲍丽娜姑娘，

我再给你和我自己煮一杯真正的咖啡，上帝可以作证，不是那种廉价的代用品。

皮帕卡尔卡 （态度缓和了些）你为什么突然翻脸不认人，对我这可怜的姑娘那么凶，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来，鲍丽娜，坐下吧！快坐下，美人儿。我很高兴你来看我。我这坏脾气是母亲传给我的，我出生在布吕肯勃莱希。有时候我简直没法控制自己。我母亲多次对我说，你要当心，孩子，不然会遇到不幸的。她也许说得对。你过得好吗，鲍丽娜？现在在干什么？

皮帕卡尔卡 （掏出一把钞票和银币，数也不数，放在桌子上）这是你给我的钱，我用不着它了。

约恩太太 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给过你钱，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啊，你完全知道这是什么钱！它像火一样烫手，像毒蛇一样在枕头底下……

约恩太太 我在什么地方……

皮帕卡尔卡 我有一次疲倦地睡着了，梦见这钱像毒蛇一样从枕头底下钻出来，缠在我身上，还咬了我一口，我吓得叫喊起来。后来房东太太叫醒了我，我就像死过去一样躺在地板上。

约恩太太 别去想这些了，鲍丽娜！喝一点酒吧！（给皮帕卡尔卡斟一小杯白兰地）再吃一块点心，我丈夫昨天过生日。

〔她取出一盘蛋糕，从上面切下一块。

皮帕卡尔卡 我吃不下，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这对你的身体有好处，你一定得吃！我真高兴，鲍丽娜，你的体质好，恢复得这么快。

皮帕卡尔卡 我得看看他，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看什么，鲍丽娜？你想看什么？

皮帕卡尔卡 要是脱得开身，我早就来了。我来就是为了看看他。

〔约恩太太的脸色变得苍白，原来满脸堆笑、几乎低三下四的神情不见了，由于担心而微微颤抖的嘴唇紧闭着，一言不发。她站起身来走向碗橱，一把抓起咖啡磨，使劲往里扔了一把咖啡豆，走回来坐下，将咖啡磨夹在两膝之间，手执摇柄，以一种受折磨的仇恨眼光怔怔地望着皮帕卡尔卡。

约恩太太 是这样！你想看什么？现在突然想看看那个你曾经想亲手掐死的小可怜虫了？

皮帕卡尔卡 我？

约恩太太 你还想赖吗？那我就揭发你。

皮帕卡尔卡 你已经把我折磨得够了，让我受尽了苦难，约恩太太。你老是跟着我，一刻也不让我安静，直到我在那间阁楼上，在那堆发霉的破烂里生下这孩子。你让我抱一线希望，让那个坏小子吓唬我，给我算命，看我的未婚夫会不会对我回心转意，还干这干那，我差不多要发疯了。

约恩太太 你确实发疯了！一点不错，完完全全发疯了！我折磨了你？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从阴沟里把你拉上来，在暴风雪中把你从标准钟那儿搂回家！你当时是一副什么模样！一副完全绝望的样子，呆呆地望着点煤气路灯的老头儿。不错，我跟着你，但那完全是为了你不被警察抓走，不被关进警察的囚车，不被小偷拐走！我不让你安静，折磨你，是怕你怀着孩子去投河！（模仿皮帕卡尔卡的腔调）“我要去跳护城河，约恩太太！我要掐死这孩子，用别针扎死它，然后跑到那流氓弹七弦琴的酒吧间去，当着众人的面把死孩子扔在他面前！”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我那时成天守着你，有时陪你到半夜，直到把你送上床还在安慰你，等你睡着了才走开。

你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直到所有的教堂敲响了钟才醒过来。不错，我就是这样吓唬你，让你抱着希望，让你不得安宁的！你把这一切都忘了吗？

皮帕卡尔卡 可是，他是我的孩子，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那你就从护城河里把他捞上来吧！

〔她猛地站起身，在屋里快步走来走去，一会儿拿起这样，一会儿拿起那样，但随即又放下。

皮帕卡尔卡 我不能看看我的孩子吗？

约恩太太 你跳到水里去找他吧！那样你就能看见他了，我不会再阻拦你。

皮帕卡尔卡 好吧，你可以打我，骂我，往我头上扔脸盆，但在我知道孩子在哪儿并且亲眼看见他以前，谁也别想把我从这儿赶出去。

约恩太太 （安抚地）我已经把他送给别人抚养了。

皮帕卡尔卡 撒谎！我听见他咂嘴的声音，他明明就在木板房里！（木板墙后面的婴儿啼哭起来。皮帕卡尔卡向挂着门帘的那扇门奔去，并以一种并非装出来的、但有些过分的哭腔喊）别哭，可怜的、可怜的小宝贝！妈妈来了！（约恩太太几乎下意识地一个箭步窜到门前，拦住皮帕卡尔卡。后者绝望地哽咽着，挥舞着拳头）让我进去看看孩子！

约恩太太 （神情可怕地）看着我！姑娘，看看我的脸！你以为跟我这种人……可以开玩笑吗？（皮帕卡尔卡呜咽地坐下）坐在那儿嚎吧，哭吧！即使你嗓子哭肿了也没有用！你要是敢进去，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孩子也活不成！

皮帕卡尔卡 （愤愤地站起身）好吧，那你就等着吧，会有好戏看的，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重新变得缓和）鲍丽娜，我们之间的事已经了结了。

孩子在最可靠的人手里，你干吗要自寻烦恼呢？你拖着个孩子打算怎么办？你应该去找你的未婚夫，做点更有用的事，这总比整天听孩子哭，为孩子担惊受怕更好。

皮帕卡尔卡 你说对了，恰恰是这样！他一定得娶我！所有的人……连基尔巴克太太都这么说。她给我看病时就这样说来着。我不能让步！他一定得娶我！户籍登记处的人也给我出主意，我告诉他我落到了什么地步，在阁楼生下了这孩子，他很生气，并且对我说，我决不能让步！他说我是个可怜的、被人欺侮的姑娘，还掏出钱包，给了我一个塔勒零两个格罗申。好吧，你不让我进去就算了，约恩太太，我今天来只不过是要告诉你，明天下午五点钟会来人！来干吗？区里要派一个保育员来看看孩子的情况。反正我明天还会来找麻烦的。

约恩太太 （呆板、惊愕地）什么？你去过户口登记处了？

皮帕卡尔卡 干吗不呢，我反正不想进监狱。

约恩太太 你在户口登记处说了些什么？

皮帕卡尔卡 别的没什么，只不过说我生了个男孩。我真说不出口，啊，上帝，我的脸涨得通红，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约恩太太 是这样！既然你这样害臊，姑娘，那你干吗要去报告呢？

皮帕卡尔卡 因为我的房东，还有基尔巴克太太老是催我。是基尔巴克太太领我去的。

约恩太太 那么，户口登记处的人都知道了？

皮帕卡尔卡 当然，他们什么都知道，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不是一再叮嘱过你……

皮帕卡尔卡 我不能不报告！难道我应该让他们把我送进普洛岑湖的监狱？

约恩太太 我对你说过，由我去报户口。

皮帕卡尔卡 我问过户口登记处的人，他们说没人去申报过。

约恩太太 那你是怎么申报的呢？

皮帕卡尔卡 我说孩子的名字叫阿洛伊斯·特奥菲尔，放在约恩太太处抚养。

约恩太太 那么，明天就会来人喽？

皮帕卡尔卡 委托监护处的一位先生要上这儿来。不是这样吗？

我说，你还是冷静点，聪明点。你刚才可把我吓坏了。

约恩太太 （失神地）的确是这样，事情已经没法挽回了。到了这个地步已毫无办法了。

皮帕卡尔卡 既然是这样，我能不能看看孩子，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今天不行！明天吧，鲍丽娜。

皮帕卡尔卡 今天为什么不行呢？

约恩太太 因为他今天身体不好，鲍丽娜。那么明天吧，下午五点钟行吗？

皮帕卡尔卡 房东太太告诉我，命令上写着，明天下午五点钟，一位城里来的先生要上这儿来视察。

约恩太太 （推着皮帕卡尔卡向外走，自己也一同出门。声音呆滞地）好吧，让他来吧！

〔约恩太太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然后独自回到屋里。她的神态发生了奇怪的变化，目光呆滞，精神恍惚。她匆匆地向卧室门走了几步，突然沉思地站住，接着又中断沉思快步走到窗边，转过身，重又陷入茫然无措的状态。她像夜游病人一样慢慢地走到桌边坐下，双手托腮，失神地望着前方。

塞尔玛·克诺伯上。

塞尔玛 约恩太太，妈妈在睡觉，我饿坏了，能给我一片面包吗？

(约恩太太无精打采地站起身，机械地从一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块。塞尔玛发觉她有点异样)是我呀，约恩太太！你怎么啦？小心别让刀切了手！

约恩太太 (喘着粗气，渐渐地变成干嚎，手中的面包和刀滑落在桌上)害怕！忧虑！你们知道这一切吗！(浑身颤抖，寻找一件支撑物，以免摔倒。)

第 三 幕

一切如第一幕。煤油灯亮着，过道里有微弱的灯光。

哈森罗伊特正在给他的三个学生——施皮塔、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上戏剧课。他坐在桌边，一面拆看信件，一面用裁纸刀在桌上敲着节拍。在他前面，一边站着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另一边站着施皮塔，作为《墨西拿的新娘》[①]中的两支合唱队。三人脚下用白色粉笔画了一个大的方框，像棋盘一样，方框分成六十四个小格。瓦尔布尔迦坐在斜面桌旁的一堆账簿上，手里翻着一本大账簿。在他们后面站着这幢房子的管理员和二房东克瓦夸罗，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男人。他是一个流动马戏班的班主，自己也是马戏班的主要演员，说话时带着喉音，又尖又高。他穿着一件还算干净的衫衣，没扣扣子，外罩一件薄外衣，手里拿着帽子。

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 （充满激情地）

我满怀敬畏地向你致意，
你这辉煌的殿堂，
哺育我的君主的

---

① 《墨西拿的新娘》，席勒的戏剧名。

伟大的摇篮，
圆柱支撑着巍峨的宫殿。
剑鞘里沉睡着……

哈森罗伊特 （生气地喊）停！注意句号和停顿，句号和停顿！你们不是在摇八音盒！《墨西拿的新娘》里的合唱不是八音盒摇出来的小曲！“我满怀敬畏地向你致意”，从头再来一遍，先生们！“我满怀敬畏地向你致意，你这辉煌的殿堂！”应该这样，先生们！“剑鞘里沉睡着闪着寒光的宝剑”，停顿！“巍峨的宫殿”，停顿！ 继续唱，先生们！

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

剑鞘里沉睡着
闪着寒光的宝剑，
凶恶的蛇发女妖
被紧锁在庄严的大门前。
因为……

哈森罗伊特 （粗暴地）停！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停顿吗，先生们？你们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凶恶的蛇发女妖”，停顿！要斩钉截铁，不能拖泥带水！停顿，死一般的寂静，好像你们自己也不存在了！ 然后从胸膛里爆发出最强的声音！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像蚊子哼哼！“因为……”继续唱！

克格尔博士和凯弗尔施坦

因为复仇女神的儿子
以他神圣的誓言守卫着
你不可侵犯的门槛……

哈森罗伊特 （跳起来狂喊，并走来走去）誓言，誓言，誓言！你们不知道什么是誓言吗，凯弗尔施坦？“誓言守卫着”，“复仇女神的儿子”，誓言就是复仇女神的儿子发出的，克格尔博士！

加强音量，知道吗？要让最后一排的观众也起鸡皮疙瘩，汗毛直竖！听着："因为复仇女神的儿子以他神圣的誓言！——守卫着……"复仇女神的儿子是地狱之神里最可怕的神！不用再重复了，继续下去！不过你们要记住，誓言与慕尼黑人喝啤酒时吃的小萝卜是两码事！

施皮塔 （朗诵）

我的心在胸膛里燃烧……

哈森罗伊特 停！（跑到施皮塔跟前，弯曲他的手臂和腿，以取得一种满意的悲剧姿势）首先你的姿势不对，亲爱的施皮塔。你根本没有表达出一个悲剧人物的崇高。其次，你并没有照我要求的那样把右脚从ID的位置移到ⅡC位置。咱们暂停一会儿吧，克瓦夸罗先生在等着呢！（对克瓦夸罗）好，我现在可以为您效劳了，二房东先生。我请您来，是因为我在清点阁楼上的物品时遗憾地发现，有几只装服装的箱子失踪了，换句话说，被人偷走了。在我报告警察——我当然会这样做的——之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另外，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衣箱没有找到，却在阁楼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我怎么说呢，发现了几件奇怪的东西。光是这几件东西，就可以请教维尔霍夫[①] 先生了：一条蓝色条纹的鸭绒被，当然，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另外还有一块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碎片，那是什么东西倒也无关紧要，可形状十分奇怪。

克瓦夸罗 经理先生，我上去看看。

哈森罗伊特 上去吧！约恩太太也在上面，她对这些东西似乎比我更加不安。这三位先生是我的学生，他们死活不肯相信阁楼上发生了诸如谋杀之类的怪事。不过请注意，咱们先别把

---

① 维尔霍夫(1821～1902)，德国著名医生。

事情传出去，以免闹得尽人皆知。

凯弗尔施坦 每次我母亲的裁缝店里丢了东西，大家总是说，是老鼠偷吃了。真的，在这栋房子里到处都是老鼠，我在楼梯上就差点踩死一只。为什么那些箱子和戏装就不会被老鼠吃掉呢？要知道丝绸的味道是甜的！

哈森罗伊特 妙，妙！这类裁缝店的奇闻真是妙极了，亲爱的凯弗尔施坦！哈哈哈！你还没把你的鬼故事讲给我们听呢。照你的说法，在这幢房子还是骑兵营房的时候，一个名叫索尔根弗赖的骑兵曾穿着马靴，佩带着马刀在这阁楼上吊死了。你也许还怀疑东西是他偷的吧？

凯弗尔施坦 您可以上去看看他吊死的那根钉子，经理先生。

克瓦夸罗 这幢房子里的人都说，一个名叫索尔根弗赖的士兵在这间阁楼里上吊自杀了。

凯弗尔施坦 院子里木匠的老婆和二楼的女裁缝还常常看见，他大白天把脑袋伸出天窗朝下面的人点头、行军礼呢。

克瓦夸罗 据说一名下级军官骂他是蠢货，还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这傻瓜想不开，便寻了短见。

哈森罗伊特 哈哈哈！虐待士兵，鬼故事！真是太妙了，可是跟这件事毫不相干。我肯定，这件失窃案或者别的什么岔子出在我去阿尔萨斯办事的十一二天里。请您务必仔细查看一下，然后把结果告诉我！（转过身去对着他的学生。克夸瓦罗爬上梯子消失在阁楼里）好了，你把台词念完吧，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毫无激情地朗诵）

我的心在胸膛里燃烧，
紧握双拳准备战斗，
看到美杜莎可憎的头颅，

我便看见了仇敌的身影，
满腔热血便剧烈地沸腾。
对他应当好言相劝
还是听凭我的愤怒任意发泄？
然而欧墨尼德[1] 的报复使我恐惧，
这片土地的保护神，
神圣的和平的维护者。

哈森罗伊特 （坐在桌旁，一手托腮，专心地倾听着。施皮塔的朗诵结束后好一会儿才似乎猛醒）完了吗，施皮塔？我真得谢谢你！你瞧，亲爱的施皮塔，我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或者我厚着脸皮恭维你，说你朗诵的方式好极了，不过，那样我就得撒谎；或者我就得对你说，你这种朗诵方式实在太糟糕了，而这样，咱们又得吵一场。

施皮塔 （失色地）您说得对，我讨厌那种矫揉造作、慷慨激昂的腔调。正因为这样，我才离开了神学院，我觉得那种说教的口气令人作呕。

哈森罗伊特 那么，你打算像法院的书记官宣读审讯记录，或者像饭店的侍者报菜单那样表演悲剧合唱喽？

施皮塔 我不喜欢像《墨西拿的新娘》这样虚假夸张的戏。

哈森罗伊特 请你再说一遍，亲爱的施皮塔！

施皮塔 这是无法改变的，经理先生，咱们关于戏剧艺术的观念在某些方面完全不同。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你这副神态简直狂妄透顶！请原谅。不过，你现在是我的学生，而不是我的家庭教师！什么你的和我的，你这个初出茅庐的门外汉！你还想谈论席勒，弗里德里

---

① 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

希·席勒?我告诉过你几十次,你那点浅薄幼稚的艺术观完全是胡说八道!

施皮塔 这还得要事实来证明。

哈森罗伊特 你一开口就已经得到了证明!你全盘否定朗诵艺术,想把庄严肃穆的台词念得像市场上小贩的叫卖声一样!你看不起戏剧的情节,声称那不过是胡编乱造,是无稽之谈!你还贬低剧本中的正义、罪恶和惩罚,说那是骗人的谎言!总之,你用你那高贵而荒唐的理智否定了世界的道德秩序。你不懂得人类高尚的精神。前不久你还声称,一个剃头匠或者穆克大街的一个扫街妇,可以像麦克白夫人和李尔王一样成为悲剧的主人公!

施皮塔 (脸色苍白,擦眼镜)在艺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是吗,是这样吗?你是从哪儿学来这条绝妙的格言的?

施皮塔(坚定地) 这句话是我生活的准则。我的想法也许与席勒和古斯塔夫·弗赖塔克[①] 有矛盾,但与莱辛和狄德罗完全一致。在过去两个学期中,我仔细阅读了这两位真正伟大的戏剧家的作品,对我来说,那种惺惺作态的法国假古典主义被他们彻底打败了。我认为,不仅古典主义的戏剧艺术,而且歌德后期著作中对演员所作的种种愚蠢透顶的限制,都是僵化陈腐的无稽之谈。

哈森罗伊特 原来如此!

施皮塔 德国戏剧要复兴,就必须以青年席勒、青年歌德,特别是以戈特霍尔德·埃夫赖姆·莱辛为榜样,他们的许多话

① 古斯塔夫·弗赖塔克(1816~1895),德国作家,沙文主义的鼓吹者。

不仅丰富了艺术，而且适用于绚丽多彩的生活，即完全合乎自然。

哈森罗伊特 瓦尔布尔迦，我认为施皮塔先生应当和我掉个过儿！施尔塔先生，你还想扮演家庭教师的角色吗？那就同瓦尔布尔迦上图书室去吧！人的狂妄，特别是年退人的狂妄，一旦发作起来，就会把我们像蚂蚁一样压在一座花岗岩山峰下面。

施皮塔 可您并不能驳倒我。

哈森罗伊特 年轻人，我不仅在皇家图书馆读过两个学期的书，而且演过大半辈子戏，现在头发都花白了！我告诉你，歌德给演员制订的规则是我最基本的艺术信念。你如果不喜欢，那就请你另找别的老师吧！

施皮塔（坚定不移地） 我觉得歌德那些老掉牙的规则跟他自己以及他的本性格格不入。他甚至宣称，每一个演员，不论他扮演什么角色——下面是他的原话——都必须在表情上表现出某种吃人的神态，下面又是他的原话，只有这样，观众才会立即想到这是一出高尚的悲剧。

〔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试图装出吃人的神态。

哈森罗伊特 拿出你的笔记本来，我的好施皮塔，请写上，哈森罗伊特经理是一头蠢驴！席勒是一头蠢驴！歌德是一头蠢驴！当然，还有亚里士多德！（爆发出一阵狂笑） 哈哈哈！只有一个叫施皮塔的人才绝顶聪明！

施皮塔 我很高兴，经理先生，至少您的情绪又好起来了。

哈森罗伊特 不，见鬼，我的情绪很坏！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症。别自以为是！你是一只老鼠！这些老鼠在政治领域正开始毁掉我们新近才统一起来的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老鼠成灾！它们骗走了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成果！而在德

国的艺术园地里也同样老鼠成灾，它们正啃食着理想主义这棵大树的树根！它们想把皇冠拖进泥泞，拖进污秽。拖进污秽，连同你们一起拖进污秽！

〔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想保持严肃，但又忍不住放声大笑，引得哈森罗伊特也笑了起来。瓦尔布尔迦奇怪地瞪大眼睛。只有施皮塔依然表情严肃。

约恩太太顺着梯子从阁楼下来，后面跟着二房东克瓦夸罗。

哈森罗伊特 （发现约恩太太，两臂指着她，好像有什么重大发现）瞧，你的悲剧主人公来了，施皮塔！

约恩太太 （在哈森罗伊特、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的笑声中走近，诧异地） 我怎么了，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妙不可言，约恩太太！如果您那平静、安宁、与世无争的生活使您不能成为悲剧主人公，那您就应该感谢上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看见鬼了吗？

约恩太太 （脸色发白，不自然地）哟，干吗说这些呢？

哈森罗伊特 您没看见那个在阁楼上寻了短见的士兵索尔根弗赖

吗？他到另一个世界升官发财去了。

约恩太太 要是看见一个活人，我倒是有点害怕。可我从来不怕死人。

哈森罗伊特 喂，情况怎么样，克瓦夸罗先生？在阁楼上发现了什么？

克瓦夸罗 （提着一只瑞典马靴）我仔细察看过了，至少可以肯定，无处栖身的流浪汉曾在上面过夜，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另外，我还在这只靴子里发现了一件东西。（从靴子里拿出一个带橡皮嘴的奶瓶，里面还有半瓶奶。）

约恩太太 这很好解释：我在上面打扫卫生时带着小阿达尔贝特来着。我和丢东西的事毫无关系！

哈森罗伊特 谁也没说您和这事有关系，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阿达尔贝特出世的时候……还有阿达尔贝特死的时候……他可以作证，我是一个好妈妈……不过我得走了。经理先生……我可能要离开两三天。再见！我得让阿达尔贝特的姑姑、姑父看看这孩子，我得去换换空气。

〔她步履蹒跚地下。

哈森罗伊特 她乱七八糟说了些什么呀？

克瓦夸罗 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身上的一颗螺丝钉就松了，后来那孩子死了。自从她生了第二个孩子，又有一颗螺丝钉松动了。不过，她比以前更会算计，拿出她积蓄的钱放了高利贷。

哈森罗伊特 那么，我丢东西的事怎么办？

克瓦夸罗 这得看谁是嫌疑犯。

哈森罗伊特 在这幢房子里？您是说，克瓦夸罗先生……

克瓦夸罗 很可能是这样。不过，现在也确实应该对这幢房子进行一番清查了。克诺伯那寡妇有前科，得把她赶出去！还有那一帮住在西头的家伙，警察局的希尔克说他们中间有几个为非作歹的危险分子。警察不久就要来收拾他们的。

哈森罗伊特 在这所房子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合唱团，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他们的美妙歌声："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你属于谁，美丽的大森林"，"在一片清幽的地方"，以及别的什么。

克瓦夸罗 那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这帮家伙唱歌的确唱得不坏！肯定是他们！俗话说，什么地方唱歌，什么地方就有鸟儿。不过我不能透露姓名。有一次我牵着"王子"，我那条狼

狗，悄悄地溜到他们附近来着。有事情您就报告，报告警察，经理先生！

〔克瓦夸罗下。

哈森罗伊特 他的目光是那样有把握，他的话里隐含着杀机，他的拳头意味着有人要倒霉。谁要是在夜里不梦见他，那就算幸运。谁要是在梦中遇见他，那就非喊救命不可。这个令人厌恶、腻味的家伙！不过没有他，这栋破旧营房的房租便收不上来，而军队的财政便少了一笔收入。（门铃响）这是阿丽丝·吕特布什小姐，这聪明的小傻瓜！我正在为斯特拉斯堡的父母官们是否跟我签合同担心呢。在我靠上帝的帮助被任命为那儿的剧院经理后，她的斡旋是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瓦尔布尔迦，施皮塔，到阁楼上去！检查一下那六个贴着“记者”字条的箱子，我们得赶快把行李收拾好！（对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你们暂时到图书室去呆一会儿！（跑去开门。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顺从地迅速消失在阁楼里。凯弗尔施坦和克格尔走进图书室。哈森罗伊特在幕后喊）请进来，尊敬的先生！请原谅，请别见怪，先生，我在等一位女士，一位年轻的女士……不过没关系，请进！

〔哈森罗伊特和施皮塔牧师上。后者六十多岁，相貌和举止都有点像农民。他虽然是个乡村牧师，但乍看上去又像个土地测量员或小地主。他身体粗壮，脖子短粗，有一张扁平的、透着虔诚的宽脸，戴一顶宽边软帽，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手里搭着一件粗呢大衣，拿一根手杖。从他那粗笨的靴子和衣着可以看出，他准备遇上坏天气。

施皮塔牧师 您知道我是谁吧，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我不能肯定，不过……

施皮塔牧师 您就直说吧，经理先生！您叫我乌克马克地区施沃

依茨村的施皮塔牧师好了。我的儿子艾里希·施皮塔在您家担任家庭教师或类似的什么职务。艾里希·施皮塔，他就是我的儿子，我很为他担忧。

哈森罗伊特 首先我很高兴能认识您。其次我要告诉您，您大可不必为您的儿子艾里希改行的事过分担心，过分忧虑。

施皮塔牧师 啊，我太担心，太忧虑了！（坐在一张椅子上，十分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奇怪的房间）我很难向您说明，很难使您明白，我是多么的忧虑。不过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尊敬的先生，我似乎是在一个军械库里。（用手杖碰了碰一个纸糊的武士）这是一种什么装备？

哈森罗伊特 这是古代的重骑兵。

施皮塔牧师 啊，啊，我想象中的席勒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定了定神）啊，这个柏林！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您瞧瞧我这个人，经理先生，不仅忧虑万分，不仅被柏林这个所多玛[①] 搅得心里七上八下，而且被儿子的行动弄得心快要碎了。

哈森罗伊特 行动，什么行动？

施皮塔牧师 您还来问我？一个正直的人的儿子和……和……一个演员！

哈森罗伊特 （正言厉色，态度庄严地）先生，我并不赞成您儿子的决定。不过我本人，谁若有坏心谁就是无赖，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的儿子。我希望，一个像我一样有身份的人……我当过演员，六个星期前在梅瑟堡的路德戏剧节上，我还不仅作为导演而且作为演员出现在世界最重要的舞台上。我是文化战士，以我市民的荣誉和名誉担保，至少按照我的理解，您儿子的决定不能由我负责。这是一种困

① 《圣经》传说中的巴勒斯坦城市，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被上帝所降天火毁灭。

难的职业，此外还需要有天才。对于意志薄弱的人，这也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我自己就尝尽了各种艰辛，因此总是劝告别人别干这一行。只要我的女儿们流露出一丝一毫想当演员的想法，我就会打她们耳光。她们要是嫁给演员，我就会在她们的脖子上绑块石头，把她们扔到大海里去。

施皮塔牧师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感情。我承认，作为一名不抱奢望的乡村牧师，我对这一切毫无了解，不过请您为一位父亲，一个辛辛苦苦地省下每一分钱供他儿子上大学的可怜的乡村牧师想一想吧。想一想他的儿子不久就要通过考试，而他的父亲和母亲——我的太太还生着病——满怀期望地等着他在某一个教区主持第一次祈祷的那个时刻。但恰恰在这时候来了这么一封信！这家伙简直发疯了。

〔施皮塔牧师的愤慨虽然不是装出来的，但有点过分，他伸进背心口袋掏信并递给哈森罗伊特的手剧烈地颤抖着，然而这颤抖却过于明显了。

哈森罗伊特 年轻人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有时候，他们的生活中出现危机，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施皮塔牧师 但这一次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您从这封信不难看出，谁应当对这个真诚的、一直很听话的年轻人灵魂中出现的堕落负责。我当初不应该让他到柏林来。当然，最终应当对我儿子的严重失足负责的是那种所谓科学的神学，这种神学与异教徒的哲学打得火热，试图毁掉亲爱的上帝和救世主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此外还有别的诱惑，经理先生，对许多事情，我简直羞于启齿，甚至一提到就感到脸红，什么上等人舞会呀，女人的特殊服务呀，如此等等。我夜间十二点半钟在林登大街和弗里德利希大街的人行道上散步时，一个几乎还未成年的可憎的家伙溜到我身边，用一种令

人作呕的无耻腔调问我需要不需要刺激！另外，还有那些橱窗，在一些高贵的大人物的肖像旁边站着半裸体的舞女和女演员，总之，尽是些令人厌恶的淫秽的东西！然后是所谓的彩车游行，一帮涂脂抹粉、袒胸露背的堕落女人招摇过市，引得所有的规矩人都拥上大街！这一切简直是世界末日，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啊，牧师先生，世界不会灭亡，不会由于公开的堕落和夜间在大街上发生的秘密的罪恶而毁灭。你和我，或许还有整个人类荒唐可笑的插曲，都将继续存在。

施皮塔牧师 然而，这邪恶的榜样将青年人引上了歧途。

哈森罗伊特 请允许我提醒您，牧师先生，我从未发现您儿子干过什么轻浮的事，他只不过是爱好文学罢了。另外，他也并不是第一个改行从事文学和戏剧事业的牧师的儿子，莱辛和赫尔德① 早在他之前便这样做了。也许他看这方面的书看得太多，所以着迷了。不过，您儿子在文学方面的看法有时使我有点担忧。

施皮塔牧师 那就更糟糕，更可怕！比我原来预计的更坏！我可真是开了眼，先生，我生了八个儿女，艾里希是我们寄希望最大的孩子。他的第二个姐姐使我们受到了上帝最严峻的考验，现在看来，她和艾里希都是这个邪恶城市的牺牲品。那女孩子早熟，长得也很美，可是……现在我要谈另一件事。我到柏林已经三天了，可是还没有见到艾里希。今天我到他的住处去找他，他还是不在。我在他那儿呆了一会儿，当然稍微翻了翻他的东西。您看看这张照片，经理先生！

---

① 莱辛(1729～1781)和赫尔德(1744～1803)均为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作家，都出身于牧师家庭，本人早年都学过神学或当过牧师。

〔他把艾里希的信放回背心口袋，又取出一张小照片递到哈森罗伊特眼前。

哈森罗伊特 （拿过照片，一会儿像个近视眼，一会儿又像个远视眼似的端详着，惊愕地）这是怎么回事？

施皮塔牧师 不过是个傻乎乎的小美人儿罢了。您再看看签名！

哈森罗伊特 在哪儿？

施皮塔牧师 （念）“送给最亲爱的人，你的瓦尔布尔迦。”

哈森罗伊特 请问，您对这事怎么看，牧师先生？

施皮塔牧师 不是个浪荡的饭馆女招待，就是个年轻的女裁缝！

哈森罗伊特 （脸色难看地）哼！（将照片装进口袋）我把照片留下了，牧师先生。

施皮塔牧师 我的儿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坏的。请您设想一下我的处境：我将带着什么样的感情，还有什么脸面站在祭坛上面对我那个教区的信徒们？

哈森罗伊特 见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牧师先生！您的教区、您那些堕落的儿女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和我有什么相干？（又拿出那张照片）另外，关于这个健康、漂亮的姑娘，您说她是“饭馆女招待”什么的，也大错特错了！我不想说更多的话，一切的一切都走着瞧，牧师先生！ 再见。

施皮塔牧师 老实说，我不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也许就是您那个圈子里的人说话时常用的口气。我走了，不再打扰您，不过我作为父亲在上帝面前有权要求您，今后别再给我那个误入歧途的儿子上什么戏剧课！ 否则我便要采取措施制止这一切！

哈森罗伊特 不仅如此，牧师先生，我还要禁止他再进我家的门！（送牧师出门，然后使劲关上门回到屋里，挥舞双手喊

道)这儿简直乱了套！好像遭到了尼安德特人① 的入侵！(猛地推开阁楼盖板)施皮塔，瓦尔布尔迦，下来！(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从阁楼里下来。哈森罗伊特对疑惑地望着他的瓦尔布尔迦)到账簿那儿去，好好给我坐着！而您，亲爱的施皮塔，您准备怎么办？

施皮塔 您叫我们下来，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不错。看着我。

施皮塔 好吧。(看着哈森罗伊特。)

哈森罗伊特 你们简直要把人气死！你们不应该瞒着我！听着，不许说话！我以前看错人了，不知道您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许还嘴！刚才有位先生到过这儿！他忧虑万分！快去，追上他，陪他下楼！告诉他，我可不是你们的出气筒！

〔施皮塔耸耸肩，拿起帽子下。

哈森罗伊特 (气冲冲地走到瓦尔布尔迦面前，揪住她的耳朵)而你，亲爱的，你要是不经我的允许再和这个不成器的神学家说上一句话，就得吃耳光！

瓦尔布尔迦 哎哟，哎哟，爸爸！

哈森罗伊特 这个无赖，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好像老实巴交，实际上在他那假面具后头却隐藏着一颗无耻的狡猾的心！让这种人跨进我家的门槛真是太不谨慎了！我们家是个规规矩矩的家庭，你难道要像这个流氓的姐姐那样给父母丢丑，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吗？

瓦尔布尔迦 我不赞成你对艾里希的看法，爸爸。

哈森罗伊特 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话说在前头了，没有什么价钱好讲！要么你跟他一刀两断，要么你就离开这个

---

①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类。

家，过一种没有廉耻的下流的生活！如果你不听劝告，那就快滚！我不要这样的女儿！

瓦尔布尔迦 （面色苍白、神情忧郁地）你总是说，爸爸，你是不依赖父母自己闯出一条路来的。

哈森罗伊特 可你不是男人。

瓦尔布尔迦 当然不是，不过请你想想阿丽丝·吕特布什！

〔父女二人相对而视。

哈森罗伊特 什么？你昏头了吗？要不就是发疯了？（显然是想转移视线，使劲敲敲图书室的门。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从里面走出来）我们刚才排到哪儿了？继续下去！

克格尔和凯弗尔施坦 （朗诵）

年长者应当冷静，
聪明人先礼后兵。
我的理智要求我，
首先向他问候。

〔施皮塔领着皮帕卡尔卡和基尔巴克太太上。皮帕卡尔卡身穿日常服装，基尔巴克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

哈森罗伊特 您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把这些女人带到这里来？

施皮塔 这不是我的错，经理先生，这两个女人一定要见您。

基尔巴克太太 不对，我们只是想见见泥瓦匠约恩的老婆。

皮帕卡尔卡 约恩太太不是总在您这儿干活吗？

哈森罗伊特 不错！不过我很遗憾，我希望她的私人会见不在我这儿，而在楼下她自己家里进行。否则我以后得在这门口安上自动射击装置或者陷阱什么的。您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施皮塔？现在请您行行好，把这两位女士带到楼下去。

皮帕卡尔卡 约恩太太不在楼下她自己家里。

哈森罗伊特 可她也不在楼上我们这儿。

基尔巴克太太 这位大姐把她的小儿子放在泥瓦匠约恩的老婆这儿喂养来着。

哈森罗伊特 这简直太叫人开心了！太有意思了！请您救救我，凯弗尔施坦！

基尔巴克太太 城里保育院的一位先生想看看这孩子的情况，看喂养得好不好，照顾得怎么样。我们同那位先生一起到约恩太太家里去，看到孩子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约恩太太在楼上干活。

哈森罗伊特 孩子放在谁那儿喂养？

基尔巴克太太 在泥瓦匠约恩的老婆那儿。

哈森罗伊特 （不耐烦地）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让你陪那位幽默的老先生下楼去，施皮塔，没有叫你把这些女人带到这儿来给我找麻烦！

施皮塔 我找了那位先生好久，可是他已经不见了。

哈森罗伊特 她们俩好像不大相信我的话。请你们告诉她们，先生们，约恩太太根本没收养过什么孩子，她们大概认错人了！

凯弗尔施坦 我奉命告诉你们，女士们，你们也许认错人了！

皮帕卡尔卡 （眼睛红肿，口气激烈地）她收养了孩子，收养了我的孩子！从城里来的那位先生说，这孩子落到了坏人手里，被折腾坏了。她毁了我的孩子！

哈森罗伊特 您肯定是弄错了，年轻的太太。您所说的那个约恩太太，根本就没收养过什么孩子。

皮帕卡尔卡 她抢走了我的孩子，让他挨饿，把他给毁了！我要见约恩太太，当面对她这样说！让她还我的孩子！她得上法院，那位先生说，我得上法院去告她。

哈森罗伊特 我请您不要激动。事实上，是您搞错了！您怎么会

知道约恩太太收养了一个孩子呢？

皮帕卡尔卡 因为是我亲手交给她的。

哈森罗伊特 可是约恩太太自己有一个小孩，她的亲生儿子。我记起来了，她说过她要带着那孩子去看望她丈夫的妹妹。

皮帕卡尔卡 她没有孩子，根本没有！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她撒谎，骗人！约恩太太没有孩子，她把我的小阿洛伊斯毁了！

哈森罗伊特 我的天！年轻的太太，您搞错了。

皮帕卡尔卡 谁也不相信我生了个孩子！连我的未婚夫也写信说我骗他，说我是个说谎的坏女人！（摸了摸基尔巴克太太抱着的婴儿）他是我的，我可以在法庭上发誓，向圣母玛利亚发誓！

哈森罗伊特 请您让我看看这孩子！（皮帕卡尔卡揭开盖在婴儿身上的被单。哈森罗伊特仔细地端详着婴儿）哼！事情不久就会水落石出，毫无疑问！首先，我了解约恩太太，假如她收养了这个孩子，决不会把他弄成这个样子！道理很简单，只要牵涉到孩子，她的心肠便软得不得了。

皮帕卡尔卡 我只想见约恩太太，别的什么都不想说。我用不着向所有的人讲事情的经过，只有在法庭上才会讲出日期、时辰和这孩子出生的详细地点。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愿老天睁开眼睛。

哈森罗伊特 太太，您是说，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您是说，约恩太太的孩子不是她自己生的，而是您交给她抚养的？

皮帕卡尔卡 如果不是这样，就让雷劈死我！

哈森罗伊特 这就是您所说的那个孩子吗？愿上帝别把您的话当真！对您实说了吧，我是哈森罗伊特经理，曾有三四次亲手抱过我的清洁女工约恩太太的孩子，甚至把他放在磅秤上称过。那孩子有八磅重，而这个小可怜虫顶多只有一公

斤。从这一点看来，我肯定他不是约恩太太的孩子。说他是您的孩子，这也许是对的，反正我不会怀疑。不过我认识约恩太太的孩子，他跟这个小东西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基尔巴克太太 （满怀敬意地）说得对，的确是这样，这不是那个孩子。

皮帕卡尔卡 这就是那个孩子，只不过因为营养不良瘦了许多而已！这肯定错不了，我敢发誓这就是那个孩子。

哈森罗伊特 那我就没办法了。（对他的学生们）咱们今天的课上不下去了，先生们！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对两个女人）你们也许走错门了吧？

基尔巴克太太 我跟这位大姐和城里保育院来的那位先生，在门上挂着约恩太太牌子的那间屋子里发现了这孩子。当时约恩太太不在，泥瓦匠约恩到阿尔托那做工去了。

〔警察希尔克悠然自得地走进来。

哈森罗伊特 啊，是希尔克先生！您上这儿来有何贵干？

希尔克 经理先生，我听说有两个女人逃到这儿来了。

哈森罗伊特 的确有两个女人在这儿，不过怎么是逃来的呢？

基尔巴克太太 我们可没逃。

哈森罗伊特 她们来找我的女佣。

希尔克 请允许我向她们提几个问题！

哈森罗伊特 请吧。

皮帕卡尔卡 让他问吧，这样倒省事。

希尔克 （对基尔巴克太太）您叫什么名字？

基尔巴克太太 基尔巴克太太。

希尔克 大概是乡保育院的吧？您的住址？

基尔巴克太太 利尼恩街九号。

希尔克 您手里抱的是您的孩子吗？

基尔巴克太太 是皮帕卡尔卡大姐的孩子。

希尔克 (对皮帕卡尔卡)您的名字?

皮帕卡尔卡 鲍丽娜·皮帕卡尔卡,斯科尔泽尼亚人。

希尔克 这位太太说,她抱的是您的孩子,您敢说是这么回事吗?

皮帕卡尔卡 警察先生,我诚恳地请求您保护,因为我毫无理由地遭到这些人的怀疑。我是同城里的那位先生一道从约恩太太的房间里抱走我的孩子的,我曾把孩子放在她那儿抚养……

希尔克 (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她)也许是从对面饭店老板的寡妇克诺伯的房间里吧!谁知道您抱走这孩子是想干什么!您肯定是被人收买以后派到这儿来的,反正您心里有鬼!您抱起孩子溜到这上面来,因为克诺伯太太丢了孩子便四处寻找,因为斜对面就是警察局。

皮帕卡尔卡 我才不怕什么警察局呢……

哈森罗伊特 您的谎言已经暴露了,我的好太太!难道您还不明白?您说,约恩太太没有孩子,还说您从约恩太太房间里抱走的是您自己的亲生儿子,您曾把他放在约恩太太那儿抚养来着!我们大家都认识约恩太太的孩子,而您抱走的这一个并不是那孩子,懂了吗?准确地说,您的话一句也对不上号!希尔克先生,如果您把这两位女士带走,我将感激不尽,那样我就可以继续上课了。

希尔克 好的,我们还要到克诺伯那儿去核对一下事实,看看这是不是那个被偷走的孩子。

皮帕卡尔卡 偷孩子的不是我,孩子是被约恩太太抢走的!

希尔克 行了!(对哈森罗伊特)据说,这孩子的父亲有贵族血统。克诺伯太太认为,这是她仇人要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要

剥夺她的年金，不承认她死去的丈夫曾经在军官学校受过训练。（有人猛烈地打门）这一定是克诺伯太太，她来了。

哈森罗伊特 希尔克先生，请您负起责任来！要是乱七八糟的人闯进来使我受到损失，我就要请警察局长帮忙，我和马达依先生很熟。别害怕，孩子们，你们就是我的证人！

希尔克 （走到门边）呆在外边！一个都不许进来！

［门外一个小流氓的怪叫声。

皮帕卡尔卡 让他们叫吧，只是别靠近我的孩子。

哈森罗伊特 你们最好还是到图书室去！（让皮帕卡尔卡和基尔巴克太太抱着婴儿躲进图书室）现在，希尔克先生，您可以让那个泼妇进来了。

希尔克 （打开门）进来，克诺伯太太！别的人呆在外面！

［西多妮·克诺伯太太走进屋，她是个高个子的瘦削女人，身着时髦但又破旧不堪的夏装。她的脸上带着街头浪荡女人的特征，但看得出原来的出身并不坏，有一种贵妇人的风度。她说话时带着矫揉造作的腔调，眼睛明显地流露出酒精和吗啡起作用的痕迹。

克诺伯太太 （大摇大摆地走到屋子正中）您用不着担心，经理先生。您知道，我喜欢孩子，所以陪我一起来的大多是些小男孩和小丫头。请原谅我闯到您这儿来！有个孩子告诉我，来了两个女人偷走了我的儿子，溜到楼上来了。我在找我的儿子，他名叫赫尔夫哥特·贡多弗里德，他从我家失踪了。我不会找您麻烦的。

希尔克 我也恳请您别这样做，懂吗？

克诺伯太太 （高傲地扬起头，似乎没听见希尔克的话）很遗憾，我在楼下院子里大吵大闹了一番，大家都站在窗口看热闹。后来，我向一些人打听，先后问了三楼那个可怜的烟厂女工

和四楼那个生痨病的女裁缝，问是不是塞尔玛抱着我的儿子上她们那里去了。我不想闹得四邻不安，您知道，经理先生。我明白您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个名人，可涉及到我儿子赫尔夫哥特·贡多弗里德，我不得不严加防备！（声音颤抖，不时用手绢擦眼睛）我是个可怜的、苦命的女人，先生，我虽然堕落了，可也过了几天好日子。我不想使您厌烦，可我的仇人跟我过不去，想剥夺我最后的一点希望。

希尔克 请您直截了当地说说您的要求，别转弯抹角！

克诺伯太太 （如前）不仅如此，有人还企图强迫我放弃我的合法姓氏。我到巴黎生活过一个时期，嫁给了一个残暴的人，德国南部一个打靶馆的承租人，因为我当时抱有一种愚蠢的想法，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善我在某些事情上的处境了。啊，这些该死的男人，经理先生！

希尔克 您扯得太远了，请您简单一点！

克诺伯太太 我很高兴能见到一位有教养有思想的人。先生，我可以向您讲述一个故事……这儿的人都叫我“伯爵夫人”，上帝可以作证，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和这相差不远！我还当过一段时期演员！我刚才说，我可以讲一个故事，我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早年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并不是杜撰出来的。

希尔克 谁知道是不是杜撰出来的！

克诺伯太太 （强调地）我的遭遇不是捏造出来的，尽管它听起来叫人难以置信！一天夜里，生活在耻辱的深渊中的我，在大街上遇见了我的一个表弟，我小时候一起玩耍的伙伴。他现在是近卫军骑兵上尉，自从我那出身于贵族的高傲的父亲把我赶出家门，我逐渐堕落以后，他就生活在天上，而我却生活在地下。啊，您想象不到，生活在我那个圈子里的人

是多么迟钝，多么粗野，多么无耻！我是一条被人践踏的蛆虫，经理先生，我连做梦也不愿回到那种悲惨的生活中去。

希尔克 我请您回到正题上来！

哈森罗伊特 希尔克先生，我对她所说的事情倒是很感兴趣！请您先别打断她！（对克诺伯太太）您刚才提到您的表弟，说他是近卫军骑兵上尉？

克诺伯太太 那时候他还没有入伍，现在是近卫军骑兵上尉。他认出了我，我们一起高兴地度过了几个小时，一起回忆了童年时代的情景。在他的同伴中有一个年轻的少尉——我不想提起他的名字，一个漂亮而忧郁脆弱的小伙子。经理先生，我早就不顾廉耻了！前几天甚至有人把我从一所教堂里赶了出来。为什么我这个名誉扫地的、被人践踏的、没人理睬的、有过几次前科的女人不该向您公开承认，这个人就是赫尔夫哥特·贡多弗里德的父亲呢？

哈森罗伊特 就是那个被偷走的孩子的父亲吗？

克诺伯太太 好几个人都这么说，很可能是被人偷走了！至于我自己，虽然我的仇人有钱有势，但我还不完全相信。也许这真是孩子生父的父母搞的阴谋。您大概会感到吃惊，他们是一个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后代。再见，经理先生！不管别人怎样议论我，都请您相信，我虽然身陷泥潭，但是人的感情并没有泯灭！我已经无力跳出这个火坑了，只能同人类的渣滓混在一起。瞧这儿，（指了指裸露的手臂）醉生梦死，麻木不仁！我只能靠酒精和吗啡来忘掉一切！为什么不呢？谁该为我的堕落负责？因为我，我亲爱的母亲总是遭到父亲的斥责，为了我，我的保姆几乎气得发疯！现在……

希尔克 ……现在我让您住口！我们不能占用这儿的先生们过多的时间。（推开图书室的门）现在您说说，这是不是您的孩

子！

［首先走出来的是皮帕卡尔卡，她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盯着克诺伯太太。接着，基尔巴克太太抱着孩子上。希尔克揭去罩在婴儿身上的被单。

皮帕卡尔卡 您想干什么？跑到这儿来血口喷人？难道我是吉普赛人？专门溜进别人家偷小孩？放明白点，我不是好欺侮的！我连自己和亲生孩子都养活不了，怎么会跑来偷别人的孩子？我的命已经够苦了！

［克诺伯太太目瞪口呆，疑惑地、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然后从口袋里迅速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将瓶里的香水洒在手绢上。为了不致昏倒，她用手绢捂住嘴和鼻子，使劲吸着香水的气息，接着，又怔怔地望着皮帕卡尔卡。

哈森罗伊特 您为什么不说话，克诺伯太太？这位姑娘声称她是这孩子的母亲，而不是您。

［克诺伯太太举起伞想打皮帕卡尔卡，众人阻止。

希尔克 住手，这可不是教训小孩！只有在您自己家里才能打孩子！问题在于，谁是这孩子的母亲。现在……现在，克诺伯太太，请您说真话，这孩子究竟是不是您的？

克诺伯太太 （突然爆发）我以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名义，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发誓，我是这孩子的母亲！

皮帕卡尔卡 我也以圣母玛利亚……

哈森罗伊特 住口，姑娘，救救您的灵魂吧！我觉得这件事相当复杂，也许您是真心诚意地起誓，可是您得承认，一个女人虽然可能生下一对双胞胎，但一个孩子决不可能有两个母亲！

瓦尔布尔迦 （目不转睛地望着孩子）爸爸，爸爸！快瞧瞧这孩子！

基尔巴克太太 （惊恐地、声音颤抖地）这孩子要死了，刚才一走进那间屋子我就发现他不行了。

希尔克 什么？

哈森罗伊特 怎么回事？（快步走近，仔细打量着孩子）这孩子死了！毫无疑问！这儿有一个无形的上帝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小生命作了所罗门式的判决。

皮帕卡尔卡 （不解地）您说什么？

希尔克 安静！都跟我走！

［克诺伯太太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用手绢捂住嘴，胸中发出一阵阵痉挛似的嚎叫。希尔克、抱着死孩子的基尔巴克太太、克诺伯太太和皮帕卡尔卡一同下。从走廊传来了嘈杂的人声。

哈森罗伊特关上门后回到屋子中央。

哈森罗伊特 这就是人的命运，你能够想象出这样的事情来吗？亲爱的施皮塔！

第 四 幕

泥瓦匠约恩的家，一切如第二幕。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

约恩在木板隔开的房间里，从里面传来的水声和噗噗吹气的声音可以肯定他正在洗漱。克瓦夸罗推门进来，手握门柄。

克瓦夸罗 你太太在家吗，保尔？

约 恩 （在木板屋内）不在，埃米尔。她带着孩子上汉格斯堡我妹妹家去了，不过她说好今天上午回来。（他出现在木板房的门里，用毛巾擦着脸）早上好，埃米尔！

克瓦夸罗 早上好，保尔！

约 恩 喂，有什么新闻？半个钟头前我才坐火车从汉堡回到这儿。

克瓦夸罗 我看见你走进大门并且上了楼。

约 恩 （放下毛巾）啊，埃米尔，你真是一条看门老狗。

克瓦夸罗 告诉我，保尔，你太太带着小家伙到汉格斯堡去了多久啦？

约 恩 大概八天啦。埃米尔，你问这干吗？房租她已经交过了。另外，我马上就要辞去那边的工作，埃米尔，我们十月一号

就搬家。我跟孩子他妈已经商量好了，离开这栋快要倒塌的破房子，搬到一个好点的地方去。

克瓦夸罗 你不想再回阿尔托那去了？

约 恩 不，我要呆在家里正儿八经地养活一家子人，不想再到外面去了。首先，老是东奔西跑总不是个事儿，另外，我也不年轻了，姑娘们不愿意再上钩……嗯，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也该结束了。

克瓦夸罗 你太太确实够累的，保尔。

约 恩 （情绪很好）我们结婚很早，可直到现在才有了孩子！我曾经对工头说，我年纪很轻就结了婚。他问我，是不是我的第一个老婆死了。啊，恰恰相反，我说，她还欢蹦乱跳地活着呢，不但如此，而且刚刚生了个欢蹦乱跳的柏林娃娃！今天早上，我乘汉堡到柏林的火车，带着所有的行李最后一次从四等车上下来时，我还用一声叹息感谢了亲爱的上帝。真是活见鬼，但愿他因为车站上人声嘈杂没有听见我的叹息。

克瓦夸罗 你听说了吗，保尔，对面克诺伯太太的小儿子死了？

约 恩 没有。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死了倒好，埃米尔。八天前我见到那孩子时，他正在抽风呢。塞尔玛把他推到我们这儿来，我和我老婆还喂了他一勺糖水，那时候他就快不行了。

克瓦夸罗 那么，你根本没听说孩子是怎么死的了？

约 恩 没听说！（从沙发背后取出一个长烟斗）等一下，我先把烟斗点着。没听说，我怎么会听说呢？

克瓦夸罗 真奇怪，你老婆写信都没有提一句。

约 恩 自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老婆就再也不提克诺伯太太的孩子了。

克瓦夸罗 （试探地）你太太大概急着要一个儿子吧。

约　恩　当然了，你认为我不想要？我辛辛苦苦地干活为了什么？我干吗要拼死拼活地折磨自己？还不是为了给儿子或者女儿攒上一笔钱？

克瓦夸罗　你知不知道，保尔，有个陌生的姑娘跑到这儿来，声称克诺伯太太太太的孩子根本不是她生的，而是那姑娘生的？

约　恩　有这种事？克诺伯太太会偷别人的孩子？如果是我老婆倒有可能，克诺伯可决不会干这种事。告诉我，埃米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瓦夸罗　有的人这么说，有的人那么说。克诺伯太太认为，这是她的仇人雇侦探对那个小可怜虫搞的阴谋。后来完全弄清楚了，那的确是克诺伯太太的孩子。你一点都不知道你的那位姻亲最近几天在哪儿吗？

约　恩　你是说我那个在汉格斯堡当屠夫的妹夫？

克瓦夸罗　不，当然不是指你的妹夫，我是说你老婆的弟弟。

约　恩　你是指布鲁诺？

克瓦夸罗　当然是指他。

约　恩　嘿，他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我要操心的事还多着呢。谁知道那该死的狗是不是还在普莱尔施泰纳鬼混！我连提都不想提起他。

克瓦夸罗　听我说，保尔。你别生气，警察局的人说，布鲁诺不久前还同那个自称是孩子母亲的波兰姑娘出现在这幢房子的大门外，有人还在皮革匠洗皮子的那条河边看到过他们在一起。现在那姑娘失踪了。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不过警察正在寻找那个姑娘。

约　恩　（把刚刚点燃的长烟斗丢在一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早上一点胃口都没有，总觉得心里憋得难受！我以前

一直很快活，今天却突然看什么都觉得别扭，真恨不得马上回汉堡去，让耳朵和眼睛清静下来！你干吗要跑来告诉我这件事？

克瓦夸罗 我只不过想跟你说说你和你老婆不在家这几天在你家发生的事情。

约 恩 在我家？

克瓦夸罗 不错，是在你家！听说塞尔玛把克诺伯太太的小儿子放在小车里推到你家来了，后来那个陌生女人又和别人一起从你这儿抱走了孩子。幸亏警察在楼上那个戏子那儿抓到了那个女人。

约 恩 她干吗要这样做？

克瓦夸罗 后来克诺伯太太和那陌生姑娘为了孩子差点儿打起来。

约 恩 鬼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女人们碰到一起总有扯不清的皮。让他们去打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愿这背后没有什么名堂，埃米尔。

克瓦夸罗 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保尔！背后肯定有名堂！那姑娘多次当着证人的面声称，克诺伯太太的那个小可怜虫是她的孩子，并且是她放在你老婆那儿抚养的，保尔。

约 恩 （放声大笑）真是胡说八道！她大概神经有毛病！

〔艾里希·施皮塔上。

施皮塔 早上好，约恩先生！

约 恩 早上好，施皮塔先生！（对站在门口的克瓦夸罗）好了，埃米尔，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克瓦夸罗下。过了一会儿）瞧这家伙，施皮塔先生，一只脚站在监狱里，另一只脚却站在警察局，而且是地区警察局长的红人！闲着没事，就像一条狗一样溜到规矩人家来探听风声。

施皮塔 瓦尔布尔迦·哈森罗伊特小姐到这儿来问起过我吗，约恩先生？

约 恩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不，我不知道。（打开通往走廊的门）塞尔玛！请你过来一下！塞尔玛！我得问这小丫头一点事。（塞尔玛·克诺伯上。）

塞尔玛 （站在门口）什么事？

约 恩 进来把门关上。告诉我，塞尔玛，你死去的小弟弟和那个陌生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塞尔玛 （看得出她很心虚，一面察颜观色，一面走进屋。口齿伶俐地）我推着婴儿车到你家来，可约恩大娘不在。我想，弟弟病得很厉害，总是哭，在你们家会安静些。可是，突然来了一位先生和一位小姐，还有另一个女人，他们把弟弟从车里抱出来，换上干净衣服就带走了。

约 恩 那位小姐说这小孩是她的，是她放在你大娘这儿，放在我太太这儿抚养的？

塞尔玛 （显然在撒谎）我没听说，我一点都不知道。

约 恩 （拍桌子）真是活见鬼，简直荒唐透顶！

施皮塔 请允许我插一句，那两个女人在楼上哈森罗伊特先生那儿争吵时就是这样说的。

约 恩 您当时也在场，施皮塔先生？您看见克诺伯寡妇和那女人为这小可怜虫争吵来着？

施皮塔 当然，我亲眼看见的。

塞尔玛 其余的我一点都不晓得。警察希尔克先生和一个高个子的少尉问了我两个多钟头，可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说不出来。

约 恩 一个少尉问了你两个多钟头？

塞尔玛 （咬嘴唇）他们要把妈妈关起来，因为有人告她，胡说什

么弟弟是饿死的。

约　恩　好了，塞尔玛，去，给我煮杯咖啡！

〔塞尔玛走到炉子边为约恩煮咖啡。约恩自己来到木板搭成的写字台边，拿起圆规和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线。

施皮塔　（克制地）我原来想，在这儿能见到您太太，约恩先生。听人说，她有时凭担保借给大学生一笔小小的款子。我现在正好需要一笔钱。

约　恩　也许是这样，可这是我老婆的事，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坦白地说，我今天晚上之前要是借不到钱，房东太太就会没收我的书和其他物品来抵押房租，我就要到大街上去过夜。

约　恩　我想，您父亲是牧师，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不错，但恰恰因为我不想成为牧师，昨天晚上我父亲和我大吵了一场。从此我在他那儿再也得不到一分钱了。

约　恩　（继续在写字台边画着）做父亲的总是这样，不管儿女死活。

施皮塔　像我这样的人决不会饿死，约恩先生。即使饿死了，我也不在乎。

约　恩　我就不相信，像你们这样的大学生情愿去当一文不名的饿死鬼！可你们从来不想干点实际的事情。（远处传来雷声。约恩向窗外望去）今天真闷热，已经打雷了。

施皮塔　我不是这样，约恩先生，您不能说我不想干实际的事。我给人当家庭教师，为商店写地址！所有能干的事情我全都干过了，而且还在想别的办法！我不仅白天干，有时晚上还干通宵。除此之外，我还得刻苦学习，拼命读书。

约　恩　老兄，你到汉堡去当个泥瓦匠试试！像你这个年纪，我已经在阿尔托那当小工了，每天能挣两个马克。

施皮塔 可能是这样，不过，我是脑力劳动者。

约 恩 这我清楚。

施皮塔 是吗？可我觉得您并不清楚，约恩先生。请您别忘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也是脑力劳动者。

约 恩 好了！过来吧，咱们至少先得吃点东西。吃完东西以后一切也许就不一样了。您大概还没吃早饭吧，施皮塔先生？

施皮塔 没有。坦率地说，今天还没有。

约 恩 那么就坐下来，喝上一杯热咖啡，再吃几个小面包！

施皮塔 这事先不忙。

约 恩 啊，不，您看来精神很不好，而我在火车上也呆了一整夜。（朝向正在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小面包的塞尔玛）赶快再拿一只杯子来！（在沙发上舒服地坐下，喝咖啡，并拿起一个小面包蘸着咖啡吃起来。）

施皮塔 （仍然站着）要是睡不着觉，夏天晚上还是呆在外面好。我昨天晚上根本就没睡。

约 恩 穷愁潦倒的人若睡得好觉，那才怪呢！穷困的人在露天伙伴最多。（突然停止咀嚼）你过来，塞尔玛，再详细讲讲那个从这间屋里抱走孩子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塞尔玛 我也说不清。谁都这样问我，妈妈也问了我整整一天！问我看没看见布鲁诺·梅歇尔克，问我谁偷走了剧院经理阁楼上的衣服！照这样下去……

约 恩 （严厉地）那位先生和那个女人从车子里抱走你弟弟时，你为什么不喊？

塞尔玛 我当时没往这上面想，以为只是给弟弟换衣服。

约 恩 （抓住塞尔玛的手腕）来，跟我到你妈妈那儿去一下。

〔约恩牵着塞尔玛下。他们刚刚离开，施皮塔便抓起桌上的东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过了一会儿，瓦尔布尔迦匆忙

而激动地上。

瓦尔布尔迦 就你一个人吗?

施皮塔 暂时是一个人。早上好,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我是不是来得太晚了? 你不知道,我动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少口舌,才不顾一切地从家里跑出来! 我妹妹堵在门口,我家的女佣也拉住我不放! 可我对妈妈说,她们要是不让我走,除非把窗口钉上,否则我就从四楼的窗口跳下去,那样我也就活不成了。我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你和你父亲谈得怎么样,艾里希?

施皮塔 我们闹翻了。他说,我应该悬崖勒马,浪子回头,打消当跳梁小丑和马戏班杂耍的念头——这是他提起演员时常用的字眼——只有这样,我才能得到他的原谅。他不许一个无赖跨进他的家门。我准备经受命运的打击,只是苦了我那可怜的、善良的母亲。你想象不出,这个人一提起戏剧便充满了多么深的仇恨! 简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在他眼里,演员是世界上最卑贱、最下流的人。

瓦尔布尔迦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爸爸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事的。

施皮塔 我父亲把你的照片给了他。

瓦尔布尔迦 艾里希,艾里希,你不知道他发了多么大的火,骂的话有多难听,而我只能保持沉默。我本来可以把一些事情告诉他,那样他也许就不会作那番长篇的道德说教,对我宽容一点了。我几乎要说出口,可我为爸爸感到害臊,我的舌头不听使唤! 我说不出口,艾里希,不然妈妈会伤心的。他打了我,还把我关在漆黑的壁橱里达八九个小时之久,说是要打掉我那股犟劲儿。可他做不到,艾里希,他没法使我屈服!

施皮塔 (拥抱瓦尔布尔迦)啊,你是多么勇敢,多么了不起! 瞧,

我现在才知道，有了你就有了一切，你对我是多么宝贵！（热烈地）你真漂亮，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不，不！我相信你，艾里希，别的什么也不用说。

施皮塔 你还是别过于乐观吧，可爱的瓦尔布尔迦。你瞧我这样内心躁动不安，总想干一番特别的、目前连我自己都还不清楚的大事业的人，却刚刚二十岁就遭到所有的人反对，成了整个世界的累赘和笑柄！不过请你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改变。我们是有希望的，大地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脚下颤抖！尽管现在阴云密布，但我们总有一天要收获！我们代表着未来！整个宽阔而美丽的世界属于我们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瓦尔布尔迦 说下去，艾里希，你的话真叫人舒畅！

施皮塔 瓦尔布尔迦，昨天晚上我还把很久以来郁积在心中的话对父亲说了，控诉了他对我姐姐犯下的过失。这使我和他彻底决裂了。他顽固地坚持，他没有我说的这样一个女儿，她早就从他心中消失了。他还说，看起来，他的儿子不久也会像她一样从他心中消失。啊，这些基督徒！这些上帝的牧羊人，就是这样对待他们所谓的迷途的羔羊的！啊，亲爱的上帝呀，你的训谕完全被颠倒了，你的教诲被篡改了，完全走向了反面！昨天夜里，当我在电闪雷鸣中坐的动物园的一条长凳上，一帮柏林的流氓在周围晃来晃去时，我感到我姐姐那永不安宁的受伤的灵魂就在我身边。她活着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是在露天的长凳上度过的。她或许也在我坐的那条长凳上坐过，为的是在孤独、屈辱和绝望之中思考这个充满仁爱、充满基督精神的基督徒世界在耶稣基督诞生两千年后对她的伤害。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受到九十九个所谓正直的人谴责的可怜的堕落者和罪人，这个承受了罪恶的世界全部压力的可怜的被遗弃者及其可

怕的控诉，应当活在我的心里！而我要把这个被虐待、被践踏的女人的一切痛苦和忧愁通通抛进烈火里！我姐姐没有死，瓦尔布尔迦，她仍然活着，她通过在我心中点燃的激情在上帝面前创造着美好的东西，而这是世界上所有冷酷、无情和虚伪的道德说教所不能做到的。

瓦尔布尔迦 昨天晚上你在动物园坐了一个通宵吗，艾里希？怪不得你看上去那么疲倦，你的手这么冰冷。艾里希，你得拿着这钱包！艾里希！不，你拿着，你一定得接受！请你相信，我的东西也就是你的东西！否则你就是不爱我，艾里希！你太憔悴了，艾里希！你要是不接受我这一点钱，我就再也不吃东西，以上帝的名义起誓，我会这样做的！直到你接受为止。

施皮塔 （艰难地吞咽着眼泪，不得不坐下）我只不过太紧张、太疲倦了。

瓦尔布尔迦 （将钱包塞进他的口袋）看看这个，艾里希，正是因为这个我才约你到约恩太太这儿来的。糟糕的是我昨天收到了这张法院传票。

施皮塔 （看着瓦尔布尔迦递给他的一张纸）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我敢肯定，这和阁楼上的东西被偷有关系。我很不安，要是爸爸知道……我可怎么办？

〔约恩太太抱着孩子，身穿出门的服装风尘仆仆地匆匆上。

约恩太太 （吓了一跳，怀疑地，压低声音）啊，你们在这儿！保尔回来了吗？我带着孩子出了趟远门。（抱着孩子走进木板隔的小屋。）

瓦尔布尔迦 艾里希，快跟约恩太太说说我收到法院传票的事！

约恩太太 保尔已经回来了，他的东西在这儿。

施皮塔 哈森罗伊特小姐想对您说件事。她收到一张法院传票，也许是因为阁楼上的东西被偷的事。

约恩太太 （从木板屋里走出来）什么？您收到一张传票，瓦尔布尔迦小姐？那么，您可得当心哪！我这不是开玩笑！您应当挖空心思编一套瞎话！

施皮塔 我们不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开始干家务活）你们听说了吗，今天早晨在哈莱门的一个花园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七岁的女孩被雷打死了？还有一棵大杨树也被劈成了两半。

施皮塔 我们没听说，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这会儿又下大雨了。

〔外面传来急骤的雨声。

瓦尔布尔迦 （害怕地）走吧，艾里希，我们还是到外面去！

约恩太太 （声音越来越大）你们说怪不怪，在他们被雷打死前不久，我还和那个女人说话来着。她说——您听听，施皮塔先生——她说，有个孩子死了，别人把他放进婴儿车推到太阳地里，他居然又开始出气，又开始哭，又活过来了！这一定是夏天的太阳，夏天中午的太阳晒活的，施皮塔先生！您不相信，是吗？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她神情奇特地在屋里转着圈，似乎没注意在场的两个年轻人。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有点叫人害怕，咱们还是走吧！

约恩太太 （声音更响）您不相信他又活了？他妈妈走过去抱起他，给他喂奶。

施皮塔 再见，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声音更大，带着一种奇怪的激动的神情把两个年轻

人送到门口)您不相信!这可的的确确是真的,施皮塔先生!(施皮塔和瓦尔布尔迦下。约恩太太手扶门把手,对着走廊喊)谁要是不信,谁就不知道我发现的秘密!

〔泥瓦匠约恩出现在门口,随即走进屋。

约　恩　哟,你回来了,欢迎! 你刚才说什么秘密来着?

约恩太太　(如梦初醒,摸了摸自己的头)我? 我说了什么秘密吗?

约　恩　我想你说了,我耳朵又不背。不会是你的魂儿回来了吧?

约恩太太　(诧异、胆怯地)怎么会是我的魂儿呢?

约　恩　(好意地拍了一下他老婆的背)叶特,别在意!你带着小家伙回来了,我真高兴!(走进木板隔开的小屋)不过,他看起来好像瘦了点儿。

约恩太太　他吃不惯那儿的牛奶,乡下的奶牛吃的是青饲料。我已经在联合奶牛场订了份奶,那儿的奶牛吃的是干草。

约　恩　(从木板房走出来)我说,你何必带着孩子坐那么久火车到乡下去呢! 呆在城里不是好好的吗?

约恩太太　我这不是回来了嘛,保尔。

约　恩　阿尔托那的事已经完全了结了,叶特。中午我得去找找卡尔,他答应给我找一份新的差事。瞧,我带来了什么!

〔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孩玩的拨浪鼓,轻轻摇了摇。

约恩太太　那是什么?

约　恩　让孩子也乐一乐,柏林有时太安静了。听,他在啊啊地叫!(从木板屋传来孩子高兴的喊叫声)有了这孩子,我什么也不要了。

约恩太太　有谁来过这儿吗,保尔?

约　恩　没有！今儿早上我只跟克瓦夸罗聊了几句。

约恩太太　（害怕、紧张地）嗯，聊些什么？

约　恩　没什么，没什么要紧的。

约恩太太　（如前）他说了些什么？

约　恩　他能说些什么？你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星期天早上干吗自找不痛快呢？他又问我布鲁诺的事。

约恩太太　（脸色煞白，急促地）问布鲁诺什么事？

约　恩　没什么事！过来喝点咖啡吧，别上火！有这样一个好弟弟，有什么办法呢？咱们干吗要管他的事？

约恩太太　我想听听，这个成天打探别人私事的奸细，这个叫人恶心的老混蛋，究竟嚼了布鲁诺哪些舌头。

约　恩　叶特，别再跟我提起布鲁诺！瞧……你这是怎么啦？……你犯不上……不过我还是要说，要是布鲁诺进了班房，我不会感到意外的，说不定他很快就得完蛋。（约恩太太在桌边颓然地坐下，脸色死灰，双手托住下巴，呼吸沉重）也许还没有这么严重，你不必把他放在心上！我妹妹现在怎么样了？

约恩太太　我不知道。

约　恩　你不是刚去过乡下吗？

约恩太太　（失魂落魄地望着他）我刚刚去过哪儿？

约　恩　瞧，叶特，这就是你们女人！你怎么在发抖？叫你去看医生你又不去！还是去躺一会儿吧。这都是长期不见阳光的结果。

约恩太太　（搂住约恩的脖子）保尔，你会离开我！上帝啊，告诉我，保尔，别瞒着我，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约　恩　你今天是怎么啦，汉娜叶特？

约恩太太　（突然恢复常态）别听我刚才的瞎说，保尔。昨天夜里

我一夜没合眼，今天又起了个大早，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约 恩 那就躺下休息一会儿吧。（约恩太太在沙发上躺下，眼睛瞪着天花板）你得梳梳头，叶特！火车上灰大得很，你的头发一定很脏吧？（约恩太太不答，仍然瞪着天花板）我抱小家伙到外面去走走。（走进木板屋。）

约恩太太 咱们结婚多久了，保尔？

约 恩 （在木板屋里摇着拨浪鼓）那是1872年的事，我刚刚从战场上回来。

约恩太太 你一回来就去找我父亲，对不对？你站得笔直，左边胸前挂着铁十字勋章。

约 恩 （抱着孩子，摇晃着泼浪鼓从木板屋里走出来，高兴地）不错！那枚铁十字勋章我到今天还留着呢，孩子他妈！你如果想看的话，我这就重新别上。

约恩太太 （仍然躺着）后来你跑到我跟前，对我说，别老是没完没了地干活……老是来来回回楼上楼下的……我也得过几天清闲日子。

约 恩 我今天还是这么说，叶特。

约恩太太 后来你用小胡子扎了我一下，在我左边耳朵那儿吻了一下！后来……

约 恩 后来你答应了我的求婚，不是吗？

约恩太太 后来我笑起来，从头到脚穿上你的军服，在镜子里照个没完。我穿上军服完全变了样。后来你说……

约 恩 哟，孩子他妈，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么好的记性。

约恩太太 后来你说，要是我有一个小子，将来也要让他为了上帝和国王，为了祖国和正义，到莱茵河边举着军旗去战斗。

约 恩 （望着孩子，举着拨浪鼓唱）

他望着天边的牧场，

英雄的父亲生活的地方：

奔赴莱茵河，奔赴莱茵河，

莱茵河属于德意志……

现在有了这个小家伙，我真舍不得让他去当炮灰了。（抱着孩子走进木板屋。）

约恩太太 （如前）保尔，保尔，这一切就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约　恩 （独自一人从木板屋里出来）哪儿有这么久，叶特。

约恩太太 你看这么着怎么样，你带上我和孩子，咱们到美国去？

约　恩 喂，叶特，你今天是怎么了？究竟是什么缘故？我好像被一群冤魂包围了！你知道，我在工地上干活，当工人们抄起家伙互相往死里打时，我也从来不管闲事。他们都说保尔的脾气总是那么好。可今天是怎么了？太阳这么亮，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却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有什么东西在偷偷地笑，在窃窃私语，在周围游荡，可我伸出手就是抓不着！你得把那个陌生女人到这房间里来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我！

约恩太太 保尔，你大概听说了，那女人后来再也没来过。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

约　恩 你说这话时有气无力的，好像累得要死。

约恩太太 （神情激动地）不错！谁让你一年到头撇下我，让我蹲在这个鸽子笼里来着？我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有时候我坐下来细细地想，我干吗要没完没了地拼命干活，辛辛苦苦地省下每一个铜板呢？我总是把你的工钱放在一边，想方设法额外挣点钱糊口。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别人？保尔，你毁了我这一辈子！

〔她把头伏在桌子上，失声痛哭起来。这时，布鲁诺·梅歇尔克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溜进来。他穿着他那身星期天

的服装，帽子上插了一支丁香花，手里还拿着一大把丁香花。约恩正在敲窗户，没发现他到来。

约恩太太 （像看见一个鬼魂一样望着他，半天才认出他来）布鲁诺，是你吗？

布鲁诺 （飞快地看了一眼约恩，轻声地）当然是我，叶特。

约恩太太 你从哪儿来？来干吗？

布鲁诺 我忙活了整整一夜，叶特。你瞧，这会儿心情正好呢。

约 恩 （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布鲁诺，脸色铁青，并且现出可怕的表情。他走到一只小柜子边，从里面取出一支军用手枪，装上子弹。约恩太太没注意到他的行动）喂，听着！我要提醒你一句，你大概已经忘了！我只要把这东西对着你扣一下扳机，你就找不到借口了！你这无赖！简直不是人！我去年秋天就对你说过，我要是看见你再跨进这个门槛，我就打死你！快滚，不然我就开枪了！懂吗？

布鲁诺 我可不怕你这破玩艺儿。

约恩太太 （发现约恩怒不可遏地慢慢把枪口对准布鲁诺）你先打死我吧！他可是我弟弟！

〔她挡住布鲁诺，使枪口对准自己。

约 恩 （久久地看着她，如梦初醒，改变主意）好吧！（小心地将手枪重新放进柜子里）你也许是对的，叶特！呸！贼性不改！叶特，你跟这个流氓姓一个姓真是丢脸！好吧，我还可惜这颗子弹呢！这支枪要过两个法国骑兵的命，两个真正的英雄！也许它最后还得送一个满脑子坏水的家伙下地狱！

布鲁诺 说得对，你才满脑子坏水呢！要不是看你跟我姐姐睡一张床，我早就对你不客气了，老混蛋，让你十四天爬不起来！

约 恩 （可怕的镇静）叶特，你要是再说一遍他是你弟弟！

约恩太太 保尔，走吧，我会叫他离开这里的！你知道，布鲁诺是

我弟弟，我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约　恩　好吧！我没必要呆在这儿，让你们放臭屁去吧！（穿好衣服向外走，在布鲁诺面前站住）狗杂种！你让你父亲在坟墓里也为你害臊！当初你姐姐真不该把你养大，应该让你在你父亲的坟边饿死，那样世界上倒少了个害人的畜生。过半个钟头我再回来！可我不是一个人，我要带一名警官来！（戴上宽边帽，怒气冲冲地向门口走去。布鲁诺望着他的背影，等他消失了才朝门口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布鲁诺　你要是在伍尔海德叫我碰见试试看！

约恩太太　你从哪儿来，布鲁诺？快说说事情怎么样了！

布鲁诺　你得给我钱，不然我就完了，叶特。

约恩太太　（关上通往走廊的门，将门锁上）等一下，让我锁上门！嗯，你说什么来着？你从哪儿来，昨晚呆在什么地方？

布鲁诺　我跳舞跳到半夜，叶特，后来快天亮的时候就到野外去了。

约恩太太　你进来的时候让克瓦夸罗瞧见了吗？你可得留神，别让人逮住！

布鲁诺　上帝保佑。我溜进院子，穿过一个朋友的地下室，然后翻墙从阁楼上爬下来的。

约恩太太　嗯，事情怎么样了，布鲁诺？

布鲁诺　别罗嗦了，叶特！快给我钱，我得马上逃走，不然我就毁了。

约恩太太　你把那姑娘怎么样了？

布鲁诺　嘿，我给了她一点忠告，叶特。

约恩太太　什么意思？

布鲁诺　让她至少听话一点。

约恩太太　她肯定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布鲁诺 当然！我相信她不会再来了！可事情干得很不顺手，叶特。你一问起来就没个完。我渴了，给 我点水喝！你简直叫人受不了！（喝干一瓶水。）

约恩太太 他们在大门口看见你和那姑娘在一起来着。

布鲁诺 我跟阿图尔商量好了，叶特。她不想见我，所以阿图尔约她到一个高级的地方去跳舞，把她拉到城墙边的一间地下室里，骗她说她的未婚夫在那儿等她，她就上钩了。（嘴里哼着小曲，像抽筋似的手舞足蹈）：

我们这一辈子
从一个旅馆
搬到另一个旅馆！

约恩太太 后来呢？

布鲁诺 后来阿道尔夫告诉她，她的未婚夫走了。她也想走。我说我一定得送送她，阿图尔和阿道尔夫也说要陪她一起走。后来，我们闯进卡林尼奇家的后房，弄了点烧酒喝。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们就把她弄到阿图尔女朋友家的地窖里去过夜。第二天，我们哥儿们三个继续跟着她寸步不离，拿她穷开心。这小妞可真够劲儿。（星期天早上的教堂钟声响了）可我的钱用光了。我需要一笔钱，叶特。

约恩太太 （掏钱）需要多少？

布鲁诺 （倾听外面的钟声）什么？

约恩太太 钱！

布鲁诺 地下室那个老瘸子说，我最好越过边境到俄国去！听，叶特，钟声响了！

约恩太太 你干吗非得越境呢？

布鲁诺 拿条湿毛巾来，叶特，再洒上点醋。这鼻血整整流了一夜，弄得我狼狈极了。（掏出一条手绢捂住鼻子。）

约恩太太 （取来一条毛巾，呼吸沉重地）是谁把你的手腕抓成这样，布鲁诺？

布鲁诺 （听着钟声）今天早晨三点半以后，她就再也听不见钟声了。

约恩太太 啊，耶稣，我的上帝！这不是真的！这决不可能！我可没叫你这样干，布鲁诺！布鲁诺！我受不了啦！（她坐下来）爸爸临死前对我说，你将来会杀人的。

布鲁诺 我布鲁诺可不是好惹的，叶特。假如你去警察局，就告诉他们，我布鲁诺干这种事情很在行，我不会再找他们的麻烦了。

约恩太太 布鲁诺，要是他们抓住你怎么办？

布鲁诺 那也好，那我就上绞刑架去打秋千，他们就又能解剖一具尸体了。

约恩太太 （给他钱）这不是真的！你干了些什么，布鲁诺？

布鲁诺 你真是个老糊涂，叶特。（无动于衷地抓过钱）你们总是说，我是个废物，可你们无路可走时又来求我。

约恩太太 嗯，那又怎么样？你吓唬她，让她以后不许再来纠缠不就行了吗？你本该这样做，布鲁诺，你这样做了吧？

布鲁诺 我跟她跳了大半夜的舞，后来就到街上去了。有位先生跟着我们，知道吗？我说，我同这位女士有点小事要商量，并且从腰里抽出一把刀子，他当然赶快溜了。我对她说，别害怕，小妞，乖乖地跟我走，别出声！只要你以后别再到我姐姐那儿去看那个孩子，一切都平安无事！后来我们又溜达了一会儿。

约恩太太 后来呢？

布鲁诺 后来吗？后来她不干了！突然掐住我的脖子！像一条疯狗一样……使出全身力气……我当时想，干脆一不做二

不休！于是……于是我就动了手，就这样，就 这样干了。

约恩太太 （惊恐地瘫倒在椅子上）当时是什么时候？

布鲁诺 大概三点到四点之间。那时月亮周围有一个很大的晕环，在一排木板房后面的空地上，有一群野狗窜来窜去，发疯般地叫着。后来就打起了雷，下起了大雨。

约恩太太 （恢复常态，镇定地）好了，走吧！她活该这样！

布鲁诺 再见！我也许会好多年见不到你。

约恩太太 你打算到哪儿去？

布鲁诺 我先得挺几个钟头尸，我太困了！然后，我就到弗里茨那儿去，他在渔夫桥对面的旧警察监狱附近租了间小屋。我呆在那儿安全些。要是有什么风声，你就给我报信。

约恩太太 你不再看看孩子了？

布鲁诺 （打了个冷颤）不了。

约恩太太 为什么？

布鲁诺 不，叶特，这辈子我再也不想看到他。再见，叶特！等一下，这儿有一块马蹄铁！（掏出一块马蹄铁放在桌上）这是我拣到的，它会给你带来好运！我用不着它。

〔布鲁诺·梅歇尔克像来时一样无声地溜出去。约恩太太睁大眼睛惊恐地望着他消失的地方，像祈祷一样双手合在嘴边，颓然倒在沙发上，嘴里仍然嘟囔着，似乎在念祷词。

约恩太太 我不是杀人犯！我不是杀人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

第 五 幕

约恩夫妇的家。约恩太太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从走廊门进来。外面传来响亮的军乐声。

施皮塔 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瞧，艾里希！约恩太太躺在那儿！

施皮塔 （和瓦尔布尔迦一起走到沙发边）她睡着了吗？的确！真不可理解，这么吵居然能睡着。（军乐声渐远。）

瓦尔布尔迦 嘘，艾里希！这女人让人毛骨悚然。你知道楼下大门口为什么有警察站岗，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到外面去吗？我害怕他们会把我关起来带到警察局去。

施皮塔 别疑神疑鬼的！你大概看见幽灵啦，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当那穿便衣的男人朝你走来，打量着我们，你问他是什么人，他从口袋里掏出警察身份牌时，我真感到天旋地转。

施皮塔 他们在搜查一个罪犯，瓦尔布尔迦。这就是刑事警察追捕什么人时常常进行的大搜查。

瓦尔布尔迦 另外，艾里希，我好像听见爸爸的声音，他好像在同什么人大声说话。

施皮塔 你太神经质了，也许你听错了。

瓦尔布尔迦　（约恩太太说梦话。瓦尔布尔迦吓了一跳）听，她在说梦话！

施皮塔　她的额头上全是豆大的汗珠。你瞧，她双手还紧紧地握着一块生锈的旧马蹄铁！

瓦尔布尔迦　（侧耳静听，紧张万分地）爸爸来了！

施皮塔　我真不懂你是怎么了。让他来吧，瓦尔布尔迦！重要的是我们的决心要坚定，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早就盼着最后的结果！（有人使劲敲门。施皮塔声音坚定地）请进来！

〔哈森罗伊特太太推门进来，比以前气喘得更厉害。当她看见自己的女儿时，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哈森罗伊特太太　谢天谢地！你们原来在这儿，孩子们！（瓦尔布尔迦颤栗着扑到她的怀里）丫头，你可把妈妈吓坏了！

〔长久的唏嘘和沉默。

瓦尔布尔迦　请原谅，妈妈，我没有别的办法。

哈森罗伊特太太　不！你怎么能产生这样的想法，给一个母亲写这样的信？特别是我这样一位母亲，瓦尔布尔迦！你心里很痛苦，可你应该知道，我总是站在你这边的，总还可以给你出出主意。我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可是跳河……跳河什么的，这样吓唬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希望我说得对，施皮塔先生。瞧你们这副样子，现在马上跟我回家去！约恩太太怎么了？

瓦尔布尔迦　啊，帮帮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带我们走吧，妈妈！你来了，我多高兴呀！这几天不知怎么，我害怕极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那就走吧。假如您，施皮塔先生，不在绝望之中和这孩子干出蠢事来，那就更好了。在你们这个年纪应该有勇气！决不能因为有一点不顺心就找个借口随随便便地

结束生命。人只能活一次！

施皮塔 啊，我有勇气！我从来没想过要在生活面前退却，怯懦地结束生命，除非瓦尔布尔迦拒绝我的爱情。如果那样，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死！尽管我暂时很穷，不得不去贫民食堂[①]买一份汤混饱肚子，但这并不能摧毁我的信念，摧毁我对美好未来的希望。瓦尔布尔迦也坚信，总有一天，我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会得到补偿。

哈森罗伊特太太 生活的路是漫长的，你们还是孩子。对于一个大学生，一个还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来说，去贫民食堂未必是坏事，可瓦尔布尔迦结婚后就苦了。我希望你们俩在那之前先准备一个炉灶，添置些必要的东西。另外，我已经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了。这可真不容易，要不是邮差早晨送来了他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剧院经理的消息，说服他简直是不可能的。

瓦尔布尔迦 （喜出望外）妈妈，啊，妈妈！这可真是太好了！

约恩太太 （蓦地坐起来）布鲁诺！

哈森罗伊特太太 （抱歉地）我们把您吵醒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布鲁诺走了吗？

哈森罗伊特太太 谁？哪个布鲁诺？

约恩太太 喏，布鲁诺！您不认识布鲁诺吗？

哈森罗伊特太太 嗯，不错，您弟弟叫布鲁诺。

约恩太太 我睡着了吗？

施皮塔 您在梦中还大喊大叫来着，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您没看见，施皮塔先生，院子里的那帮孩子……您没看见，院子里的那帮孩子向阿达尔贝特的坟墓扔石头？我也

---

① 十九世纪德国城市慈善机构设立的食堂，专门向贫困者供应廉价的午餐。

在那儿，我左右开弓给了他们几个耳光。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么说来，您梦见您死去的头一个儿子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我没做梦，经理太太。后来，我带着阿达尔贝特去了户口登记处。

哈森罗伊特太太 可是，阿达尔贝特已经死了……您怎么会……

约恩太太 啊，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活在母亲的心里，要是死了，他就更加活在他母亲心里。您没听见那排木板房后面的狗叫吗？月亮周围有个很大的晕环！布鲁诺，你走上邪路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摇晃着约恩太太）您醒醒，约恩太太！约恩太太！您病了，得让您丈夫陪您去看医生。

约恩太太 布鲁诺，你走上邪路了。（钟声响起）外面在敲钟吗？

哈森罗伊特太太 祈祷仪式已经结束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完全醒了，怔怔地望着四周）我为什么要醒来？你们为什么不在我睡着的时候用斧头把我的头砍下来？我在梦中说了些什么？嘘！别向任何人提起一个字，经理太太！（一翻身爬起来，整理她别着许多发卡的头发。哈森罗伊特从走廊门上。）

哈森罗伊特 （看见他家里人不由得愣住了）

看哪，看哪，梯摩特乌斯，

看伊壁库斯的鹤[①]！

您不是说，附近有一家负责运送行李的店铺吗，约恩太太？（对瓦尔布尔迦）干得好，丫头，在你以年轻人的轻率想着你

---

① 这两句诗引自席勒的叙事诗《伊壁库斯的鹤》，在此表示十分惊奇之意。

的好事的时候，你爸爸却为业务上的事来回奔跑了三个钟头。(对施皮塔)要是您知道拖着老婆孩子，每天挣得一点可怜的发霉的面包有多么困难，您也许就不会急于建立一个家庭了，年轻人。但愿命运保佑每一个人，使他们不至于有一天一贫如洗地被抛到柏林的最底层，同那些绝望的人一起在肮脏的地下室和下水道里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挣扎。祝贺我吧！八天之后我们就要去斯特拉斯堡了。(哈森罗伊特太太、瓦尔布尔迦和施皮塔同他紧紧握手)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

哈森罗伊特太太 哈罗，这些年来你的确体面地为我们作了艰苦的斗争。

哈森罗伊特 就像把一条快要沉没的破船划向安全的彼岸一样。我那些贵重的戏装是为了将诗人的梦想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可现在不知道落到了哪个贼窝里，穿在哪些散发着汗臭的人身上。这帮下贱的无赖！咳，还是说点高兴的事情吧！大车小车都已经装好了，马上就可以把我们的全部家当运到一个但愿能给我们带来好运的地方。(突然对施皮塔)希望你们俩在绝望之中别干出不理智的蠢事来，我要求您作出保证，尊敬的施皮塔先生。只要你们提出合理的愿望，我会在经济上支援你们。另外，我得问约恩太太一件事。首先，大门口站了一帮警察，不许任何人到街上去；其次，我想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人，恰恰在时来运转的时候成了报纸发动的一场卑鄙的诽谤攻势的对象。

哈森罗伊特太太 亲爱的哈罗，约恩太太不懂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哈森罗伊特 那好，那就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收到了几封信，(拿出一叠信)一封，两封，三封，五封，差不多有整整

一打！在这些信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对发生在阁楼上的那件事向我表示祝贺。要不是地方小报的这些评论，我本来没把它放在心上。可这些报纸说，在郊区一个面具出租者——你们听听……一个面具出租者的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这种说法真叫我哭笑不得。毫无疑问，事情完全弄混了，可我不能背这口黑锅！特别是这帮家伙把那个出租面具的先生称为破产的蹩脚演员！ 您瞧瞧，太太，面具出租者之鹳[①]！这混蛋真该吃耳光！今天晚上我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剧院经理的消息就要见报了，与此同时，我却成了公开的笑料。谁都知道，在一切诅咒之中嘲笑是最恶毒的诅咒。

约恩太太 大门口有警察吗，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是的！连克诺伯寡妇的儿子的葬礼都无法进行。他们甚至不让小棺材和虔信教会的那个抬棺材的面目狰狞的家伙上车。

约恩太太 是哪个孩子的葬礼？

哈森罗伊特 您还不知道，克诺伯太太的小儿子，就是被那两个陌生女人神秘地弄到我的阁楼上的那个孩子已经死了？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死的，也许是由于生病。顺便问一下……

约恩太太 克诺伯太太的孩子死了？

哈森罗伊特 顺便问一下，约恩太太，您大概知道，那两个因为偷孩子而被警察抓住的女人最后怎么样了？

约恩太太 您说说，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手吗？这只手不是也抓住了小阿达尔贝特，让他夭折了吗？

哈森罗伊特 什么？我不懂这是什么逻辑。相反，我倒有点怀疑，

---

① 在德国，鹳鸟是新生婴儿的象征。

那个胡言乱语的波兰姑娘，与阁楼上衣服被偷和克瓦夸罗在靴子里发现的那只奶瓶，还有报纸上乱七八糟的评论，是不是有联系。

约恩太太 您别瞎猜，经理先生，根本没有联系。您看见保尔了吗，经理先生？

哈森罗伊特 保尔？啊，他是你丈夫！不错，假如我没有弄错，他刚才还同那个胖警长说话来着，就是上我家调查衣服被偷的那家伙。

〔约恩上。

约　恩 哼，叶特，我没有说错吧？这么快就出事了。

约恩太太 出了什么事？

约　恩 路灯柱子上贴了警察局的布告，谁要是告发，就能得到一笔赏金。难道我不应该挣这一千马克？

约恩太太 怎么回事？

约　恩 你不知道吗？警察和宪兵的这次行动就是冲布鲁诺来的！

约恩太太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谁说的？为什么要这样？

约　恩 孩子的葬礼已经停止，有两个送葬的家伙，两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被抓住了！您瞧，真是报应啊，经理先生！我跟一个女人结了婚，而她的弟弟却遭到侦辑队的追捕，因为他在郊区离施普雷河不远的地方，在丁香花丛下面杀死了一个女人。

哈森罗伊特 天哪，约恩先生，上帝不会容忍这种事的。

约恩太太 撒谎，我弟弟不会干这种事！

约　恩 哼，这才新鲜哪，叶特。经理先生，前不久我还说过，她的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色。（发现桌上的丁香花束，一把抓起）您瞧瞧！这恶棍刚才还在这儿！他要是敢再来，我会第

一个把他的手脚捆起来，让他受到正义的惩罚。（在屋里四下搜寻。）

约恩太太 收起你的所谓正义吧！正义连天上都没有，更别说人间了！这儿没有人来过，这一束丁香是我从汉格斯堡带来的，你妹妹屋子后面就有一大丛。

约　恩 你根本没去过我妹妹那儿，叶特。这是克瓦奈罗刚才对我说的！警察局的人已经查明了。他们在施普雷河边的公园里看见你来着……

约恩太太 撒谎！

约　恩 你在公园的凉亭里过夜来着。

约恩太太 怎么？你这次回来就是要毁掉这个家么？

约　恩 就是这么回事！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赖还有什么用！这个家已经毁了！我早就料到会出事！

哈森罗伊特 （紧张地）那个不久前像一头母狮一样争夺克诺伯太太的孩子的波兰姑娘，后来又出现过吗？

约　恩 那个被杀的女人就是她。警察今天早上发现了她的尸体。我说这姑娘是布鲁诺·梅歇尔克弄死的，我的舌头绝对不会抽筋。

哈森罗伊特 （急速地）那她大概是他的情人了。

约　恩 您问我老婆吧，我不知道。我早就担心会出事，所以根本不愿意回家来。我的老婆跟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又没有力量摆脱他们，不出事才怪呢。

哈森罗伊特 走吧。孩子们！

约　恩 干吗要走？您尽管呆在这儿好了！

约恩太太 你还想干什么？打开窗子大声嚷嚷吧，让全世界都知道好了！命运让我们遭到这样的不幸已经够糟糕了。呸！不久你就不会再见到我了。

约　恩　不错，就是要这样！我就是要嚷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让走廊里、大街小巷里的人都知道。院子里的木匠们，裁缝店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我见了这些人就要告诉他们，我老婆有这样一个混账弟弟，并且因为袒护他把自己也毁了。

哈森罗伊特　那个自称是孩子母亲的漂亮姑娘真的死了吗，约恩先生？

约　恩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不过她这会儿躺在停尸房里，这是确确实实的。

约恩太太　我知道她是个什么货色！一个黑良心的、下流的女人！和不三不四的男人乱搞，跟一个蒂罗尔人生了个孩子，又被那人一脚踢开了！那孩子还没生下来，她就恨不得掐死他，后来又和在普洛岑湖坐过一年半牢、假充圣人的娼妇基尔巴克跑到这儿来要孩子。她和布鲁诺有没有瓜葛，我怎么知道？也许有，也许没有！布鲁诺犯了罪，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哈森罗伊特　那么您早就认识这姑娘了，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我怎么会认识呢？我根本不认识她，经理先生！只不过人人都这样说罢了。

哈森罗伊特　您是个规矩的女人，约恩太太；而您，约恩先生，是个本分的男人。您内弟所犯的罪行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我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你们家庭生活的基础……不过，你们得开诚布公地……

约　恩　不行！我不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跟这样的无赖呆在一起！（用拳头捶了捶桌子和墙壁，又跺了跺地板）您听听这声音，泥灰在糊墙纸后面劈里啪啦往下掉！这儿的一切都腐朽了！木头全部腐烂了！一切都被蛀虫蛀空，被老鼠啃光了！（在地板上跳了几下）一切都在摇晃，每时每刻都可能彻底

倒塌！（打开门）塞尔玛！塞尔玛！在一切彻底完蛋，成为一堆废虚之前，我得从这儿离开。

约恩太太 你叫塞尔玛干什么？

约 恩 叫塞尔玛抱着孩子，跟我一起上我妹妹那儿去。我得把孩子交给我妹妹。

约恩太太 那你可打错了算盘！你敢碰他试试看！

约 恩 难道我的孩子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像布鲁诺一样被警察追捕，并且在监狱里呆上一辈子？

约恩太太 （对着他嚷道）这根本不是你的孩子，知道吗？

约 恩 什么？我倒要看看，一个合法的丈夫在他老婆失去理智和杀人犯同流合污时，应不应该为他自己的孩子作出安排。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有这种权利，谁更加强大！塞尔玛！

约恩太太 我要打开窗户喊了！经理太太，他们要抢走一个母亲的孩子！这是我的权利，我是这孩子的母亲！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难道我错了么，经理太太？他们逼迫我，想剥夺我的权利！我把这裹着破布的、被人抛弃的孩子抱回家，又搓又揉的，费了好大劲才使他慢慢活过来。他难道不应该属于我？要不是我，三个星期前他早就被埋在土里了。

哈森罗伊特 约恩先生，调解夫妻之间的纠纷本来不是我的事，这样做的结果往往费力不讨好。您的荣誉感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您不应当鲁莽从事。她终究是您的妻子，布鲁诺所干的事情不应该让她负责。别抱走孩子！您不能太绝情！事情本来已经够不幸了，可是您还要火上浇油。

约恩太太 保尔，孩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我用血换来的！整个世界都跟我作对，这还不够，你也来逼我，这难道就是你的情分？我简直像是被一群饿狼包围了。你可以弄死我，可决不能碰我的孩子！

约　恩　经理先生，今天早晨我刚刚坐火车带着我的全部家当回家来。汉堡、阿尔托那，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想，即使钱挣得少一点，可终于跟家人在一起了！抱抱孩子，逗孩子玩玩，这就是我的心愿……

约恩太太　保尔！来吧，保尔！（走到他跟前）把我的心掏出来吧！

〔她久久地望着他，然后跑进木板屋里。从那儿传来婴儿的哭声。

塞尔玛从走廊门上。她身穿丧服，手里拿着一个小花圈。

塞尔玛　有什么事？您刚才叫我，约恩先生。

约　恩　穿好衣服，塞尔玛！去问问你妈妈，能不能跟我一起到汉格斯堡我妹妹那儿去。你可以在那儿挣点钱。抱上我的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塞尔玛　不，我再也不碰那孩子了。我害怕，妈妈和那个警察都骂我。

约恩太太　（从木板屋走出来）咦，他们干吗要骂你？

塞尔玛　（大哭）那个叫希尔克的警察还狠狠地打了我一下。

约恩太太　哼！让他再……让他再试试！

塞尔玛　我怎么知道那波兰女人要抱走我弟弟！我要是晓得我弟弟会死，我就会掐她的脖子。小贡多弗里德的棺材还在楼梯上，妈妈就晕过去了，这会儿躺在克瓦夸罗家的床上。他们要把我送到孤儿院去，约恩太太。（咧开嘴哭。）

约恩太太　那你得高兴！再没有比呆在你们家更糟糕的了。

塞尔玛　我得受审！他们已经确定我有罪了。

约恩太太　什么罪？

塞尔玛　说我把那个波兰女人生的孩子从阁楼上抱到您——约

恩太太家来了。

哈森罗伊特 这么说来，阁楼上确实生了一个孩子？

塞尔玛 当然。

哈森罗伊特太太 在哪个阁楼上？

塞尔玛 就在那个放戏装的阁楼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只能说……

约恩太太 走吧，塞尔玛！你是清白的，别管人家怎样胡说八道。

塞尔玛 我反正不对别人说，约恩太太。

约 恩 （一把抓住想溜走的塞尔玛）别走，你别想溜！说实话！你刚才说，“我不对别人说”。您听见了，经理太太，施皮塔先生和小姐也听见了。说实话！在我知道布鲁诺和他的情人干了什么，你们把那孩子弄到哪儿去了之前，你别想走出这屋子！

约恩太太 保尔，我对上帝发誓，我什么也没弄走。

约 恩 是这样吗？……快把你知道的讲出来，丫头！我早就发觉你和我老婆有点不对劲，现在挤眉弄眼也没用。那孩子死了还是活着？

塞尔玛 不，那孩子活着，约恩先生。

哈森罗伊特 你偷偷地把他从阁楼上抱到这儿来了吗？

约 恩 要是那孩子死了，那你就等着吧，你也会像布鲁诺一样掉脑袋！

塞尔玛 我说过，那孩子还活着。

哈森罗伊特 我想，你并没有从阁楼上抱什么孩子下来？

约 恩 而你，汉娜叶特，对这一切竟一点儿都不知道？（约恩太太怔怔地望着他。塞尔玛茫然地望着约恩太太）**汉娜叶特，你把布鲁诺和那波兰女人的孩子弄走了，然后又把克诺伯**

太太的小家伙弄来冒充他。

瓦尔布尔迦 （脸色苍白，终于勉强地说出）您说说，约恩太太，那天爸爸上楼来，我和您愚蠢地爬到阁楼上藏起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后再向你解释，爸爸。那时候我看见那波兰姑娘同约恩太太和布鲁诺呆在一起。

哈森罗伊特 你，瓦尔布尔迦？

瓦尔布尔迦 是的，爸爸，那时候你和阿丽丝·吕特布什在一起。我和艾里希约好在那儿见面来着，他因为没碰见我——我那时躲在阁楼上——就跟你说了一会儿话。

哈森罗伊特 我想不起来了。

哈森罗伊特太太 （对她丈夫）为了这件事，这丫头好几夜睡不着觉。

哈森罗伊特 假如您相信一个曾经当过律师的人，一个在检察官考试中栽了跟头并因此转向艺术的人……假如您听从我的劝告，约恩太太，那我就不得不说，在目前情况下，您为自己辩护的最好方法是把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出来。

约　恩 叶特，你们把那孩子弄到哪里去了？我现在想起来了，刑事警察对我说，他们正在寻找那个死去的女人的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不会是你干的，不会是你为了消灭你弟弟的罪证对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下了毒手吧？

约恩太太 （笑）我会对小阿达尔贝特下毒手，保尔？

约　恩 这儿谁也没说起阿达尔贝特。（对塞尔玛）你要是不说出布鲁诺和那波兰女人的孩子在哪儿，我就拧断你的脖子！

塞尔玛 他就在您家的木板屋里，约恩先生。

约　恩 他在哪儿，叶特？

约恩太太 这我可不告诉你。

〔木板房里的孩子哭。

约　恩　(对塞尔玛)说实话！要不我就把你交给警察，知道吗？你看见那根绳子吗？把你的手脚捆起来交给警察！

塞尔玛　(惊恐地，脱口而出)他不是正在哭吗，您认识那孩子，约恩先生！

约　恩　我？

〔他不解地看看塞尔玛，又看看哈森罗伊特。当他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妻子时，突然似有所悟，好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几乎站立不稳。

约恩太太　别相信这卑鄙的谎言，保尔！这都是她妈妈出于报复指使这丫头编造的谎言！保尔，你干吗这样看着我？

塞尔玛　您想把我也扯进去，约恩大娘，这可太不像话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说出来了。您完全清楚，是您让我把那波兰女人的孩子抱下来，放到您家刚刚买来的婴儿车里的。这我可以发誓！

约恩太太　撒谎！你说，这孩子不是我生的？

塞尔玛　您根本就没生孩子，约恩太太。

约恩太太　(抱住约恩的膝盖)这不是真的！

约　恩　放开我！别脏了我的身子，汉娜叶特！

约恩太太　保尔，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自己也被人骗了，后来只好将错就错，往汉堡给你写了封信。你高兴得不得了，我也就没法再告诉你事实真相了。当时我想，现在只能这样！假如我不那么做，那……

约　恩　(平静得可怕)让我想一想，叶特！(他走到衣柜前，打开一只抽屉，将抽屉里的婴儿衣服扔在地上)谁知道这几个星期她用那沾满血的手白天黑夜干了些什么？

约恩太太　(像发疯似的将婴儿衣服捡起来，用一块布仔细地包好)保尔，你怎么能这样！无论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再揭流

血的伤疤！

约　恩　（沉默，双手抱头颓然跌坐在一张椅子上）假如这是真的，叶特，我在坟墓里都会感到羞耻。（缩成一团，捂住脸。沉默。）

哈森罗伊特　您怎么能用这种办法来自欺欺人呢，约恩太太？您已经陷入了可怕的深渊！我们走吧，孩子们！这儿已经没有什么事好做了。

约　恩　（站起身）我跟你们一起走，经理先生！

约恩太太　走吧！走得远远的！我不需要像你这样的男人！

约　恩　（转过身，冷峻地）这么说，你把孩子抱走了，当他母亲想要回孩子时，你又让布鲁诺把她杀了？

约恩太太　你不是我男人！你还想干什么？你被警察收买了，拿了他们的钱却来送我上绞架！快走，保尔，你简直不是人！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快去呀，让他们把我抓起来！为什么还不去？我现在才看清你的真面目！直到世界末日我都要鄙视你！

〔约恩太太向门口跑去。正在这时，警察希尔克和克瓦夸罗走进来。

希尔克　站住！谁也别想从这儿溜走！

约　恩　请进，埃米尔！警察先生，您只管进来！这儿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平安无事！

克瓦夸罗　别上火，保尔，这与你无关。

约　恩　（怒气冲冲地）你在笑吗，埃米尔？

克瓦夸罗　咦，这是什么话！希尔克先生只不过想把孩子送到孤儿院去。

希尔克　不错，就是这么回事。孩子藏在哪儿？

约　恩　我怎么知道那些老巫婆为了捉弄人而变出来的小精灵

在哪儿呢？留神烟囱，别让他从那儿飞出去！

约恩太太 保尔，这孩子别想活了！我活不成，他也活不成！他不应该再活下去！他得和我一起完蛋！

〔约恩太太飞快地跑进木板屋，抱着孩子重新出现，像发疯似的向门口冲去。哈森罗伊特和施皮塔挡住她的去路，想夺下孩子。

哈森罗伊特 站住！我不能不管！这儿得听我的！无论这孩子属于谁，他是在我的阁楼上生下来的！他的母亲被人杀死了，这就更加复杂。快，施皮塔，使劲！这可是你表现自己品质的机会！使劲，小心！好了，好极了！简直像抢救刚刚生下来的耶稣一样！您现在自由了，约恩太太！我们不阻拦您，只要您把孩子留下。

〔约恩太太冲出门。

希尔克 不许走！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女人疯了！快拦住她！

约 恩 （突然大惊失色）快把她追回来！拦住她！她要出事！

〔塞尔玛、希尔克和约恩追赶约恩太太。施皮塔、哈森罗伊特、哈森罗伊特太太和瓦尔布尔迦围住桌上的孩子忙碌着。

哈森罗伊特 （小心地把孩子安顿在桌子上）这个不祥的女人已经绝望了，可她不应该把孩子也毁掉！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女人把她全部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了，她爱他简直爱得发疯！但是哈罗，几句欠考虑的、过于严厉的话就可能把她逼上绝路。

哈森罗伊特 我并没说什么过于严厉的话，太太。

施皮塔 我有一种预感，这孩子将要失去母亲。

克瓦夸罗 这话不错。他父亲肯定不会认他，昨天那家伙在哈森

海德刚刚和一个游乐场主的寡妇举行了婚礼。他母亲是个堕落的女人，而那个基尔巴克太太也是个坏蛋，她收养的孩子十个当中要死掉八个。看样子，这孩子不久也会完蛋。

哈森罗伊特 这一切都是天上的那个父亲一手决定的。

克瓦夸罗 您是说保尔，那个泥瓦匠吗？决不可能！我了解他，他的荣誉感可强啦。

哈森罗伊特太太 瞧这孩子，瞧他穿的衣服，做得多好，甚至还镶了花边！真是不可理解！这个胖得像洋娃娃的孩子真惹人爱，可转眼之间他就成了孤儿。

施瓦塔 假如我是以色列国王[①] ……

哈森罗伊特 您就会为约恩建一座纪念碑！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斗和命运中，可能有某种英勇崇高的东西，但即使是为正义而奋斗的科尔哈斯[②]，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还是让我们实际一点，按照基督教精神行事吧！也许我们可以收养这孩子。

克瓦夸罗 我劝您别插手这事！

哈森罗伊特 为什么？

克瓦夸罗 您得花一大笔钱，跟慈善机构、警察和法院没完没了地打官司。

哈森罗伊特 那我可花不起这个时间。

施皮塔 您不觉得这儿真的发生了一场悲剧吗？

哈森罗伊特 悲剧并不仅仅发生在出身高贵的人身上，我多次对您说过。

〔塞尔玛气喘吁吁地上。

---

① 指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传说以智慧著称，曾审判两妇人争夺一婴儿案。
② 德国作家克莱斯特(1777～1811)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的主人公。

塞尔玛 约恩先生！约恩先生，泥瓦匠先生！

哈森罗伊特太太 约恩先生不在这儿。你怎么了，塞尔玛？

塞尔玛 约恩先生，赶快到街上去！

哈森罗伊特 别嚷，安静点！到底出了什么事，塞尔玛？

塞尔玛 （上气不接下气）您太太……您太太……街上都是人……都是马车……挤得水泄不通……她直挺挺地……您太太直挺挺地躺在街上。

哈森罗伊特太太 这是怎么回事？

塞尔玛 天哪，上帝啊，约恩大娘跳楼自杀了！

【剧 终】

道口看守员蒂尔

(1888)

陈恕林　译

一

除非值班或者卧床不起，道口看守员蒂尔每个星期天都去新齐陶[①]教堂做礼拜。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仅患过两次病。一次，因为被一辆路过的机车后面的煤水车掉下的煤块击中，他跌进路基旁的沟里，一条腿摔坏了。另一次，从一列飞驰而过的快车中扔出一个酒瓶，击中了他的胸口。除了这两起不幸事故外，只要空闲无事，他总要上教堂去。

头五年，从施普雷河[②] 畔一个叫舍恩—绍恩泰恩的村子到新齐陶这段路，他总是一个人单独行走。后来，在风和日丽的某一天，他在一个瘦弱的、仿佛弱不禁风的女人陪同下露了面。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她同他那大力士般的身材很不般配。又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礼拜天下午，他在一座教堂的祭坛上向这位女人庄严地伸出了手，以缔结终身之好。这位年轻、柔弱的女人与他肩并肩地坐在教堂的板凳上，已有两个年头了。她那两颊凹陷的漂亮面孔，贴近他那经过雨淋日晒而变成褐色的脸膛，目光注视着古老的赞美诗集——可是突然间，道口看守员又像从前一样，孑然一身地坐在教堂里了。

---

① 德国的一个县城，在德累斯顿附近。
② 哈韦尔河的支流。

在过去的某个工作日，丧钟敲响了，这就是事情的始末。

正如人们断言的那样，难以察觉到看守员有丝毫的变化。在他那件只有礼拜天才穿的干干净净的制服上，纽扣仍旧擦得锃亮，他那棕红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向两边，只不过那粗壮、毛茸茸的脖子微微低垂下来。他比从前更加热心地聆听布道或唱赞美歌。人们普遍认为，他对妻子的亡故并不太伤心。当蒂尔一年后第二次结婚，也就是说同一个又肥胖又结实的女人——一个阿尔特格伦德的牧牛女佣结婚时，这种看法得到了证实。

蒂尔去教堂登记结婚时，甚至连牧师也流露出一丝疑虑：

“这就是说，您想再结婚喽？”

“牧师先生，我不能靠死人来管家啊！”

“当然。我不过是说——您有点太性急啦。”

“牧师先生，叫我牵肠挂肚的是我的孩子。”

蒂尔的妻子是在产褥期中丧命的，她生下的男孩倒活着，取名托比亚斯。

“哦，原来如此，有个男孩。”牧师说道，他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直到现在才想起这个小家伙来。“那是另一码事情了——那么，您上班时把他安置在哪里呢？”

于是蒂尔讲道，他把托比亚斯托给一个老太婆照管。有一次，老太婆险些使他烧伤；另一次，他从她怀里滚落到地上，幸好只鼓起一个肿块。蒂尔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尤其是男孩身体虚弱，完全需要特殊照顾。再说，他曾向亡妻庄严地保证，任何时候都悉心关照小孩的健康，因此他才决定这样做的。

这对新婚夫妇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去，表面上，人们对他们俩没什么可以非议的。这位昔日的牧牛女佣，仿佛正是道口看守员所需要的伴侣。她比他几乎矮半个头，而四肢的发达却使他相形见绌。像他的脸一样，她的脸也非常粗糙。不过，同看守员的

脸相反，她的脸不表露自己的心。

如果蒂尔希望他的续弦妻子是个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女人，那么他的这个愿望是惊人地如愿以偿了。他与妻子共同生活，殊不知还要忍受她带给他的三种苦恼：冷酷的权欲、好斗的怪癖和残忍的暴躁性情。半年后，当地无人不晓得，在道口看守员家中到底是谁说了算。大家都为看守员感到难过。

许多男人愤愤不平地表示：她有像蒂尔这样温顺的人做丈夫，算她走运。要是碰到有些男人，那可就会够她受的。他们认为，这样一头畜生，务必使它驯服，而且除了痛打狠揍外，别无他法。对这类议论，蒂尔只当耳边风。

蒂尔虽然肌肉发达，臂力过人，却不是个揍老婆的人。令人激动生气的事情，他却似乎无动于衷。对于妻子喋喋不休的唠叨，他通常都默默地忍受了，即使偶尔有什么要回答，他那慢慢腾腾的说话速度和低声冷静的语调，同他妻子那尖锐刺耳、喋喋不休的咒骂适成鲜明的对照。外部世界仿佛很少能损害他；他的体内似乎隐藏着某种东西，能用善良来抵消外界加害于他的一切丑恶的东西。

蒂尔虽然生性冷漠，不易动怒，却也有不容人跟自己开玩笑的时候。在涉及托比亚斯的事情上，就是如此。遇到这类事情，他那善良、谦让的性格就会变得刚强不屈，就连像莱娜这种野性难驯的人也不敢与其顶撞。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蒂尔暴露他这方面反常性格的时候愈来愈少，最后完全消失了。头一年，他对莱娜的权势欲有过某种微弱的反抗；第二年，这种反抗便烟消云散了。同她激烈争吵后，要是没法使她息怒，他就休想再像从前那样安心地去上班。吵嘴之后，他又谦卑地与她和解，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他那设在松树林中的孤零零的岗位，不再像往日那样是他最喜欢逗留

的地方了。他对亡妻的默默思念，为对活着的妻子的思虑所打断。他不再像早先时候那样并不急于踏上归途，而是——下班前往往屈指计算换班的时间——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他同前妻的联系，更多是通过精神生活上的爱。现在，他受粗野的情欲驱使而落到了他的续弦妻子手里，并且几乎事事都俯首帖耳、百依百顺地听从她摆布。对于这种变化，他不时地感到内疚，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来消愁解闷。所以，他暗地里将他的看守房和他负责照管的路段看做悼念前妻亡灵的圣地。事实上迄今为止，他以种种借口一直成功地阻止了他现在的妻子陪伴他到那里去。

他希望往后也能这样做。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找到他的看守房，对看守房的门牌号码，她也搞不清楚。

蒂尔能够把他支配的时间在续弦妻子与亡妻之间认真地分配，事实上这使他感到心安理得。

在他十分深切地怀念他的亡妻，当然，特别是在他孤独一人做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上班时，蒂尔对亡妻的怀念仅限于回忆他同她一起生活时的许多甜蜜的情景。然而在夜幕降临，暴风雪席卷松树林横扫铁路的时候，在夜深人静的夜晚，在他的马灯照耀下，看守房便成了小礼拜堂。

亡妻的一张退色的遗像放在面前的桌上，赞美诗集和《圣经》打开了，他时而读《圣经》，时而唱赞美诗，彻夜不断（不过，有时因间隔一定时间的过往列车而中断片刻）。在这样的时候，蒂尔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心醉神迷的境地，渐渐产生出许多幻觉，其中亡妻也浮现在他的眼前。

由于偏僻的缘故，看守员持续不断地坚持了整整十年的岗

位，正适合于发展他的神秘癖好。

看守房坐落在森林中间，距离四面八方的任何一幢房屋起码都有三刻钟的路程。它紧靠一条铁路的道口。看管道口的工作由看守员承担。

这里，除了道口看守员和他的同事外，夏季有时连续好多天，冬季甚至连续几个星期，都看不见过往行人的踪迹。周期性的气候和季节更迭，几乎是这片荒野发生的唯一变化。除了上述那两桩不幸事故外，使蒂尔工作时间的正常过程受到干扰的事情是不难概述的：四年前，皇帝乘坐的御用专列曾路过这里开往布列斯劳；一个冬天的夜晚，一列快车碾死了一头雄鹿；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蒂尔在检查他负责保养的路段时发现了一个密封的酒瓶，瓶子很烫手，他以为这是一瓶好酒，因为酒在开盖后像喷泉似的涌溢出来，可见已经发酵了。蒂尔把这瓶酒放进林中一个湖泊的浅水中让它冷却，后来不知怎么搞的，酒瓶竟不翼而飞，以致他多年后想起此事仍感到遗憾。

紧贴他的小房子背后有一口矿泉，可供道口看守员作一些消遣。在附近作业的铁路工人和电讯工人，不时前来喝水，饮水时当然也进行简短的交谈。森林管理员有时也来喝水解渴。

托比亚斯发育得特别缓慢。约莫满了两周岁，他才勉强学会说话和走路。他对父亲十分依恋。到了他懂点事的时候，父亲昔日对他的爱又被唤起来了。随着父爱的日渐增强，后母对托比亚斯的情感却日益减弱，而在莱娜婚后一年同样生了个小男孩的时候，她对托比亚斯的感情甚至变成毫不掩饰的厌恶了。

从那时候起，托比亚斯倒霉的日子就开始了。尤其在父亲外出时，他不仅常常遭到骇人听闻的虐待，而且还要尽他微弱的力量来侍候那个爱哭闹的婴儿，有时精疲力竭，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他的头很大，火红的头发和苍白的面孔使他显得有点难看，

加上他那瘦弱的身体，实在令人同情。当发育不良的托比亚斯抱着身体健康的小弟弟步履艰难地在施普雷河畔行走时，从各茅舍的窗户里就会不约而同地传出咒骂声，然而，从来没有人敢当面斥骂。事情当然主要涉及蒂尔，但他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情况，也不愿意领会善意的街坊给他的暗示。

二

六月的一个早晨，大约七点钟光景，蒂尔下班回到家。他的妻子问候过丈夫，便习惯地诉起苦来。迄今为止满足了全家对土豆需求的租用耕地，几个星期前就已被通知解约了，而莱娜至今尚未找到别的耕地。为耕地操心虽然是她分内的事，可是蒂尔也得听听：假如今年得用高价购买十袋土豆，蒂尔要对此负全部责任。蒂尔只是咕哝几句，并不留心听莱娜的话，却马上走到大儿子的床边。这张床是他在不上班的夜晚与托比亚斯共用的。他坐下来，关切地观察正在睡觉的孩子。他替托比亚斯驱赶讨厌的苍蝇，过了一会儿，终于把他唤醒了。托比亚斯深陷的眼睛闪现出动人的欢乐。他急忙抓住父亲的手，嘴角掠过一丝微笑。道口看守员马上帮他穿好衣服，发现孩子稍微浮肿的右边脸颊上留下了几个红白相间的手指印，他的面色顿时阴沉下来。

早餐时，莱娜更起劲地扯起家务来。蒂尔打断她的话，告诉她一个消息：养路工长把路堤旁紧挨着道口看守房的一块地无

偿地送给了他，据说，是因为这块地对养路工长来说过于偏远了。

这件事，莱娜起初不敢信以为真。后来，她的疑虑渐渐消失，情绪也明显好转。她询问了耕地面积、土地肥瘦以及其他情况。而当她获悉耕地上还有两棵矮果树的时候，她简直欣喜若狂。已经没有什么事要问了。零售商贩的铃声无休止地响着，这儿家家户户都能听见铃声，于是她匆匆地走出家门，以便向人们报告这件新鲜的事情。

当莱娜走进零售商贩那昏暗的堆满货物的小店铺时，道口看守员在家里正专心地照看着托比亚斯。小家伙坐在蒂尔的膝盖上，玩他从森林里带回来的几个松塔儿。

“你将来想干什么？”父亲问他。这个问题如同孩子的回答一样，都是口头禅：“当一个养路工长。”这并非诙谐的谜语，因为事实上这正是看守员的梦想。而且，他真诚地祝愿和希望托比亚斯能承蒙上帝保佑，将来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人物。“当一个养路工长”的回答从小家伙的嘴里一冒出来，蒂尔便容光焕发，喜形于色。当然，小孩子并不知道他的回答意味着什么。

“去吧，托比亚斯，去玩吧！”蒂尔紧接着说道，一边用一片在炉火中已经燃着的木屑点燃烟斗。小家伙随即胆怯而高兴地溜出了家门。蒂尔久久地若有所思地凝视小房间那低矮、龟裂的天花板后，便脱衣就寝，渐渐地堕入了梦乡。约莫中午十二点钟，他的妻子吵吵嚷嚷地准备做午饭。这时蒂尔醒了，他穿上衣服，走到外边马路上，一把逮住了小托比亚斯。小托比亚斯正在用手指从一堵墙里抠石灰塞进嘴里。道口看守员拉住他的手，同他在这个地方的大约八幢小房子旁边经过，来到施普雷河边。暗黑色和浑浊的河水在树叶稀少的白杨树间淙淙流过。蒂尔在水边的一块花岗石上坐了下来。

只要天气不太坏，这一带的居民惯常看到蒂尔到这儿来。孩子们格外喜欢他，尊称他为“蒂尔伯伯”。他教他们玩他想得起来的、在青年时期玩过的某些游戏。然而回忆中最有意思的游戏，他只传授给托比亚斯。他为他削制的箭比其他所有孩子的箭飞得都高。他还为托比亚斯用柳树叶做小哨子，甚至勉强同意用他那低沉沙哑的男低音唱降魔曲，一边用小刀的角质刀柄轻轻地敲击树皮。

人们抱怨他爱管鸡毛蒜皮的琐事；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他怎么同顽童们如此密切。本来，他们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因为他对孩子们很好。此外，他还为他们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检查大孩子们的功课，帮助他们学《圣经》和赞美歌集里的诗歌，还同幼小的孩子一起“a—b—ab，d—u—du”地拼读字母，如此等等。

午饭后，道口看守员躺下再歇息一会儿。小憩后，他喝咖啡，随后收拾东西，准备去上班。像处理他的所有日常事务一样，他的准备工作也要花费许多时间；多年来，每项举手之劳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核桃木小柜上精心摆放的物件，小刀，笔记本，梳子，一颗马牙，已装入盒中的旧怀表等，始终按同样的顺序装进他衣服的口袋里。对一本用红纸包起来的小本子，蒂尔爱护备至。夜晚，他把它放在枕头下面，白天则放在工作服胸前的口袋里，始终随身携带着。在封皮的题词页上，有蒂尔手写的笨拙花体字：“托比亚斯·蒂尔储蓄存折”。

蒂尔离家外出时，那个摆锤拖得很长、钟盘呈蛋黄色的挂钟指着四点三刻。他私人所有的一只小舟渡他过河。在施普雷河彼岸，他几次三番回头观察村上的动静。他终于拐入一条宽阔的林间大道，几分钟后来到风声飒飒的松树林中间。松林茂密的针叶宛如一片墨绿色的波浪起伏的海洋。蒂尔在林间地面上潮湿的苔藓和针叶层上走过，犹如走在毛毯上一样，听不见脚步声。

他不必抬头也认得他要走的路，这儿穿过乔木林褐色的林木，那里继续穿越枝叶茂密交错的小树林，再往前穿过宽阔的育林区。育林区由某些细长、高大的松树遮蔽着。为了保护幼苗，人们把这些松树保留下来了。一缕透明的、散发出多种气味的淡蓝色烟雾从大地上飘浮起来，使树林显得若明若暗，朦朦胧胧。阴沉沉的乳白色天空低低地垂在树梢上。一群群乌鸦犹如在灰色的苍穹中游泳，不停地发出嘎嘎的欢叫声。昏暗的小水坑填平了路上的凹槽，使灰暗的大地映现得更加灰暗。

蒂尔从沉思中醒来，举目仰望，心想，这是五谷丰登的好天气。

可是突然，他改变了思路。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肯定把什么东西遗忘在家里了。他在搜索口袋时果然发觉，涂了黄油的面包忘记带来了。由于值班时间长，过去他一直是不得不带的。他犹豫不决地停留了片刻，随后急忙转过身来，朝着村子的方向匆匆赶回去。

不一会儿，他已到达施普雷河畔，奋力划了几桨，就摆渡到了对岸。他汗流浃背，立即踏上平缓地向上延伸的乡村小路。小零售商贩那条可怜的老狮子狗横卧在小路中央。在一个农家小庭院的涂上沥青的木板栅栏上，栖息着一只乌鸦。它张开翅膀，抖抖身躯，又点点头，便发出声震屋宇的嘎嘎叫声，接着又带着尖锐的鸣叫声振翅起飞，乘着风势，朝森林的方向飞去。

这个小小的村落大约只有二十名渔民和林业工人及其家属。此刻，根本看不见村民。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了四周的宁静，叫声非常响亮和尖锐，道口看守员不由自主地停步片刻。一股迅猛迸发、不堪入耳的声浪冲进他的耳朵中。这股声浪似乎是从一幢他非常熟悉的低矮小屋三角墙上敞开着的窗户里传出来的。

他尽量压低脚步声，蹑手蹑脚地走近屋边，此刻他清楚地辨明了是他妻子的嗓音。离小屋只不过还有几步远，她的话大部分他都听明白了。

“你这个冷酷无情的东西，没有心肝的无赖，你要干什么！你要让我那小可怜饿死么？啊，怎么？你等着瞧吧，我会好好教训你的！你记着！”沉静了一会儿，蒂尔又听见一种拍击声，像要把衣服拍打干净似的，紧接着又是一阵连珠炮式的咒骂声。

“你这个下贱的东西，乳臭未干的家伙！”臭骂声旋即又传下来，“你以为，为了像你这样一个胆小鬼，我会忍心让我亲生的骨肉活活饿死吗？住口！”从责骂声中能听见轻轻的呜咽声，“要么你就拿一份饭去，你得吃八天呀。”

呜咽声没有停下来。

道口看守员觉得自己心里直扑腾。他开始微微颤抖，而他的目光却凝视着地板。他多次举起他那粗笨、坚实的手，把一缕湿漉漉的头发捋到一边，那缕头发老是遮住他汗斑密布的额头。

有一阵子，他险些被病魔制服。那是痉挛引起的肌肉肿胀，使手指抽缩成拳头。痉挛缓解后，他感到昏昏沉沉，浑身无力。

道口看守员踉踉跄跄地走进狭小的砖地过厅。他筋疲力尽地、慢慢腾腾地爬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木梯。

“呸，呸，呸！”骂声又起，可以听见，有人咬牙切齿地接连三次啐唾沫。“你这个下贱的东西，下流的家伙，笑里藏刀的坏蛋，胆小鬼，厚颜无耻的笨猪！”骂人的话接连不断，嗓门越来越高，有时骂得声嘶力竭。“你要打我的小宝宝么？小恶棍，你狗胆包天，竟敢打这个可怜的不能自理的孩子？怎么？嗨，怎么？只不过我不想弄脏我的手罢了，否则……”

话音未落，蒂尔已打开了起居室的门。因此，没有说完的话便哽在那个惊慌失措的女人喉咙里了。她气得脸色发白，嘴唇恶

狠狠地颤动着;她放下已经举起的右手,顺势去抓奶锅,想用锅里的牛奶灌满一个小奶瓶。然而,灌奶的活只完成了一半,她就搁到一边,因为大部分牛奶漫了出来,流到了桌子上。她由于心情激动而不知所措,时而伸手去拿这件东西,时而去抓那件东西,但都是拿一拿就又放下来。她终于鼓起勇气,狠狠地责骂起她的丈夫来:他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家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是想偷听她说话吗?"这样的事从来就是行不通的!"她说道,接着又表示:她问心无愧,用不着怕谁。

蒂尔几乎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他的目光匆匆地扫视一下正嚎啕大哭的小托比亚斯。有一会儿,他似乎要竭力抑制他心中产生的某种可怕的念头。接着,目光悄悄地一闪,使他旧有的冷漠心情又奇怪地复苏了,这种心情突然遮盖住了他那紧张的神色。蒂尔的目光在他妻子结实的肢体上来回扫视了数秒钟。他的妻子把脸转过去,漫无目的地忙碌着,一直没法镇静下来。她的两个半裸露的丰满乳房,由于内心激动而高高隆起,大有顶破胸衣之势。她撩起的裙子使宽阔的臀部显得更加宽阔。这个女人身上似乎有一股力量,无法战胜,难以逃脱,蒂尔觉得自己不能与之匹敌。

有一种轻似纤细的蜘蛛网却坚如铁丝网的东西缠绕着他,束缚着他,制约着他,使得他疲惫无力。置身于这样的境地,他对她压根儿说不出话,最起码讲不出严厉的话来。眼泪汪汪、胆战心惊地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的托比亚斯,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并没有环顾四周找他,而是从炉旁的长凳上拿起被遗忘了的面包给母亲看看,以说明他中途归来的原因,然后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就又马上消失了。

三

蒂尔虽然尽可能快地赶回了他那荒僻的林间岗位，但比往常还是晚了一刻钟。

同蒂尔轮流值班的助理看守员，已站在看守房（其醒目的门牌号码很远就可以看见）的沙地小平台上准备动身回家了。由于值班时气温变化迅速，他患了肺痨病。

这两个男人握握手，简短地互通了交接班情况便分手了。一个走进看守房，另一个横穿过铁路线，沿着蒂尔来的那条马路走去。他那使劲的咳嗽声穿过树林传来，起初离得较近，随后离得渐远。由于他的远去，这片荒芜冷落的地方中唯一的人声终于沉静下来了。像往常一样，蒂尔今天也按照他夜间值班的习惯，着手布置这间用石块建造的狭小的四角形看守房。他一边机械地布置房间，一边思索着近几个小时遇到的事情。他把晚饭放在一张狭长的涂上了褐色油漆的桌子上，桌子靠近两扇狭长的侧窗中的一扇，从窗口可以看清路段的全貌。接着，他在生锈的小炉里点着火，把一壶冷水放在小炉上。他整理了一下铁铲、铁锹、虎钳等工具之后，便着手擦他的马灯，给马灯灌注新鲜的煤油。

这些事情就绪后，连响三次的刺耳铃声报告一列由布列斯劳来的火车已从邻站开出。蒂尔在小房里仍呆了好一会儿，才不慌不忙地手拿旗子和小袋，慢腾腾地走出小房，懒散无力地越过

狭长的沙地小径，向相距大约二十步远的岔道口走去。虽然这条路上的过往行人稀少，蒂尔在每趟列车经过前后都是认真地升降道口杆。

工作就绪后，他倚在黑白相间的栏木上，等候着火车开来。

铁路线笔直地穿入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把森林截成左右两片。针叶林仿佛从左右两边把路段堵截住了。林中留出一条小径，它被铺垫着鹅卵石的赤褐色路堤占了。路堤上平行伸展的两条黑色铁轨，从整体上看犹如一个巨大的铁网，其细长路线的南北两端合拢为地平线上的一点。

风刮起来了，风的波涛沿着森林边缘轻轻地滚下来，滚到远方。铁路沿线设立的电线杆里发出嗡嗡的声音。架在杆上的电线犹如庞大的蜘蛛网，一个一个电线杆地连接下去。啾啾鸣叫的鸟雀成群结队地栖息在电线杆上。一只啄木鸟嘎嘎地在蒂尔头上飞过，却对他不屑一顾。

太阳在厚厚的云层边缘下垂挂着，正要向墨绿色的树梢之海沉落下去。它把紫红的光辉洒到森林上面。路堤那边由松林的树干构成的圆柱形拱廊，仿佛从内部着了火，烧得像铁一样通红。

甚至铁轨也开始发红了，犹如两条火红的长蛇；但接着铁轨上的红光又熄灭了。红霞从地面上冉冉升高，其行将熄灭的寒光起初留给松林的树干，继而留给大部分树梢，最后，晚霞又将一抹淡红色的余辉射在树梢的顶端。这一壮观的奇景无声无息和庄严肃穆地展现着。道口看守员始终纹丝不动地站在栏木旁边。他终于向前迈出了一步。在地平线上，在铁轨交叉的地方，有个黑点在变大。它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大，却又似乎原地不动。忽然间，它动了，挪近了。铁轨传来一阵震颤的有节奏的低沉隆隆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犹如疾驰而来的骑兵团的马蹄声。

喘息声和怒吼声通过空气从远方传来，声音越来越强。随后，打破了四周的宁静，一阵震耳欲聋的狂怒声充满了空间。铁轨弯曲了，大地震动了——出现了一阵强大的气压——大地上飘浮着一片由尘埃、蒸汽和浓烟混合而成的烟雾，一个黑糊糊的、呼哧呼哧喘息的庞然大物过去了。现在，声音渐渐减弱，就像开始时渐渐地增强一样。烟雾消散了。列车收缩为一点，在远方消失了。旧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寂静又吞没了森林的这一个角落。

“米娜[①]！”道口看守员恍如大梦初醒，一边悄悄地说，一边走进他的斗室。冲好一杯淡咖啡后，他便坐下来凝视着一张他从铁路线上某个地方捡到的脏报纸，不时喝上一口。

渐渐地他有一种奇特的惶恐不安的感觉。他把这归咎于火炉散发出的热气，热气充满了整个小房间。于是他解开外衣和背心，好让自己舒适凉快一下。可是这无济于事，他便站起来，从墙角操起一把铁锹，动身到那块人家送给他的地里去。

这是一块狭长的沙地，地上野草丛生。地头上那两棵低矮的果树枝头上，绽开着一团团鲜嫩、艳丽的花朵，宛如雪白的泡沫。

蒂尔心平气和了，一种暗暗的喜悦潜入他的心头。

他动手干起来了。

铁锹铲土，咔嚓作响；湿漉漉的土块砰砰地落下来，砸成碎块。

有一阵子，他不停地挖掘。突然，他停止挖土，一边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一边高声地、清晰可闻地自言自语道：“不，不，这不行。”然后又继续说道，“不，不，这绝对不行。”

---

① 蒂尔前妻的名字。

他忽然想起，为了耕种这块土地，莱娜会常常离家外出，到这儿来，那就必然会改变他老一套的生活方式，令人忧虑。原先，他为获得这块耕地而欢欣鼓舞，现在喜悦突然化为了厌恶。仿佛刚才是打算做一件亏心事那样，他赶忙把铁锹从土里拔出来，扛回小屋去。在这里，他再度闷闷不乐，陷入苦思冥想之中。尽管他竭力与她言归于好，但想到在他值班时莱娜会整天呆在自己身边，他就感到越来越难受，却几乎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觉得，似乎他要保卫某种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仿佛有人正侵犯他最神圣的东西，这样，他的肌肉便微微地抽搐，本能地绷紧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嘴唇露出短暂的挑衅性的一笑。为这笑声的回响所惊吓，他翘首仰望，思路中断了。当他再度回到刚才的思路时，他又苦苦思索着原先沉思过的事情了。

某物犹如一幅密密织成的黑色帷幕，突然撕裂成两块。这样一来，他蒙胧的眼睛便获得了一个明晰的前景。他忽然觉得，仿佛他从两年的沉睡中苏醒了，此时此刻正带着怀疑、惊讶的神情观看他在这种处境中可能干出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他的长子的苦难史——近几小时获得的印象更可以证实这一点——清楚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怜悯和懊悔攫住了他；另外，他长年累月忍辱度日，苟且偷安，不关照这个可爱的不能自理的小家伙，甚至连承认他多么受罪的胆量都没有，为此他也深感内疚。

蒂尔自怨自艾地思考着他所有姑息养奸的过失，想着想着，他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弯腰曲背，额头枕着手，手放在桌上，就这样睡着了。

伏案休息了好一会儿后，蒂尔便用哽咽的嗓子叫喊“米娜”的名字。

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犹如耳里灌满了水一样；他的周围，天色已经黑了，他睁开双眼，醒了。他四肢颤抖，冷汗从所有毛孔

里冒出来，脉搏跳动不正常，满脸泪水。

天色已经黑了。他想朝房门望去，却方向不明，不知道目光转向何方。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始终还是心惊胆战。外边森林沙沙作响，犹如海潮澎湃。风夹着冰雹和雨点，打在小房的窗子上。蒂尔不知所措地用手到处摸索。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个正在淹死的人——这时，天空中突然有一道浅蓝色的耀眼火光闪了一下，仿佛天外飞来的星光落入黑暗的大气层，转眼间就被大气层熄灭了。

这一瞬间已足以使道口看守员清醒过来。他伸手去抓他的马灯，幸好抓到了。这时，在夜空最遥远的天际，雷声隆隆。雷声起初沉闷，继而以短促、猛烈的声浪传来，直到终于雷电交加，雷声化作巨大的轰鸣，充塞和震动了整个大气层。

窗上的玻璃震得砰砰响，大地颤抖了。

蒂尔点着了灯。恢复镇定后，他首先看看表。从现在到快车到达，几乎不到五分钟了。他以为自己没有听见信号铃声，于是冒着暴风，尽可能快地摸黑赶到栅栏处。他正放下栏杆，信号就响了。狂风驱散了铃声，将铃声吹向四面八方。针叶树在大风中弯腰曲背，树枝相互碰擦，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使人不寒而栗。过了一会儿，月亮已明晰可见，仿佛是悬挂在彩云间的一个浅黄色的圆盘。在月亮的光照下，可以看见风在松林黑糊糊的树梢中乱窜。铁路路堤旁桦树的树枝在风中摇来晃去，犹如令人毛骨悚然的马尾巴。树下的铁轨由于潮湿而闪烁发光，在几个地方吸收着苍白的月光。

蒂尔摘下头上的帽子。雨水使他感到浑身舒适。雨点与眼泪交融在一起，从他脸上淌下。他脑海翻腾，思绪万千；梦中所见的事物已模糊不清，各种梦幻的回忆纷至沓来，涌上心头。他仿佛看见托比亚斯遭受虐待，而且是遭到非常可怕的虐待，以致他

现在想及此事，就气得要命。另一个人物，他回忆得比较清楚。他看见了他的亡妻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来，出现在铁路线上。看样子，她体弱多病，衣衫褴褛。她从蒂尔的小屋旁边经过，却没有回头看看，最后——在这里他的追忆模糊不清了——由于某种缘故，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勉强强地向前挪动，而且屡屡地累倒在地上。

蒂尔继续沉思，现在他恍然大悟，原来她是在逃亡。那是毫无疑问的，不然她为什么向后投射那样充满恐惧的目光呢？并且，虽然她双脚不听使唤，为什么却依然步履维艰地继续赶路呢？噢，多么可怕的目光啊！

她那用布裹着的身体是一具松软无力、血迹斑斑、毫无血色的躯体，而她俯视的样子使蒂尔回忆起往日的情景。

蒂尔想起他妻子生命垂危时的情形。那时，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那好不容易才生出来却又不得不丢下的孩子。她那副神情，蒂尔难以忘怀。

她到哪里去了呢？他不晓得。不过他心里明白，她同他已断绝了关系，不再理会他在暴风雨的黑夜里，她拖着双脚愈走愈远。他呼喊她："米娜，米娜！"接着，他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

两道血红的圆锥形光束犹如一个庞然大物直愣愣的目光，划破了黑夜。一片红光随之而来。红光所及的地方，雨点化为血点，仿佛天上下着血雨。

蒂尔感到恐惧不安，列车愈近，他愈是害怕；对他来说，梦幻与现实融为一体了。蒂尔老是看见他的亡妻在轨道上行走，他的手摸索子弹袋，仿佛要使飞驰而来的火车停下来。幸亏为时已晚，因为蒂尔眼前已灯光闪闪，列车飞奔过去了。

这一夜剩下来的时间，蒂尔心情难以平静下来。他迫切要回家去，渴望见到小托比亚斯。他觉得好像同他已分别多年。小托

比亚斯的健康状况，他愈来愈放心不下，多次想离开岗位回家。

为了消磨时间，蒂尔决定，天色一蒙蒙亮就去检修自己负责的路段。他左手拿起一根棍，右手握着一把长柄扳钳，迎着灰蒙蒙的曙光，迈步走在铁轨上。

有时候，他用扳钳拧紧一颗螺栓，或者敲击铁轨与铁轨相连结的销子。

雨和风都减弱了。云层裂开的地方，有时可以看见一块块淡蓝色的天空。

鞋底踩在坚硬的金属上发出单调的啪嗒声，同雨点从树上落下时发出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淅沥声交织在一起，使蒂尔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

早晨六点钟，接班的人来了，蒂尔立即踏上归途。

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乌云散开了，沉落在地平线下面。喷薄欲出的朝阳冉冉升起，宛如一颗硕大、闪光的红宝石，向森林喷射着大量的光。

万道线条鲜明的霞光透射进杂乱无章的树干；这儿是一片柔弱的凤尾草，洒满了朝晖，凤尾草的叶子犹如精巧编织的透孔织物；那儿，森林地面上银灰色的地衣仿佛变成了红珊瑚。

火红的露水从树梢、树干和野草上滚落下来。仿佛有一条光的洪流倾泻在大地上。早晨的空气清新凉爽，沁人心脾。夜景在蒂尔的脑海里渐渐淡薄了。

他走进房间，看见小托比亚斯躺在被太阳照晒的床上，脸色比任何时候都红润，就在这一瞬间，夜晚的景色消失了。

真的！白天里，莱娜多次觉察到蒂尔举止有些反常，譬如说，在教堂的椅子上坐着的时候，他不是眼看《圣经》，而是斜着眼睛打量她；午饭前后，托比亚斯本该像往常那样把小不点儿抱到马路上去玩，蒂尔却一声不吭就把小不点儿从托比亚斯怀里

接过来，塞到她的怀里。除此之外，他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

蒂尔整天都来不及躺下歇息，由于他下星期值日班，晚上九点左右就上床睡觉了。他正要入睡，妻子向他吐露：明天早晨她要跟他进森林去翻掘土地，栽种土豆。

蒂尔吃了一惊；他已完全清醒了，两眼却仍然紧闭着。

莱娜说，要指望土豆有所收成，现在正是翻土播种的时节，不能耽误了，又附带说，因为估计要耗费一整天功夫，她得把孩子们都带去。道口看守员嘀嘀咕咕地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话，莱娜没有留心听。她背对着他，借着烛光解开胸衣，脱下裙子。

她猛然转过身来（连她自己也不清楚是出于什么原因），看见了丈夫那副由于感情冲动而扭歪变形的面孔。蒂尔半躺半坐着，双手放在床缘上，用火辣辣的眼睛凝视着她。

“蒂尔！”他的妻子既恼怒又害怕，失声惊叫。蒂尔犹如一个被人呼叫名字的梦游者，猝然从昏昏沉沉中惊醒过来，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又一头钻回被窝了。

翌日早晨，莱娜最先起床。她蹑手蹑脚地准备外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先把小不点儿放进童车里，接着将托比亚斯叫醒，帮他穿上衣服。托比亚斯知道了要到哪里去，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咖啡也煮好放在桌上了，这时蒂尔醒了。一看见已作好的行前各种准备工作，他就感到很不愉快，本想指责两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能提出什么无懈可击的理由来呢？

再说，托比亚斯那张愈来愈喜形于色的小脸，渐渐对蒂尔产生了影响，以致他仅仅为了能使小家伙高兴，就打消了非难这次出行的念头。尽管如此，在走进森林的时候，蒂尔仍然惴惴不安。他费劲地推着小童车通过低洼的沙滩，把托比亚斯采集的各种各样的花朵放在车上。

托比亚斯格外高兴。他头戴褐色的长绒帽，在凤尾草丛中欢

蹦乱跳，想要捕捉在草丛中振翅飞舞的透翅蜻蜓，动作未免有点笨手笨脚。一到目的地，莱娜就仔细察看那块地。她将装土豆种的小口袋掷到一片桦树林的草地边缘，屈膝跪下来，用她那粗硬的手指翻一下略呈深色的沙土。

蒂尔神情紧张地看着她："怎么样？这块沙地如何？"

"很好，就像施普雷河三角洲一样。"看守员如释重负，顿时松了一口气。他曾担心她不满意，现在他心安理得地捋捋自己的胡须。

蒂尔的妻子匆匆地吃了几口面包，就把头巾和外衣扔到一边，开始以机器般的速度和耐力翻起土来。

间隔一定的时间，她才直起腰来深深吸一口气，假如不是给小孩喂奶的话，每次停歇仅只片刻时间。喂奶时，她总是气喘吁吁地行事，乳房上挂满了汗珠。

"我要去巡查一下路段，要把托比亚斯带走。"道口看守员从看守房前的平台上向她喊道。

"嗨，胡闹！"她高声答道，"那么谁来照料小不点儿呢？你过这边来吧！"她更高声地补充说。可是，蒂尔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小托比亚斯走了，就好像没有听见她说什么似的。

起初，莱娜曾考虑要不要在后面追，一想到会浪费时间，就打消了这一念头。蒂尔带着托比亚斯沿路段走去。小家伙颇为激动，觉得一切都新鲜、奇特。他不知道那细长的黑色的被太阳晒热的铁轨有什么用。他不断地提出种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他感到特别奇怪的是电线杆发出的嗡嗡声。蒂尔非常熟悉他的管辖区内各根电线杆发出的不同声调，以至于他尽管双目紧闭，却始终知道他恰好到了路段上的什么地方。

他拉着托比亚斯的手，不时地停下谛听电线杆里发出的奇妙声音，这种声音宛如教堂里传出的那种低沉而洪亮的圣歌齐

唱的声音。管辖区南端的电线杆发出一种特别浑厚、美妙悦耳的和音。那是一种混合音，没有间断，仿佛一口气响下去。托比亚斯围绕着一根被风雨剥蚀的电线杆转来转去，以便——他这样认为——通过一个孔去发现这悦耳动听、响个不停的嗡嗡声是怎样传出来的。道口看守员神情严肃，好像坐在教堂里一样。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辨出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使他回想起他的亡妻。他想，这是享受天堂极乐的精灵们的合唱，他的亡妻也参加了这一合唱。这种想象在他心中唤起了怀念和感触，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托比亚斯想要采摘铁路线旁的花朵，蒂尔像往常一样，向他让步了。

几片湛蓝的天空映现到小树丛的地面上，地上长着密密麻麻的小蓝花。一群蝴蝶犹如彩色的三角旗，在枝头上闪烁发光的花丛中不声不响地飞舞。一阵微风吹拂着桦树茂密柔嫩的绿叶。

托比亚斯采撷花朵，父亲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蒂尔有时目光朝上，穿过叶子间的缺口仰望苍天。天堂犹如一个巨大的光洁无瑕的蓝色晶体盘，接收着太阳放射的万道金光。

“父亲，这是慈爱的上帝吗？”小男孩指着一只褐色的松鼠突然问道。那只松鼠刺棱一下蹿上了一棵孤零零的松树。

“蠢家伙！”这就是蒂尔所能回答的一切。说话间，几块脱落的树皮从树干上飘落下来，掉到他的脚前。

蒂尔和托比亚斯回来时莱娜还在挖土。已经挖完了一半。

一列列的火车接踵开来，间隔时间很短。每趟列车经过时，托比亚斯总是目瞪口呆，傻乎乎地看着火车飞驰而过。

连他的后母也乐于见到他这副令人发笑的怪相。

他们在看守房里吃午饭，吃的是土豆和一块吃剩的烤肉。莱娜心情快活，蒂尔似乎也愿意很有礼貌地顺从无法规避的话题。

他在吃饭时对妻子讲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事情。他问她是否想到在一根铁轨上要旋紧四十六颗螺丝钉，还问了其他事情。

莱娜上午翻完了土地，下午要栽种土豆。她坚持要托比亚斯照料小不点儿，因此把他带走了。

“当心啊……”蒂尔突然忧心忡忡地在她背后喊道，“当心不要让他太靠近铁轨！”

莱娜耸耸肩膀，算是回答。

从西里西亚开来的快车已经鸣笛，蒂尔必须立即赶到他的岗位去。他站在栏杆旁边，刚刚放下道口杆，就听见火车隆隆地飞奔而来。

可以看见列车了——列车正在逼近——蒸气在无数次过于急速的冲撞中，从机车黑洞洞的烟囱里发出一阵阵急速的呼啸。一股、两股、三股乳白色的蒸汽笔直地向上喷射；紧接着，蒸汽缓慢地带动了火车头的汽笛。汽笛连响三声，声音短促、刺耳，令人心惊肉跳。他们刹车了，蒂尔想，可到底为什么刹车呢？汽笛又发出尖锐的令人惊心动魄的紧急鸣叫声，笛声经久不息，回声不断。

蒂尔走到前面，以便能通观路段的情况。他机械地从盒子里取出红旗，把它笔直地伸向自己面前的铁轨。天啊！他的眼睛瞎了么？天啊——噢，天哪，天哪，天哪！那是什么？那里！——在两根铁轨之间……“停住！”道口看守员声嘶力竭地喊道。为时太晚了。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陷进了列车下面，像个皮球一样在车轮之间撞来撞去。过了一会儿才听见吱吱嘎嘎的刹车声。列车终于停住了。

僻静的路段顿时热闹起来。列车长和列车员踩着砂砾，跑到火车的尾后去。一张张好奇的面孔从每个车窗里向外张望，现在

——人群聚集在一起，向前走去。

蒂尔气喘吁吁；他得站稳，免得像一头被屠宰的公牛那样摔倒下来。确实，人们在向他示意："没事！"

一声从出事地点发出的惊叫划破了四周的空气，接着传来一阵野兽般的吼叫声。这是谁呢？是莱娜吗？那不像是她的声音，可是……

一个男子匆匆地从路段上走来。

"道口看守员！"

"什么事！"

"一桩不幸的事故！"……报信者吓了一大跳，因为看守员的眼神一反常态。蒂尔的帽子东倒西歪，棕红色的头发似乎要竖立起来。

"他还活着，也许还有救。"

蒂尔喉咙里咕噜了一声，算是回答。

"您快来，快来呀！"

蒂尔竭力挣扎起来。他那松弛的肌肉绷紧了；他高高地站立起来，神情痴呆，面色苍白。

他同报信者一起奔跑，看不到车窗里旅客们苍白、吃惊的面孔。一个年轻的妇女，一个头戴土耳其便帽的客商，一对似乎正旅行结婚的青年人，都在探头张望。事故可与他有何相干？他从不关心这帮旅客嘟哝些什么，他们言谈虽粗野，内心却不怀恶意；他的耳朵里充塞着莱娜的惨叫声。他眼前直冒金星，这无数的金星宛如萤火虫在胡乱飞舞。他吓了一跳——他站着。他从萤火虫的乱舞中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瘫软无力、血迹斑斑的人，被辗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这就是他。

蒂尔默默不语。他的脸又脏又苍白。他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终于弯下腰来，感到他手臂里抱着的那个瘫软无力、死人一

般的躯体很沉重。他用红旗裹着它。

他走了。

到哪里去?

“去找铁路医生,去找铁路医生。”人们议论纷纷,七嘴八舌。

“我们马上带他去。”行李组组长喊道,他在堆放制服和书籍的车厢里腾了个地方。“怎么,上车吧?”

蒂尔不准备让人把遇难者带走。人们催促他,劝说他,结果却是徒劳。行李组组长叫人把担架从行李车厢里送出来,吩咐一位男子协助这位长者。

时间宝贵。列车长的哨子吹出了颤音。各车窗里接连不断地掷出硬币来。

莱娜神态失常,似发疯一般。“可怜的女人啊,”各车厢里的旅客异口同声地说道,“可怜的母亲啊!”

列车长又吹哨子了。一声汽笛,机车从汽笛缸里喷出白色的烟雾,发出咝咝的响声,同时伸出它的铁腱;几秒钟后,特别快车带着飘荡的烟云,以加倍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穿过了森林。

道口看守员改变了想法,把半死半活的儿子放到担架上。孩子惨遭摧毁的身躯躺在担架上。他那带有鼻息声的深深吸气,不时把瘦骨嶙峋的胸脯顶了起来,透过褴褛的衬衫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那形销骨立的胸脯。小手臂和小腿(不仅仅在关节部位折断了)置放于极不自然的位置上。小脚的脚后跟扭到前面来了。手臂在担架的边缘上颤抖。

莱娜不停地啜泣着,昔日那种执拗脾气不见了,从她的本性中消失了。她之所以没完没了地复述这意外事故,是要把她的罪责洗刷得一干二净。

蒂尔仿佛没有注意她;他的眼睛带着格外担心的神情盯着小孩。

四周鸦雀无声，一片寂静；横亘在耀眼砂砾上的暗黑色铁轨晒热了。中午时分，没有一点儿风，闷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森林犹如石头制的一样，纹丝不动。

男人们低声磋商，认为要尽快到弗里德里希哈根去，就得回到向布列斯劳方向去的那一站，因为下一趟车——一列加快的慢车，在靠近弗里德里希哈根的那一站不停。

蒂尔似乎在考虑他是否要一起去。眼前，这里没有一个人懂得业务。他用手势示意他的妻子去抬担架；她虽然要照料留下的婴儿，却不敢违抗丈夫的意图。她与一个陌生男子抬起了担架。蒂尔随列车到他管辖区的边界，尔后便站着久久目送列车远去。突然，他用手掌打自己的额头，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

他要使自己清醒一下。“这恐怕是一场梦吧，犹如昨天做了一场梦一样。”他自言自语道。徒然——他摇摇晃晃地回到他的小房里。进入房内，他跌倒在地上，脸朝前。他的帽子滚到墙角处，那块他爱护备至的表从衣袋里滑了出来，表盒打开了，表盖摔碎了。好像有只铁手抓住了他的后颈似的，牢牢地抓住了他，以至于他尽管唉声叹气，竭力挣脱，却动弹不得。他的额头凉冰冰的，眼里没有泪水，咽喉灼痛。

信号铃把他惊醒了。在那反复三次的信号铃作用下，病的发作减弱了。蒂尔能够起来履行自己的职务了。虽然他双脚沉甸甸的，虽然路段犹如一个巨大车轮的辐条（其轴心是他的头）围绕着他旋转，他却起码还能直起身子一会儿。

慢车驶近了。托比亚斯必定在里边吧。列车愈靠近，蒂尔眼前的景象愈模糊。末了儿，他只见到那满嘴血污、精疲力竭、四肢无力的孩子。接着，眼前天昏地暗，一片漆黑。

片刻之后，他从昏厥中苏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紧靠栏木的热沙上。他站立起来，抖掉衣服上的沙粒，把嘴里的沙子吐出来。

他的脑袋有点轻松了。他能够比较安静地思索问题了。

在小房里，他马上从地上把表捡起来放在桌子上。表虽经摔过，却没有停止走动。在这两小时内，他一边急切地期待着，一边想着托比亚斯在这期间的情况：莱娜同他到了医院；此时此刻她正站在医生跟前；医生看看并摸摸孩子，摇摇头。

“糟糕，非常糟糕——但也许……天晓得？”他更加仔细地检查。“没有法子，”他随后又说道，“没有法子，已经死了。”

“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道口看守员哀叹道，接着便直挺挺地站着，翻起的眼睛紧盯住天花板，举起的双手无意识地握成拳头，用一种仿佛能使他的斗室震裂的嗓音喊道：“他必须、必须活着，我跟你说，他必须、必须活着！”他又推开小房的门，火红的晚霞通过房门射进室内。蒂尔连跪带走地赶回栅栏处。在这里，他惊愕地停留了片刻，随后忽然迈步走进路堤中央，张开双手，好像要拦住慢车方向来的什么东西。其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给人以失明的印象。

当他缓缓地后退，似乎在什么面前畏缩不前的时候，牙缝间不断吐出模糊不清的话：“你——你听见没有——停——停——你——你听着——停一停——你把他还给我——他被辗得鼻青脸肿——你听见吗？你停一停吧——你把他还给我。”

仿佛有什么在他身边溜过去了，因为他转身朝向另一个方向，好像要跟踪它似的。

“你，米娜，”他的嗓子哽咽了，就像一个小孩的嗓子那样。“你，米娜，你听见了吗？把他还回来——我想要……”他用手摸索着，如同要抓住某人一样。

“米娜——当然了——现在我想要……现在我想要揍她——打得她皮开肉绽、遍体鳞伤——现在我想用斧子砍她，那她就要一命呜呼了。”

“现在……当然是用斧子——用厨房那把斧子让她送命！”他唾沫横飞，呆板、无神的瞳孔不停地转动着。

温和的微风轻轻地持续地掠过森林，卷发形的艳丽彩云高挂在西边的天际。

他跟踪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大约一百步，就驻足不前，似乎胆怯了。这个男子带着惊恐不安的神色，恳求地伸出双手来。他竭尽目力，还用手遮住眼睛，仿佛想要再次在远方发现那个没有实体、没有意义的东西。手终于垂了下来，紧张的面部表情变为缺乏表情的冷漠；他转过身来，拖着双脚，沿着他来的路回去。

夕阳向森林倾注它的全部余辉，尔后便将它熄灭。松树树干好像腐烂的灰白色骨骼伸进树梢中，而树梢则仿佛是一层发霉的灰黑色东西压在树干上。啄木鸟的啄木声划破了大地的寂静。一块绝无仅有、姗姗来迟的玫瑰色彩云在清冷、蓝灰色的苍天中飘浮着。微风变得十分阴凉，道口看守员冷得发抖。他感到一切都是又新奇又陌生。他不知道自己踩在什么东西上面，也不清楚围绕着他的是什么东西。这时，一只松鼠悄悄地溜过路段。蒂尔在沉思。他想起了慈爱的上帝，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上帝。“慈爱的上帝跃过铁路，慈爱的上帝跃过铁路。”他多次重复这句话，好像是要谈到与此有关的事情。他中断说话，脑子里忽然开了窍：“我的上帝啊，这的确是神经错乱了。”他忘乎所以，一心对抗这个新的敌人。他竭力清理自己的思想，结果徒劳！他想入非非，失去控制。他突然察觉自己在胡思乱想，意识到自己无能时便惊恐得缩作一团。

从邻近的桦树丛林里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是发疯的信号。他不得不几乎违心地赶到那里去，看见这个无人照料的孩子躺在没有小被褥的车里，一边啼哭，一边踢蹬。他想要干什么？什么驱使他到这里来？澎湃的思潮和感情洪流淹没了这些问题。

“慈爱的上帝跃过铁路。”现在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托比亚斯——她谋害了他——莱娜——他曾托咐她照管孩子——“后母，狠毒的母亲，”他咬牙切齿地说，“而她的顽童倒活着。”红色的云雾在他感官周围缭绕①，一双孩子的眼睛凝视着他；他觉得他的手指之间有个柔软、肥胖的东西。呼噜呼噜的嗽喉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夹杂着沙哑的呼叫声（他不知道谁在呼叫），传到他的耳朵里。

此时，有一种如同一滴滴炽热印油似的东西进入了他的脑海，于是，他的脑子像他那顽固的思想一样活跃起来。恢复知觉后，他听见颤抖的信号铃声正在空中回荡。

他马上意识到他必须做什么：他把掐住小不点儿喉咙的手松开（孩子在被掐住时不停地打滚）——现在孩子拼命吸气，接着便开始咳嗽和哭喊起来。

“他还活着！谢天谢地，他还活着！”他让孩子躺着，自己匆匆赶回铁路道口处。从远方飘来的浓烟在路段上空翻滚，风吹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听见自己身后一个火车头在喘息，这种喘息声犹如一个疾病缠身的庞然大物的一阵艰难的呼吸。

清冷的暮色洒落在这一地区上。

过了一会儿，烟云散了，蒂尔认出是一列运载砾石的火车。这列火车拖带着空空的敞篷货车归来，载着白天曾在路段上工作的工人们。

列车行驶时间不受严格限制，处处可以停，以便搭乘此处彼处仍在工作的工人，或者相反，让其他人在此处彼处下车。列车在蒂尔小房前很远的地方就开始刹车了。尖锐刺耳的轰隆声划破了远近夜晚的沉静，直到列车在一声尖锐的长鸣中停住。

---

① 这里描写蒂尔又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

约莫五十个男女工人分散在各敞篷货车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笔直地站着，男人中间有几个光头的。每个人的脸上都神情严肃，难以捉摸。他们见了道口看守员便窃窃私语。年岁大的人从黄牙齿中拔出烟斗，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有个女人不时地转过身来擤鼻涕。列车长走到路段下面，向蒂尔走去。工人们看见列车长庄重地同蒂尔握手，接着，蒂尔拖着缓慢的、几乎是军人一般僵直的步伐，向最后一节车厢走去。

所有的工人虽然都认识他，却没有一个敢向他打招呼。

人们把小托比亚斯从最末一节车厢里抱了出来。

他已经死了。

莱娜跟在他后面；她脸色苍白，眼睛周围有褐色的眼圈。

蒂尔对她不屑一顾；而她瞥见丈夫却大为吃惊。他双颊深陷，睫毛和胡子都粘住了，她觉得他的头顶从来没有这样灰白。他泪痕满面，加之神情不安，因此她感到不寒而栗。

为了能够把尸体运走，担架也带回来了。

有一阵子，非常寂静。蒂尔陷于深深的沉思之中，令人恐惧不安。夜幕已经降下。一群鹿卧伏在路堤旁，一只雄鹿立在铁轨之间。它好奇地来回转动其灵活的脖子。这时火车鸣笛了，雄鹿和其他鹿一起闪电般地消失了。

列车将要开动的一瞬间，蒂尔晕倒在地上。

列车再次停住。现在怎么办呢？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大家决定把小孩的尸体暂时放在看守房里，先把无法唤醒的道口看守员用担架抬回家去。

事情就这样办了。两个男子用担架抬着不省人事的蒂尔。莱娜跟在后面，不停地啜泣，泪如泉涌地推着载有小儿子的童车穿越沙地。

月亮宛如一个紫红色的巨球，悬挂在松林的枝干之间。它升

得愈高，就仿佛变得愈小，显得愈苍白。最后，月亮犹如一盏吊灯，高悬在森林上空，透过树顶的缝隙缺口投下暗淡朦胧的光辉。这种月光给到松林里去的人们的脸涂上了死人般的颜色。

人们精神抖擞却又小心翼翼地前进，穿越密密麻麻的幼林，接着又沿着广阔的、被乔木林围起来的育林区走过。银白色的月光凝聚在育林区里犹如凝聚在黑洞洞的大盆地里一样。

失去知觉者的喉咙里不时地发出呼噜声，或者不时地说胡话。他多次握紧拳头，竭力闭着眼睛坐起来。

把他送过施普雷河颇为费劲；为了接女人和小孩过来，还得再摆渡一次。

在爬上村子的小山坡时遇到了几个村民。他们马上把不幸事故的消息传开了。

整个村落都活跃起来。

莱娜见到熟人又诉起苦来。

人们吃力地把病人抬上狭长的楼梯，送进他的家里，并马上安放到床上躺下。工人们立刻回去抬小托比亚斯的尸体。

富有经验的老年人建议采用冷敷，莱娜听从他们的指点，积极而又谨慎地行事。她把毛巾放进冰冷的泉水里，失去知觉者的热辣辣的额头一旦热透了毛巾，她就重新把毛巾放进冷水里。她胆怯地观察病人的呼吸。她觉得他的呼吸渐渐地正常起来。

诚然，一天的惊恐不安和忧虑纷扰使得她大大消瘦了。她决定稍睡片刻，心情却无法恢复平静。不管她睁眼或闭眼，已发生的事情历历在目。小孩已经睡着了，她一反常态，很少关心他。总之，她已变成了另一个人，早先的执拗脾气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是啊，这个面色苍白、脸上汗珠闪烁的病人支配着她，使得她不能入睡。

一朵乌云遮住了月亮，房间昏暗了。莱娜仅仅听见丈夫艰难

却是均匀地吸气。她想，她要不要点灯呢？在黑暗中，她感到恐惧不安。她想起身，觉得四肢沉甸甸的，眼皮垂了下来，她终于入睡了。

几个钟头后，男人们把小孩的尸体抬了回来，发现蒂尔家的大门敞开。他们感到惊讶，便爬上楼梯，走进楼上的住宅。房门也同样大开。

他们多次呼叫女人的名字，却听不到回答。他们终于在墙上划亮了一根硫磺火柴。闪烁的火光显露出一幅令人恐怖的情景。

“谋杀，谋杀啊！”

莱娜倒在血泊中，面目全非，脑袋开花。

“他杀了妻子，他杀死了妻子！”

村民惊慌失措、没头没脑地四处奔跑。邻居们来了，有个邻居推了推摇篮。“噢，我的天呀！”他吓了一大跳，顿时脸色煞白，呆若木鸡。躺在摇篮里的小孩，头颅搬了家。

道口看守员无影无踪。当天夜里。人们四处寻找，却毫无结果。翌日清晨，正在值班的道口看守员发现蒂尔坐在两根铁轨之间，坐在小托比亚斯被车辗死的那个地方。

蒂尔用手臂夹着托比亚斯戴过的那顶褐色皮帽，不停地抚摸它，仿佛它是有生命的东西。

值班的道口看守员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却得不到回答。他很快就察觉到，跟他打交道的是个疯子。

蒂尔所在区段的一位同事获悉了这一情况，便打电话请求救援。

许多男子好言相劝，竭力诱导他离开铁轨，可是都白费力气。

这个时间经过这里的快车，不得不停住了。列车全体职工共同努力，才强行把这个病人拽离了铁路线。很糟糕，他马上癫狂

起来了。

人们把他的手脚捆住。在这期间调来的宪兵，监视运送他到柏林的拘留所。但当天，他就被转送到了慈善医院的疯人科。将他送进医院时，他手中还拿着那顶褐色小皮帽；极其细心和多情地保护着它。

索阿纳的异教徒

(1918)

陈恕林　译

旅游者攀登杰内罗索山顶峰，可以取道门德里索，或者在卡波洛戈搭乘专车，或者从比索尼翻越索阿纳上去。后一条路是最累人的。这儿整个地区属于瑞士的提契诺州，居民是意大利人。

在山上很高的地方，登山者们常常遇到一个戴眼镜的牧人，其外表颇引人注目。他皮肤黝黑，从面容却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知书识礼的人。他很像锡耶纳教堂里多纳特洛① 创作的施洗者约翰② 的青铜雕像。他那鬈曲的乌发披过褐色的肩膀。他的衣服是羊皮做成的。

倘若一群外地人接近此人，登山的向导们便会捧腹大笑。旅游者们瞧见他，常常粗野地狂叫，或者高声地惹是生非。他们以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其人模样古怪。但那个牧人不理睬他们，连头也不转过来。

其实，所有的登山向导似乎都与他友好相处。他们常常翻山越岭，攀登到他那里，同他促膝交谈。当他们归来，外地人问起此人到底是个怎样的怪物时，他们常故作神乎其神、讳莫如深的姿态，直到牧人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好奇心切的旅游者终于获悉，原来此人来历不明，俗称“索阿纳的异教徒”，不大受人尊敬，在对他的这种态度中搀杂着对迷信的恐惧。

---

① 多纳特洛(1386～1466)，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
② 《圣经·新约》中劝人忏悔的传道士，被认为是耶稣的先驱。

笔者当时尚在风华正茂的年代，有幸常在风景如画的索阿纳欢度几个星期明媚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难免常去攀爬杰内罗索山。一天，笔者也见到了这个所谓的“索阿纳的异教徒”。此人的外貌令人难忘。他了解到对这个牧人的种种非议后，决定再去见见他，甚至干脆去拜访他。

一位瑞士籍的德意志人——索阿纳的大夫，赞同笔者的想法。他向笔者保证说：那个性情怪僻的人乐于见到有教养的人士。他本人曾访问过他一次。“本来，我对他非常生气，”他说，“因为这小伙子越俎代疱，竟插手我的行业。但他住在山上那么高的地方，离我们又那么远，幸好，只有少数几个人偷偷摸摸地去向他求医。对这些人来说，让魔鬼治病也是无所谓的。”大夫又继续说道，“您必须知道，人们以为，他已卖身投靠了魔鬼。这样一种看法，僧侣们不加否认，因为这看法是他们提出来的。有人说，起初他被一种邪恶的魔力征服了，后来他本人也蜕化成一个冥顽不灵的恶棍，变成一个可怕的巫师了。至于我，我倒既没有看到他脚上长爪，也没有见到他头上长角。”

数次走访这个怪人的情景，笔者记忆犹新。头一次见面的情形，颇为令人惊奇。特殊的环境赋予这次会面以一种邂逅相逢的性质。在一条陡峭的山路上，访问者遇到一只孤独无助的母山羊，它刚生下了第一只羔羊，正准备产第二只。这头孤苦伶仃、处境困难的母畜无所畏惧地凝视着他，仿佛期待着他的救援。在这荒山野岭，生育的深邃奥妙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他断定，这只母山羊肯定属于那怪人牧养的畜群，于是他加快脚步，想要叫他来照料这只母畜。他在他的畜群中遇到了他，把他所看到的事情讲给他听，并带他到正在产羔的母羊那里去；其时，第二只生下的小羔羊已躺在母畜后面的草丛里，浑身湿漉漉

的，血迹斑斑。

于是，它的主人以医生的准确性，以乐善好施者小心翼翼的爱护态度来照料它。静候了一些时候，他便把新生的羔羊夹在腋下，一边夹一只，慢悠悠地走回他的住处。母羊在他后面跟着，它那沉甸甸的乳房几乎直拖到地面。他不仅对来访者表示极为亲切的感谢，而且还盛情邀请他同往，去他家做客。

怪人在属于他所有的高山牧场上建造了许多房屋。其中有一间从外表看仿佛是一座石丘，屋内有干燥、暖和的畜圈。把母羊和小羊安置在畜圈里后，牧人便把来访者引到一间建筑在更高的山坡上的房子里，房子刷了白灰。这间方方正正的房子背靠杰内罗索山的峭壁，坐落在一块长满葡萄的梯地上。离房门不远的地方，有一股胳臂粗的水柱从山岩里喷出来，流进一个人工凿成的大石盆里。石盆附近有个山洞，山洞由一扇铁皮门封锁起来。很快就看清了，那原来是个拱顶地窖。

从山谷抬头仰望，会觉得这块地方似乎悬挂在无法到达的山峰上；而站在上面向下鸟瞰，则壮丽的景色尽收眼底。详细情况，这里作者不想赘述。当然，在他初次目睹这美景的时候，他不禁惊叹得目瞪口呆，接着便心醉神迷地欢呼起来，继而又回复到目瞪口呆的惊诧状态。主人刚才在屋里找什么东西，此刻刚好来到屋外，似乎突然蹑手蹑脚地行走。这种举止，特别是东道主温文尔雅、泰然自若的风度，访问者都没有忽略。因此，他提醒自己，务必沉默寡言，少提问题。现在，他已经很喜欢这位高山牧场上怪模怪样的牧羊人了。他怕自己因为多言好问或者纠缠不休而招致人家反感，同自己疏远。

访问者看见草坪上有一张四周围着板凳的圆形石桌，桌上摆满了索阿纳的异教徒端来的各种佳品，有极其美味的米兰奶

酪、可口的意大利白面包、色拉米香肠、橄榄、无花果和山楂，此外还有满满一壶刚从岩洞里取来的红葡萄酒。宾主就席后，身披羊皮袄、头发鬈曲、脸长胡须的主人亲切地看看客人，同时握住客人的右手，好像要对他表示友好。

头一次宴请时谈了些什么，我已统统忘光了。仅有几件事难以忘怀。山区牧人希望叫他卢多维科。他讲了一些阿根廷的事情。有一次，从山下传来持续不断的祈祷钟声时，他对这种“也许使人冒火的钟声”作了一番评论。另一次，他提到泽内卡① 的名字，还泛泛地谈论了瑞士的政治。最后，怪人请客人谈德国的某些情况，因为德国是客人的故乡。客人告辞的时候，他对客人说：“欢迎您常来做客。”

虽然笔者不愿隐瞒他渴望了解此人的历史，但在以后的多次访问中他都避免流露出对这方面的兴趣。卢多维科被称作索阿纳的异教徒，这归咎于村民们有时跟笔者在索阿纳谈话时所报道的一些表面现象。笔者疑团满腹，很想弄个水落石出：从什么意义上说这个诨号是对的呢？卢多维科的生活方式产生于什么样的独特的命运，什么样的特殊的哲学呢？然而，他克制了自己，没有冒昧提问，因而也获得了丰厚的报答。

笔者遇见卢多维科，通常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或者在畜群中，或者在他的僻静的斗室里。有几次，笔者看到他像鲁滨逊一样亲自挤羊奶，或者把羊羔送到不驯服的母羊腹下去喂奶。那时，他似乎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牧民的职业上：他高兴看到母山羊乳房鼓鼓的，直拖到地面，也乐于见到公山羊发情期的到来和勤于交尾。他这样谈论一只公山羊：“它看起来不像个凶神恶煞么？您不妨看看它这双眼睛！在发火、愤怒、凶恶的时候，劲头多大，

① 泽内卡（约公元前 4～公元 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

眼睛里射出的火光多可怕啊！真是不可侵犯的火性啊！”笔者觉得，谈话者眼睛里仿佛也有他称之为“不可侵犯的火性”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火光。他在微笑时露出一口洁白漂亮的牙齿，样子呆板而可怕；当他带着行家的眼光观察他的一头恶魔似的斗士干着其有益的勾当时，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异教徒有时也吹吹牧笛。访问者在走近他的住处时听到牧笛吹出的简单音阶。碰到这样的时机，话题自然就落到音乐上，于是牧人发表了不同凡俗的宏论。当他在畜群中的时候，卢多维科除谈论牲畜及其习性，谈论牧民的职业及习惯外，从不谈别的事情。他屡屡探索动物的心理，牧人的生活方式，一直追溯到极为久远的年代，谈吐中显出他见识不凡和学识广博。他谈及农奴和牧民阿波尔怎样替莱奥梅唐与阿德梅托斯照管畜群。“我想知道，当时他用什么乐器给他的畜群演奏。”就好像他说的是真实的事情似的，他这样结束他的谈话：“皇天在上，要是我能欣赏到他吹奏的音乐，那该有多好啊！”在他这样说的时候，这位头发蓬乱的隐士也许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似乎他的智力也并非完美无缺。另一方面，他指出可以用音乐来支配羊群的活动，这种想法确有一定的道理。他吹某种音调，便可以驱使羊群前进，吹另一种音调，又可以使之止步不前，吹某些音调可以把羊群从远方召回，随后又可以使之散开，或者使之紧跟在他后面。

有时候去访问，宾主默然相对，几乎什么都不谈。有一次，那是六月某天的一个下午，令人窒息的热气升到杰内罗索山的高山牧场上。羊群卧在草地上反刍着，卢多维科躺在羊群中，醉醺醺地打着盹儿。他对来访者只眨眨眼，示意他同样在草地上躺下。客人躺了下来，宾主默默地躺了一会儿后，牧人突然以慢条斯理的腔调讲了这些话：

"您知道，厄洛斯比克罗诺斯[①]年纪大，威力强。您感觉到我们周围这阵令人说不出话来的逼人热气吗？厄洛斯！您听见了蟋蟀唧唧地鸣叫吗？厄洛斯！"这当儿，两只蜥蜴彼此追逐，闪电般从躺在草地上的这位牧人身上倏忽而过。他喃喃地反复说："厄洛斯！厄洛斯！"——就好像他发出了命令，两只公羊站立起来，顶着弯曲的羊角展开了格斗。虽然搏斗越来越激烈，他却安之若素，听之任之。羊角啪嗒啪嗒的撞击声越来越响，相撞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而他却自言自语地说道："厄洛斯！厄洛斯！"

这时候，来访者第一次听到了他格外感兴趣的话，因为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弄清或者起码似乎弄清了，为什么民间习惯上称卢多维科为异教徒。"我宁愿，"他说，"崇拜一只活的公羊或者一头活的公牛，而不愿对一个在绞架上被绞死的人顶礼膜拜。我生不逢时，我这个时代还不能这样做。我憎恨这个时代，蔑视这个时代。朱庇特和安蒙[②] 被描画成长有公羊角的人物，潘[③]长有公羊腿，巴克斯[④]长有公牛角。我指的是罗马的巴克斯。太阳神密斯拉被描画成公牛。各族人民都崇拜公牛，公羊，雄兽，祭神时放尽了牛羊神圣的血。对此我要说："做得对！因为生育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创造的力量。生育与创造是一回事。当然，对此力量的崇拜并不是和尚和尼姑们冷漠的喋喋不休的说教。有一次，我梦见维什努[⑤] 的妻子拉克什米，她变成一个人，取名西塔。牧师们在同她拥抱中丧生。当时，各种各样神秘莫测的事情，我都略有所知，在绿色草丛中秘密生育的奥妙，五

---

①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克罗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地神与收获神。
② 朱庇特为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安蒙为埃及的社神兼司生殖。
③ 潘，希腊神话中的牧羊神和山林神。
④ 巴克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⑤ 维什努，印度三大神之一。

光十色的欢乐，狂喜与陶醉的奥妙，黄色玉米粒，一切果实、一切肿胀、一切颜色的秘密。要是我看见这个铁石心肠、威力无比的西塔，在痛苦的精神错乱中我真可能吼叫起来。我相信自己会为情欲而死。”

主人在作这番表白的时候，笔者觉得自己就像个无意的窃听者。他站立起来，说了一些话，想要使人相信，他没有听见主人的独白，而是心不在焉地想着别的事情。讲完之后，他要告辞。卢多维科执意不让走。于是，在山间草坪上又举行了一次宴会。宴会的经过很有意义，令人无法忘怀。

一来到他的住处，来访者立刻被引进上面已说过的那幢方方正正的石屋里。房子是正方形的，窗明几净，有一个壁炉，像一位学者简陋的书房。房内有墨水、钢笔、纸和少量藏书，主要是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书籍。“我没有必要对您隐瞒，”牧人说道，“我是个良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误入歧途。您一定想知道我如何从一个反常的人变成一个正常的人，如何从一个思想上受束缚的人变成一个思想解放的人，从一个精神受创伤、快快不乐的人变成一个幸福的、心满意足的人吧？或者，您想知道我如何脱离那庸俗的社会和基督教吧？”他哈哈大笑起来。“有朝一日，也许我会写我思想转变的历史呢。”来访者心急如焚，突然又发觉离题万里。东道主末了声称，他的转变是因为他崇拜自然象征的缘故。主人这样说，客人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在岩石阴影下的草坪上，在泉水外溢的小池旁边，在凉爽宜人的气温下，主人摆设了比第一次更加丰盛的美味佳肴：火腿，奶酪，白面包，无花果，鲜山楂和葡萄酒。席间，宾主东拉西扯，闲聊了许多事情，气氛虽不是兴高采烈，却也不乏文静的欢声笑语。宴席终于结束了。此情此景，作者犹在心中，宛如刚刚发生的事情。

众所周知，青铜般肤色的牧人以他那不加修饰的长长的鬈曲须发以及他的皮衣服，给人以粗野的印象。人们把他比作多纳特洛创作的圣约翰。事实上，在皮肤纹路的纤细方面，他的外貌与面容也确实同那个圣约翰颇相似。仔细地看看，如果可以撇开眼镜造成的破相的话，卢多维科本来是漂亮的。当然，由于这副眼镜，他的整个形象除了稍带滑稽的特点外，还显得怪里怪气，惹人注目。在席间闲谈的时候，他的整个人都变了。如果说他过去由于愁眉苦脸、目无表情而像一尊铜像的话，那么，他这种呆板的神情现在已消失殆尽，因为他现在眉开眼笑，表情丰富，变得年轻起来了。他微微一笑，带有一点稚气、羞涩的神色。“我现在指望您做的事，”他说，“尚未向任何人建议过。我从哪里忽然获得这样大的勇气呢，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按照过去的老习惯，我有时也读点书，还要耍笔杆。因此，在闲散无事的冬日里，我写了一个在索阿纳发生的故事。故事很简单，早在我到这里之前就已发生了。您会觉得故事过于简单，不过，它对于我却颇有魅力，原因很多，现在我不想加以说明。请您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吧：您愿意跟我一起再光临寒舍吗？您有没有兴趣花点时间来听听这个对我没有裨益，却耗费了我好些时间的故事呢？我不想怂恿您这样做，倒想劝阻您这样做。倘若您吩咐我把这些稿子扔进深谷里，我马上会遵命照办。”

自然，扔掉稿子的事情没有发生。他拿起酒壶，与来客一起走进屋里，两人相对而坐。牧人打开一卷用上等山羊皮裹着的手稿，稿子用一种奇特的字体书写在质地坚韧的纸上。在他仿佛要离开河岸，纵身跳入故事长河之前，他好像要为自己壮壮胆子，又一次向来客举杯敬酒，随后便以软绵绵的声调开始朗读他的故事。

山区牧人的故事

卢加诺湖[①] 畔的一个山坡上，有许多小村庄，从湖滨出发，沿着一条逶迤曲折的陡峭山路上去，约莫走一个小时路程，就可以到达其中的一个村子。像邻近大部分意大利的村落一样，村里的房舍仅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灰色断垣残壁，用石块和泥浆砌成。房屋的正面向着一条沟壑似的山谷，山谷的一边是村镇的河谷低地与梯地，另一边是高耸入云的杰内罗索山的高大山坡。

有一股瀑布，从大约一百米高处的一个谷地倾泻入这一山谷里，也就是说，泻入峡谷的尽头处。瀑布的流量，朝夕不同，四季各异，还受气流的影响。它以澎湃的水声为村庄奏出一支永不停息的乐曲。

很久以前，一位大约二十五岁的牧师被派到这个山村。他叫弗朗切斯科·韦拉，生于提契诺州的利戈内托。在那里定居的家族，产生了意大利统一后一个最重要的雕塑家。这位雕塑家也生于利戈内托，卒于利戈内托。因此，弗朗切斯科可以为自己是那个家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这位年轻的牧师在米兰的亲戚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在瑞士和意大利的好几所神学院求过学。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从母亲身上秉承了严肃稳重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毫不迟疑地选定了宗教的职业。

这位戴着一副眼镜的弗朗切斯科，在他众多的同学面前，以模范性的勤奋、严谨的生活作风和对神的虔诚笃信而超群出众。

---

① 卢加诺湖，在瑞士提契诺州境内。

就连他的母亲也不得不委婉地规劝他：作为未来的传教士，他也可以享受一点人生的乐趣，不必拘泥于教会极为严酷的清规戒律。一旦接受了圣职后，他唯一的愿望是找到一个尽可能偏僻的教区，好在那里当个隐士，随心所欲地、比以往更加虔诚地供奉上帝、圣子和圣母。

他来到小小的索阿纳并搬进与教堂毗邻的牧师公馆后，山民们很快就察觉到他与他的前任大相径庭。光说外表，两者就迥然不同，因为前任是个身体魁梧结实、公牛般粗壮的农夫，他施用忏悔和惩罚以外的手段，使山寨上漂亮的女人和姑娘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与其相反，弗朗切斯科则脸色苍白，温柔文弱，两眼深眍。痨病的斑点在颧骨外面不洁的皮肤上泛起潮红。为此，他戴了一副眼镜。在平民百姓的眼里，这副眼镜总是教师威严与博学的象征。四至六个星期之后，他以他的方式，使这个地方起初有点难以驾驭的妇人和闺秀们同样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比他的前任更加成功地受他的支配。

只要弗朗切斯科一跨出与教堂毗邻的牧师公馆的小门来到马路上，通常就会被孩子们与妇女们簇拥起来；他们十分虔诚地吻他的手。白天，把他叫到忏悔室去听忏悔的铃铛不知响了多少次；晚上，他新近雇请来的年近古稀的女管家在统计当天小铃响的次数时会惊叫起来：她以前从不知道，在以往道德相当堕落的索阿纳，竟隐藏着这么多的天使。总而言之，年轻的牧师弗朗切斯科·韦拉已遐迩闻名了。他很快就享有了一位圣者的声望。

对于所有这一切，弗朗切斯科都毫不在乎，除了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外，他根本没有别的私心杂念。做弥撒时，他怀着从不减弱的热情履行教堂规定的职责，除此以外，也履行世俗的教学义务（小教室就设在牧师公馆里）。

三月初的一个晚上，牧师公馆的门铃急速拉响了。女管家出来开门，借助提灯的光亮看看外边恶劣的天气，只见门外站着一个有点不修边幅的家伙，想要见见牧师。女管家先是关上门，尔后便到她的年轻的主人那里去报告有晚来的客人，脸上露出恐惧不安的神色。弗朗切斯科听到女管家的报告，眼睛离开某神学家的教义，抬起头来，只简短地说："去吧，彼得罗尼拉，去把他领进来！"年轻的牧师乐于助人，无论什么人需要他帮助，他都不推诿拒绝，把这也看做他的义务。

过了不久，牧师桌前站着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人，从外表看，像是当地的乡民，只不过很不讲究，甚至不修边幅罢了。他光着脚，腰部用一条皮带系着一条被雨水淋湿的破裤子。衬衫敞开着。毛茸茸的褐色胸毛，顺着毛发浓密的咽喉一直蔓延到长满乌黑、浓密须发的面孔上，一双暗红的眼睛闪闪发光。

按照牧民的习惯，此人左肩上搭着一件打了许多补丁的短上衣，短上衣给雨水淋透了。他激动地用两个黝黑、结实的拳头，反复地转动一顶因长年累月风吹雨淋日晒而变了色并皱成一团的小帽。进门时他把一根长长的棍棒放在了门口。

问他有什么事，此人一边做粗野的怪相，一边发出一连串令人不解的嘶哑声音和话语。他的话虽属本地方言，却是此方言的一个变种，就连在索阿纳土生土长的女管家也觉得他的话活像一门外语。

年轻的牧师注视着站在小灯旁的来客，竭力探明他的来意，但是枉费心机。牧师很耐心地听着，提了许多问题，终于打听出：原来，他有七个孩子，很想把几个孩子送到年轻牧师的学堂来。弗朗切斯科问道："您是哪里人？"那人急匆匆地答道："我是索阿纳人。"牧师很惊讶，立刻说道："这不可能吧！这里的每个人我都认识；但我不认识您和您的家人。"

这个也许是牧人、也许是农民或其他什么人的汉子，激动地叙述他家住在什么地方，还做了许多手势，然而，弗朗切斯科却不知所云。牧师只是认为："既然您是索阿纳人，您的孩子们又到了法定的入学年龄，那他们一定早已进我的学校念书了。我必定见过您、您的妻子或您的孩子们在教堂里做礼拜、做弥撒或者忏悔吧。"

此刻，那汉子目瞪口呆，咬紧嘴唇，没有答话，而是叹了一口气，仿佛从愤懑、抑郁的胸膛里吐出气来。

"好吧，我记下您的名字。您亲自来，很好，免得您的孩子们老是愚昧无知，不信上帝。"听牧师这么说，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几乎像野兽一样，喉中呼噜呼噜地喘息起来。因此，他那棕褐色的瘦而结实的、几乎是大力士般的身躯也抖动了。"好吧，"弗朗切斯科尴尬地重复道，"我记下您的名字，我会调查的。"这时，一串串的泪珠从这个不知名的男人通红的眼里夺眶而出，流到毛发蓬乱的脸上。

"好吧，好吧。"弗朗切斯科说道，他无法理解来客为什么那样激动，另外，他那举止不仅使他感动，更使他感到不安。"好吧，好吧，您的事我会进行调查的。善良的人，请您务必把您的名字告诉我，明天早晨把您的孩子送到我这里来！"听到这番话，那个汉子默默不语，带着一种不知所措和痛苦的神情，久久地注视着弗朗切斯科。牧师再次问道："您叫什么？说出您的名字来吧！"

牧师一开始就觉察到来客的举止有点恐惧不安，仿佛被人追捕的样子。现在，当牧师要他说出自己的名字，而且，外边石板路面上又传来彼得罗尼拉的脚步声时，他缩作一团，露出通常是精神病人或罪犯所特有的恐怖神色。他仿佛被人追捕，又好像在逃避密探似的。

尽管如此，他还是拿起了牧师的纸和笔，很奇怪，他背着灯

光，向阴暗的窗台走去。窗下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小溪，远处有索阿纳瀑布，淙淙的流水声传进了窗子。他费劲地写了几个尚可辨认的字，然后果断地递给牧师。牧师说："好！"说着画了个十字，"好！放心回家吧！"粗野的人走了，房内却留下了他身上散发出的色拉米香肠、洋葱、木炭、羊膻和牛棚的气味。他一出门，弗朗切斯科就打开了窗子，通通气。

第二天早晨，弗朗切斯科像往日一样做弥撒，稍事休息后便吃简单的早点，随后不久就去村长家。要见到村长，必须及早动身才行，因为村长每天都从山下湖畔的一个车站乘车到卢加诺去，在那里的一条繁华的街上做提契诺奶酪的批发与零售生意。

阳光洒在紧靠教堂的小广场上，广场上长着一些古老的栗树，这些树当时还是光秃秃的。小广场仿佛是这个山村的市场。小孩子们坐在几条石凳上摆弄着东西，母亲们和年长的姑娘们则聚集在一口古色古香、漫溢着冰冷泉水的石棺旁边，或者在洗衣服，或者把洗好的衣服装在篮子里带回去晒干。地面是潮湿的，因为头一天下了雨，雨点夹着雪花。披着新雪的杰内罗索山巍峨的岩石斜坡高插云霄。它有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把自己的阴影投向峡谷那边，把雪后的清新冷气送到索阿纳这边来。

年轻的牧师垂下眼帘在洗衣妇女旁边走过。他频频点头，回答她们高声的问候。他透过眼镜像个老人一样察看簇拥着他的孩子们，把手伸给他们，他们个个都热情和急忙地吻他的手。山村坐落在广场后面，几条窄小的胡同沟通全村。但即使是正街，也只能行驶小马车，并且只能在前面一段行驶。往山村尽头去的一段路窄小而陡峭，充其量只能让一头驮上东西的骡子通行。这条小街上有一家小杂货店和一个瑞士邮局代办处。

代办处的代理人同弗朗切斯科的前任过从甚密。他与弗朗

切斯科互致问候，两人的关系仅此而已。在牧师的严肃与凡夫俗子的浅薄平庸之间毕竟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在离代办处不远的地方，牧师拐进一条相当破落的小巷。小巷向下延伸，两边是敞开的羊厩和各种各样肮脏的、地窖般的无窗洞穴，路的台阶大小不一，行走不便。母鸡喔喔地叫，猫儿伏在腐朽的走廊下，走廊垂挂着一串串玉米棒。有时候，一只羊咩咩地叫，一头因故没有被牵到牧场上去的牛也哞哞地叫起来。

当你从这样残破不堪的环境穿过一扇小门，步入村长的家中，置身于一排有拱顶的厅堂里时，你可能会惊讶不已。在这些厅堂的天花板上，工匠们仿照提埃坡罗① 的画风画了许多人物。高大的玻璃门窗挂着红色的长幔。从这些明亮的厅堂出来，便是一个阳光充足的露天平台。平台上植着修剪成锥形的古老的黄杨和美丽的月桂。与各处一样，瀑布悦耳的哗哗声清晰可闻，对面是荒无人烟的悬崖绝壁。

村长索尔·多梅尼科是个穿戴讲究、举止文静的人，四十五岁光景，第二次结婚几乎还不满三个月。他那花容玉貌、风华正茂、年方二十二岁的妻子，正在窗明几净的厨房里忙于准备早餐。她见到弗朗切斯科后，就引他去见她的丈夫。村长听牧师讲述了他在头一天晚上接待那个不速之客的情况，又看了那个粗野的人用笨拙字体在字条上写下的名字，脸上掠过了一丝微笑。他再三邀请年轻的牧师坐下后，便原原本本、无动于衷地讲述了牧师希望知道的那个神秘夜访者的情况。此人事实上是个索阿纳的居民，牧师却一直蒙在鼓里。

“卢基诺·斯卡拉博塔。”村长说道，这正是牧师的来客在字

---

① 提埃坡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

条上涂写的名字，“他绝不是个穷人；可是多年来，他的家庭状况令我和全村的百姓头痛。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局，委实难以预料。他属于一个古老的家族，很可能是米兰的大名鼎鼎的卢基诺·斯卡拉博塔的后裔。那位斯卡拉博塔在十四至十五世纪建造了科摩大教堂的正厅。米兰的卢基诺·斯卡拉博塔，牧师先生，如您所知，如此古老、著名的姓氏，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也确实有一些。”

村长说着打开玻璃门，引牧师到平台外面。他稍微举起手，指着漏斗形的陡峭的瀑布发源地上面那些粗石砌成的正方形房子中的一幢，这幢房子与本地农民居住的房舍别无二致，只不过它是建造在高山上，远远高于其他住房。它之与众不同，不仅是由于孤零零地坐落在似乎人迹罕到的地方，而且也在于房子的微小和简陋。

“您看看我指的那个地方，这个斯卡拉博塔就住在那里。”村长说道。

“我觉得奇怪，牧师先生，”村长继续说道，“关于高山牧地及其居民的情况，您怎么至今还一无所知。近十年或十多年来，周围的百姓对这家人的丑事都横眉竖眼。可惜大家对他们无可奈何。人们曾对那女人提出起诉，而她却声称，她所生的七个孩子——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么？——都不是与她一起生活的那个男人生的，而是她与那些攀登杰内罗索山时经过高山牧地的瑞士旅游者养的。这么个丑老太婆，周身肮脏，而且还丑得出奇。

“其实不然，与她一起生活、昨天拜访了您的那个男人，显然就是她的孩子们的父亲。而严重的问题在于：此人同时也是她的胞兄。”

年轻牧师的脸色顿时煞白。

“当然，这对乱伦的夫妻被革出社会，人人都设法躲避他们。

就这点来说，社会舆论，非常正确。”村长继续解释道，“只要他们的孩子之中有一个，比方说在我们这里，或者在阿罗尼奥或米兰被人看见，就会被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倘若这一对为人所不齿的兄妹走进任何一个教堂，只要世人获悉，就会认为他们玷污了教堂。而要是这两个被摈斥于社会之外的人以为不妨试一试，那他们就难免会痛苦地感到，多年来他们进教堂的任何兴趣都已消失殆尽。

“难道我们可以允许，”村长继续说道，“他们的孩子，这些十恶不赦、令人深恶痛绝、恐惧不安的家伙，到我们这儿下面的学校来上学，同善良的基督徒的孩子们坐在一起吗？难道难够指望我们容忍这些道德败坏、令人讨厌的野兽毒害我们全村老少的心灵吗？”

年轻的牧师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索尔·多梅尼科的叙述对他有多少触动。他道了谢，告辞时像登门时一样，举止端庄可敬。

同村长交谈后不久，弗朗切斯科便向主教报告了卢基诺·斯卡拉博塔的情况。八天后，他得到了主教的回复。年轻的牧师被派去亲自了解那个圣克罗切高山牧场上的一般情况。主教在信中还称赞这位年轻人的热情，鼓励他要在良心上为这些误入歧途、遭受唾弃的人感到不安，并想方设法拯救他们。谁也不许剥夺任何人，哪怕是迷途的罪犯，享受总教会祝福与安慰的权利。

因为公务缠身，也因为杰内罗索山积雪的缘故，直拖到三月末，这位索阿纳的年轻牧师才请一位农民当向导，开始攀登圣克罗切高山牧场。复活节就要来临了，尽管在崇山峻岭的悬崖绝壁上，雪崩带着沉闷的隆隆声持续不断地滚落到瀑布下面的深谷里，而在阳光所能照射到的地方却是处处春意盎然。

尽管弗朗切斯科不像与他同名的阿西西圣者，不是个酷爱大自然的人，但他周围嫩绿的枝芽，葱翠欲滴的叶子，含苞待放的花蕾，对他不会毫无触动。年轻人并不需要清楚地意识到这点，春意却已在他的血液中微微萌发。他分享着大自然内部春情的萌发和催迫；这些都有神圣的起源，虽然终将导致尘世的欢乐和性感，但毕竟是神圣的。

牧师和他的向导先要经过广场。广场上的栗树从褐色的粘糊糊的芽苞中伸出了柔嫩的绿色小手。孩子们在喧闹，巢居在教堂屋檐下和山村无数洞穴里的麻雀聒噪得更为厉害。首批春燕曳出一条长长的曲线，从索阿纳飞越山谷深渊的上空，仿佛在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云崖前拐弯。鱼鹰在那儿上面的岩礁上或者岩洞里，在那些杳无人迹的地方筑巢。一对对褐色的巨鹰展翅翱翔。它们为翱翔而翱翔，在山巅上空久久盘旋，越飞越高，仿佛想要威武地、忘我地飞进自由自在、广阔无垠的太空。

不论在天空中，在已翻过的褐色耕地上，还是在长满青草和水仙花的草地上，不论在所有由于茎秆滋润而草木茂盛、鲜花怒放的地方，还是在人群之中，到处都是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景象。在种植着一排排葡萄的梯地上，农民们手持锄头和镰刀劳动着。他们晒得黑黝黝的脸上，容光焕发，喜笑颜开。此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备办好了所谓复活节羔羊。那是一只幼嫩的山羊，业已屠宰，绑着后脚吊挂在门框柱子上。

许多提着满篮衣服的女人，又说又笑地欢聚在淹没于泉水中的大理石棺周围。牧师与他的陪伴者经过时，她们突然停止了高声说笑。在村子的尽头处，也站着许多洗衣妇。那里有一尊圣母小塑像。塑像下面，一股从岩石中喷出的山泉，同样注入一口古色古香的大理石棺里。两口石棺，不论是这一口还是那一口，都是很久以前从一个长满了冬青栎与栗子树的果园里挖出来

的。很久很久以前，它们就已埋藏在常青藤与野桂花树下，稍稍露出地面。

弗朗切斯科经过圣母塑像时停留了片刻。他在胸前画十字，并屈膝跪拜，以对石棺上面的圣母像表示敬意。在圣母塑像四周，摆满了农民们供奉的野花。牧师看见这件被蜜蜂嗡嗡的鸣叫声萦绕着的小圣物还是头一次，因为他从未到过山村的这段高地。索阿纳低洼的地方有教堂，有四周砌筑了墙基、上面长着栗树的梯地式广场，广场四周有几幢用绿色百叶窗点缀的漂亮住宅。那里的大小庭院都有鲜花盛开的杏树、橙树和参天的意大利柏树，总而言之，更多的是南方植物。如果说索阿纳低洼处是市民区，显得有些闹气，那么，这儿上边，离下边几百步的地方，只不过是阿尔卑斯山一个贫穷的牧民村落，处处散发出山羊和牛棚的气味。一条铺砌石块的极其陡峭的山径，从这儿开始向上延伸。早出晚归的大畜群，把路面踩得平滑光溜；因为这条山路向上向外通往山村所属的高山牧场，通往萨瓦利亚河盆形的发源地。小河流水，飞流直下，构成蔚为壮观的索阿纳瀑布，然后淙淙地流经一条深涧，便淹没在卢加诺湖里了。

牧师始终由他的向导带领着，在这条山径上攀爬了一会儿便停下来松口气。他左手从头上取下黑色的碟状大礼帽，右手从法衣里取出一块五颜六色的大手帕拭掉额上的汗珠。一般说来，一个意大利牧师对大自然美景的鉴赏力并不特别高，对风景的审美感并不怎么强。但是登高眺望，或者人们常说的所谓鸟瞰，确实有一种魅力，对最愚昧无知的人也不例外，这使他不得不目瞪口呆。弗朗切斯科看到他的教堂连同所属的村落宛如一幅袖珍画横亘在自己脚下远远的地方，而在他周围却是巍峨的群山，峰峦起伏，似乎直插云霄。现在，在牧师的春天感受中夹杂了一种崇高的感情。这种情感也许产生于他本人的渺小同巍巍的大

自然杰作的对比之中，产生于眼前与大自然默默无声的接近之中。这种感情同一种模糊的意识有关，那就是我们毕竟以某种方式分享了大自然的这种优势。总之，在这一瞬间，弗朗切斯科感到自己既崇高伟大，又渺小无用。为此，他习惯地在额前和胸前画十字，以防恶魔的侵害，避免过失的产生。

在继续登山时，他的教区的一些宗教问题和教会的具体事务，很快又浮现在这位热心的年轻牧师的脑海里。来到一个多岩石的高地山谷入口处，他再次默默地站住，掉过头来，看到一个专为这里牧民修建的残破圣龛，就想到应去拜谒教区内现存的所有圣物。即使它们现在仍置放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他都要使之恢复到具有令人敬畏的外观。他立刻环视四周，寻找一个尽可能便于眺望现存所有神庙的地方。

他以自己的教堂连同与之毗邻的牧师公馆作为了望的起点。如前所述，他的教堂在村子的广场上，其围墙延伸到山麓的岩壁处，一条清凉的山溪从山脚旁潺潺流过，穿过索阿纳广场，在一个砌成拱形的口子处流出来，浇灌果园和开满鲜花的草地。当然，从拱形口子流出的溪水，由于与脏水合流而污浊不堪了。教堂那一边，在稍稍高于教堂（究竟高多少，这里难以确定）的一座锥形平顶的小山丘上，有当地最古老的圣迹——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小礼拜堂。堂内祭坛上的圣母像积满了灰尘，后殿的拱顶采用一种拜占廷式的玛赛克——镶嵌细工建成。这种有金底图案的装饰工艺，虽已有千年或千来年的悠久历史，却仍然保持完好无损，图案上所讲的是基督的故事。大教堂至小教堂的距离，不超过三箭地。另一座供奉圣安娜的漂亮的小礼拜堂，离大教堂也一样远。索阿纳背后耸立着一座极其尖峭的锥形山峰，四周当然为摩天的杰内罗索山广阔的山谷地带与侧面的山坡所环抱。这座差不多形如圆锥、显然难以登攀的山岳，满山遍野是一

片绿绿葱葱，因为山顶上为应急需建立了一座供奉圣阿加塔的小礼拜堂，所以名为圣阿加塔山。在这个村子的范围内有一个教堂和三个小礼拜堂。此外，在较大的教区范围内，另外还有三座或四座小礼拜堂。在以往许多个虔诚的世纪里，在每一座山丘上，在每一处整洁优美的岔口，在每一处能高瞻远瞩的高地，在这儿那儿风景如画的悬崖绝壁上，在远远近近的山谷与湖泊上，都建造了供奉神明的处所，因此，现在仍能觉察到异教徒怀有的深深的和普遍的虔敬。在以往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异教徒们怀着这种虔敬之心，真诚地供奉各地的圣迹圣物，并违抗野蛮本性那种危险可怕的势力，使自己成为神的盟友。

这位热情的年轻人满意地巡视了一遍罗马天主教所有这些供神的场所。这些圣地使整个提契诺州显得超群出众。当然，作为真正的上帝忠仆，他同时也不得不痛心地承认，这些敬神的场所既不是处处都有纯真的有生气的信仰，他的在职教友们也并不是十分关心这些场所，使所有分散在各处的神龛不致荒芜。

走了一段时间以后，牧师和他的向导便拐进一条狭窄的山路。山径陡峭难行，要经过三小时艰苦的攀登，才能登上杰内罗索山的峰顶。步入山径后，很快就得越过一座已倒塌的小桥，小桥横跨萨瓦利亚河河床。小河的水库就在桥的近旁，小河从这儿直泻入由于冲蚀而形成的百来米深的沟壑里。在这里，弗朗切斯科从不同的高度、深处和方向，除听到山涧急速汇入水库的淙淙流水声外，同时还听到畜群的铃铛声，并且还见到一个外表粗野的汉子——这便是索阿纳村的那个牧人。只见他趴在地上，双手撑扶着河岸，头伸向水面，简直像一头牲畜那样去喝水。在他身后，几只母山羊和它们的小羊羔在吃草，一只狼狗竖起耳朵，正在等候命令。这时，它的上司和主子喝完了水，从地上站起来，借助于手指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口哨声——口哨声从岩壁那里传出

回声——以及挥臂投石的办法，时而惊吓他那些四处散开的山羊，制止它们走远，时而驱赶它们前进，时而又把它们召回。总而言之，所作所为，都是要设法使羊群免遭从悬崖上掉下去的危险。目睹此情此景，弗朗切斯科心想，我也是一个牧羊人①；放牧尚且是如此艰苦而繁重的任务，更何况做人的工作呢！人随时都会受撒旦的诱惑。

现在，牧师劲头倍增地继续登山。他这样卖劲，仿佛害怕撒旦可能捷足先登，抢先赶到迷途者那里。弗朗切斯科始终由他的陪伴者引路，却不肯屈尊降贵同他交谈。他在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攀登了一小时或一个多小时，越登越高，终于进入杰内罗索山多岩石的地带，圣克罗切高山牧地突然展现在眼前五十步远的地方。

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没有抹灰浆、只是用石块堆砌起来的处所，正是他要寻找的人家，可向导却肯定了这点。根据村长的讲话，他原以为这家人的景况不坏，而眼前这个住处，充其量只能当作羊群躲避突然来临的暴风雨的地方。由于它坐落在一个遍地碎石岩屑的陡峭山坡上，而且通往那里的小径隐藏于蜿蜒曲折的路途中，因此，这个可诅咒的地方仿佛没有通路似的。年轻的牧师克服了心里的诧异和某种已流露出来的畏惧情绪，并且已逼近了目的地，这时，这个遭人唾弃、为人避忌的住所，才显出有点悦目可亲的样子了。

的确，这个碎石砾岩堆起来的住所，在这位正向它走近的牧师眼里，甚至变为真正迷人的地方了：因为从高山上崩落下来的无数石块岩屑，被粗略地垒起的正方形斗室拦截住，所以斗室下

① 据《圣经》载，耶稣自比牧人，并以羊群喻信徒。牧师，意思是“牧羊人”。

面是一块没有乱石的郁郁葱葱的坡地，坡地上长着很多惹人喜爱的黄色蒲公英，向上蔓延到住所的门口，仿佛好奇地爬过坡地，简直想要穿过房门，一直爬进这个受人谴责的栖身洞穴中去。

目睹此情此景，弗朗切斯科目瞪口呆了。一丛丛的野地黄花朝着这声名狼藉、身败名裂的一家门口猛长，一排排枝叶茂盛的长茎勿忘草向上朝着斗室开花，在勿忘草下面渗漏的山涧水仿佛也要借助蔚蓝天空的反光占领这家人的门口。这一切，他觉得简直是对这家人被革出社会和教会的公开抗议。惊愕之余，弗朗切斯科不免有些迷惑不解，不得不穿上他的黑色法衣，坐到一块被太阳晒热的岩石上。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山谷里，并且多半是在紧闭的房间、教室、大学课堂或书斋里度过的。他对大自然仍蒙昧无知，像这次攀登雄伟、壮丽的崇山峻岭的活动，他从未经历过，倘若不是偶然的机缘与义务一起驱使他这样做，也许他永远不会有此举动。现在，他心里充满了新奇与伟大的感受。

年轻的牧师弗朗切斯科头一次对生活有了明确而伟大的感受。此刻，他竟忘记了自己是个牧师，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这种感受，不仅使所有同教会诸多清规戒律交织在一起的虔诚观念从他脑子里排除出来，而且还使之泯灭。现在，他甚至忘记了画十字。在他下面横亘着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风景秀丽的卢加诺地区，横亘着圣阿加塔山连同朝山进香者常去参拜的小礼拜堂（褐色的鱼鹰老是在它上面翱翔）和圣乔治山，圣萨尔瓦托山露出了峰巅。在他脚下深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深处，便是卢加诺湖的一个港汊，名为卡波拉戈河。它像一面长方形的玻璃板，被精心地镶嵌入连绵起伏的山脉的峡谷里，河面上泛着一叶扬帆的小舟，仿佛一面镜子里的一只小小的飞蛾。在这些山岳后面，在远处，阿尔卑斯山白雪皑皑的峰巅仿佛与登山的弗朗切斯科一

起越升越高。罗萨山与它的七个白雪覆盖的峰顶，超越群山，直插云霄，在有光泽的蓝天中把海市蜃楼般的光芒投射过来。

如果人们有理由谈论高山病，那就更有理由谈论高山上的人所感受到的一种状况，即最好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健康。此刻，年轻的牧师也感到自己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好像恢复了青春的活力。在他身旁的乱石丛中，枯萎的杜鹃花下面长着一株弗朗切斯科平生从未见过的小花。那是一种十分迷人的蓝色龙胆草，花瓣似蓝色的火焰，非常可爱。身披黑色法衣的年轻人怀着最先发现者的情趣，原想伸手去摘取，但毕竟还是让它留在了那朴实无华的地方。他只把杜鹃花拨到一边，以便心醉神迷地久久观赏这一奇迹。低矮的山毛榉那浅绿色的嫩叶，从乱石缝中挤出来。远处，可怜的卢基诺·斯卡拉博塔的那些披挂铃铛的羊群，在遍地是尖硬的褐色碎石、处处长满嫩绿野草的坡地上，也显露出头角了。这儿整个山区具有一种原始的特色——一种已消逝年代的青春魅力，而在山谷里，再也看不见这些年代留下的痕迹了。

弗朗切斯科打发他的陪伴者先回家，因为他自己想要无拘无束地踏上归途，不受他人打搅；此外，他也不希望让人看见他在卢基诺家里有什么打算。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来临被人发现了。有几个头发蓬乱的邋遢小孩，不时好奇地从斯卡拉博塔岩洞那熏黑的洞口处探出头来张望。

牧师慢步走近岩洞，来到牧人家园的近旁，只见这里牛羊成群，畜粪满地。一股愈来愈浓烈的牛羊臊气，夹着稀薄、强劲的山风，一阵阵地扑进弗朗切斯科的鼻子里。在住房门口，这股愈来愈刺鼻的气味，被同时从门洞里冒出的烟味冲淡了，烟味是燃着的木炭吐出来的。弗朗切斯科跨进门槛，他那黑色的法衣挡住了光线。这时，孩子们已经躲到了阴暗的角落，他们默不作声地接受牧师（他看不见他们）对他们的问候和招呼。只有一只老母羊

过来嗅嗅他，轻轻地咩咩叫起来。

在上帝使者的眼里，岩洞内渐渐明亮了。他看见一个粪肥堆积得高高的畜圈，一直深入到后边一个原是泥砾岩或别的什么岩石的天然洞穴里。右边粗糙的石墙开了一个门洞，牧师从这里向这一家现时暂被冷落的炉灶投去了一瞥，只见一堆仍然红通通的灰烬堆放在当然是露出地面的岩石上。灰烬上头，有一条积满厚厚一层煤烟的链条，链条上悬挂着一口业已摔瘪的、同样积满了煤烟的铜锅。在这个石器时代的炉灶旁边放着一条无靠背的板凳，坐板宽阔，约有一拳厚，架放在两根同样粗大的、在岩石中固定着的支柱上。一百多年来，这条板凳为世世代代疲于奔命的牧人和他们的老婆孩子使用。木板似乎不再是木板，倒像是一块光溜溜的黄色大理石或者滑石，只不过带有无数疤痕和刀口罢了。这间正方形房间，墙壁自然没有经过粉刷，只是用粗糙的岩块与石板垒成，简直像一个洞穴。这房间除了墙缝外，别无通风排气的窗口，因此，房内的浓烟只能经过房门飘进畜厩，然后再从那里经过大门涌流到室外。室内被几十年的烟雾和煤炱熏得黑糊糊的，给人的印象仿佛是置身于一座积满煤炱的壁炉里。

正当弗朗切斯科发现几双眼睛从一个角落里射出独特的光芒时，外边传来了岩屑碎石翻滚滑动的声音，紧接着卢基诺·斯卡拉博塔的人影进入门内，好像一个无声的影子来到阳光前面，房内因此变得更加昏暗了。粗衣蓬头的山区牧人喘着粗气，这不仅因为他从一个遥远的地势更高的高山牧地看到牧师到达后便匆匆地从那里赶了回来，而且还因为牧师这次来访对这个被摈斥于社会之外的人来说是一桩异乎寻常的大事。

见面时宾主简短地互致问候。主人用粗糙的双手把他那一帮讨厌的小坏蛋当做玩具放在板凳上的石子和支离破碎的蒲公

英清扫开，一再请牧师坐下。

山间牧人捅一捅炉子，鼓起腮帮子把火吹旺。他那双发烧般通红的眼睛在火光反射中闪烁着更加凶狠的光芒。他给火炉添加木柴和干枝，呛人的浓烟几乎要把牧师赶跑。在这位宾客面前，牧人卑躬屈膝，诚惶诚恐，仿佛一切都取决于这位肯光临寒舍的贵客。他提来一大桶奶，奶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奶脂，只可惜脏得难以置信，因此弗朗切斯科一看见就倒了胃口，不敢享用。他虽然饥肠辘辘，却谢绝品尝新鲜的奶酪和清洁的面包，因为他怀有迷信人的恐惧心理，担心因此而造孽。当这个山间牧人心神稍稍镇定下来，带着胆怯、期待的目光和垂吊着的双臂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牧师才打开了话匣子：

“卢基诺·斯卡拉博塔，要是能弄清有关您的流言蜚语并不属实，或者您老老实实地忏悔，表明您愿意翻然悔悟，痛改前非，并打算借助上帝的帮助，清除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那么，您就不应该失去我们神圣教会的安慰，您的孩子们也不应从我们基督教徒的团体中被驱逐出去。因此，斯卡拉博塔，您先向我亮明思想，坦率地承认，您在哪些地方遭到诽谤，老老实实招认您也许感到心情沉重的罪过吧！”

听完这番话，牧人默不作声。突然，从他的喉咙里迸发出一阵短促、粗野的叫声，这种叫声不流露出任何感情，确切地说，有点像格格的笑声或者鸟一般的叫声。牧人的举止对弗朗切斯科似乎是司空见惯的，牧师随即向罪人讲解执迷不悟的恶果和天父的宽容与仁爱。天父以牺牲自己唯一的儿子，牺牲纯洁善良的无辜者来证实他拯救世人的宽容与仁爱。“通过耶稣基督，”他最后说，“任何罪过都可以得到宽恕，条件是忏悔与祈祷相结合，以毫无隐瞒的忏悔向天父表明一个可怜罪人悔悟的诚意。”

牧师弗朗切斯科等了很长时间，便耸耸肩膀站起来，看样子

要走了。这时，牧人的咽喉给一连串含混不清、杂乱无章的话语哽住了，仿佛一只猛禽使劲吐出尚未消化的残食一样。牧师竭力从这乱七八糟的言语中抓住可以理解的片言只语。但是被抓住的东西，他也觉得陌生、奇怪，难以捉摸。卢基诺·斯卡拉博塔想象出许多令人惊恐不安、心情压抑的事情，从中只能知道，他指望牧师帮助他制服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这些鬼怪藏匿于山间，不时地纠缠他，侵害他。

对一个虔诚的年轻牧师来说，怀疑恶魔的存在与威胁是不适宜的。诚然，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有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堕落天使，它们都是那个遭到了上帝驱逐的叛徒卢齐弗的追随者。这时牧师害怕起来，却不知道他的恐惧究竟是由于闻所未闻的迷信思想作祟而害怕黑夜来临呢，还是担心卢基诺·斯卡拉博塔愚昧无知，做事盲动，令人绝望。他决定提出一些问题，以便判断他的教民的想像力和理解力。

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这个无人照管的人一点也不了解上帝，更不了解救世主耶稣基督，而他最不了解的是圣灵的存在。与此相反，他却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他为妖精所包围，心里只想着被魔鬼追踪。他绝不把神甫看做称职的上帝仆人，而是看做一名法术高超的魔术师或者上帝。牧人恭顺地跪倒在地上，用湿润、撅起的嘴唇像崇拜偶像似的舔和吻牧师的鞋子，这时，弗朗切斯科只好在胸前画十字，此外又能怎么样呢？

年轻的牧师从未陷入过这样的境地。山间的稀薄空气，春天以及脱离所属的文明社会，这使得他神志有点迷离恍惚。某种梦幻似的东西潜入他的心灵中，现实化为飘浮不定的空中楼阁。这一变化同某种轻微的畏惧有关，他多次想急速地逃入圣洁的教堂，逃到有大钟的地方去。魔鬼的恶势力很大，谁能知道魔鬼有多少阴谋诡计来诱惑这位毫无疑心的轻信的基督教徒，把他推

入令人头晕目眩的万丈深渊去呢？

人们没能教弗朗切斯科懂得，异教徒的偶像无非是幻想中虚无缥缈的形象。教会明确承认这些偶像的势力，但只把这种势力看做一种敌视上帝的恶势力。这些恶势力尽管毫无胜利的希望，却总要同万能的上帝分庭抗礼，争夺主宰世界的霸权。所以，当他的主人从住处的某个角落里拿起一件木制品，一件无疑是令人厌恶的木刻偶像时，脸色苍白的年轻牧师吓了一跳。尽管厌恶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弗朗切斯科却不得不仔细地看了看。他既厌恶又惊讶，不得不承认，这儿仍然风行最令人恶心的异教徒陋习，即农村对生殖神普里阿卜的迷信与崇拜。显然，这个原始的偶像就是普里阿卜。

这尊小小的无恶意的生育之神，在古人心目中显然享有很高的地位。弗朗切斯科刚刚抓住这个偶像，他的被压抑的独特天性顿时化作一股令人敬仰的怒火。他不假思索就把这无耻的小妖精扔进火堆里。但在同一瞬间，牧人马上又从火堆里把这东西取了出来。这玩意儿，有的地方已火光闪闪，有的地方已开始冒烟。异教徒立刻用他那双粗糙的手把火抹掉，使木刻恢复了原状。现在，木刻连同它的拯救者一起不得不忍受滔滔不绝的责骂了。

卢基诺·斯卡拉博塔似乎不知道，木刻的生殖神同眼前站着的这位有血有肉的神比较，他究竟该把谁看做强者。这时候，他那惊恐、畏惧并夹杂有险恶、愤怒的目光对准着这位新的神；此神如此胆大妄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软弱无力的。这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上帝使者有着令人敬仰的热情，并不为神志不清的偶像崇拜者如此阴险的目光所吓倒。他开门见山地谈起牧人卑鄙无耻的罪行来，世人普遍认为，牧人的那群孩子是他的罪行的恶果。

正当年轻的牧师慷慨陈词、大发议论时，斯卡拉博塔的妹妹突然闯了进来；她没有说话，只是偷偷地打量这位热情人，一边在洞穴里干着活。她是个脸色苍白、令人反感的女人，仿佛清洁卫生是陌生的事情。她衣衫褴褛，从其衣服的破烂处可以窥见她袒露的肉体，叫人很不舒服。

牧师发完议论，暂时结束了谴责的话后，女人嘀咕了几句（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便把她的哥哥打发到外边去。那个粗野的汉子毫无异议，就像一条最驯服的狗一样立刻消失了。于是，这个浑身污垢、蓬松的乌发直垂到宽大臀部的女罪人，一边吻牧师的手一边说道："赞美耶稣基督！"

接着，她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她说，牧师严厉责备她是完全对的。诚然，她触犯了上帝的戒律，即使情况绝非像对她造谣中伤的那样。她本是个罪人，而她的哥哥却是完全无辜的。她发誓，而且要对所有圣者发誓，她从未犯过人们指责的乱伦罪过。当然，她生活淫荡。她既然要忏悔，就准备讲述孩子的父亲们的情况，即使说不出全部的名字来，也要知道多少说多少。她知道的名字不多，因为她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常常向路人倚门卖笑。

再说，她痛苦地生下了她的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任何人帮助，有几个孩子生下不久就在杰内罗索山的碎石堆上找个地方掩埋了。虽然她知道上帝会饶恕她，因为她饱受了贫困、苦难和忧虑的惩罚，但她不知道这位牧师能否赦免她的罪过。

在弗朗切斯科看来，这个女人的哭诉只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起码她关于乱伦罪的辩白是难以置信的。当然，他也觉得，有些事情，要向他人坦白，委实难以启齿，唯有上帝独自静听祈祷时才能了解。他尊重这个堕落女人的羞耻心理。他根本无法隐瞒，她在某些方面比她哥哥强。她申辩的举止表现出毫不含糊的

果断性。她的眼睛承认了，但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严刑威逼，都不能使她开口招供。显然，派那个男人到弗朗切斯科那里去的正是她。有一天，她到卢加诺市场去卖高山牧场的产品，见到了这个面容苍白的年轻牧师。乍一见，她就对他寄予了信任，就考虑请他关照她那些被摈斥于社会之外的孩子们。她是一家之主，负责照顾哥哥和孩子们。

“您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罪行的严重程度如何，”弗朗切斯科说道，“我就不想探究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是您不愿意您的孩子像畜生一样长大，那么，您就得同您的哥哥分居。只要您跟他一起生活，您的坏名声就永远洗刷不掉。人们总以为您犯了那种可怕的罪行。”

听完牧师这番话，这女人似乎很固执任性；她无论如何也不答话，好一阵子旁若无人地操持着家务。这时，一个十五岁光景的少女走了进来，把几只羊赶进畜栏里，仿佛没有看见弗朗切斯科在那里，随即又去帮那女人干活。年轻的牧师刚一瞧见少女的倩影闪进洞穴深处，马上就看出她是个罕见的美女。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因为他觉得心里有点不可名状的恐惧。他不知道，当着这位青春妙龄的牧羊姑娘的面他是否要重提他的告诫。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她是堕落的，因为撒旦借助最卑劣的罪恶手段使她复活了；但她身上尚残存着一点点纯洁的东西。谁知道她是否了解自己不幸的出身呢。

不管怎样，少女的举止泰然自若，安之若素，因此，绝不能认为她心神不定或者有什么内疚。相反，她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一种朴素的自信，这种自信并不因为牧师在场而有所动摇。直到现在，她还没有看过弗朗切斯科一眼，至少说，他的目光与她的目光还没有相遇过，或者说，他未曾逮住过她的目光。他透过眼镜偷偷地瞟着她，不得不愈来愈怀疑：她是否真的是罪孽的产物，

是否真的是这种父母的孩子呢？最后，她登梯上去，进了一间阁楼。于是，弗朗切斯科又继续他那苦口婆心的劝说开导工作。

“我不能离开我的哥哥，”女人说道，“理由很简单，因为他生活不能自理，不能没有我。万不得已时他勉强可以涂写自己的名字，这还是我好不容易才教会他的。他不认得钱币，害怕铁路，害怕城市，害怕见人。如果我离开，他将要跟踪我，就像一条可怜的狗追寻它失踪的主人一样。他要么找到我，要么悲惨地死去；要是那样，孩子们和我们的家业又怎么办呢？要是我与孩子们留在这里，我倒要看看谁能把我的哥哥带走，给他戴上镣铐，将他投入米兰的铁窗里。”

牧师说道：“您要是不听我的忠告，这种事毕竟会发生的。”

这时，女人由惊恐不安转变为怒不可遏。她派她的哥哥到弗朗切斯科那里，是要他怜悯他们，而不是要他给他们带来不幸。否则，她宁愿像往常那样生活，继续遭受山下人的仇恨与摈斥。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谁受教会摈弃，谁就有权利把自己托付给魔鬼。到那时候，她或许真的会去干她迄今尚未干过的事，去犯那桩归咎于她的严重罪行呢。

女人的言语压抑，不时夹杂着一两声叫喊。弗朗切斯科在倾听她诉说时，从阁楼上面，从那个姑娘消失的地方传来了悦耳动听的歌声，时而低微委婉，时而高亢昂扬。因此，他的心思与其说放在倾听堕落女人大发雷霆上，倒不如说给这旋律优美的歌声迷住了。他的心情激动起来，交织着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恐惧。这个烟雾弥漫、人畜共用的洞穴，仿佛魔法使它变为了但丁式天堂中所有珠光宝气的府穴中最迷人的一个：处处都是天使的歌声和笑鸽振翅的声音。

他走了。他虽然没有明显的内心震动，却无法再经受住这令人心灵迷乱的歌声诱惑。他来到洞穴外边，吸进了山间的新鲜空

气，就像一个空桶一样，他马上盛满了这山间天地广阔的印象。在明媚的春光下，他胸怀广阔无垠的天地，远至白雪皑皑的峰顶，近至令人不寒而栗的深渊。他总是看见褐色的山鹰在圣阿加塔的宝塔形山峰上空忘我地盘旋。他突然想到，可以替那被逐出教门的一家人做秘密礼拜。于是，他向那女人吐露了这个主意，这时女人正忧心忡忡地跨上了长满蒲公英的洞穴门槛。“你们不能到索阿纳去，这点你们自己也清楚。”他说道，“要是我请你们去，那么，咱们马上就会被人误解。”

女人又一次感动得热泪盈眶，答应某一天偕同哥哥和几个年纪较大的孩子在圣阿加塔教堂前恭候。

年轻的牧师已远离卢基诺·斯卡拉博塔的住地和他的罪恶家庭，来到从那儿看不见他的地方，选了一块被太阳晒热的石块坐下来稍事休息，以便思考一下刚才所经历的事情。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清楚地意识到，他这次登山之举，虽然索然寡味，却是责无旁贷的。现在使他感到预兆不祥、坐卧不安的事，以前他从未领略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久久地反复扯拉、抚弄和摩擦他的法衣，似乎想借此来排解烦恼。

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自己期望搞清的问题还是模模糊糊的，于是就习惯地从衣袋里掏出他的祈祷书，随即高声朗读起来，但就是这样也使他摆脱不了某种奇怪的犹豫不决的困惑。他仿佛觉得他忘记了某件事，忘记了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因此，他怀着某种期望，屡次三番地掉过头来看着他走过的道路，无法鼓起勇气继续下山了。

这样，他就堕入了一种奇怪的梦想。这当儿发生的两桩小事使他从梦幻中惊醒了：起初，由于山间寒冷空气的影响，他的眼镜右边的镜片砰的一声破碎了；几乎紧接着，他又听见头上有一种呼哧呼哧的可怕响声，并且感到肩膀上有一种沉重的压力。

年轻的牧师跳了起来。当他看清使他惶恐不安的原因在于一只花斑公羊作祟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只山羊对他的法衣毫不爱惜，用前蹄搭在他的肩膀上，以表示它对牧师的无限信任。

公羊极其亲热地纠缠不休，而且还似乎仅仅是开始。这只山羊周身乱毛，两只弯角坚硬而又漂亮，双眼喷射出火光，似乎惯于向过往的登山者乞讨食物。它乞讨的方式滑稽可笑，咄咄逼人，令人难以招架，被纠缠者只好逃之夭夭。公羊嗅遍了弗朗切斯科的衣袋，狼吞虎咽地吞吃了几片剩下的面包，然后又站立起来，把前蹄搭到被困扰者的胸前，仿佛坚决要啃掉牧师的头发、鼻子和手指似的。

在这拦路行劫者的策动下，一只长着长毛、铃铛和乳房一直垂吊到地面的老母羊，也跟着同样地跟牧师缠磨起来。它格外喜欢那本切口烫金、封面上印着十字架的祈祷书，趁着弗朗切斯科忙于防备公羊用弯角袭击的时候，就把这本小书叼走了。它把一张张印着黑字的书页当成绿色的树叶，贪婪地、逐字逐句地把先知们规定的神圣真理吞进肚里。

分散在四周吃草的牲畜在聚拢，使牧师的处境更为艰难。在这样困厄的情况下，牧羊姑娘突然赶来救助了。她正是弗朗切斯科起初在卢基诺的茅舍里匆匆瞥见的那位姑娘。这位少女，身材苗条，体格健壮，驱散羊群后站到他跟前，双颊顿时泛起了红晕，两眼含着笑意。这时牧师说道："好姑娘，你救了我！"他一边从这位年轻的夏娃手里接过他的祈祷书，一边笑逐颜开地补充说："我虽担任牧师① 的职务，可是面对你的羊群，我却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这岂非咄咄怪事！"

---

① 这里，弗朗切斯科自喻为牧羊人。

除了履行教会义务的需要之外，一个牧师是不准同一个年轻姑娘或女人闲谈的。倘若他被人发现在教会外面同一个女子单独在一起，村里的人马上就会注意到。弗朗切斯科想起自己严肃的职务，不敢久留，继续踏上归途；虽然如此，他仍然觉得自己好像犯了罪，一有机会就要忏悔，以洗清自己的罪过。他未走多远，尚未越出牧铃声所及的范围，一个女子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际，又使他把一切正沉思默想的事情统统置于脑后了。这声音非常优美，他怎么也想不到，刚才那位牧羊姑娘竟会有如此美妙的嗓音。弗朗切斯科不仅在罗马聆听过梵蒂冈教会歌手们的演唱，而且早先常同他的母亲一起在米兰欣赏过世俗女歌唱家们的表演，因此，对于女歌星的唱腔与优美的歌喉，他并不陌生。他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静候这位歌星的到来。这肯定是米兰来的旅游者唱的，他希望能在这位歌声美妙的女子路过时瞟她一眼。这位女子却不肯来，他只好一步一步地继续下山，小心谨慎地向令人头晕目眩的深谷走下去。

要是不谈及斯卡拉博塔兄妹茅屋中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弗朗切斯科这一趟为履行职责而作的山间之行，似乎不值得一谈。可是年轻的牧师却立刻感觉到，这次登山之举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即使他现在还不清楚其意义有多大。他觉察到他的内心在发生变化。他置身于一种新的境地，对此他每时每刻都觉得奇怪，并且有几分可疑，不过还没有疑心到那种地步，即他嗅出了撒旦的气味并且要向它扔墨水瓶，倘若他口袋里有墨水瓶的话。山间的天地犹如天堂一样横亘在他的脚下，他破天荒头一次合起掌来祝愿自己有这样的运气：他的上司恰好委派他来管理这个教区。在这奇妙的深谷上空，仿佛圣彼得的蓝布分别由天使们抓住了三个角，从天上垂挂下来。对于人的观念来说，哪里还有比这高不可攀的杰内罗索山的悬崖绝壁更加雄伟壮丽的地方

呢？山上的积雪融化了，不时传来沉雷般的雪崩的响声。

弗朗切斯科非常惊讶，从他走访了那个被逐出教门的家庭之后，心情再也无法像早先那样平静，那样无忧无虑了。大自然向他展现的崭新面貌，再也不是暗淡无光了。它再也不情愿退回到原先那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情状了。由于大自然的影响，牧师不仅白天惶惶不可终日，而且就是在梦里也惊恐不安。起初，他把大自然这种感召方式称为诱惑。教会的信仰由于受到他的抵制而同异教徒的迷信融为一体，因此，弗朗切斯科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心理变化归因于触摸了那件木刻的玩意儿，那个被不修边幅的牧人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小精灵。毫无疑问，古人在生育繁殖的名义下加以顶礼膜拜的那种丑恶的行为，虽被耶稣十字军圣战所征服，但其残渣余孽仍然死灰复燃了。在他瞥见那不堪入目的东西之前，弗朗切斯科心灵中只有十字架。他的身上打下了十字架的烙印，正如给羊群中的羊烙上了火印一样。这个十字架烙印曾经时时刻刻浮现在他眼前，简直成了他自身特性的象征。如今，一个可憎的地地道道的撒旦却从十字架的梁柱上俯视下来，而那个乌七八糟、令人畏惧的淫欲象征，在旷日持久的竞争中逐渐取代了十字架的位置。

除了村长之外，弗郎切斯科首先向主教汇报了他走访牧羊人的成绩。他得到了主教的回信，主教赞同他所采取的行动。“首先，”主教写道，“我们要避免声张出去，免得惹起麻烦。”他认为，在圣阿加塔山上的圣母玛利亚小礼拜堂，弗朗切斯科打算为可怜的罪人做一次秘密的特别礼拜是极为明智的。但是上司的赏识却不能使弗朗切斯科的内心恢复平静；年轻的牧师总不能摆脱这种想法，即他是从山上着了魔回来的。

在他孩提时代对他灌输过基督教救世真谛并为他指出达到

仁慈途径的那位老神甫，现在仍在利戈内托。那里是弗朗切斯科的出生地，也是他的伯父——一位著名的雕刻家生前最后十年度过的地方。一天，他从索阿纳去利戈内托探望老神甫，走了大约三个小时。老神甫欢迎他，显然很激动，乐意接受这位年轻人希望作的忏悔。当然，他赦免了他的罪过。

弗朗切斯科对老人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矛盾。他说道："自从我在索阿纳高山牧场访问了那家可怜的罪人后，我就像神魂颠倒了似的。我心里在颤抖。我觉得自己仿佛已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我一听到索阿纳瀑布的哗哗声，就想走进沟壑的深处，置身于飞流直下的急流之中，冲洗上几个钟头，好把自己的身心洗濯得纯洁而又健康。我一看见教堂里的十字架，看见我床头上的十字架，我就发笑。我无法像以往那样流泪和哀叹，想象到救世主的苦难。相反，各种各样与卢基诺·斯卡拉博塔家里珍藏的曼德拉草根[①] 相似的东西，都会吸引着我。有时，就是与它完全不像的东西，我看起来也觉得相似。从前，为了探索，为了潜心研究神学，我把小房间的窗帘拉拢。现在，我把窗帘拉开了。鸟儿的鸣啭，春雪融化后小溪在我房屋旁边的草地流过的涓涓声，甚至水仙花的芳香，都会使我六神无主，心烦意乱。现在我把窗子打开，以便尽情地享受春天的欢乐。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恐惧不安，"弗朗切斯科继续说道，"但这也许还不是最糟糕的。最倒霉的恐怕是我好像被施了魔术，陷入了恶魔的魔掌之中。魔鬼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掐人、搔痒，诱人犯罪，太可怕了。我打开窗户，由于魔鬼施了魔法，我觉得在窗下鲜花烂漫的樱桃树上，鸟儿的歌唱也充斥着淫猥的情调。树

① 此草根部常叉开成两条，宛如人的两条腿，叶子似人的一绺绺头发，整个看起来像人的形状。按民间传说，它具有魔力，能为人带来财富与幸福。

皮的某些形状也会使我受到挑逗，甚至山岳的某些线条也会使我想起女人身体的某些部位。这是阴险狡诈、狰狞可怕的妖精对我发动的一次令人不寒而栗的猛烈袭击，无论我如何祈祷，清苦修行，也无法抵御这种攻势。同您谈起此事，我不禁毛骨悚然。有时，整个大自然都在我那蒙受了惊吓的耳朵旁边呼啸、怒吼，这些声音汇成一曲惊人的淫歌。大自然就是这样来崇拜牧羊人那低贱的木雕小偶像的。无论我怎样抵制，也不得不相信了。

“当然，所有这一切，”弗朗切斯科继续说道，“都使我感到不安与内疚。我的天职本是以战士身份，对高山牧场上面的瘟疫发源地进行斗争。想到我的职责，我就更加惶恐不安，良知备受谴责。然而，这还不是我忏悔中最严重的部分。更为糟糕的是有某种东西，如同令人神魂颠倒而又无法剔除的毒药一样，同一种仿佛极为甜蜜的东西搀在一起，甚至干预起我这个牧师特有的义务来。耶稣讲过，牧羊人要离开羊群，去把迷途的羔羊从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上牵引回来。起初，我为耶稣这番具有纯洁与神圣伟力的话所感动。现在，我却怀疑自己拯救悲观绝望的人的动机是否仍然保持着原有的纯洁性。这种动机，现在搀进了强烈情欲的成分。我夜里醒来，泪水纵横，我的一切都化为了对山上迷惘灵魂的同情。说到迷惘的灵魂，也许要严格区分真假。在我的心目中，斯卡拉博塔与他妹妹的罪恶灵魂，已完全为他们所犯罪行的恶果——他们的女儿的形象所取代了。

“扪心自问，我对牧羊姑娘的非分要求是否就是我那似乎虔诚的热情的原因呢？要是我继续从事我这似乎虔诚的工作，我是否做得对呢？会不会冒灵魂遭受永劫的危险呢？”

世故练达的老神甫倾听着这位年轻人拘泥死板的忏悔，神情非常严肃，但有几回却露出了微笑。他所认识的弗朗切斯科，原来是个严守纪律、表里一致、办事细心、行为正派的人。他说

道:“弗朗切斯科,你不要害怕!你只管走你已走的路好了!你从恶毒敌人手里夺走他那似乎已稳拿到手的牺牲品时,他的阴谋会极其凶恶猖狂、阴险毒辣地表现出来,那时你可不要大惊小怪啊。”

从老神甫家出来后,弗朗切斯科心情豁然开朗。他来到利戈内托的马路上,他曾在这个小地方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小村子横亘在宽广的谷地上,地势颇为平坦,四周为肥沃的田野环抱,沃野上栽种着蔬菜与庄稼,架在蔬菜与庄稼上面的葡萄藤好像是拧得紧紧的黑绳,从一棵桑树攀爬到另一棵桑树上。杰内罗索山凌云的绝壁俯视着这座村子。这里,在山峰的西边,从它宽广的山麓翘首仰望,可以看见它巍峨的雄姿。

中午时分,利戈内托非常寂静。路上,弗朗切斯科仅仅遇到几只咯咯叫的母鸡,几个在玩耍的孩子,在村子的尽头见到一条狂吠不已的小狗。这里,也就是在村子的尽头,他的伯父借助一个富人的资财建造起来的住宅,就像大门上的铁锁一样把马路封闭了。那位雕塑家温琴佐安息的地方,现在无人居住,已改为提契诺州的一个纪念馆。弗朗切斯科拾级而上,朝着那座野草丛生的荒芜花园走去,随后顺从了骤然产生的欲望,再次走进屋里去看看。在附近居住的农民,从前的老熟人,把钥匙交给了他。

年轻的牧师同艺术的关系是传统的。他那大名鼎鼎的伯父在大约十年前逝世,安葬之后,弗朗切斯科没有再来看过这位闻名遐迩的艺术家的故居。从前路过时,他多半只是漫不经心地瞅一眼,他无法说清为什么现在心血来潮,忽然要来瞧瞧这幢无人居住的空屋。在他看来,伯父无非是个德高望重的人而已。他觉得伯父的影响范围是别人的事情,对于他毫无意义。

弗朗切斯科转动锁里的钥匙,生锈的门枢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他跨进大门,看到楼梯的门户敞开的房间,处处都是荒

凉寂静的情景，顿时感到有点毛骨悚然。走廊右边便是已故艺术家的书库，一眼便可以看出，一位勤奋读书的人曾在这里生活过。在低矮的书柜里，除了瓦萨里①的著作以外，还有温克尔曼②的全部著作，同时还有意大利诗坛代表人物米开朗琪罗③ 的十四行诗，以及但丁④、彼特拉克⑤、塔索⑥和阿里奥斯托⑦的作品。在几个特制的书柜里珍藏着手绘画和铜版画，另外还收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奖章；房内陈列了各种各样的稀世珍宝，其中有埃特鲁斯坎人⑧ 的彩陶花瓶和几件青铜与大理石的古董。有的地方，墙上挂着达·芬奇⑨ 和米开朗琪罗绘制的配框版画，格外迷人，所画的大多是裸体的男子或女子。在毗邻的小陈列室的三面墙上，几乎挂满了这样的裸体画。

穿过小陈列室便是一座穹顶的厅堂，堂高数层，阳光从上面照射下来。温琴佐当年在这里用木模和凿子工作过，他精雕细刻的石膏像堆满了这间近似教堂的房间。

弗朗切斯科心里感到憋闷，甚至感到惊恐不安，连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也害怕起来。他来到这里，仿佛问心有愧。现在，他仔细观赏他伯父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作品，这还是头一次。这里，在米开朗琪罗创作的一尊雕像旁边，可以观看到吉贝尔蒂⑩ 的作品。那里，有但丁的一尊雕像。这些作品虚线密布，因为要先放

---

① 瓦萨里(1511～1574)，意大利画家、建筑师和艺术史家。
② 温克尔曼(1717～1768)，德国古典艺术史家。
③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④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⑤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
⑥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⑦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
⑧ 埃特鲁斯坎人，古代居住在意大利中部的一个民族，精于手工美术。
⑨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著名画家。
⑩ 吉贝尔蒂(1378～1455)，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

大模型，然后再用大理石雕成。可是这些举世闻名的雕塑，并未能吸引这位年轻牧师的注意力。在这些作品旁边陈列着三位少女的塑像，她们是一位侯爵的闺秀。这位侯爵没有任何思想偏见，他让大师在他的三位千金小姐一丝不挂的情况下给她们塑了像。从外貌看，三位少女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不超过十二岁，第二个不超过十五岁，第三个不超过十七岁。弗朗切斯科出神地观赏她们苗条的身躯，好久才苏醒过来。这些雕塑，并不像希腊人的雕塑那样把赤身裸体当做天生的高贵和神的形象来供人观赏，反倒使人觉得它们似乎泄露了闺房少女的天机。首先，这些雕塑并没有脱离原型，从这些塑像完全可以认出原型来。这些原型似乎要说：我们一丝不挂，确实有失体统，强暴的势力违背我们的意愿，不顾我们的羞耻，野蛮地把我们的衣服剥得精光。弗朗切斯科从沉思中醒来，心里怦怦直跳。他胆怯地环视四周，虽然没有做什么卑劣的事情，却感到与这些裸体塑像单独在一起已构成犯罪了。

他决定尽快离开，免得到头来被人撞见。然而，当他又来到大门口时，他非但不离开，反而从里面把大门关上，并转动钥匙，上了锁，把自己关在这神鬼出没的房子里，这就不可能再被任何人出其不意地撞见了。反锁上门后，他又回到那三尊出乖露丑的少女石膏像前面。

回到这里，他的心更加激烈地跳动，他大惊失色，觉得自己的行为非常荒唐可笑。他觉得三位侯爵小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像个活人，情不自禁地伸手摸摸她的头发。按照他自己的判断，这种举动显然也近似荒唐，但多少还有点牧师的作风。第二位侯爵小姐不得不容忍他爱抚自己的酥肩玉臂：她的肩膀浑圆，胳膊丰满，双手柔软细嫩。不久轮到了第三位，即最年幼的侯爵小姐，弗朗切斯科更加柔情蜜意地爱抚她，最后在她左边乳房下战战

兢兢地、铤而走险地吻了一下，从而变成了一个惊慌失措、知罪后悔的罪人，他的心情比那个偷吃智慧果后听到上帝声音的亚当不见得好多少。像被人追逐一样，他拔腿就跑，仓皇地离开了伯父的故居。

此后几天里，弗朗切斯科有时在教堂里祈祷，有时在自己住宅里过清苦修行的生活。他非常悔恨和后悔自己的卑劣行径。他怀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热情做祷告，希望自己终将战胜肉欲的诱惑。善与恶之间意想不到的可怕激战，终于在他的胸怀中爆发了，因此他觉得，上帝与魔鬼首次把战场移到了他的心胸里。甚至他的生存中本来最不承担责任的部分——睡眠，也无法再给予他平静了：因为撒旦似乎格外欢迎这个恰恰无人戒备的熟睡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它可以向这个年轻人通常如此纯洁的灵魂施以诱惑、犯罪和腐化堕落的幻术。一天夜里或者早上，他不知道是睡眠还是醒来时发生的事情，他在皎洁的月光中看见侯爵的三位漂亮女儿的白色形体步入他的房间，走到他的床边，再仔细一看，他看出每个形体都同圣克罗切高山牧场上那个牧羊姑娘的形象奇妙地融为一体了。

毫无疑问，在斯卡拉博塔那玩具式的家园与山下牧师那间透过窗户能窥见高山牧场的房舍之间，业已挂起钩来。当然，这一联系的纽带并不是由天使编织的。弗朗切斯科十分清楚天庭的统治制度，对冥府等级森严的制度同样也有足够的了解，因此能够立刻看出，这种关系的建立是哪种妖精的鬼主意。弗朗切斯科相信巫术，通晓经院哲学的某些门类，认为恶魔利用天体的影响来兴风作浪，滋事作祟。他曾学过，人的身体属于天体，理智使人享有与天使同等的地位，人愿意听从上帝支配，上帝却容忍堕落天使诱惑人，使人改变服从上帝安排的意愿，而魔鬼的王国就

是通过同那些受诱惑的人结盟来发展壮大的。再说，一个人一时的感情冲动会受魔鬼利用，常常成为他永远堕落的原因。总而言之，年轻的牧师毛骨悚然，害怕被恶魔迪阿波利的毒牙咬伤，害怕浑身腥臭的妖精们，害怕怪兽具赫摩特，特别是害怕地地道道的淫荡妖精阿斯莫多伊斯。

起初，他不能断定这对该死的兄妹是否有巫术和魔法的罪恶，可是他得到的经验使他非常疑惑不解。他每天怀着神圣的热情，用宗教的一切办法涤净自己的心灵，以便把牧羊姑娘的形象从心中抹去，可是姑娘的形象却更加鲜明、牢固、清晰。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绘画，到底用的是一块什么样的画板，或者说，用的是一块什么样的画布，竟会水洗不掉、火烧不掉，无论如何都无法损坏它呢？

牧羊姑娘的形象无时无刻不浮现在他的眼前，有时成了他暗暗地、惊奇地观察的对象。他一翻开书本，便在书上看到她那温柔的面容，她那头特有的赤褐色秀发，她那双睁得大大的闪烁生辉的黑眼睛，于是他就翻过一页，想盖住这张脸，但姑娘的容貌能透过每一页书，仿佛不存在书页似的，就像它能穿过住房和教堂的窗帘、门户和围墙一样。

年轻的牧师心急如焚，难以自持，因为约定在圣阿加塔峰顶上做特别礼拜的日期来得太慢了。他希望尽快履行已承担的义务，因为他此举能把牧羊姑娘从阎王的魔爪中救出来。他还希望再见到这位姑娘，而他最热切盼望的却是把他自己从魔法的折磨中解放出来。弗朗切斯科食欲不振，夜不能寐，面容日益憔悴苍白，看到他这个样子，他的教区的全体教友比以往更尊他为虔诚的榜样了。

约请那几个可怜的罪人到圣阿加塔锥形山顶上的小礼拜堂去的时间，终于盼到了。这条极难攀登的山路，两个小时是走不

完的。九点钟，弗朗切斯科业已准备就绪。他来到索阿纳广场，心旷神怡，精神焕发，对周围世界刮目相看。那是临近五月初的光景，恐怕无法设想会有比今天更美的日子了；像今天这样的吉日良辰，这位年轻人倒是经历过，不过他从未像今天这样领略到像伊甸园一般美丽的大自然风光。今天，他正置身于乐园之中。

像平日一样，妇女们和姑娘们站在被清澈山泉淹没的石棺四周，高声地向牧师打招呼。他的某种举止和表情，再加上早晨那令人心情舒畅的清新空气，使浣衣妇女们壮起胆来了。她们将裙子夹在两膝间，有几个人竟露出棕色的小腿肚和膝盖来。弗朗切斯科走到这群女人旁边，觉得有必要跟她们寒暄几句，所谈的与他的神职无关，无非是诸如天气好啊，心情舒畅啊，葡萄可望丰收啊等等。也许是由于拜访了他那位雕塑家伯父故居的缘故吧，年轻牧师的思想感情首次受到撩拨，勉强去观看那石棺上的浮雕。石棺上刻画的是酒神巴克斯的队伍，内有欢蹦乱跳的萨蒂尔[①]，翩翩起舞的吹笛女郎，还有头戴葡萄冠的酒神狄俄尼索斯[②]的车子，由豹子在前面拖拉着。古人在石棺上刻画生活放荡不羁的人物，现在牧师也觉得不足为怪了。在这些洗衣服的女人和姑娘中间，有几个格外俊俏，她们在弗朗切斯科观看石棺上的浮雕时闲扯起来，对他暗暗发笑，一时间牧师就觉得仿佛有一群醉醺醺的狂乱女郎簇拥着他，向他欢呼。

这第二回登山同头一回比较起来，就好像一个睁开眼睛的人与一个天生的瞎子登山那样，感受不尽相同。弗朗切斯科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他这个瞎子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觉得他这次观看石棺绝非偶然，而是意义深远的。死者在

---

① 萨蒂尔，希腊神话中耽于淫乐的森林之神，是酒神巴克斯的随从。
②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巴克斯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哪里呢?生机勃勃的生命之水灌满了这口敞开的石棺,大理石上用古人语言宣布的永生,便是福音的真谛。

当然,这里说的福音同他早先所学和传授过的福音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它绝非来自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而是来自大地,通过花草表现出来,涌现出来,或者借助阳光从太阳的中心点倾泻下来。整个大自然都生机盎然。一切已枯死的、缄默不语的东西,现在变得生气勃勃、亲密可信和心直口快了。忽然间,大自然仿佛要将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隐秘向这位年轻的牧师倾诉。仿佛他是她的宠儿,她选定的人,她的爱子。她像母亲一样向他诉说自己的爱情和母性的神圣秘密。他的一切恐惧,扰乱他心灵的一切惊恐不安情绪,都已烟消云散。所谓恶魔作祟的种种忧虑和担心,也统统消失殆尽了。整个大自然洋溢着仁慈与友爱,而富于仁慈与友爱精神的弗朗切斯科也对大自然报以仁慈和友爱。

他穿越金雀花、山毛榉和黑莓灌木丛,步履维艰地往上攀登,不时因为踩翻了棱形石块而跌倒。而奇怪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春天的早晨仿佛是一支幸福的和雄浑的大自然交响曲。这支乐曲所表现的,与其说是业已创造的事物,毋宁说是创造本身。永远免除了死亡的创造奥秘被揭示出来了。牧师觉得,谁若是听不到这支大自然交响曲,哪怕他大胆妄为,敢与赞美诗作者一起放声歌唱"全世界,欢呼主吧!"或者"你们赞美主!"他也是自欺欺人。

水量充足的索阿纳瀑布哗哗地直泻入狭窄的溪涧。它的咆哮声洪亮而又豪放。它的语言,谁都不能置若罔闻。水声时而沉浊,时而清脆,变化无穷,永不停息。从杰内罗索山背面那巨大的峭壁处发出了雪崩的轰鸣,弗朗切斯科听到雪崩的巨大响声时,崩落的大雪堆已同无声无息地滚落下来的雪球一起落到了萨瓦利亚河的河床上来了。在大自然中,哪里有什么东西没灵魂,不

处于生存变化之中呢?言语、文字、歌咏和循环着的血液,比比皆是。太阳不是舒适地将一只温暖的手放到他的两肩之间的背脊上吗? 当他在旁边经过,碰到月桂和山毛榉灌木丛的叶子时,那些叶子不是马上就窃窃私语,马上摇晃起来吗?山泉不是处处在奔涌,涓涓的支流不是在低声细语,处处写出丝线状和结节状的文字吗? 大小植物的无数须根不是也读了这些文字吗? 在无数花朵和花萼中表现出来的,不就是各种植物的秘密吗?牧师捡起一块小石子,发现石子上面有淡红色的地衣,原来在石子上面也是个栩栩如生、景色如画的奇妙世界,是个正在形成的造型,它为处处在图像中发生作用的生活形象力提供了证明。

群鸟的鸣啭声仿佛是用无比柔软、连肉眼也看不见的丝线编织成的一张网络,悬挂在巨大岩谷的上空。群鸟的鸣叫声,这不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明吗? 有时,弗朗切斯科觉得,这一张听得见的网络好像变成了可以看得见的银光闪闪的丝线,一种内在的鲜艳火焰使之闪烁发光。这不就是大自然可见可闻的博爱与显示出的幸福的具体表现吗?这张网络一旦被风吹散或者毁坏,就仿佛又屡次三番地被飞快不停的小梭子重又编织起来,这不是很有趣吗?那些个头细小、羽毛丰满的纺织娘此时此刻坐在哪里呢?要不是有一只小鸟默默不语和匆匆忙忙地迁移它的巢穴,那么,是看不见它们的;从众多的小小喉咙里涌出无限喜悦的欢声笑语,传向四面八方。

在他身上,在他周围,在万物萌发的处所,在一切生机勃勃的地方,弗朗切斯科查找不出哪儿有死亡存在。他伸手摸摸一棵栗树的树干,感到树身内部在吸取养料。这树干犹如一个活的灵魂那样吸吮空气,同时它也懂得,它能呼吸,它的灵魂能唱赞美歌,都归功于空气。把它的喉咙和舌头变成表达上帝启示的说话工具的,不也是空气吗? 弗朗切斯科在一堆正在聚集的、忙忙碌

碌的蚂蚁前停留了片刻。一只小鼠被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小蚂蚁啃得几乎只剩下一具柔弱纤细的骨架。这具小巧的骨架和这只在蚂蚁王国中灭亡、消失的小鼠，不也表明了生命不灭吗？大自然不是在其创造欲望的驱使和催迫下，为已灭亡的小鼠寻求了新的外形吗？牧师重又看到圣阿加塔峰上褐色的鱼鹰。他这次见到鱼鹰，不是在自己的脚下，而是在自己头上的高空中。这些鱼鹰长有翅膀，羽毛丰满，满怀要创造奇迹的雄心壮志和热血，威风凛凛、欢天喜地地在空中翱翔。它们以曲折多变的飞翔路线，在蔚蓝的苍天中写下了一清二楚的文字，那文字的意义和字体的优美同生活与爱情的联系极为密切，这有谁会误解呢？弗朗切斯科觉得，仿佛群鸟都要他读读它们的文字。鸟儿既然用它们的飞翔路线写下了文字，那么，它们就必然具有阅读能力。弗朗切斯科想到这些长翅膀的渔夫有天赋的高瞻远瞩的眼光。他还想到人、飞禽、哺乳动物、鱼虫的无数眼睛，大自然就是靠这些眼睛来看清自己的。他愈来愈惊异地认识到，大自然充满了母爱。她想方设法把天地间的万物无保留地供给她的孩子们享用：她不但赋予他们以眼睛、耳朵、嗅觉、味觉和感觉的器官，而且还准备了无数的新器官，以适应时代的变迁，正如弗朗切斯科所感觉到的那样。世间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感觉的功能多么卓越非凡啊！鱼鹰上头飘浮着一朵白云。它像一个光芒四射、充满欢乐的帐篷。就连这朵白云也在不断地移动，改变形态。

使牧师弗朗切斯科茅塞顿开、豁然贯通的，是不可思议、神秘莫测的力量。这次上山的背景是一种使他感到美滋滋却并未坦率承认的情况，即他将要度过四个美好的钟点，包括同那个可怜的被革出教门的牧羊姑娘再次会见在内。这种意识使他心里感到踏实，仿佛宝贵时光决不会白白流逝似的。在那儿山上有一

座小教堂，苍鹰在教堂上空悠然盘旋。他认为幸福在那儿期待着他，天使也必定羡慕他呢。他往上攀登，登着登着，欣喜若狂的热情驱使他加快了步伐。他在山上打算做的事情，肯定会使他容光焕发、春风满面，使他平步青云，几乎可与那位善良的永恒的牧羊人① 媲美。“心向上！心向上②！”他总是喃喃自语地向自己致意，仿佛此时圣阿加塔在他身边同行。这位女殉难者曾临危不惧，舍生忘死，人们在高山上设立了小教堂供奉她。牧师奋力攀登，觉得好像在她与他后面有一群虔诚的妇女跟随着，人人都想来领略一下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在山顶上出现的爱情奇迹。圣母玛利亚披着一头美丽、芳郁的散发，迈着轻盈可爱的脚步，远远地走在牧师和为他行宣福礼的圣女行列之前。于是，在她行走、呼吸过的一路上，在她目光所及的地方，处处百花争艳，喜气洋洋。“我祈求你！我祈求你！”弗朗切斯科大喜过望，悄没声儿地自言自语道，“我祈求你，我们仁慈的星辰！”

牧师登上了锥形山峰的峰顶，毫无倦意。这里地方不大，比坐落在这儿的小礼拜堂的地面宽大不了多少。小礼拜堂周围有一条狭长的边缘，前边有个小月台。月台中央长着一棵尚未长出叶子的小栗树。蓝天的一角或者说圣母玛利亚蓝衣服的一角，笼罩着这座荒野上的小神殿，看起来好像小教堂四周长满了蓝色的龙胆草。也可以这样说，山顶简直是淹没于苍天碧空之中。

教堂里唱赞美诗的男童和斯卡拉博塔兄妹早已来到山顶上恭候，此时正在栗树下憩息。弗朗切斯科的目光在寻找年轻的牧羊姑娘，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却没有发现她，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故作严肃的样子，用一把生锈的大钥匙打开小教堂的大门，没

---

① 指耶稣基督。

② 天主教祈祷仪式开始时向聚集在教堂里的全体教徒呼吁。

有露出失望与惊愕的神色。他步入窄小的教堂，那唱赞美诗的男童随即在祭坛后面准备做弥撒的事宜，从带来的一个瓶子里把一些圣水倒进已干涸的圣盆里。现在，兄妹俩把他们结着硬茧的罪恶手指伸进去蘸蘸圣水。他们还给自己喷洒圣水，在胸前画十字，又诚惶诚恐、肃然起敬地在门槛旁屈膝跪拜。

在这期间，弗朗切斯科魂不守舍，再次走出教堂，在山顶平台下边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会儿，突然大吃一惊地发现他要寻找的姑娘正坐在碧蓝晶莹的龙胆草丛中歇息，这些龙胆草宛如蓝晶晶的星空。——“进来吧，我在等候你呢！”牧师呼唤道。她站立起来，有点懒懒散散的样子。她垂下睫毛，从容不迫地看看他。与此同时，她似乎妩媚柔情地微微一笑；不过，这样的微笑仅仅同她那张多情小嘴的自然形状、同她那双可爱蓝眼睛的闪烁光芒和她那丰满脸颊上一对柔情的小酒窝有关。

在这一瞬间，弗朗切斯科心中怀念着的那个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完美无缺了。他看到一张天真纯洁、娇美无比的脸庞，妩媚动人，却又稍带忧伤、凄楚的神色。白皙的脸颊上泛起一阵红晕，滋润的小嘴红得像石榴一样。这位单纯少女的美妙悦耳的声音中的每个声调，都既甘甜又苦涩，既忧郁又爽朗。她的眼色既露出腼腆的羞怯，同时又有柔情的挑逗：两者都没有动物冲动时那样的激烈情绪，而是像鲜花一样，毫无矫饰。如果说她的一双眼睛含有花儿的神秘与奇妙的话，那么，姑娘的整个形象更像是个香甜成熟的果实。弗朗切斯科感到奇怪，这个头颅，就她的思想表现来看，完全像个孩子，可是身体的丰满表明她已超越童年的界限，达到了成年女子的程度。她的一头秀发，部分为棕褐色，部分扎成浅褐色的辫子，在鬓角与额头上盘结成花环式的发髻。姑娘好像有点困倦的样子，她的睫毛垂了下来，使她的眼睛更富有柔情蜜意。她的头部宛如一支乐曲，在象牙般的颈部下却

变为另一支乐曲，其永恒的乐谱表达另一层意义。从肩膀开始，她显出女性的样子，一个年轻气盛、发育成熟、身材丰满的女性，几乎过于丰满，同她那天真的孩子脸似不相称。牧师觉得，她的一双赤脚和两条结实的褐色小腿要支撑起如此沉甸丰盈的身躯，负担委实过重了。她的脸也具有伊西斯[①]的身躯那样令人情欲萌发、想入非非的奥妙，虽然姑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充其量只是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点。正因为如此，弗朗切斯科意识到自己已死心塌地地迷恋上这张脸和这个具有无限魅力的身躯了。

同这个由于所谓世袭的罪孽而严重蒙受连累的上帝创造物重逢的一瞬间，不管我们的年轻人看见、认识和感受的是什么，除了他的嘴唇微微颤动外，其他都无法让人察觉出来。“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他简单地问这个罪孽深重的无辜者。牧羊姑娘说自己叫阿加塔。弗朗切斯科觉得她的声音就像是乐园中笑鸽的笑声。“你会念书写字吗？”他问道。“不会！”——“你懂得一点神圣的弥撒祭品的意义吗？”她只是看看他，没有回答。他叫她进教堂，并且自己先走了进去。在祭坛后面，弗朗切斯科戴上四角帽，唱赞美诗的那个男童帮他穿上弥撒法衣，于是神圣的弥撒仪式便开始了。年轻的牧师觉得，他做弥撒时从未像现在这样满怀庄严的激情。

他又觉得，一视同仁的上帝仿佛现在才委任他当牧师。他过去的牧师生涯中的所作所为，现在不再觉得是枯燥乏味、毫无内容和招摇撞骗的草率行径，同真正的神圣事业毫不相干了。现在，他的吉日良辰和神圣的时刻已经来临。救世主的仁爱有如天上降落的雨露，他沐浴在这雨露中，蕴藏在他心中的爱因此而突

---

① 伊西斯，埃及神话中司生育与繁殖的女神，太阳神奥西里斯的妹妹与妻子。

然勃发和燃烧起来。现在，他的心以无限的爱关怀着天地万物，并与之共呼吸，同欢乐。在这种几乎使他心醉神迷的心情下，他对世间万物的同情与对神职的热心倍增，他觉得自己现在才真正懂得了神圣的教会和它的事务。他想怀着一种新的热情去做教会的仆人。

不正是这次登山给他揭露了一个秘密吗？他曾向阿加塔询问了这个秘密的意义。他自己默默不语，她跟着也默不作声。阿加塔的缄默就是暗示他：只要倾吐衷情，就能互相了解。他领会她的意思，却不流露出来。永恒的母亲不就是一切变化的化身吗？不正是他把这几个无人照管、在黑暗中摸索的不可救药的人劝诱到这个超脱凡俗的山顶上来，以便告诉他们圣餐中的面包和酒变为圣子耶稣永恒的身体和血这一化体的奇迹吗？年轻人站在祭坛上，手举圣杯，高兴得热泪盈眶。他觉得，他本人仿佛变成了上帝。处于上帝忠仆的地位，他觉得自己随同看不见的器官进入了天国，心中满怀喜悦，自以为神通广大，比聚集在教堂里的那帮庸人高超千万倍。他站在高得令人头晕目眩的祭坛上，那帮庸人应当惊诧地毕恭毕敬地抬头敬仰他。因为他站在祭坛上，与看管天堂钥匙的圣彼得和教皇相比，意义完全不同，甚至更为重要。他使劲地、出神地把那个象征永恒新生的万物之主身躯的圣餐杯举向广阔无垠的天际，它宛如第二个更加明亮的太阳在天空中光芒四射。他手举圣餐杯站在祭坛上，以为过去了漫长的岁月，实际上却只过去了两三秒钟；他又觉得，好像圣阿加塔峰从山麓到山顶都坐满了聆听他布道的天使、圣徒和使徒。而更令他赏心悦目的是他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鼓声，透过墙壁清楚地见到一群衣裳华丽的女郎手持花环，正围着小礼拜堂翩跹起舞。在这群舞女后面，石棺上刻着的那群狂乱女人正在狂欢乱舞，一些拖着山羊腿的森林之神萨蒂尔也在蹦跳，其中有几个排成行列，

兴高采烈地抬着卢基诺·斯卡拉博塔那象征生育的木刻玩意儿转来转去。

在下山回索阿纳的路上，弗朗切斯科经过苦思冥想才冷静下来，就像一条醉汉饮完杯中最后一滴酒才渐渐清醒一样。斯卡拉博塔一家做完弥撒就离开了。告别时，哥哥、妹妹和女儿都吻了吻年轻牧师的手，以示感谢。

下山路上，弗朗切斯科越走越觉得在山上做弥撒时自己的心理状态不对头。无疑，圣阿加塔山顶早先是异教徒供奉某一偶像的地方，他在山顶上似乎受了圣灵的感动，这也许是被废黜的神治国的妖魔在作祟吧。这个神治国被耶稣基督推翻了，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却允许它的腐朽势力存在下去。牧师一回到索阿纳，走进他的住宅，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因此，他非常恐惧不安，连午饭也顾不上吃就走进隔壁的教堂去，向人与上帝之间最高的中间人——耶稣祈祷、忏悔，以求他宽恕，洗清自己的罪孽。

他深感自己束手无策，祈求上帝拯救他，免遭魔鬼的袭击。他承认，魔鬼曾以种种方式攻击他的本性，或加以限制，或加以发展，使之越出迄今的有益范围，或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加以改变，使用何种方式，视情况而定。“我曾是一个为向你表示敬意而精心种植的小花园，”弗朗切斯科向上帝祈祷道，“现在，园子已淹没在由于日月星辰的影响而不断上涨的大洪水之中。我乘着一叶小舟，在漫无边际的波涛上飘流。早先，我十分清楚要走的道路，也就是你的教堂为其仆人指出的道路。现在，我被洪水冲走，离开了我确信的目标与道路。

“给我吧，”弗朗切斯科祈求道，“给我以往的约束和安全，责令恶神不许再来袭击你这个无计可施的仆人吧。你引导我们不

再受恶魔诱惑吧!我是为你效劳才上了山,到了那些可怜的罪人那里。请让我继续履行我的业已明文规定的神职义务吧!”

弗朗切斯科的祈祷再没有从前那样简明扼要。他祈求的事情是自相矛盾的。有时连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他这股祈祷热情来源于天国呢,还是出自别的什么地方。这就是说,他不大清楚,他归根到底是否在向上天祈求大量的财物。他为斯卡拉博塔兄妹祈祷,大概是出于基督教的同情心与牧师的关心吧。他热情地乃至热泪盈眶地祈求上天拯救阿加塔,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

对于这个问题,他暂时还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他在与姑娘第二次见面时明显察觉到的那种强烈的冲动,已转化为对某种无限纯洁的事情的狂热感受上来了。弗朗切斯科没有注意到,这种转化已使罪孽深重者的女儿取代了圣母玛利亚的位置。在他的祷告和思想里,阿加塔仿佛是圣母的化身。像各地的教堂一样,索阿纳教堂于五月一日开始为圣母玛利亚做特别弥撒。年轻的牧师对举办这样的活动漫不经心。每天黄昏的时候,他总要以圣母的德行为主题作一番说教,与会者主要是妇人和女孩子。会前会后,教堂的正堂都响起玛利亚的赞美歌。歌声从敞开的大门传到外面春天的原野里。教堂外面麻雀欢快的鸣啭和从附近深谷里传来的夜莺甜美的啼鸣,也搀进了这些古老而又悦耳的歌曲里。这些歌曲从歌词到歌谱都很优美。这时候,弗朗切斯科表面上在为圣母玛利亚做弥撒,实际上却在忘我地向他的偶像献殷勤。

倘若索阿纳的妇女们料到,她们在牧师的眼里仅仅是他每天每日招引到教堂里为那个受人憎恨的孽种唱赞歌的一个群体,或者他想借助她们唱赞美歌那虔诚的歌声,飞到那又远又高、紧靠悬崖陡壁的小牧场上,那么,她们肯定会用石头把他打翻在地,活活砸死。但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惊讶地看到,年轻牧

师的虔敬之心在与日俱增。渐渐地，无论男女老少，上至村长，下至乞丐，从极虔诚的人到待人处事极为冷漠的人，总而言之，每个村民都被卷入弗朗切斯科那神圣的五月约会中来了。

现在，就连他常走的那条漫长而又寂寞的山径，对这位年轻的圣徒也变得很有利了。他之所以踏上这条路，是希望会偶然遇到阿加塔。他由于害怕泄露天机，便规定下次为斯卡拉博塔一家做特别弥撒要间隔八天以上。现在，他对这样长的间隔感到难以忍受了。

大自然总是以他初次去圣阿加塔山途中，在小礼拜堂上面感受过的那种易于感受的方式同他对话。每一根草茎，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片葡萄藤和常青藤的叶子，无不从存在深处发出语言文字，即使四周万籁俱寂，也以飒飒的响声言情述怀。他认为，他从未听过这样一支乐曲能如此震撼他的整个心灵，并以神圣的精神来充实他的头脑。

夜里，弗朗切斯科无法睡得安稳深沉。神秘的呼唤声将他唤醒，可以说，这种呼唤声似乎斩杀了死亡，并驱逐了死亡的兄弟——睡眠。每个充满生机的创世之夜，对年轻的弗朗切斯科来说都变成了神圣的启示时间。他有时觉得，神灵秘密的最后一层面纱好像已经撩开了。每当他从几乎清醒的梦中醒来，听到对面传来的索阿纳瀑布声远比白天响亮，看见皎洁的月光同深谷的阴森抗衡，目睹着伴随隆隆雷鸣而来的一片黑压压的乌云使杰内罗索山群峰阴沉下来时，弗朗切斯科就怀着从未有过的热情向上天祈祷，他的身躯随之也颤抖起来，就像一棵久旱的、枝梢沐浴于春雨中的树在春风中摇曳一样。身处于这种境地，他十分急切地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神圣的创世奥秘，披露世人渴望了解的生命之实质，吐露最最神圣、最最内在、万物赖以生存的东西。他

说道："噢，我万能的上帝啊，你放射出你的最强烈的光辉吧！生活的种种欢乐和最内在乐趣的秘密，都是从这个涌流出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火浪核心里传播出来的。噢，上帝啊，请不要把已经完成的创造物赏赐给我，请让我也成为一个造物者吧！让我也参与你那永不间断的造物事业吧！只有这样，也只有这样，我才能享受你的天堂之幸福。"弗朗切斯科光着身体，在窗门敞开的房内四处乱走，让夜间的清风吹拂他的身体，以便使他热辣辣的身体凉下来。这时候，他觉得好像一场黑压压的雷雨正笼罩在杰内罗索山巨大的岩石山背上，就好像一头巨大的公牛正压在一头小母牛身上气喘吁吁地干着生育的勾当；雨，仿佛是从公牛鼻孔里打出来的喷嚏；电，好像是公牛从阴郁炽热的眼睛里放射出来的火光。

牧师也清楚，这类胡思乱想纯属异教徒式的，不过，他现在并不为此而感到不安。他已完全沉醉于迷人的春色之中了。令人陶醉的芳香使他越出了个人的狭小天地，开阔心胸，放眼世界。在寂静的大自然中，处处都有神灵在诞生。弗朗切斯科的心灵深处，也泛起了沉没数百年之久的许多物象。

一天夜里，在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时候，他做了一场噩梦，使他沉浸于丧魂失魄的祷告之中。他梦见自己仿佛亲眼目睹了一桩非常陌生的神秘事情：对远古不可抗拒的恶势力的供奉。在杰内罗索山悬岩绝壁的某个地方，仿佛隐藏着几座寺院，从寺院下来便是险峻难行的小径和石级，直通到难以到达的洞穴。一群身穿褐色法衣、留着胡子的男子和老头，挨次排成行列，拾级而下。他们沉思着自己的举止，精神恍惚，模样可怕，看来是被罚去做可怕的祭礼的。这些粗野的彪形大汉，模样虽令人心情压抑，却也有可敬之处。他们昂起毛发蓬乱、须发难辨的头颅，挺起胸膛，径直往下走。一群女人尾随在这帮人后面，这帮人正执行一

项残忍、野蛮的任务。她们那波浪式的头发，好像披着沉甸甸的金色或黑色大衣一样。强烈情欲的压制，束缚着这群默默无言地走下去的僧侣，使得他们目瞪口呆，昏头昏脑；而那些女人则显得卑躬屈膝，她们好像是供奉给凶神恶煞的羔羊。僧侣们的眼中蕴藏着一股冷酷无情的怒火，好像他们被疯狗咬伤了，毒汁已注入他们的血液里，他们很快就要发疯似的。在女人们的额头上，在她们虔诚地垂下的睫毛中，露出一种崇高严肃的神情。

杰内罗索山的隐士们终于像活的偶像一样分散到悬崖绝壁上低矮的洞穴里，开始祭祀起既丑恶又崇高的生殖神来。尽管事情骇人听闻，令人恶心——目睹此情此景，弗朗切斯科内心非常惊恐不安——僧侣们却一本正经，诚惶诚恐，这是多么可怕啊！在月亮的幽光下，几只肥大的猫头鹰正在瀑布附近的悬崖峭壁上寻找猎物，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但是猫头鹰响亮的叫声却被修女们撕肝裂胆的哀号声掩盖了，她们因为情欲的痛苦而丧生。

为那几个被逐出教会的可怜牧人做礼拜的日子终于又临近了。弗朗切斯科一早起来就觉得这一天与往日不同。在每个蒙受恩惠者的生活中，美好的日子犹如引人注目的天启一样，会不期而来，突然降临。这一天早上，年轻人既不想当圣徒，也不想当天使长，连神明也不想当了。他有些不安，担心圣徒、天使长和神明嫉妒他，把他当成敌人；因为这一天早上他觉得自己比圣徒、天使长和神明都崇高和伟大。但是，在圣阿加塔山上面等待他的却是失望。他那个借用圣徒名字的偶像没有来做礼拜。脸色变得煞白的牧师问及此事，粗鲁、野蛮的父亲只是发出一阵沙哑、粗野的吼叫，而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妹妹则说女儿因为家务缠身不能前来，请他原谅。弗朗切斯科魂不守舍地做礼拜，以致

礼拜做完了还不大清楚是否已经开始。他回肠九转，痛不欲生，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堕入了地狱，变成了一个可怜的被罚入地狱的人。

把那个辅佐弥撒的童仆和斯卡拉博塔兄妹打发走以后，他失魂落魄地从陡峭的锥形山峰一边走下来，茫茫然不知该到哪里去，更不知道有什么危险。他又听见了在空中欢乐地盘旋的鱼鹰的鸣哮。在他听来，这种叫声犹如来自迷人耀眼的苍天的讽刺。他气喘吁吁，在一条布满卵石的干涸溪涧上滑倒了。他一边啜泣，一边嘀嘀咕咕地祈祷和咒骂。他感受到了嫉妒的折磨。罪人阿加塔因事留在索阿纳牧场上，虽然此外并没有发生其他事情，但牧师却断定牧羊姑娘有一个情人，她把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消磨在情夫的怀抱里了。她的缺席使他忽然意识到，他缺少不了她。他时而恐惧，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渴望惩罚她，时而又想恳求她把他从苦恼中解救出来，也就是说，恳求她也爱他。但他绝不肯抛掉牧师的自尊心，这是他最坚定不移、恪守不渝的信念！此时此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对他来说，阿加塔的缺席意味着他要蒙受三重耻辱：这个罪人竟抛弃了他这位男子汉、上帝的仆人和圣礼主持人。这个男子汉、牧师、圣徒一想起她那个野兽般的情夫，牧人或者伐木工，就会因为虚荣心遭受蹂躏而羞得浑身痉挛，气得勃然大怒。比起他来，也许阿加塔更喜欢她那个情夫呢。

弗朗切斯科翻山越岭，穿越丛林，横涉淙淙的溪涧，途中法衣钩破了，蒙上了一层尘土，双手擦伤了，脸也划破了。经过几个小时糊里糊涂的长途跋涉，他来到杰内罗索山的一个地方，牧铃声传到了他的耳际。现在他到了什么地方，他很清楚。他俯视孤零零的索阿纳和它的教堂。在明亮的阳光下，教堂清晰可见。他见到一群人正徒然地拥向教堂。这个时候，他本应在教堂的法衣

室里披上他的法衣了。但是，他宁可用一根长绳把太阳捆住扯下来，也不愿将那强行把他拉到高山牧场上去的无形枷锁砸断。

一股芳香的烟雾随着一阵清新的山风飘进年轻牧师的鼻子里，他立刻清醒过来。他不由自主地仔细环视四周，发现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男人，好像在守着一堆火，火堆旁的一口白铁锅里也许正在煮意大利浓菜汤。火堆旁坐着的那个人没有看见牧师，因为他背对着他。牧师只能见到此人圆圆的、长着浓密鬈曲头发的头颅，强壮、黝黑的脖子，肩上披着一件由于雨淋日晒而褪了色的茄克。这个农民、牧人或伐木工，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吧，弯曲着背，面向火堆坐着。微弱得几乎看不见的火苗乘着山风，夹带着烟云，在地面上窜来窜去。看来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做事，走近一看，原来他在雕刻什么东西，默默地雕着，就像有些人那样，做起事来就把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弗朗切斯科出于某种原因，谨小慎微地避免惊动此人，他不声不响地在此人身后站了好一会儿。火堆旁的这个男子或小伙子开始轻轻地吹口哨，一会儿又玩起乐器来，忽然，又用悦耳和谐的嗓音唱起了某支歌的几个片断。

弗朗切斯科心里直扑腾。这并不是因为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而是因为他处境特殊，同火堆旁坐着的那个人接近使他产生了独特的印象。山里人那黝黑的肩膀，那浅黄色的鬈发，那从褴褛披肩里可以窥见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身躯，那无拘无束、心满意足的欢乐，所有这一切都在弗朗切斯科的心灵中产生了反响，使得他那病态的无根据的嫉妒更加痛苦地折磨他。

弗朗切斯科向火堆走去。他不能把自己继续隐藏起来了，此外，也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着他。就在这个时候，山里人转过身来，露出充满青春活力的面容，像他这样的容貌，牧师还

从未见过。那人瞥见弗朗切斯科走来，马上站起来，仔细打量他。

弗朗切斯科此刻看清了，他面对的是个牧人，因为此人已雕好的东西是一种放牧用的投石器。他看管着有棕黑色斑纹的牛群。这些牲畜散布于岩石、丛林中，有时可以见到，但总的来说是隐匿在远方，只有公牛和母牛颈上的牧铃声才暴露出它们所在的地方。牧人是个基督徒；他的四周，处处都是小教堂和圣母像，除了是基督徒外，他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吗？看样子他还是个格外虔诚的教徒呢，因为他一看见牧师的法衣，就诚惶诚恐、恭顺屈从地吻起弗朗切斯科的手来。

弗朗切斯科马上看出，此人同教区内其他教徒迥然不同。他个子矮小，体格结实，肌肉发达得颇有点像大力士。深邃的眼睛像大海一般深蓝，视力有如通常在圣阿加塔上空高高盘旋的鱼鹰。额头长得很低，嘴唇撅起、湿润，目光和微笑虽显得粗鲁，却既坦率又真诚。在他身上看不到某些南方人固有的那种拐弯抹角、阴险狡诈的性格。弗朗切斯科同杰内罗索山这位长着一头浅黄色头发的年轻亚当面面相觑，暗自估量对方的一切优点，不得不承认，如此天生漂亮的家伙，他还从未见过。

为了掩盖他来这里的真正原因并同时让对方理解他的出现，他扯起谎来，说他到偏远的一间茅屋去给一个垂危的病人送圣餐，回来时没让他的辅佐弥撒的童仆陪伴。他迷了路，摔了跤，稍事休息后，希望牧人能给他指指路。牧人相信了他这番谎言。他憨直地笑着听牧师说话（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不过也有几分尴尬。他从肩膀上取下披肩，在火堆旁的路边铺开，给牧师准备个坐的地方。取下披肩后，他那黝黑发亮的肩膀，甚至腰带以上的整个上身，都袒露出来了，这时才看出他没有穿衬衣。

同这个纯朴的人搭腔是很费劲的事情；而同牧师单独在一起，牧人好像也感到局促不安。他跪着吹了一阵火，又添了些干

柴，不时揭开锅盖，说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方言，随后突然欢呼起来，欢呼声在杰内罗索山的重峦叠障中回荡。

回声尚未消失，就听到了一阵尖叫声和笑声传来，杂沓声越来越近。那是孩子们的声音，其中夹杂有女子时而发笑时而呼救的声音。听到这样的声音，弗朗切斯科感到自己手脚麻木，不听使唤。同时他又觉得，似乎有一种力量将要出现，与为他创造了自然的生活条件的力量相比，它蕴藏着真实生活的秘密。弗朗切斯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实际上却心急如焚。在他昏头昏脑、神志不清的一瞬间，他内心既感到有一种未曾感受过的自由，同时也感到有一种甜蜜却又无法摆脱的约束。

这期间，那个笑得喘不过气来的女子的呼救声已越来越近。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间小路拐弯处，展现出一派纯朴的、当然也是难得见到的牧歌式图景。正是那只在弗朗切斯科头一回走访高山牧场时纠缠过他的花斑公羊，噗哧噗哧地吐着粗气，率领着祭祀酒神巴克斯的一支小队伍，由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跟随着，它背上驮着这支队伍里唯一的女祭司。这位有闭月羞花之貌的姑娘——弗朗切斯科以为是头一次见到——使劲地抓住公羊的两只弯角；虽然她竭力将身体后仰，把公羊的脖子向后拉，却无法迫使它止步不前，她自己也无法从羊背上跳下来。姑娘也许是为讨孩子们喜欢而开了某个玩笑，结果把她自己弄到了束手无策、狼狈不堪的境地。其实，她并非坐着，而是两只赤脚在这头不宜乘坐的骑乘动物两侧拖着地，与其说骑不如说走，虽然没有摔下来，却难以摆脱这只不驯服的暴烈公羊。她的头发散开了，她的粗布衬衣的吊带从肩膀上滑了下来，露出半个可爱的乳房，那勉强遮到小腿肚的裙子此刻更不足以遮住她那丰满的浑圆膝盖了。

过了很久，牧师才意识到眼前这位女祭司到底是谁，原来他朝思暮想、焦躁不安地渴望找到的对象就在自己面前。姑娘的呼叫，她的欢笑，她那迫不得已才做出的粗野举动，她那松散飞动的头发，咧开的小嘴，随着喘息而起伏的高挺胸脯，还有纵情骑坐时那仿佛出于无奈但实际上却是出于自愿的蛮勇的胆量，使她的样子完全变了。当她的一只手急忙放开羊角，把那条向上滑动到快要露丑的裙子抓住时，她的脸上泛起一阵玫瑰色的红晕，映现出既高兴又害怕同时又羞涩的神色，使人觉得既可笑又可爱。

弗朗切斯科着了迷，陶醉于眼前这番景象，仿佛它具有魔力似的。他觉得这幅景象太美了，根本没想到它与巫女骑羊的情形有什么相似之处。面对眼前这幅景象，仿古雕刻的种种情景此刻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想起停放在索阿纳广场旁边那口常被清澈山泉淹没的大理石棺。新近，他曾研究过石棺上的浮雕艺术。他觉得，那个戴花环的酒神，那些欢蹦乱跳的山妖，那些由豹子拖拉的凯旋车，那些吹笛子的女妖和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那些浮雕仿佛就是栩栩如生的世界，就藏匿于杰内罗索山的荒野之中；又好像虔敬妇女中的一个人，突然离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们狂乱的祭礼，出人意料地来到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来了。

弗朗切斯科没有立刻就认出阿加塔，但那只公羊却马上就认出了牧师。因此，它驮着那个徒然大喊大叫、奋力挣扎的累赘，径直向他走来。它毫不客气、毫不迟疑地跃起两只前蹄投入牧师的怀里，这样，它身上的女骑士终于得救了，她慢慢地从公羊背上滑了下来。

姑娘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位陌生人，并且认出这位陌生人就是弗朗切斯科，她的笑声戛然而止。她的脸刚刚还因为欢乐、高兴而容光焕发，现在一下子变得煞白。

“为什么你今天不去教堂呢?”弗朗切斯科一面站起来,一面问道。他问话的腔调和他那苍白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很恼火,尽管他心情激动别有原因。不管是因为他想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还是他感到尴尬甚至束手无策,或者因为这位牧师确实被激怒了,反正他火气更大了,站在一旁的牧人惊愕地抬头望着牧师,而姑娘的脸则震惊与羞涩得红一阵、白一阵。

弗朗切斯科训人的话说得滚瓜烂熟,不必经过思索。在责备阿加塔时,他的内心却很平静,虽然他雪白的额上青筋隆起,心里却享受着解除苦恼后的喜悦。刚才他还感到一贫如洗,现在却已变成腰缠万贯的富人,饥肠辘辘变成吃饱喝足,刚才还被咒骂为地狱般的世界,现在变成了金光灿灿、霞光万道的天堂。他那从愤怒中产生的欢乐越是明显地流露出来,这欢乐本身也就越增强。他没有忘却自己刚才所处的绝望境地,心里默默为之欢呼,再三为之祝福。的确,这种处境是通向幸福的桥梁。弗朗切斯科已深深堕入具有魔力的情网,以至只要他所钟情的人在眼前,他就享受到醉人的幸福,人要是缺少这样的享受,那是不堪设想的。

尽管如此,年轻的牧师仍然感觉到,并且不再隐瞒,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真情实意仿佛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肯定知道,他这疯狂的追逐触犯了教会的清规戒律,违背了教会对他的行动所作的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他头一回茫然失措,不知何去何从,他的灵魂该到哪里去寻找归宿。他觉得,仿佛他不是人,倒像是一块掉下来的石头,一滴落下来的水,一片随风飘忽的树叶,落到他现在站立的地方。

怒斥牧羊姑娘的每一句话都使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自我控制。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支配阿加塔,使她百依百顺,俯首帖耳。

他用语言征服她。越能使她卑躬屈膝，他的心里越高兴。他陶醉于他的惩罚给她带来的痛苦之中。要不是那牧人在旁边，他在如此心醉神迷的时候差不多会完全失去控制，跪倒在姑娘面前，对她倾诉衷情。

阿加塔虽然在名声狼藉的家庭里长大，却是出于污泥而不染，至今仍保持着鲜花般的纯洁。在谷地，在山下的湖畔，像山间的龙胆花一样，她那双似龙胆花一样的蓝眼睛是不可多见的。她涉世不深，少不更事。虽然牧师在她的心目中压根儿不是人，而是介乎上帝与人之间，是异国他乡的魔术师一类人物，但她以惊愕的目光表明，她猛然猜出了弗朗切斯科的心思。

孩子们越过一堆乱石，把那只公羊引走了。在牧师面前，伐木工拘束不安。他从火堆旁提起那口铁锅，费劲地向上攀爬，也许是要到一位伙计那里去。那位伙计正把捆好的干柴系在一根长长的铁索上，越过一个深谷，运到山下来。那捆黑糊糊的干柴沿着岩壁呼啸而下，像一头褐色的熊，或者像一只巨鸟的影子。此外，它仿佛在飞驰，因为看不见铁索。牧人用岳得尔调[①] 唱的洪亮歌声在杰内罗索山诸峰和棱堡处传出回响。当牧人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消失后，阿加塔犹如悔悟似的吻了吻牧师的法衣，继而又吻了吻他的手。

弗朗切斯科机械地在姑娘头上画十字，手指碰到了她的头发。他的胳膊顿时起了一阵痉挛状的哆嗦，好像某个东西拼命要控制住另一个东西似的。但是，后者虽竭尽全力拦阻，却未能拦住。牧师那只画十字的手慢慢地张开，手掌渐渐挪近正在忏悔的罪人的头，突然整个手掌牢牢地按在她的头上。

---

① 高山居民用真假嗓音经常互换而唱出的曲调。

弗朗切斯科胆怯地环视四周。欺骗自己，用他那神圣的职责来为他目前的所作所为辩解，这些都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种种关于忏悔和坚信上帝的言词挂在嘴上。他忧心忡忡，生怕他那几乎无法抑制、随时准备发泄的情欲被她发现，那就可能引起她的恐惧与厌恶，那时情欲就得再度畏畏缩缩地躲藏到僧侣的假面具下了。

“阿加诺，以后你下山来，到索阿纳我的学校来读书吧。”他说道，“在学校里，你可以学念书写字！我愿教你晨祷和晚祷，还要给你讲解上帝的戒律，你可以学习识别和避免七大罪孽。以后，你每个星期都到我这里来忏悔吧！”

弗朗切斯科说完这番话便离开阿加塔下山去了，没有再回头看一看。当天晚上，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决定第二天早晨就去忏悔。他向邻近小山城一位吸鼻烟的名叫阿罗诺的老神甫坦白了自己的内疚，当然并不是开诚布公的坦白，但老神甫乐意地赦免了他。阿罗诺神甫说，年轻牧师试图把迷途的灵魂引回教会的怀抱，当然会遭到魔鬼的反对，特别是因为对一个男子来说，女人是最容易诱人犯罪堕落的。随后，弗朗切斯科同老神甫在牧师公馆里共进午餐。馆内窗户敞开，馆外惠风和畅，朝晖斜照，百鸟歌唱。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年轻牧师对老神甫坦率地讲了世俗与教会时有发生的冲突。谈完后，弗朗切斯科产生了错觉，以为从此可以无忧无虑，高枕无忧了。

弗朗切斯科有这样的变化，大概与开怀畅饮了几杯暗紫色的烈性葡萄酒也有关系，这种酒是阿罗诺的农民酿造的，老神甫窖起了满满几大桶，搁在地窖的横板上，地窖上头的地面上长着几棵枝叶扶疏、嫩叶葱翠的栗子树。早餐后，老神甫惯于在这个时候拿酒瓶去灌他一天需要的酒，因此他陪伴老神甫到酒窖去。

酒窖铁门前的草地上鲜花盛开，清风徐来。这里，弗朗切斯

科刚刚同接受他忏悔的老神甫告别，刚刚精神抖擞地迈步走开，拐弯走到一座长满树木、把他与老神甫隔开的山冈，便对老神甫给他的安慰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反感，对与他共同度过的这段时间有了莫名其妙的不快。

老神甫那件破旧的法衣和汗渍斑斑的内衣散发出令人恶心的臭气，那满是头屑的脑袋和那双污秽粗糙的手，都表明肥皂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东西。在弗朗切斯科看来，这个肮脏的农夫与其说是上帝的一名仆人，毋宁说是一头畜生，一个蠢材。他自言自语道，正如教会所说的，教士是神圣的人，他们由于接受了圣职而获得超自然的尊严和力量，以至于天使也要向他们鞠躬致敬。而这个家伙呢，从他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只能称作惹人厌恶的怪胎。教士的无限权力落在这样粗野的人手里，是多么可耻啊！之所以会如此，就是因为连上帝也屈服于这无限威力，一听到“这是我的身体”，就不可抗拒地被迫从天上落到祭坛上。

弗朗切斯科憎恨他，甚至蔑视他，随后却又深感遗憾。最后他觉得，老神甫就像是由臭气四散、丑恶、污秽的撒旦装扮成的。他想，这类家伙都是借助魔鬼的帮助才得以出生的。

弗朗切斯科对自己的内心活动和思路感到吃惊。他的主人，听他忏悔的老神甫，除了他的生活小节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弗朗切斯科反感的地方；因为他的话，连同就餐时说的话，都是正派的、合乎礼貌的。但是，弗朗切斯科心里重又充满了高雅的情怀，比起这个神化之徒来，他自以为心灵极为纯洁，觉得平庸乏味的尘世生活有如被囚禁在永恒的地狱里一样。

弗朗切斯科约请受家庭连累的牧羊女第一次到索阿纳牧师公馆来的日期终于盼到了。他曾吩咐她来时拉那个离教堂门不远的铃，通过铃声便可以把他叫到忏悔室来听忏悔了。已经临近

中午时分，铃却还没响，这时弗朗切斯科正在教室里给一些未成年的男女孩子上课，心里越来越不安。窗外传来瀑布的咆哮声，时强时弱，牧师的心绪随着咆哮声的强弱而波动。他担心自己可能没听见铃响。他的不安和走神使孩子们感到奇怪。姑娘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醉心于这位年轻的圣徒，她们自然更注意到他心不在焉，没有关注她们。由于她们的本能与年轻牧师的感情冲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她们此时此刻也同样感到眼前的紧张气氛。

时钟快要敲响十二点的时候，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中的乡村广场——广场上的栗树正长出新嫩的枝叶——忽然人声鼎沸，人群蜂拥而来。可以听见比较冷静的、似乎是抗议什么的男性后颚音，但很快就被女人滔滔不绝的说话声、叫嚷声、咒骂声和抗议声淹没和掩盖，听不见了。接着，出现了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忽然间，又有一阵深沉的噪音传到牧师的耳里，乍听搞不清是什么原因。那是五月的日子，可那声音听起来却像强劲秋风刮栗树，一下子把果实抖落下来似的，坚实的栗子劈劈啪啪地抖落到地面上。

弗朗切斯科探身到窗外。

他看见广场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吃了一惊。他非常惊慌，甚至惊愕，直至那尖锐刺耳、震耳欲聋的忏悔铃声把他惊醒过来。他急匆匆地走进教堂，又跑到教堂大门前，把正拉铃的忏悔者——阿加塔拉进教堂里。随后，他又走到大门外。

事情显然是这样的：这位被摈斥于社会之外的姑娘刚来到村上就被人发现了，于是就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像对付一条癞皮狗或者一只恶狼一样，人们设法用石块把她从村里赶走。过了一会儿，孩子们和他们的母亲们合伙干起来，一起穷追猛打这个被扫地出门的瘟神。他们并没有因为姑娘

身材美丽而心慈手软，改变态度，他们是在向一只危险的野兽，向一个传播瘟疫病毒的怪物投石头。阿加塔确信牧师会保护她，不让别人改变自己既定的目标。坚毅果敢的牧羊姑娘在众人追逐的情况下来到了教堂大门前。尽管如此，教堂大门还是被孩子们投来的几块石头击中了。

牧师大可不必训斥责备情绪激昂的平民百姓，让他们头脑清醒过来：他们一见到他，就已逃之夭夭了。

在教堂里，弗朗切斯科示意气喘吁吁、默默不语的阿加塔跟他到牧师公馆去。他的情绪也很激动，因此，他们俩都听到了各自的喘息声。吃了一惊后现已稍稍镇静下来的女管家，站在牧师公馆狭小的楼梯上——楼梯四周是刷得雪白的墙壁——迎接这个被追赶的猎物。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有必要，女管家是乐于助人的。瞥见了这位老太太，阿加塔才意识到自己受了委屈。她时而冷笑，时而怒骂，从而为牧师提供了再次聆听她嗓音的机会。他觉得她的声音圆润、洪亮、豪放。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人追赶。在她看来，索阿纳这个小村庄仿佛是个马蜂窝，或者是一座蚁丘。尽管她气愤填膺、怒不可遏，却没有想到要探索这些村民如此气势汹汹、穷凶极恶的原因。诚然，她从孩提时代起便已熟知这种情况，并视之为家常便饭了。人们有时单枪匹马抵御马蜂与蚂蚁的袭击。野兽来犯，会激起我们憎恨，会使我们发怒，会使我们气恼，有时，我们也会用恐吓、眼泪或蔑视来发泄胸中的怒气与仇恨。当女管家为她整理褴褛的衣裳，而她自己则把厚密得惊人、刚才在仓皇逃跑时散乱的赭色头发别起时，阿加塔正是这样做的。

年轻的弗朗切斯科从未像现在这样忍受着克制情欲的痛苦。这个女子靠得那么近，她宛如荒山野岭上一枚已长熟的清甜可口的野果，她那热辣辣身躯散发出来的醉人热气，从前那可望

而不可及的东西，如今已来到他的小住宅里了——这一切都使得弗朗切斯科紧握拳头，绷紧肌肉，咬紧牙关，使顷刻间把他的思想弄得糊里糊涂的心绪恢复正常了。脑子一清醒，种种情景、种种思想感情在他的脑海里翻涌：各地的湖光山色，各种人物，遥远的回忆，往日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难忘的时刻，同现在的各种想象交织在一起。仿佛现时的想象已消失，在他的脑海里接着浮现的是一幅既美好又可怕的无法避免的前景。他知道自己完全沉醉于这一前景了。他思考过这些乱七八糟的想象，无数次地、无休止地思考过，无法克制自己。弗朗切斯科知道，他那明确的意愿已在他的心灵中失势，由另一种无法抗拒的意愿取而代之了。这个年轻人不得不恐惧不安地承认，他无条件地听从后者的摆布。他这种心情好像着了魔似的。如果说他为自己不可避免地堕入罪恶深渊而感到胆战心惊，那么，他就可能同时为自己难以抑制的内心喜悦而放声欢呼。他的贪婪目光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满足。更确切地说，这里饥饿就是满足，满足就是饥饿。一个邪恶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这里有他享受不尽的佳肴，而圣餐就是用这种佳肴来滋养耶稣基督的圣灵的。他的感受是异教徒式的。他认为他那位利戈内托的伯父是个笨拙的雕塑家。为什么他当初没有更喜欢画画呢？也许他本人还能成为画家呢。此刻他想到贝尔纳迪诺·卢伊尼[①] 和他在卢加诺那座古老教堂里画的巨幅油画，想到他在那里画的一些惹人喜爱的金发女圣徒。但所有这些画像与眼前这个迷人的朝气勃勃的活人比起来，都会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弗朗切斯科茫无头绪，一时半刻不知该怎么办好。起初他告诫自己，要避免同这个姑娘接近。种种动机（不是所有动机都一

① 贝尔纳迪诺·卢伊尼（约 1480～153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样纯洁)都促使他马上去访问村长,而且在村民也可能这样做之前捷足先登,抢先向村长报告这桩事情。弗朗切斯科幸好在家里碰到了他。村长冷静地倾听他的话,赞成他对此事的看法。对高山牧场上水深火热的惨状不听之任之,关怀与支持被卷进罪恶与耻辱漩涡而身败名裂的人,是符合基督教和善良的天主教精神的。至于村民和他们的行为,村长答应采取严厉的措施。

村长那位漂亮的太太,惯于沉默寡言地观察事物。年轻的牧师走后,她评论说:

"这个年轻的牧师有朝一日大概会登上大主教乃至登上教皇的宝座。我想,也许是吃斋、祈祷和值夜班的缘故吧,他显得瘦骨嶙峋。魔鬼跟在这位圣徒后面施展魔术,玩弄阴谋诡计。但愿这位年轻人能得到上帝保佑,当心进入魔鬼的圈套!"

弗朗切斯科返回公馆时尽量放慢脚步,许多妇女怀着好奇心,也有一些妇女带着恶毒的目光注视着他。她们知道他去哪里了,因此决定强行把那个瘟神从索阿纳撵走。头上顶着木柴、昂首挺胸地阔步走着的姑娘们在大理石棺附近的空地上遇到了弗朗切斯科。她们虽然面带卑躬屈膝的微笑向他致意,但在他走过去后态度却很轻蔑。弗朗切斯科发疯般地跑回家。他听见群鸟杂乱的鸣啭声,听到瀑布声时而高昂豪放,时而低沉压抑。他觉得,仿佛他不是两脚踏在地上,而是身不由己地在各种声音与幻象的漩涡中被卷走。他突然发觉自己在教堂的法衣室里,接着在正堂的祭坛前,向圣母玛利亚跪拜,祈求她在他思想斗争激烈时保佑他、帮助他。

不过,他并非祈求圣母帮他摆脱阿加塔。这样的想法在他心灵中根本就没有滋生的土壤。他只是恳求圣母大发慈悲,理解他,宽恕他,甚至赞同他的做法。弗朗切斯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阿加塔可能走了。于是他蓦地中断祈祷,匆匆离开祭坛。

他发现姑娘还在，女管家彼得罗尼拉陪伴着她。

“我把一切事情都解决了。”弗朗切斯科说道，“每个人都可以进教堂，都可以到牧师家里来。请相信我吧，已发生的事情今后不会再重演！”他心里感到踏实，仿佛他自己重又走上了正路，脚踏实地。彼得罗尼拉被派往邻近的牧师公馆去送一份重要的教会文件。遗憾的是这趟差事不可推迟。此外，女管家还得向那位老神甫报告已经发生的事情。“要是你遇见村里的人，就告诉他们，”他仍然强调说，“高山牧场上面的阿加塔在牧师公馆我的家里，我教她《圣经》，教她信仰上帝。他们尽管来捣乱好了，他们会永久地被罚入地狱！他们尽可以集结在教堂前聚众闹事，虐待他们的基督教教友！他们投出去的石头没有击中她，而是击中了我。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我将亲自护送她回去，也许一直送到高山牧场上。”

女管家走后，两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姑娘无所事事，依然坐在那把似乎破烂的椅子上。这把椅子是彼得罗尼拉挪到刷得雪白的墙边给她坐的。阿加塔的眼睛仍在颤抖，她愤怒的目光映现出她蒙受了屈辱的伤痕。她那张丰满的娇美无比的脸越来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终于眼泪如潮涌，簌簌落下。这时候弗朗切斯科背对着她，不时向窗外张望。索阿纳瀑布永恒不息的哗哗声，伴随着来自梯地上茂盛的葡萄园中的一个男孩子悦耳的歌声传来。弗朗切斯科的目光越过索阿纳山谷巨大的岩壁，从命运攸关的高山牧场直扫到卢加诺湖畔。这时他不能不踌躇起来，现在他真有把握实现他那超尘世的愿望吗？要是他转过身来，阿加塔仍会呆在这里吗？如果他转过身来，阿加塔仍在，情况会怎样呢？这一转身对他的整个尘世生活乃至来世生活不是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吗？这些疑虑促使他尽可能长久地坚持已采取的

态度，以便作出决定前再次反省一下，或者起码好好考虑一下。反省和考虑的时间不是几分钟，而是几秒钟。然而在这几秒种里，不仅他初访卢基诺·斯卡拉博塔引起的爱情纠葛，而且还有他的能记忆起来的全部生活，都清楚楚地展现在他眼前。在这一瞬间，弗朗切斯科脑子里掠过一个令人吃惊的幻影：在杰内罗索山上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末日审判正在举行，喇叭的长鸣令人恐惧不安。大天使米夏埃尔一只脚踏在杰内罗索山上，另一只脚踏在卢加诺湖那边的山峰上，左手拿着天平，右手握着出鞘的宝剑，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与此同时，头上生角、长有利爪、面目可憎的撒旦蹲在索阿纳牧场后面。牧师目光所到之处，几乎都站着一个身着黑衣、头披黑纱、交叉着双手的妇人。她不是别人，是他那悲观绝望的母亲。

弗朗切斯科闭上眼睛，接着用双手紧按太阳穴。待他慢慢转过身来，便带着恐惧不安的神色，久久地注视着眼泪汪汪的阿加塔；她的紫红色的嘴唇伤心地颤抖着，心里很惊慌。弗朗切斯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好像被死神的手指触到了似的。他默不作声，摇摇晃晃地向她走去。就像一个被无法逃脱的势力打败的人呻吟一样，他也悲叹一声。这是一声粗野、热切地哀求怜悯的悲叹与呻吟。随着这一声呻吟，他颓丧地跪倒在她面前，向她伸出合掌的双手。

要不是村民对阿加塔的迫害给弗朗切斯科的热情又掺进了一种巨大的热切的同情，这位年轻人也许还不至于这么快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他很清楚，她被上帝赋予了像阿芙罗狄蒂[①]那样的美丽，要是没有一个保护者，在她未来的生活中，在这个世界上，必将面临怎样的局面。今天的情况使他成了她的保护

① 阿芙罗狄蒂，希腊神话中司爱情与美的女神。

人，也许是他拯救了她，免得被石头活活砸死。因此，他个人有权对她提出要求。他有个模糊不清的想法对他的行动有影响，使他不自觉地克服种种顾虑、羞怯与恐惧的心理。他认为不可能将伸给阿加塔的手又缩回来。即使全人类和上帝都反对她，他也要站到她的一边。这样的考虑、这样的思绪出乎意料地与感情的洪流汇合在一起，因此，感情的洪流溢出堤岸，泛滥出来了。

不过他的举止还未越轨，还未构成犯罪事实，只不过是一种软弱无力、无可奈何的状态。他为什么那样做呢？他做了什么事呢？他也说不清。实际上他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遇到了一点点事情。而本来会担惊受怕的阿加塔，并没有惶恐不安，她仿佛忘记了弗朗切斯科是个陌生的男人，是个牧师。忽然间，他变成了她的哥哥。在她由哭泣转为抽噎时，弗朗切斯科为她的干抽噎而深感震惊，好像是为了安慰她，把她紧紧搂抱着，阿加塔不仅允许他这样做，而且还垂下她那泪水纵横的脸，把它深深埋在他的怀里。

他在她痛苦时想方设法安慰她，就这点来说，她像是他的孩子，他像是她的父亲。以前，他从未与一个女人的肉体贴得这样近，他的爱抚，他的柔情蜜意，很快就已超越了父亲的限度。他清楚地觉得，在姑娘痛苦的抽噎中包含着一点东西，像要表白什么似的。她知道，他也清楚，她的生存归功于这丢脸的恋爱，并因此与他忍受着同样的痛苦。他要与她同艰苦，共患难。这样他们俩的心灵就融为一体，两人肝胆相照，心心相印了。他很快就把她那张可爱的圣母般千娇百媚的脸对着自己的脸托起来，紧紧搂住她脖子，用右手朝后按住她的雪白的额头，眼中闪烁出可怕的光芒，贪婪的目光久久地注意着他已牢牢把住的姑娘。突然间，他像一只鹰隼一样向她那热辣辣的带有泪水咸味的小嘴猛扑下来，并与之不可分割地合二为一。过了一会儿，无穷的醉人快乐

过后，弗朗切斯科突然松开手，稳定地站起来。他在自己的嘴唇上还能尝出血味来。“来，”他说道，“你不能没有保护一个人回家，我陪你回去！”

弗朗切斯科和阿加塔悄悄地离开牧师公馆的时候，阿尔卑斯山地区上空气候变化无常。他们拐入草地上的一条小路，穿过桑树林和葡萄藤，从一个山坡到另一个山坡，悄悄地拾级而下，没有被人看见。弗朗切斯科十分清楚，他刚才经过了什么地方，现在越过了什么界限，但他并不后悔。他变了，变得坚强了，变得自由了。夜间空气很沉闷。伦巴第平原上空乌云翻滚，似有大雷雨欲来之势，群山巨大的侧影后面闪烁出扇形的电光。牧师公馆窗下巨大的丁香树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随着山涧渗漏过来的水飘下来，与空中的冷热气流混合在一起。这对陶醉于幸福中的情侣默默无言。他搀扶着她，每当他们俩在苍茫的夜色中沿着围墙向底下的山坡走下去时，他就用双臂搂着她，这时她的胸部紧贴着他的胸部，他的焦渴的嘴也紧贴着她的嘴。他们不清楚到底想要到哪里去，因为从萨瓦利亚深谷没有通到高山牧场上面去的路。他们俩一致认为，要避免经过村子上去。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觉得是无所谓的，要紧的是尽情享受即将获得的幸福。

这以前的世界多么枯燥乏味，多么死寂和空虚，而此刻却经历了多大的变化啊！在牧师的心目中，世界的变化多么大啊，而在这个世界上，牧师的变化又是多么大啊！所有原来他认为是重要的事物，如今都变得毫无价值，统统都从他的记忆中泯灭了。父亲、母亲以及他的老师们，都像蛆虫一样留在被唾弃的旧世界垃圾堆里，而天使却为他这个上帝的儿子，这个当今的亚当打开了天堂的大门。在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永恒的天堂里，他已迈出

了醉人的第一步。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任何时代或任何年龄的一个人。他周围的夜的世界也是不受岁月支配的。既然他已告别了人摒弃人的时代，告别了人驱逐人并存在原罪的世界，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天堂，因此，他就不再感到丝毫的畏惧了。天堂大门外的人，谁都损害不了他的一根毫毛。就连他的上司，也就是教皇本人，都无法阻挡他享受天堂的果实，夺不走上帝恩赐给他的莫大幸福。就连他的上司也变成了低贱的东西，他们早已被人遗忘，居住在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的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弗朗切斯科已不再是弗朗切斯科；他是刚刚被上帝的呼吸唤醒的第一个人，盖世无双的亚当，伊甸园里绝无仅有的主人。在这个富裕的无罪恶的世界里生活的，除了他以外别无他人。星辰发出绝妙的震颤音以抒发内心的喜悦。云彩轻轻地飘动，犹如纵情啃草的牛群一样，紫红色的硕果甜美喜人，令人神清气爽，树木渗出芳郁的树脂，百花撒下美味的香料：这些都取决于夏娃，上帝把她当成果实中的果实，香料中的香料，把她置于所有这些奇迹中间，她本身是上帝创造的最大奇迹。造物主把一切香料中的香气，把芬芳中的精华注入了她的头发、皮肤和肌肉之中；而她的体态、她的实体都与众不同，这是上帝掌握的秘密。她的体态变化自如，不论是动还是静，都非常娇媚。她的实体似乎是用百合花瓣和玫瑰花瓣合并而成，冷静时很贞洁，激动时很轻狂，既温柔又刚强。这枚果实中有个活跃跳动着的核心，还有珍贵的脉搏在跳动。要是你能品尝到这枚果实的滋味，她会给你享受美妙的欢乐，而这欢乐的源泉是永不枯竭的。

从造物主的近旁可以推论出，在这个主所创造的世界中，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天堂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这里，上帝尚未完成他的事业，但他并没有半途而废，并没有躺下来睡大觉，恰好相反，他造物的双手、造物的精神和造物的力量并没有松懈，

它们在创造中保持着创造性。天堂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和环节都保持着创造性。刚刚从陶器工场出来的弗朗切斯科——亚当，觉得自己是周围事物的一个创造者。他怀着一种超现世的喜悦抚摸着和看着上帝的女儿夏娃。在她身上有塑造她的爱。上帝塑造她的身体所用的材料中最珍贵的部分，仍具有那超脱凡俗、一尘不染的美。这个创造物在造物主的创造烈火的作用下，也在震颤和生辉，迫切要与亚当融为一体。亚当也渴望同她走向新的完美境界。

阿加塔与弗朗切斯科，弗朗切斯科与阿加塔，一个是牧师，名门望族的子弟，一个是遭受社会摈斥、蒙受歧视的牧羊女。这对情人手挽着手，通过夜幕笼罩下的隐蔽小路向山谷下走去，去寻找最隐蔽的地方。他们既万分惊愕又充满喜悦；他们默默地走下去，向人世间千金难买的美妙奇迹走去。

他们很激动。上帝对他们俩的赦免和选定（这点他们感受到了），加上他们的无上幸运，促成了这一庄严的时刻。他们紧紧地搂抱着，在亲吻中抱成一团；但他们又觉得茫茫然，不知该到哪里去。他们即将经历的事当然是最神秘的事，也是上帝为什么既要造人，同时又把死神送到人间，仿佛纵容死神作恶的原因。

这对恋人来到峡谷下边，它是萨瓦利亚河穿凿而成的。峡谷很深，只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沿着河床边缘通到上面的积水池，山溪从高得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越过一个岩架，直泻入池中。离峡谷还有相当距离的地方，小溪分成两条支流，流过翠绿的小岛后又汇合在一起。小岛上长着几株业已生根的小苹果树，非常可爱，因此弗朗切斯科很喜欢这个小绿洲，过去常来这儿游玩。现在亚当脱了鞋，背着他的夏娃涉水过去。“来吧，不然我就葬身在这里。”他对阿加塔连连说了几遍。这对情人迈着沉重的、几乎是醉汉般踉踉跄跄的步子，踩坏了水仙花和百合花。

尽管小溪淙淙的流水也带来了一阵凉意，这里的山谷还是暖融融的。这对情侣自生活出现转折以来度过的时光多么短暂，而转折以前的一切离现在又多么遥远啊！小绿洲的所有者是个农夫。因为小岛离村子相当远，农夫就用石块、树枝和泥土盖了一间茅屋，以便可以稍稍躲避偶然来临的风雨。当亚当偕同夏娃径直向谷底走下去时，他眼前浮现的也许就是这间茅屋吧。茅舍似乎已准备好迎接这对恋人。好像许多神秘的客人已被通知，秘密生育的庆典正在临近，因为茅屋四周飘动着一团团发光的云雾，一片片火星，一群群的萤火虫，犹如许多个天体，许多条银河，有时集结升高，仿佛想要重新挤满这个空空洞洞的宇宙似的。萤火虫和星火飘过山谷，在高空中飘浮，飘得很高很高，以至鱼目混珠，难以把天空中的群星同萤火虫区别开来。

尽管弗朗切斯科与罪恶的阿加塔明明知道那是萤火虫蹁跹飞舞的把戏，但这一壮观的景象，这种默默无声的魔术，对他们俩来说都是很奇妙的。他们为此而惊叹不已，一时不由自主地驻足不前。弗朗切斯科心想，这不就是我常来游玩并且满心欢喜地观赏过的地方么？我根本没有想到它今天对我变得如此重要。我觉得，它是个逃避人世间悲痛的隐居处所，是个清心寡欲、悉心事神的好地方。实际上，这是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上的一个小岛，是天堂里最理想的幽会地方，过去我怎么没看出来呢？那神秘通红的火花状的云层，那婚礼的礼花和祭神的火把或者其他什么，使他完全脱离了尘世。倘若他没有忘记这个世界，他就知道它犹如从海里爬起来的七头龙一样，软弱无能地躺在伊甸园的大门前。他同崇拜七头龙的人有什么关系呢？让七头龙来亵渎上帝的茅舍好了！七头龙的唾沫溅不到他们所在的地方。牧师弗朗切斯科从未感到自己如此靠近上帝，在上帝身边找到如此安全的地方，如此忘却自己的存在。在山溪的涓涓流水声中，

群山的呼啸宛如旋律优美的歌声，山岩好像在演奏管风琴，群星仿佛在弹奏金色的竖琴。天使们欢欣鼓舞，纵情歌唱，合唱声震九重霄，犹如狂风怒吼，把和声从玉宇上面刮下来。钟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强强弱弱的婚礼钟声，使太空中洋溢着极其欢乐的喜庆气氛。于是，他们俩紧紧抱作一团，倒在树叶铺成的床上。

时光无时无刻不在流逝，尽管人们忐忑不安，急急忙忙要留住这极其欢乐的时刻，却找不到理由。弗朗切斯科觉得，他的整个一生是一步一步地登上现在这个玄妙神秘顶峰的。要是不能留住这良辰美景，今后该在哪里安身立命呢？倘若人们从陶醉中又被驱逐出来，他又怎能忍受这该诅咒的悲痛生活的折磨呢？正在陶醉于超尘拔俗的享乐时，年轻人深切感到幸福欢乐时光的短暂，在享乐时他又感到了失去欢乐时的痛苦。他觉得，他本该喝一杯醇美的葡萄酒，以解除同样醇美的焦渴；杯中的美酒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尽管如此，他的焦渴也永远解除不了。这位开怀畅饮者既不想解除他甘美的焦渴，也不想把美酒饮完。虽然如此，他还是贪婪地狂饮，因为他永远喝不到杯底。

这对情人睡在沙沙作响的树叶上，淙淙溪流环绕四周，仿佛被溪水淹没了。萤火虫在四周翩翩起舞，群星耀眼的光芒穿过房顶的罅隙投射进来。阿加塔身上的一切秘密，从前他当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如今被他战战兢兢地据为己有了。他把头埋在她的松散的秀发中，他的嘴唇紧贴着她的嘴唇。但是，他的眼睛立刻对他的嘴嫉妒起来，因为嘴夺走了眼睛观赏这张甜蜜小嘴的机会。从她青春的肉体上秘密的地方，越来越难以想象地、越来越炽热地、越来越醉人地涌现出幸福和欢乐来。以前他从来不敢企望，只在难熬的夜晚浮现于眼前的东西，同他现在完全占有的东西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在陶醉于幸福欢乐的时候，他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白日做梦。在心满意足的时候，他总想确保阿加塔归他所有。他的手，他颤动的双手和手掌，他的双臂，他的胸部和腰部，破天荒头一次接触到女人。对他来说，她不仅仅是个女人。他觉得，他仿佛找回了失去的东西，找回了不慎丢失的东西，现在与之结成一体了。没有这东西，他就是个残缺不全的人。他曾同这两片嘴唇、这头秀发、这对乳房和这两条玉臂脱离过吗？她是女神，而不是女人。只为自己而存在，那是毫无意义的。他要探究世界的核心，于是把耳朵紧紧贴在姑娘的乳房上，满怀喜悦地聆听这世界心脏的跳动。

他们俩如痴如醉，半睡半醒，从筋疲力尽的狂欢转到感官刺激，再从感官刺激转为醉人的狂欢，忘乎所以的狂欢。弗朗切斯科与阿加塔互相搂抱着，终于堕入了梦乡。这位羞怯粗野的姑娘顺从了牧师的抚爱，这多么稀奇，又是怀着多么大的信任啊！她多么恭顺、多么幸福地委身于他啊！她在他怀里安然入睡，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就像喂饱了奶的婴儿带着平静的微笑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一样。弗朗切斯科观赏、惊羡和爱恋着这位假寐中的姑娘。她的身体不时颤动，这种现象伴随着松弛而来。有时，她在梦里惊叫起来。而当她睁开多情的眼睛时，脸上总是浮现出同样迷人的微笑，接着又高枕无忧地睡着了。弗朗切斯科入睡时总觉得好像有一种势力轻轻地夺走他搂抱着的、与他的整个身躯紧贴着的肉体。但是一醒来，他总有一种极为甜蜜的感受：一场无法形容的梦幻与一种对无比甜美的现实的幸福感受相结合。

她是天堂的果实，是伊甸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实。他用整个身体搂抱着她。她是生命之树的果子，而并非辨别善恶的智慧树的果实，那条毒蛇曾用智慧来勾引过夏娃。更确切地说，她是这样的果实：谁享用它，谁就可与上帝平起平坐。弗朗切斯科心中

永远不再希望有其他更大的幸福快乐了。在人世间，在天堂里，都不存在可以与他此时此刻享受的快乐相比拟的快乐。在这位正纵情享乐的年轻人看来，就是国王也罢，上帝也罢，没有一个不像是忍饥挨饿的乞丐。现在，他说话结结巴巴，说话时气喘吁吁。他吸进阿加塔从两片张开的嘴唇中间吐出来的一股股醉人的香气。他从姑娘的眼睫毛上、脸颊上吻去欢乐的热泪。他们俩紧闭双目，只是偶尔眯起眼睛，怀着内省的目光，各自从对方身上获得自己的享受。这一切都超越了享受，难以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

弗朗切斯科早上准时做弥撒。无人知道他昨晚外出没有回来，彼得罗尼拉也根本没有注意到此事。匆匆地洗漱后，他便急急忙忙地来到法衣室，童仆们已在那里恭候着他。接着，他又赶到祭坛，来到等候着他的村民前面。他匆促行事，来不及思考已发生的事情。当他再次回到牧师公馆，走进他的小房间，女管家已把通常吃的早餐端上时，他才考虑起昨晚的事情来。但思考并未使他醒悟，把事情弄清楚。确切地说，旧的环境，正在展现的新的一天，给头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一种不真实的印象，就像昨夜做的一场梦一样，昨夜的事情在他的脑子里渐渐淡薄了。可是事实毕竟是事实。虽然事情比弗朗切斯科做过的任何一场梦都离奇难信，他却无法加以否定。毫无疑问，他干了一件可怕的事。问题在于他到底还能否从这次堕落中，从这次可怕的犯罪中站起来。这次堕落是从那样的高处跌下来，跌得太重了，以至于牧师不得不感到悲观绝望。这种令人吃惊的事件，不但在教会里，就是在世俗社会中，都是没有先例的。弗朗切斯科想起村长，想起曾与他谈过是否能拯救高山牧场上那些放荡不羁的人。现在，他深感受辱的时候，他才认识了使他当时盛气凌人的教士的妄

自尊大和目中无人。他耻于人后，像个爱虚荣的骗子，被人揭露出来，羞得无地自容。他刚才不还是个圣徒吗？索阿纳的女人们和姑娘们不是几乎都把他当成偶像一样崇拜敬仰吗？

他不是卓有成效地加强了这个地方的教会观念，以至于连男人也来听弥撒，做礼拜重又蔚成风尚吗？如今，他成了上帝的叛徒，成了他这个村子的骗子和叛徒，成了教会的叛徒，成了他全家荣誉的叛徒，成了他本人的叛徒，甚至成了那个被人歧视、道德败坏、声名狼藉、贫穷可怜的斯卡拉博塔一家的叛徒。他在拯救他们的灵魂的幌子下，使他们进一步陷入了绝境。

弗朗切斯科想起他的母亲。她是一位高傲自负的女人，几乎具有男子气概。在他童年时代，她严格管教他，引导他。她那坚韧不拔的意志勾勒出了他未来生活道路的轮廓。他知道，她对他的严格要求无非是强烈的母爱，只要儿子的名声受到些微的污损，她的自尊心势必受到极大的打击，要是儿子犯了严重的过错，她的生命必然受到致命的创伤。那确确实实发生的事情，那刚刚经历的事情，事前竟未联想到他的母亲，竟未好好想想，真是咄咄怪事啊。

弗朗切斯科掉进了最令人恶心、讨厌的泥潭，掉进了最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垃圾堆。他把牧师的誓愿，把作为基督徒、作为他母亲的儿子乃至作为人应有的品质，统统都抛弃了。一旦母亲和世人知道了他的罪行，他们只能认为他是一只衣冠禽兽，一只散发着臭气的可怕畜生。弗朗切斯科装模作样地埋头读祈祷书，又蓦地放下书本站了起来。他觉得，仿佛一阵密集的石块像冰雹落地般向公馆劈里啪啦地投来，其凶猛程度超过日前村民试图用石块砸死阿加塔那一回千百倍。仿佛牧师公馆要被夷为平地或者起码变为废墟，而他个人则作为一只有毒的癞哈蟆被埋在了废墟底下。他仿佛听见稀奇古怪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的呼

喊，疯狂的叫喊。他似乎又觉得，在无休止地掷石砸屋的愤怒人群中，不仅有包括村长夫妇在内的所有索阿纳人，而且还有斯卡拉博塔及其一家，他的母亲竟抢在前头。

但是过了几个小时，这种心情就被截然不同的幻想和感情冲动取代了。从反省、从对自己举动的恐惧、从悔悟中产生的一切心思，现在已仿佛不复存在了。一种从未忍受过的煎熬，一种无法抑制的焦渴，现在正折磨着弗朗切斯科。他的内心在呼叫，好像一个在火辣辣的沙漠上难熬得打滚的人呼喊着要水解渴一样。空气中似乎缺少呼吸所需要的气体元素。牧师公馆变成了弗朗切斯科的樊篱，他像一头猛兽一样拖着两条疼痛的膝盖，在四壁内惶惶不安地爬来爬去；倘若人们不把他放出来，他决定宁可撞墙身亡，也不愿苟延残喘。他一面从窗口看着村里的人，一面扪心自问：岂能作为死人生存下去？村民不知道我享受了什么，现在仍需要什么，不然他们怎能忍受他们可怜的生活呢？弗朗切斯科此刻又高傲自大起来了。他蔑视教皇、皇帝、侯爵和主教，总而言之，蔑视所有的人，就像通常蔑视蚂蚁一样。即使在焦渴难熬、痛苦不幸和生活清苦的时候，他也那样目空一切。当然，他现在已不由自主，无法再主宰自己的生活了。一种威力无穷的魔术曾把他变成爱神厄洛斯的一个完全没有意志的牺牲者，要是没有阿加塔，甚至会变成厄洛斯的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牺牲品，这个爱神，比起宙斯和其他诸神来，年龄更老，威力更大。他曾在古书上读到过有关这类魔术和爱神的记述，当时只付之一笑。现在，他清楚地感到爱神射的箭和造成的重创；古人认为，爱神就是通过伤口使牺牲者的血液中毒的。他觉得他的伤口痛得像烧灼，似锥钻，像火烤，似狗咬。直到夜幕降下，他踏上去那小绿洲的道路时，他的刺痛才消失。这时，他的心里仿佛因为幸福

而欢呼。昨晚他与情人相约，今晚又在小绿洲那里幽会。

山间牧人卢多维科——他在当地居民中以“索阿纳的异教徒”而出名——读到手稿破损的地方，突然沉默了。来访者很想听完这个故事，便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这个愿望。主人说他的手稿只能读到这里，不能再往下读了，并且认为故事可以而且必须到此结束。采访者则不以为然。

阿加塔与弗朗切斯科，或者弗朗切斯科与阿加塔，将会怎样呢？他们的隐私未被发现，还是终于被人揭露了？这对情侣是能够长久相爱呢，还是他们的结合仅仅是生活长河中扬起的一阵浪花？弗朗切斯科的母亲获悉了此事吗？最后，客人还想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取材于真实事件呢，还是纯属虚构？“我已经说过，”卢多维科答道，脸色稍稍变得苍白，“有一件真实的事情促使我写这篇蹩脚的东西。”说完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大约六年前，人们的确用棍棒和石块把一个牧师从教堂的祭坛上撵了出来。我从阿根廷回到欧洲，来到这个地方时，听到许多人给我讲起此事，因此，无论如何，我不怀疑此事。乱伦的斯卡拉博塔兄妹也确实在这儿的杰内罗索山上生活过，当然不是姓斯卡拉博塔。阿加塔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干脆取了圣阿加塔小教堂的名字，您看到，褐色的鱼鹰老是在小教堂上空盘旋。斯卡拉博塔夫妇的几个罪恶的私生子女中确实有个成年的女儿。那个被逐出教门的牧师被指控同这姑娘有非法的交往。据说他并不否认此事，也毫无后悔的表示。听说，教皇因此把他逐出了教会。斯卡拉博塔一家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据说他们——指父母二人，不包括他们的孩子——在里约热内卢患黄热病死了。”

酒的刺激作用和那由于时间、地点、交际以及特别是这段妙

趣横生的故事而在来访者的脑子里引起的兴奋，再联想到此地种种神秘的环境，都使得采访者兴致勃勃，对主人继续纠缠不休，要求听完全部故事。他又问起弗朗切斯科和阿加塔的命运来。牧人无法讲述。“听说他们在此地长期惹人讨厌，因为他们玷污了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圣地，竟把教堂当做他们寻欢作乐的场所。”说到这里，这位隐士突然开怀大笑起来，笑得无拘无束，久久不能停住。

这篇旅途奇遇的作者若有所思和异常激动地踏上归途。他的日记记述了他下山时的感受，但他不愿插进这里来。太阳落下地平线后出现的所谓暮色苍茫的光景，无论如何是格外美丽的。索阿纳瀑布的隆隆声清晰可闻。弗朗切斯科与阿加塔听到过的瀑布声也完全是这样的。或者，他们也许现在仍听着瀑布直泻而下的奔流声，而且就在此时此刻？斯卡拉博塔的乱石堆不就在那里吗？不是可以听见从那边传来孩子们兴高采烈的喧闹声吗？在这片喧闹声中不是夹杂有羊群咩咩的叫声吗？徒步旅行者擦擦脸，好像要擦开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纱似的。究竟是他听到的这段故事，像一株细小的龙胆花或近似的小花那样产生于高山牧场呢，还是这壮丽、巍峨的崇山峻岭，那个希腊神话中讲的巨人反抗天神宙斯的斗争，产生于这段故事之中呢？正当他想着此类问题的时候，一个女人嘹亮的歌声传到了他的耳际。这就是说隐士已结婚成家了。屏息细听，这歌声仿佛从一座宽敞的音乐厅里传来，甚至连大自然也在洗耳恭听呢。歌声似乎来自岩壁，悠扬婉转，圆润悦耳，热情高雅，似乎是从岩壁那边飘来。但是唱歌的女郎却显然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沿着通往卢多维科正方形斗室的山路上走来。她头上顶着一个罐子，左手稍稍扶着，右手拉着她的小女孩。因此，她那丰满而又苗条的身材显得笔挺、妩媚，给人以庄重甚至高雅的印象。一看见这位女郎，观看者顿时恍然大

悟，某种推测马上闪过了脑际。

也许采访者被发现了，她的歌声戛然而止。女郎渐渐走近，全身披着金光灿灿的晚霞。采访者听见母亲用安详、低沉的声音回答孩子的问题。接着，他听见这女人赤着脚吧唧吧唧地登上粗略加工成的石级。因为头上顶着罐子，她得迈着稳健的步子。在相遇前的一瞬间，期待见面的采访者有一种未曾有过的紧张和莫名其妙的感觉。这个女人仿佛长高了。采访者看见她撩起裙子，每走一步，一个膝盖隐约显露一下，看见她袒露的肩膀和双臂，一张圆圆的、富有女性特征的脸，它显得自豪自信，却又很妩媚可爱。这张脸被又浓又密的栗色头发围绕着。这不就是那个具有男子气概、通情达理的女子，那个叙利亚女神，那个同上帝决裂以委身于丈夫的罪恶女人吗？

采访者站到一边让路，这位容光焕发、春风满面的卡奈伏尔① 在他身边走过，因为头上顶着罐子，虽然回答了他的问候，却几乎难以察觉出来。她把目光转向他，头保持正直，脸上掠过一丝骄傲、自信、会意的微笑。接着，她垂下目光看路，与此同时，从睫毛间似乎喷射出超世俗的光芒。也许因为天气炎热，因为喝了些酒，还经历了许多事情，采访者万分激动，但有一点肯定无疑：在这位女人面前，他觉得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十分渺小。她那两瓣丰满的、稍微撅起的媚人嘴唇含有几分讥讽。这两瓣嘴唇懂得，它们不受非议，自由自在。她的颈项、她的肩膀和她那为周围的生活气息而感到激动、充满喜悦的胸膛的权利，不容侵犯，不需保护。她从世界的底层爬上来，在目瞪口呆的采访者旁边经过，永远向上。她以无情的双手成为天国与地狱的主宰者。

---

① 卡奈伏尔是希腊少女，出身高贵，在节日或游行时头上顶着圣具篮。

·附 录·

颁 奖 辞

瑞典学院
代理秘书 **汉斯·希尔德布兰特**

有句老话说，随着时间的改变，人也会有所改变。当我们回顾过去时，便会发现这话的真实性。我们这些已不再年轻的人在以往的忙碌生活中曾有过机会体验此话的真谛，并且现在每天都能重新证实它。我们发现，有史以来，新事物总是在不断涌现。虽然这些新事物发展到后来都显示出重要性，但起初却并不引人注目。种子一旦萌发，便会成长壮大。当代科学上的某些名字表明，事物微小的开端与后期的发展是大不相同的。

戏剧的发展也同样如此。我在这里并不想追溯它的二十五个世纪的发展过程。然而，从古希腊酒神节的半人半兽的合唱歌舞队（由于合唱队穿的是羊皮，因而被称为悲剧）到当代，对戏剧的要求的确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标志着一个极大的进步。

在我们的时代，盖哈特·豪普特曼在戏剧界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他最近刚步入五十岁，正处于壮年时期，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阅历是相当丰富的。二十七岁时，他的第一部作品被搬

上了舞台。三十岁时，他以剧本《织工们》(1892)表明了自己已经是一名成熟的艺术家。这部作品之后又有一些作品产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名望。他的大部分剧作均是描写下层阶级生活境况的，对于这种生活他进行了无数次观察，尤其是在他的故乡西里西亚。他的描写都是依据对人及其环境的敏锐观察。他笔下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具有完整个性的人，见不到丝毫模式或陈腐题材的痕迹。从来也不会有人怀疑他的观察的真实性，人们已确认豪普特曼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过，他并没有讴歌这些下层阶级的生活。相反，当人们看他的戏或读他的剧本，并且感到自己是处于剧本所描写的情节当中时，他们会觉得需要新鲜空气，并且会提出将来如何消除这些苦难的问题。豪普特曼剧作的真实性必然会使人们憧憬一个崭新的、美好的生活环境，并希望这一梦想能付诸实现。

豪普特曼还写了一些完全不同于这种类型的戏剧。他称之为“童话剧”。其中之一便是受人喜爱的《小汉娜升天记》(1893)。剧中生活的艰辛与天堂的快乐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类作品中还有一部是《沉钟》(1897)，在他的众多剧作中，这部作品在德国最受推崇。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用的是此书的第六十次印刷版本。

豪普特曼在写历史剧和喜剧方面同样是出类拔萃的。他还没有出版过抒情诗专集，但在他的剧作中偶尔出现的诗歌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

他在早期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1910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信奉基督的笨蛋埃马努埃尔·克文特》是他多年辛劳的结晶。1892 年问世的短篇小说《信徒》便是这部作品的一幅草图。从这部作品里我们了解到一个穷人的内心活动。这个人除了《圣经》以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对自己所读的东西也没有明辨是非

的能力，而他最终却得出结论，自己就是耶稣的化身。由于受到各种力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难以正确评价一个正常人的内心活动；而对于某些方面不正常的心灵，我们就更难办了。这样的尝试是大胆的，要达到这一步须经历数十年的创作过程。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很不一致。我乐意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埃马努埃尔·克文特》是对一道难题的高明解答。

豪普特曼的最大优点是他具有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敏锐洞察力，并且持批判的态度。正是因为这种才华，他在剧本和小说中创造了真正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不是只代表某种观点或意见的类型。我们见到的所有角色，即使是配角，都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人们钦佩他在作品中对场景的描述以及对人物的速写，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与剧中的主人公有某种联系。他的剧作的巨大凝聚力展示了他的伟大艺术，这种凝聚力自始至终吸引着读者或观众。无论他写什么样的题材，哪怕是写生活的阴暗面，他总是具有一种高尚的品格。这种高尚的品格及其精美的艺术赋予他的作品以巨大的感染力。

以上评价旨在简述一下瑞典学院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盖哈特·豪普特曼的原因。

豪普特曼博士，在您那本意义重大并引起争议的《信奉基督的笨蛋埃马努埃尔·克文特》一书中您说道："不可能做到对人生所有必要阶段的历程都进行揭示，这是因为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有其独特之处，而观察者对其对象的理解却受到自身天性的局限。"

您说得很对。但观察者有许多种。在生活中忙忙碌碌的普通人，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愿望去对自己的伙伴进行深入的了解。除非我们碰巧对别人的动机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否则我们看到的只能是表面，而不会去关心内在的东西。即使对于那些未卷

入现实生活的混乱，很少与外界交往并只和身边的人与事有密切联系的人来说，他们也并不总是能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深入的研究。我们不是被吸引就是感到厌恶；只要我们不是无动于衷，我们就会去爱或恨，我们也会去歌颂或谴责。

然而诗人不同于普通人。他能使自己的想象无限伸展，因为他有非凡的直觉，而对于您，豪普特曼博士，这种天赋已达到了顶峰。在您的众多著作中，您塑造了无数个人物。但他们并不属于这种或那种类型的人。对于您的剧作的读者或观众，剧中的每个角色都以其完整的个性与其他人物共存，但又彼此迥异。这正是您的作品的魅力所在。

人们一直认为，至少从您的某些著作中体现出，您一向是引人瞩目的现实主义者。您有大量的机会运用您的洞察力，了解不同阶层的人的痛苦，并对此加以如实的描写。不论是谁看了或读了这样的剧作，并且为之深受感动，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谁也无法否认存在着生活的阴暗面，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它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以便使活着的人变得聪明起来。

您作为作家所做的多方面的工作还给我们带来了其他巨著。我在这里仅提其中的两部，《小汉娜升天记》和《沉钟》。后者似乎在您的国家极受欢迎。

通过野心勃勃而又非常不幸的米夏埃尔·克拉默尔之口，您说道：

"如果有谁狂妄到要想描绘那位戴着荆冠的人，那么，他得耗尽终生。干这种事毫无欢乐可言，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孤独之中。他必须孤身独处，除了上帝之外，谁也不能与他做伴。他必须时刻献身于这一选择，必须远离日常琐事，更不用说为这类事操心了。这样，在他寂寞的奋斗与辛劳之中，圣灵就会降临。圣

灵似乎在他面前隐约闪现，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形象变得越来越高大。于是他就投入了圣灵的怀抱；这圣灵显现在他面前，沐浴在宁静与美妙之中。圣灵的出现并非出于他的要求。他看到了救世主，感到他就在自己身边。”

虽然您的作品中并未描写戴着荆冠的救世主，但您描写了一个最终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就是第二个耶稣的穷人。克拉默尔的话表明了您自己的态度。您的小说《信奉基督的笨蛋埃马努埃尔·克文特》出版于 1910 年，但您在 1892 年所写的短篇小说《信徒》，表明您早在二十年前就计划写这部小说了。

真正的艺术不在于将瞬间的思想公布于众，而在于对可能有用的想法进行仔细的研究，使之能抵御不同的观点，而且还要对它的最终作用作全面的考虑。通过这一过程可以使真正的艺术家相信，“我已经找到了真理”。您已经到达了艺术的最高境界，您靠的是自己的艰苦不懈的努力而从不搞学究式的研究，您靠的是您的感情、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以及您的剧作的严密形式。

瑞典学院认为伟大的艺术家盖哈特·豪普特曼先生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现在请国王陛下向他颁奖。

（王鄂星　译）

受奖演说

盖哈特·豪普特曼

作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感谢您的这番热情而友好的演说。您可以确信，我与我的国家完全懂得怎样来评价给我的这种荣誉。诺贝尔奖的授奖日已成为全世界的一件文化大事，这一奖金的卓越捐赠者已把他的名字同各民族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了。不论今天还是遥远的未来，各地重要人物说出诺贝尔这名字时所怀有的感受，就像前人提起一个守护神的名字那样，守护神那乐于助人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诺贝尔纪念币将在各民族的千家万户中代代相传，并被小心地珍藏起来。这里，我要向这位伟大的捐赠者表示敬意。接着，我要向培育了这位伟人并忠实地掌管其人道主义遗产的全瑞典人民致敬。我也怀念那些善于以忘我的劳动管理地球上的文化园地，铲除杂草并培育优秀的幼苗的人们。我感谢你们，希望你们孜孜不倦地从事最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丰硕的成果。现在，让我为这项基金所确立的理想正在接近实现而干杯：我指的是世界和平的理想，这也包括科学与艺术的最终理想。为战争服务的艺术与科学，并非

最终的、真正的艺术与科学；真正的、最终的艺术与科学产生于和平并带来和平。我也为人类有朝一日能获得伟大的、最终的和纯属精神上的诺贝尔奖而干杯，那时各民族之间的野蛮行为将成为遭唾弃的事，正如在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暴行已受到谴责那样。

（陈恕林　译）

豪普特曼自传

我生于1862年11月15日。出生地是上萨尔茨布隆，此地以其疗效很好的矿泉而闻名遐迩，成为游览胜地。我生在一家叫“普鲁士王冠”的旅馆里。父亲名叫罗伯特·豪普特曼，母亲名叫玛丽·豪普特曼，娘家姓施特雷勒。我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我记得自己生长在一个具有良好教育并充满生气的中产阶级家庭里。

我上了村里的学堂，从教师那儿学了一些拉丁文，并且还学习了小提琴。后来，我到了省会布列斯劳，住进公寓，上了一所预科学校。幸运的是我在布列斯劳的学校里并没有被整垮，但是它给我留下的创伤却愈合得很慢。

要不是后来找到了出路，说不定我会夭折。我到了农村，并开始学习农业。从1874年到1878年，我一直在学校里受煎熬。不过，学习农业只是一个插曲。在孤独中，我学会了自立并且有了自己的思想。我开始觉悟，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权利。因此我获得了独立，变得坚定，而且拥有我至今仍享有的理智上的自由。

出于对文化的渴求，我又回到了布列斯劳，在那里度过了一

段时间。这次是比较愉快的。我上了艺术学院，搞雕塑，并且懂得了什么是青年，什么是希望，什么是美，以及朋友和师长的价值。

我画画，搞雕塑，喝酒，写诗，计划着未来，建造着我的空中楼阁。在这种精神鼓舞下，我离开了布列斯劳艺术学院，到了图林根的耶拿大学。同样由于这种精神的鼓舞，我又从耶拿到了罗马，后来再从罗马到了柏林。

虽然我在罗马是雕塑师，但正是在那儿，我最后决定了从事文学。剧本《日出之前》使我在 1889 年一举成名。

后来的著作有的是在柏林写的，有的写于施赖贝豪的巨人山，还有些写于阿内滕多夫和罗马。这些作品都是内外命运的缩写。

（陈恕林　译）

生 平 年 表

1862年 11月15日盖哈特·豪普特曼生于西里西亚的上萨尔茨布隆。父亲罗伯特·豪普特曼是旅馆老板;母亲玛丽,娘家姓施特雷勒。

1874年 在萨尔茨布隆上完四年小学后,进入省会布列斯劳(现属波兰)的六年制中学。大哥卡尔·豪普特曼也在那里上中学。

1877年 父亲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把旅馆卖掉。

1878年 豪普特曼在行了(新教的)坚信礼后提前退学,在一位伯伯的领地上当了农业见习生。

1879年 由于健康原因而中断学农;在布列斯劳准备中学考试,但失败。

1880年 进入布列斯劳艺术学院学雕塑;完成了头一批雕塑作品。写作了一些戏剧片断和诗歌。

1881年 哥哥格奥尔格同阿黛勒·蒂内曼结婚。他本人与阿黛勒的妹妹玛丽相识。《爱情之春》问世(内部出版)。

1882年 离开布列斯劳艺术学院去耶拿大学攻读一学期历史。

1883年 4月7日首次乘船去地中海旅行。从10月至翌年4

月，在罗马从事一巨型塑像的雕塑工作。

1884年 患伤寒病，返回德国。病愈后在德累斯顿学院绘画班工作了一段时间。10月8日，同玛丽·蒂内曼订婚。秋天，进入柏林大学读书。听戏剧课，经常看戏和听音乐会，关注柏林的文化生活，常与友人聚会，生活放纵，健康受损。

1885年 5月5日与玛丽·蒂内曼在德累斯顿结婚。首次去吕根岛旅行。9月，移居埃克纳。

潜心研究文学、神学、政治和社会学。同激进的文学运动，特别是同自然主义诗人的社团“突破社”过从甚密。《普罗梅蒂登洛斯》出版。

1886年 假期再次去吕根岛旅行。设法同柏林的文学运动建立了联系。

1887年 6月17日在柏林的诗人社团“突破社”的集会上作关于毕希纳的报告。中篇小说《狂欢节》在杂志《西格弗里德》上发表。

1888年 住在苏黎世他的大哥卡尔家中。从师于精神病学教授福雷尔。与剧作家弗朗克·韦德金德结识。《道口看守员蒂尔》在《社会》杂志上发表。拟出写作《织工们》的计划。

1889年 与自然主义作家阿尔诺·霍尔茨和约翰内斯·施拉夫等相识。同作曲家马克斯·马沙尔克的妹妹玛加蕾特结识，她后来成了他的妻子。迁居柏林夏洛滕堡区。10月20日，《日出之前》出版，10月20日在柏林的“自由舞台”、“莱辛剧院”首演，引起激烈争论。著名作家冯塔纳为豪普特曼辩护。

1890年 豪普特曼确立了自己的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地位，同菲

舍尔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和平节》(戏剧)和《信徒》(中篇小说)分别在《现代生活自由舞台》和《现代诗艺》上发表。

1891 年 《孤独的人》在《现代生活自由舞台》上发表。两次赴1844 年织工起义的欧仑山区实地考察。与大哥卡尔一起移居施赖贝豪。同亨利·易卜生相识。完成《织工们》的方言稿。

1892 年 赴弗兰哥尼亚(1524～1525 年德国农民起义的地区)实地考察,搜集历史剧《弗洛里昂·盖耶》的资料。

《克拉普托恩同事》(喜剧)和《织工们》出版。《织工们》被柏林警察当局禁演。1 月 16 日,《克拉普托恩同事》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

1893 年 2 月 26 日,《织工们》在柏林“自由舞台”、“新剧院”首演。

《海狸皮大衣》出版,11 月 21 日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

11 月 14 日,《小汉娜》(后改名《小汉娜升天记》)在柏林皇家剧院首演。

1894 年 1 月,夫人玛丽与三个儿子赴美国(豪普特曼后去),家庭危机暂时缓解,但后来家庭最终破裂。3 月,全家回国。

《小汉娜升天记》出版。

1896 年 1 月 4 日,《弗洛里昂·盖耶》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失败。

12 月 2 日,《沉钟》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获得成功。维也纳学院就“梦幻剧”《小汉娜升天记》授予豪普特曼格里尔帕策奖。威廉二世拒绝授予豪普特曼席勒

奖。

《弗洛里昂·盖耶》出版。假期去吕根岛旅行。

1897年 1月至3月,与玛加蕾特去意大利旅行。与哥哥格奥尔格和卡尔会见,发生争吵,不欢而散。同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建立友谊,后来又分道扬镳。

《沉钟》出版。

1898年 移居柏林的格吕纳瓦尔德。3月至5月,第二次意大利之行。

11月5日,《马车夫亨舍尔》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父亲去世。

1899年 豪普特曼以《马车夫亨舍尔》第二次荣获格里尔帕策奖。

《马车夫亨舍尔》(方言版和现代德语版)出版。

1900年 2月3日,喜剧《施鲁克与耀》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移居巨人山中的阿内滕多夫。豪普特曼与玛加蕾特的儿子本费努托出生。

《施鲁克与耀》和表现艺术家的戏剧《米夏埃尔·克拉默》出版。12月21日,《米夏埃尔·克拉默》在柏林意志剧院首演。

1901年 豪普特曼在阿内滕多夫的新居"维森施泰因"落成,与玛加蕾特和本费努托迁入新居。

11月27日,《红公鸡》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红公鸡》出版。

与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结识。

1902年 11月29日,《可怜的海因里希》在维也纳宫城剧院首演。剧本出版。

1903年 当陪审员。患病。

10月31日，表现社会问题的戏剧《罗泽·贝恩特》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剧本出版。

1904年 意大利之行。此后一再去意大利旅行。与玛丽·蒂内曼离婚。9月18日，与玛加蕾特结婚。

《牧歌》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1905年 豪普特曼第三次被授予格里尔帕策奖。英国之行，荣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访问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并与萧伯纳会见。

3月4日，《埃尔加》在柏林的莱辛剧院首演。《埃尔加》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1906年 1月19日，《碧芭在跳舞》在柏林的莱辛剧院首演。

与年轻女演员伊达·奥洛夫关系密切，同年关系破裂。

豪普特曼观看莫斯科艺术家剧团在柏林的特约演出，获得深刻印象；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会见。

出版《碧芭在跳舞》和豪普特曼的第一个全集（六卷）；《十四行诗三首》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1907年 2月2日，《比绍夫斯贝格》在柏林的莱辛剧院首演。剧本同年出版。

1908年 1月11月，《查理大帝的人质》在柏林的莱辛剧院首演。出版他的希腊之行日记《希腊之春》和《查理大帝的人质》。

1909年 《格里泽尔达》出版。3月6日，在柏林的莱辛剧院和维也纳的宫城剧院首演。

赴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汉堡、慕尼黑和苏黎世作巡回报告。莱比锡大学授予豪普特曼名誉博士称号。

1910年 长篇小说《信奉基督的笨蛋埃马努埃尔·克文特》在

《新观察》杂志上发表，后出单行本。

1911年 1月13日，悲喜剧《群鼠》在柏林的莱辛剧院首演。《群鼠》出版。

1912年 6月14日，悲剧《加布里尔·席林之逃亡》在巴特劳赫施特的歌德剧院首演。

12月10日豪普特曼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赴瑞典领奖。《加布里尔·席林之逃亡》和长篇小说《阿特兰蒂斯》分别在《新观察》杂志和《柏林日报》上发表。

1913年 3月31日，《德国韵文的节日戏剧》在布列斯劳首演。剧本同年出版。

1914年 1月17日，《奥德修斯之弓》在柏林的德意志艺术家剧院首演。

《帕尔齐瓦尔》(小说)和《奥德修斯之弓》分别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和《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世界大战爆发后，豪普特曼发表民族主义的诗歌和评论，后来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1917年 《冬天的叙事诗》出版。10月17日，在柏林的德意志剧院首演。

1918年 小说《索阿纳的异教徒》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豪普特曼公开重申拥护民主和人道主义的立场，赢得很高的声望，被誉为德意志文化和人道主义传统的代表。

1921年 豪普特曼驳斥有关他参加德意志总统竞选的谣言。

1922年 与挪威极地探险家南森和苏联作家高尔基联合发表文告，题为《俄国与世界》。屡作报告，谈他的关于德意志民族革新的设想。

在柏林和布列斯劳分别举行豪普特曼六十大寿的庆

典,上演了作家的十四个戏剧。出版了他的十二卷本全集。他被授予德意志帝国的雄鹰勋章。

1923年 与托马斯·曼相识,共同在意大利逗留。

1924年 1月14日,《马克森大帝之迎亲》在莱比锡剧院首演。

《兰花》(诗)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

被授予维也纳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

1925年 《维兰德》出版。9月19日,在汉堡的德意志剧院首演。

1926年 《多罗特娅·安格曼》在维也纳、慕尼黑、莱比锡等十四个城市巡回首演。剧本同年出版。

1927年 《哈姆雷特》(根据莎士比亚同名剧作改编)在德累斯顿州立剧场首演。

1928年 豪普特曼加入普鲁士艺术科学院诗艺部。

1929年 豪普特曼购买克洛斯特的一幢房子,随后加以扩建。

1932年 《日落之前》出版。2月16日,在柏林德意志剧院首演。

第二次美国之行,豪普特曼被授予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称号和文学艺术科学院奖章。

为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豪普特曼赴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等地的大学作纪念歌德的演讲,受到美国总统接见。

布拉格、维也纳、德累斯顿、布列斯劳、汉堡和莱比锡等地举办庆贺诗人七十寿辰的活动,法兰克福市(美国河畔)授予豪普特曼歌德奖金,布列斯劳举办豪普特曼展览,诗人被授予普鲁士金质奖章。

1933年 法西斯上台时,豪普特曼在意大利;他于5月返回德国,退出社会生活,与社会的联系仅局限于狭小的朋友范围内。

《黄金竖琴》出版。10月15日,在慕尼黑小剧场首演。

1935年 《哈姆雷特在维滕堡》出版。在莱比锡、奥斯纳布吕克等地首演。

1937年 《我青年时代的冒险》(自传)出版。

1939年 《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和《大教堂的女儿》出版。10月3日,《大教堂的女儿》在柏林的国家剧院首演。11月15日,《乌尔里希·冯·利希滕施泰因》在维也纳的宫城剧院首演。

1941年 《伊菲格尼亚在德尔法》出版。11月15日,在柏林的国家剧院首演。

1943年 11月15日,《伊菲格尼亚在奥利斯》在维也纳的宫城剧院首演。

1944年 《伊菲格尼亚在奥利斯》出版。

1945年 2月5日赴德累斯顿。5月13日,豪普特曼经历了德累斯顿的毁灭,返回阿内滕多夫。

秋天,贝歇尔拜访豪普特曼。豪普特曼接受德意志民主革新文化同盟名誉主席的职务,向德国人民发表了一份公告。准备移居柏林。

1946年 6月6日,豪普特曼在阿内滕多夫逝世。7月28日,被安葬于克洛斯特公墓。

(陈恕林 辑)